

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

A CAPABLE PERSON OF
THE CENTRAL CULTURAL REVOLUTION GROUP :
QI BENYU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

戚本禹與「文革」(II)



叱吒風雲的文革政治新星，
旋踵之間卻急速殞落！

我們不能緊跟任何人，要緊跟毛主席，要永遠緊跟毛主席，要相信我們的偉大舵手能夠領導我們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戚本禹

文革
風雲叢書
人物篇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

A CAPABLE PERSON OF
THE CENTRAL CULTURAL REVOLUTION GROUP :
QI BENYU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I)

戚本禹與「文革」(II)

約翰·西西弗斯
JOHN SISYPHUS

編撰

奧斯維辛之後，寫詩也是野蠻的。

——[德]希歐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文化批判與社會》（1949）



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優秀的歷史學者都認為史料對於研究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固然並非史學的全部，而史學的學科起點必須建立在史料勘查、輯佚、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沒有史料積累的歷史學家，正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歷史學者沈志華介紹他的治學經驗道：「浩瀚的史料，其實很簡單，我覺得做研究能成功要竅門，第一，你得下工夫，誰也不比誰聰明到哪兒去，都差不多。……別的學問我不敢說，你說你搞哲學，你劃著船轉悠轉悠，回去就能想出點東西來。搞歷史的不行，搞歷史不是想出來的，是看出來的，你得看材料，看不到就不知道，怎麼可能想出來一件事呢？道理可以想出來，史實想不出來的，史實是看出來的。」從材料入手，強調實證，這是史學研究的鐵律。沈志華進一步強調核實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說：「研究歷史需要看大量史料，不看就是蒙自己，如果沒有史料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對這個事情的判斷是只要能看到的東西，我必定把它找來看，就是人家都寫了，你都不敢信，你都要找原件看看，做學問不下這點苦工夫，不可能做到有多好。」¹不但要高度重視史料，而且要做到廣泛搜求、竭澤而漁；即使有二手材料可用，也要親見原始資料才放心。

瑞典隆德大學「文革」史專家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談治學體會時，也強調佔有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紹了「文革」研究的心得與經驗：「不管你準備去寫哪個題目、深入什麼課題，你腦子裡肯定不是『一張白紙』，而是由無數早已接觸到事實而形成的一些初步觀點和看法。為了對這些觀點和看法進行核對總和改進，從而寫一部不但對你自己能說明問題的，而且對你想像中的讀者（中國的也好，外國的也好）

¹ 鳳凰網專訪沈志華：歷史研究的偉大就在於追求真相，2009年8月23日，17:26。鳳凰網歷史專稿。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uanjialunshi/shenzhijhua/200908/0823_7324_1315709.shtml

較有意義的歷史著作，你首先必須查閱汗牛充棟般的原始資料。這是我想強調的第一點：閱讀大量材料的重要性。」²他在研究過程中最喜歡使用的中國出版物之一，就是研究資料中的「大事記」或「年譜」。他認為此類材料的信息量往往非常大。

文學史家錢理群對枯燥史料的研究傾注了個人的生命體驗，從中發現了一番別樣的滋味。他說：「史料本身是一個個活的生命存在在歷史上留下的印記。因此，所謂『輯佚』，就是對遺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創造者的生命）的一種尋找與啟動，使其和今人相遇與對話；而文獻學所要處理的版本、目錄、校勘等整理工作的物件，實際上是歷史上的人的一種書寫活動與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個時代的文化、文學生產與流通的體制與運作方式」，「無不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生命內容」。³史料的確並非冰冷之物，研究者的生命體驗、問題意識以及所處時代的社會氛圍決定他會喚醒哪些相關的史料。向公眾開放史料，無異於復活一條條鮮活的生命。

本叢書的編撰思路借鑑了謝冕編撰「百年中國文學總系」，而他的思路則來自於《萬曆十五年》、《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啟發，即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從而區別於傳統的歷史著作。根據這一啟發他提出了叢書編寫的三點原則：

一、「拼盤式」：即通過一個典型年代裡的若干個「散點」來把握一個時期的文學精神和基本特徵。比如一個作家、一部作品、一個作家群、一種思潮、一個現象、一個刊物等等。這說明叢書不是傳統的編年史式的文學史著作。二、「手風琴式」：寫一個「點」，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就人論人，而是「伸縮自

² 沈邁克，〈中外學者文革史研究的比較—在「清華歷史講堂」的演講稿〉，《記憶》，2011年第66期。

³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

如」。「點」的來源及對後來的影響都可以涉及，強調重點年代，又不忽視與之相關的前後時期，從而使每部著作涉及的年代能夠相互照應、聯繫。⁴三、「大文學」的概念：即主要以文學作為敘述對象，但同時鼓勵廣泛涉獵其他藝術形式，如歌曲、廣告、演出等等。⁵

根據謝冕的上述宗旨，本叢書以「文革」歷史風雲作為對象，通過敏銳的問題意識，試圖梳理重要的人物、觀念、事件、運動、思潮等歷史脈絡；以深入的文獻考證，詳實的第一手資料編撰專題性的史料文集。

例如本叢書以人物為主的史料編撰，聚焦研究對象整體的生命歷程，全面展現重要問題的來龍去脈，勾勒人物跌宕複雜的人生軌跡。這種編撰方式，可以稱之為史料傳記，或人物史傳。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研究歷史，從根本意義上而言也就是研究人；反之，研究人，是瞭解歷史的一條主導進路。研究人的歷史，首先需要掌握歷史的載體，即史料。通過對史料的整理、輯佚、考據、爬梳，進一步確立理解歷史的理論與方法，從而形成一種關於史料的闡釋經驗與學術傳統。以「文革」人物個案為對象的史料考察，是形成中國當代通史的前提，也是建構中國當代史料學的基礎。

本叢書希望凸顯五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文獻性。希望達到奠基學術根基的目的，為「文革」研究建立紮實的史料基礎。第二，知識性。通過編者按、編者注等詮釋形式對一些史料解題，或者對細節進行補充說明。第三，故事性。每一本書都是一段歷史，一個故事，在編撰體例中試圖給讀者一種講故事的起承轉合的感覺。第四，問題式。本叢書的選題或者每一本書中的專題設計聚焦於特定對象，例如普遍有爭議的、

⁴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4頁。

⁵ 參見：孟繁華，《總序二〈百年中國文學總系〉的緣起與實現》，謝冕，《1898：百年憂患》，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第15頁。

有疑問的重要問題，產生了重大歷史影響的人物、事件、運動、思潮或者制度。總之，這些選題都應該具有學理思考的深度。第五，讀本式。每一本書從選題、內容與體例安排等等方面的設計，試圖將該選題的相關問題與知識進行整體掃描，一網打盡。不僅提供原始資料，而且還有研究文獻等，為讀者瞭解該選題提供一個學術地圖或者研究攻略。

本叢書的編撰方式所體現出的「史料學」，有待讀者做出回答，敬祈社會各界專家、朋友多多指教。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文革」史料保存、整理、編撰的重要性，在那場浩劫開始之初就已經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部門的工作人員所重視，1966年8月28日，「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在《人民日報》發出呼籲——《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該文寫道：當前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廣泛地發展。很多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印發了徹底摧毀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及一些資產階級法權殘餘的傳單、倡議書等宣傳品，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

圖書館通常收集、整理最多的是正式出版的報刊、雜誌和書籍，對於當時的非正式出版品則往往很少顧及，北京圖書館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看到了這些民間流傳文獻的重要價值，視之為「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珍貴文件」。可見，當時主流文化部門對「文革」文獻的重視程度。

該文鄭重發出呼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圖書館，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學校，又應是收集各種革命文獻的機構。我們特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文化革命委員會等革命組織，將已發和未發的「倡議書」以及所有的佈告、宣傳品等，及時寄給或送交「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三份，以備研究參考使用。⁶全國各單位紅衛兵組織和革委會是否響應號召、聞風而動，今天不得而知。

耿化敏的《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認為，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史學界開啟了「文革」歷史的學術研究。從1980年代起步階段的「資政史學」，中經1990年代轉型階段的「求真史學」，再至21世紀頭10年拓展階段向「總體史學」的轉向，近30年來「文革」史學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動。該文還提供了30餘年來，不止是中國大陸，還有海外關於「文革」史料的整

⁶ 北京圖書館革命文獻部，〈把這些珍貴文件紀錄下來〉，《人民日報》，1966年8月28日。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理、編撰與研究的概況。⁷關於「文革」史料的整理工作的評述，美國的「文革」學者周原的《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2007）一文，對海內外的動態進行了十分詳盡的介紹。他將「文革」史料可以分為四大類型，即實物史料、音像史料、口碑史料和文字史料。根據發佈和製作的方式，「文革」期間產生的文字型史料可再分為如下四類：

1. 「文革」期間的正式出版物。《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一版再版，發行量連創紀錄。儘管如此，「文革」期間的一些正式出版物仍然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基本資料，例如，被視為當權者喉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此外，《文匯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北京日報》等也含有許多重要史料。
2. 「文革」期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這類出版物主要包括「文革」初期由群眾組織、紅衛兵等印行的各類小報、刊物、海報、傳單和小冊子等。
3. 「文革」期間的非出版印刷品。這部分資料專指那種「文革」期間印製的，限於小範圍使用或僅在特定範圍內流通，不對公眾發行的印刷品。例如，群眾組織、革命委員會編印的檔、講話彙編、各種內部學習資料、大批判文集、大字報選以及鬥私批修的心得等等。
4. 「文革」期間的非印刷品資料。這類史料中數量最多、最為重要的是各級各類檔案。儘管「文革」期間各級政府部門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工農商學各個單位都沒有停止建立和保存檔案的工作。檔案的內容品種很多，包括指示、會議記錄、簡報、總結、統計、下達的檔案和上報的材料等等。除此還有個人檔案，包括所謂專案材料，像本人寫的檢查、「交待」，他人寫的揭發、檢舉、證言等。檔案提供原始資料，且大都不存副本，其史料價值是不言自明的。除檔案外，非印刷品

⁷ 耿化敏，〈簡評30年來的「文革」史學〉，《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第1期。

「文革」資料還包括大字報、小字報、日記等。大字報、小字報除當時已整理印行的以外，既使有保存至今的，也只是鳳毛麟角了。個人筆記、日記得以留存的機會應比大、小字報大些。這些資料，特別是出自名人、要人之手的，也是「文革」研究的有用資料。⁸根據「文革」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的歷史進程，周原將「文革」史料的整理分為「文革」期間和「文革」之後兩個時期，並進行了詳實的統計。第一，「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境內外對「文革」史料開始了搜集與整理。例如香港友聯研究所編印的《紅衛兵資料目錄》（1970），著錄該所收藏的紅衛兵小報561種；又如該所編印的《中共中央檔彙編（關於文化大革命），1966~1967》（1968）和以縮微膠捲型式出版的《中共資料剪輯》（1974）。《中共資料剪輯》共1447卷，含該所收集的「文革」期間的各類簡報資料，臺灣的中央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及其下屬的國際研究中心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軍情局等。臺灣出版的資料較具代表性的有《中共研究》和《中共研究年報》以及《中共研究》社出版的一些專題彙編，如《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1973）等。在中國大陸，當年對正式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和一些非出版印刷品的收藏主要是在各級圖書館進行的，且通常為被動的收集。第二個時期，「文革」之後。儘管「文革」研究在大陸仍然設有許多禁區，當局對「文革」研究和「文革」類書籍的出版也一直控制得比較緊，不時幹預施壓，三十年來還是整理、出版了一些有用的史料，發表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香港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環境，在出版「文革」資料和研究成果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香港為「文革」研究辟出了一塊獨特的園地，貢獻很大。如前所述，還在「文革」期間，搜集、整理「文革」資料，出版、發表有關「文革」的圖書、研究成果就已經在香港開展得

⁸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料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很活躍。⁹周原認為，與香港相比，臺灣的「文革」出版物實在太少。¹⁰

關於上海的「文革」史料整理情況，金大陸對這些史料分為如下類別：第一部分為出版物（含未刊稿）：著作類、辭典類、方志類、大事記類、報刊類。第二部分為非出版物：檔案類、群眾報刊類、傳單類、日記類。¹¹復旦大學歷史系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已經啟動了大規模的上海「文革」史資料整理與出版的工程，假以時日，相信成就值得期許。

《東方早報》報導，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半個世紀的手稿等私人文獻，其中的「文革」史料是一大亮點。本次的捐贈主要包括如下幾類文獻：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書信原件；採訪錄音帶、數碼錄音，其中錄音帶1000多件；按照人物或專題分類的採訪檔案，如8卷王力採訪檔案，羅章龍採訪檔案，「四人幫」相關檔案等；葉永烈採訪照片，其中底片幾10冊，數碼照片20多萬張。¹²葉永烈的「文革」史研究從來都以一手資料見長，在這批捐贈文獻中，他對很多歷史當事人的採訪筆記、錄音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屬於獨此一家的珍貴文獻。

綜上所述，就目前「文革」史料的整理現狀而言，開文獻整理先河的是中國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內部編印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成就最為卓著的是美國華裔學者宋永毅2002年與2006年主編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及該文庫的網路版。宋永毅組織的團隊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文革」資料資料庫，作為「文革」文獻的巨大集成，功德無量，惠及學林。其次則有周良霄、顧菊英夫婦編輯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高度評價了這項「文革」史料編撰成就最為卓越的工作，他說：宋永毅先生主編了一套《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周良霄、

⁹ 周原，〈文革史料和史科學概述〉，原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¹⁰ 周原寫作該文的時間是2007年，實際上，到目前為止臺灣文革史料與著作的出版已經有了較大的改觀。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以來出版了數十種文革史書籍。

¹¹ 金大陸，〈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準備〉，《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¹² 〈葉永烈捐出「一卡車」文獻資料〉，《東方早報》，2014年4月30日。

顧菊英夫婦編輯了《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包括一本書和兩張光碟），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兩樁巨大的基礎工程。宋永毅先生、周良霄夫婦為這兩樁工程花了大功夫，下了大力氣，也充分顯示了他們的遠見卓識。歷史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為研究文革和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所作的無私貢獻。¹³他尤其指出上述文庫中部分史料的重要價值：宋編《文庫》中有《中央首長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講話和指示》，周良霄夫婦編《年代》之二是《十年文革中首長講話傳信錄》，他們這兩套關於文革時期中央首長講話的資料，都是文革的最原始資料，對研究文革，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具有極大的意義。¹⁴同時，閻長貴又指出上述文庫還有值得進一步完善之處。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也並不是沒有值得改進的地方，著名的「文革」史專家餘汝信曾經撰文指出了一些存在的問題¹⁵。《文庫》收錄的畢竟是歷史原料，當然也有待於進一步坐實考據，細緻梳理。

總體而言，相比海外「文革」史研究的熱鬧而言，中國大陸的「文革」學術研究還停留在零敲碎打、門外熱鬧門內冷清的狀況。

編者無心政治，僅僅恪守如下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第一，歷史研究的基礎應該建立在詳實、完備的史料基礎之上，而史料的整理不應該首先考慮這些史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功用目的，即可能對誰有利、或不利而進行取捨。應該首要考慮的原則是，為了全面認識研究對象，史料收集是否做到了竭澤而漁。第二，學術研究應該堅持客觀公正的態度，以及獨立的精神。不應該先入為主去預設政治的、道德的立

¹³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⁴ 閻長貴，〈關於兩種文革資料集的比較和建議〉，《記憶》，2009年9月7日第22期。

¹⁵ 參見餘汝信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的幾個問題〉。他一方面指出編纂者經三年多努力，集成了迄今為止文革研究最大規模的資料庫，個中辛勞，可想而知。另一方面，他認為《文庫》的第一部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指示、公報彙編」後，對出版及發行者所聲稱的《文庫》的「最權威」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文庫》推介單張），卻不能不有所保留。余汝信提出了《文庫》存在的幾個「硬傷」性問題：一、全部文件資料均未注明出處，有違學術規範要求；二、文件來源大多輾轉抄錄，並非是「第一手」的；三、編纂者自擬標題未加以說明，部分自擬標題欠妥；四、資料選取尺度欠妥，許多重要文件未有登錄；五、「概要」及刪節過多，未能保留文件的原貌；六、未辨真偽，錯誤地登錄了來源可疑的偽造文件。

場和標準。這一點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容易受政治、商業、以及當事者利益等因素的干擾和誘惑。獨立精神還在於崇尚真理，尊重歷史事實，不為某某權威的判斷而嚇倒。第三，學術研究應該堅持科學理性的研究方法。應該遵循一些基本的科學分析的邏輯，重視研究的基本程式和證據，講究論證的合理性和完滿性。

體例說明

「文革」作為中國統一、浩大、群體的政治運動，捲入的階層、參與的人數很多，觸及的問題、採用的方式十分複雜。可以說，任何一個政治事件，動輒牽動著幾十、上百人，甚至成千上萬人的關注。正是由於每個事件、運動聚集了眾多參與者，會議記錄中的文獻也牽涉到很多人，因此，在以人物為核心整理史料的時候，某一個檔應該歸屬何人，或者說，史料在不同人物的分配上如何處理，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本叢書由於包括大量現場的講話記錄，具有原生態的歷史形態，多人參與的談話形成了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文集編撰的總體原則是，無論人物、運動、事件還是思想，盡可能根據時間先後，組織、梳理出重要的資訊點，使讀者由每一篇文章的連續性閱讀，可以大體知道歷史事實的來龍去脈。具體來說，涉及到史料的編撰細節，有一些技術問題需要處理。根據編者對史料的總體把握，擬在下面對此做出原則性的說明，並根據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依次排列如下。

第一、官位優先原則。在每一次集會或者內部會議中，官位高者所起的作用通常比較大，做出的講話也具有較大的效力。

第二、篇幅優先原則。對於官位或者政治影響力大小差不多的情況，以講話篇幅最多者作為歸屬對象。

第三、資訊求全原則。有些會議講話，每個人的官位差不多，講話的篇幅也差不多，而且每個人沒有大段文字自成獨立的一部分，而是簡短的對話交互參差，各自的關鍵資訊都不少，將這樣的檔歸屬於某一個人的話，對其他人都會有遺珠之憾。因此，這樣的檔將會保留在每個人的文集之中。

第四、對於年月不詳的情況，一律置於該年月的最後，列入「本月」、「本年」之下。

上述這樣編撰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節省每本書的篇幅，通過幾本書的對讀可以獲得的文獻一般不重複收錄。凡是在其他書本中已經收錄，

而本書暫付闕如的情況，則在正文中列出標題，並且在標題之後標記「（存目）」二字。好在每一本的史料都是按照時間順序編排而成，因此讀者可以根據目錄提供的線索，迅速在其他書本中找到相關內容。本叢書的不同文本之間史料高度混融，需要提醒的是，對於有些史實，讀者必須將多本書一起參照對讀，才能瞭解問題的全貌。

本叢書所收錄文字均來自於中國國內外檔案館、圖書館，中共黨政部門的內部資料，民間人士所收藏的第一手文獻，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的報刊與書籍，以及官方與民間的非正式出版物。部分文字來自民間印刷物的會議記錄，標點符號的使用很不規範。原因是：記錄者錄入匆忙難免錯謬；記錄稿未經講話者與與會者修正；記錄者水準參差不齊；所記錄的文字大多係速成之物，並未經過正規編輯部門細緻審校。鑒於上述情況，編者特此作如下說明。

如果對所有標點符號全部修改的話，恐怕對原貌影響甚大。因此，編者修改的原則是：對顯而易見的標點符號誤用、漏用、缺省等情況，編者予以補充修訂。在保證不影響閱讀和理解的前提下，秉持可以不改則儘量不改的原則。文字整理的具體辦法是：第一，最大可能保留文字和版面的原貌。避免添加、增刪文字，以及隨意改動段落關係。第二，簡體字轉化為繁體字之後，仍然保留簡體字的原貌。例如，有些人名轉化為繁體字之後，「赫魯曉夫」就變成了「赫魯雪夫」，「斯大林」變成了「史達林」，「文件」變成了「檔」。針對這些類似情況，編者一律在審校中保持史料原初的簡體字形態。

目次

CONTENTS

「文革」風雲叢書・總序.....	007
「文革」史料整理綜述.....	011
體例說明.....	017

021 | 1967

戚本禹談北京市的幹部（1967.3.）.....	023
戚本禹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1967.3.3.）.....	023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1967.3.3.）（存目）.....	038
戚本禹接見北京紅代會核心成員的講話（1967.3.4.）.....	038
謝富治、戚本禹在接見紅代會核心組成員及部分工作人員時的講話 （1967.3.4.）.....	041
謝富治、戚本禹對北京各紅衛兵小報和印刷廠代表的講話（1967.3.4.）.....	045
戚本禹接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部分同學的講話（1967.3.5.）.....	046
戚本禹、謝富治接見《北京日報》社群眾的講話（1967.3.9.）.....	051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1967.3.13.）.....	064
戚本禹接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代表講話（1967.3.16.）.....	069
戚本禹接見青海代表時的講話（1967.3.25.）.....	070
陳伯達、戚本禹與清華革命師生代表的談話（1967.3.26.）（存目）.....	078
陳伯達、戚本禹在國家計委的講話（1967.3.26.）（存目）.....	078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3.27.）（存目）.....	078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1967.3.30.）.....	079
戚本禹對中央音樂學院等院校組織的講話（1967.4.2.）.....	100
戚本禹關於《北京日報》的談話（1967.4.9.）.....	106
戚本禹在中央戲劇學院的講話（1967.4.9.）.....	107
戚本禹給地質部機關革命造反團的一封信（1967.4.10.）.....	114
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3.）.....	114

戚本禹接見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4.）	127
戚本禹講話選登（1967.4.14.）	128
謝富治、戚本禹接見北京長途電訊局各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4.14.）	131
戚本禹在中國京劇院的講話（1967.4.16.）（存目）	144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批判陳毅聯絡站」等組織的談話（1967.4.17.） （存目）	145
戚本禹在中央樂團講話（1967.4.20.）（存目）	145
中央文革關於釋放「聯動」小頭目的指示（1967.4.22.）（存目）	145
關鋒、戚本禹關於解決青海問題的講話（1967.4.27.）（存目）	145
陳伯達、戚本禹對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的講話（1967.4.30.） （存目）	145
戚本禹談當前形勢（1967.4.30.）	146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1967.5.4.）（存目）	149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學校全體革命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5.9.）	149
戚本禹接見大學紅代會宣傳工作人員的講話（1967.5.10.）	169
戚本禹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談話（1967.5.11.）	181
戚本禹在北京玉淵潭中學的講話（1967.5.12.）	197
戚本禹、王力接見湖北代表座談紀要（1967.5.15.）（存目）	203
戚本禹在接見首都鋼鐵公司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5.15.）	203
戚本禹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 上的講話（1967.5.23.）	209
戚本禹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討論會上的講話（1967.6.6.）	225
蕭華、楊成武、關鋒、戚本禹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10.）	238
戚本禹與電影界談話摘要（1967.6.22.）	241
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23.）（存目）	242
戚本禹接見首都鋼鐵公司代表的講話（1967.6.24.）	242
戚本禹對河南鄭州十大總部的講話（1967.6.28.）	243
戚本禹與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談話（1967.6.28.）	249
戚本禹研究文獻	257
「文革」研究文獻	258
後記	282

1967

戚本禹談北京市的幹部（1967.3.）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

北京市的老幹部有的是好的，比較好的；有的是壞的，如雍文濤。市委的吳德、劉建勳、丁國鈺、高揚文、李清泉是比較好的。今天來的幾個同志是願意跟毛主席走的，可以工作的。他們有經驗，打過仗，搞過罷工，我們沒有搞過，搞過學生運動，這還不夠。今後揪他們要經過謝副總理批准，這是中央委託他做的。

戚本禹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1967.3.3.）

【時間：凌晨】

謝謝同志們，人民大學的問題，我們作了些調查研究，但是有些問題比較複雜，我們找了幾個記者談了好幾次，我與你們學校兩派談了好幾次，剛才還在談，所以讓大家等了好久，很抱歉。有些問題較複雜，我們的記者來了後也分成兩派，同志們……（這句不清），把我的腦袋也轉昏了。

但是在複雜的問題面前，我們有一個銳利的武器，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武器，我們大家可以掌握這個武器，來解剖來分析人民大學的複雜的現象了。這些矛盾和困難是可以解決的。毛主席在毛選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們：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我友。我們拿毛主席的這個觀點，這個武器，來分析人民大學的問題，我們人民大學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在人民大學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是革命的同志呢？人大三紅是不是敵人呢？新人大公社是不是敵人呢？他們的多數同志，

三紅的絕大多數同志，作為廣大群眾來說，這個革命組織，這兩個組織，是不是都是敵人呢？他們都是同志，你們大家回答這個問題。（同志）

「三紅」不是敵人，「新人大公社」的大多數同志也不是敵人，都是革命群眾，敵人是誰，你們的敵人是誰？同志們，你講的都對，我看人民大學來說，第一個敵人是孫決，你們說打倒，但是沒有打倒，你們團結不起來，打不倒孫決。第二個是誰？第二個是郭影秋，第三個是誰呢？是胡錫奎。胡錫奎你們也沒有打倒，胡錫奎的叛變自首是天津的「八·一八」搞出來的。你們自己沒有調查出來。是天津南開大學的「八·一八」調查出來的。你們如果有這麼大的積極性，喊口號這麼大的力量，這個問題，那恐怕比「八·一八」調查得早的多了。天津南開大學的「八·一八」，「八·一三」、「八·一八」、「八·一三」？南開大學的，我記不得了。你們去看看材料，是「八·一八」還是「八·一三」。那麼除這三個人以外，這是你們的大方向，除了這三個人外，還有沒有？還有。你們自己可以，你們這裡有四千人，究竟有沒有四十人哪，三十人哪，有沒有二十個人，恐怕還是有的，不止這三個。

你們自己可以討論。反正這個人民大學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對敵鬥爭，應該說這兒的階級鬥爭揭開了，如果說沒揭開，那是不對。但是下面講的話可能你們不願意聽了（願意），揭開的很不澈底，鬥爭還不深入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裡面，你們知道這個決定的。我們搞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一鬥、二批、三改）鬥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這是我們的主要鬥爭鋒芒，是我們運動的重點，但是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搞到現在你們的重點搞得怎麼樣？（不好）這個問題是值得大家好好思索的，很好地考慮的。對敵鬥爭搞了好幾個月，你們的這點也搞了好幾個月，但是內戰也打了好幾個月，所謂內戰，就是你們革命學生群眾內部的，這個群眾內部的鬥爭，是不是完全取消，不能取消，他取消不了的，因為他有矛盾。但是你們這個打法，合不合毛澤東思想？（不合）恐怕不太符合。但是重點丟在一邊，專門一天到晚打，你說他是反革命，他說你是反革

命。反動路線，都是執行反動路線的，都不行，壞得很，壞得都不得了，那是一小撮壞蛋，那麼你，你說好人是誰？誰是革命的力量？這個紅衛兵也是這樣壞，那個紅衛兵也是那樣壞，是不是？

你們這麼搞誰高興？我看那麼孫決就很高興。郭影秋恐怕也很高興，孫決自己還有什麼同你們的戰鬥隊給他一個講話，我很注意這個問題，我們記者帶個記錄，我全部看了，我看這個記錄可以發表，你們大家從這裡想一想，你們不覺得嗎？孫決是幾號，六月十三號，孫決六月十三號的罷官是個大陰謀，孫決是個什麼人物？是藍衣社的特務，鑽到共產黨內部裡邊來，為陸定一黑幫嚴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聯繫。長期給反對毛主席路線的人服務的，在這裡，忠實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壓制你們革命的，這樣一個人。你們現在看，你們進行什麼鬥爭，進行的鬥爭，水準高不高？（不高）他們居然對你們的戰鬥隊十分猖狂，說他有權和不回答你們的問題，你們沒資格問他的問題，為什麼他敢於說這樣的話？所以說你們沒打倒孫決，郭影秋也沒打倒，郭影秋也沒有很好地承認自己的罪行，但郭影秋的問題是什麼性質，那是以後的問題，但是不管是什麼性質，你們反他是對的，是正確的。而保他是錯誤的。那胡錫奎的問題更是進行不深入，我希望你們，同志們，你們各黨各派，用毛主席的思想武器，分清敵、我、友。用這個武器，重新考慮一下，人民大學的階級鬥爭，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鍊自己，來提高自己，來勝利前進。

我建議同志們考慮這麼幾個問題，你們各黨各派開門整風，如果一時搞不了，先關門一下也可以，或幾天關門也可以，你們自己決定，你們要學習上海魯迅兵團往那裡去那篇文章，以這篇文章為綱，這篇文章《魯迅兵團往哪裡去》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用這個典型來提高自己，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在整風期間，十天的時間，開展整風，人大三紅，新人大公社，開展整風。新人大公社開展整風，在整風期間，你們互相對立的幾個組織，對待自己，要首先看到自己的錯誤、缺點，對待別人，要肯定人家的成績，要看到人家的長處。因為你們兩派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紅衛兵和聯動的矛盾，是紅衛兵內部矛

盾，像對待聯動這個組織，好不是整風問題，聯動擁護劉鄧，喊：劉鄧萬歲。反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反對毛主席的，像這樣的組織是反動的組織。像人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人大「紅旗」、人大三紅都不是反革命組織。當然，像人大「紅旗」，人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他有相當一些人，過去在反郭影秋的時候，他們保了郭影秋，那時有「八·一八」赤衛隊兵這樣的組織不能籠統說是革命組織，那是保守組織，那麼他們後來造反了，造反了，他們表示願意革命，過去保了，保錯了，現在要來革命，允許他們革命，造反不分先後，允許他們造反，那麼造反了，不要說人家是什麼變種啊，「八·一八」的變種啊，保皇派，這就不利於團結，不利於我們組成自己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不利於大聯合，那麼這樣的組織有些人，大江東去，泥沙俱下。當然會有些的確是他原來的是保皇的，現在還要保皇，他不過改換了一個組織，有的，但是這樣的人是少數，極少數。這樣的人在整風當中，確實有極少數，那麼在整風裡可以在內部展開批評，純潔自己的隊伍。純潔隊伍也不應說你是混進來的，就馬上把你開除。可以留在裡面查看，查看。但是革命的組織應該和他們劃清界限，不要劃不清界限，那麼這裡總的來說，要允許人家革命，不要不讓人家革命，不允許他造反。我們不要當趙太爺，阿Q正傳裡有個趙太爺，毛主席曾用這個故事告誡我們，我們說我們不要作趙太爺，那麼趙太爺就不允許阿Q革命，阿Q是允許有缺點的，頭上路還有瘡疤，他要革命你還要允許他，不要不允許他革命，就是殺頭，那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麼郭影秋可以犯的。你們新上任的領導也可能犯，他不是郭影秋，他也可以犯，那麼我們紅衛兵如果不好好革命的話，也會沾染他們的影響，甚至也會犯路線錯誤。魯迅兵團講了這個問題，你們可以看一看，當然我不認為現在的三紅是什麼反動路線，我不認為……（錄音不清）我總的看法就是希望要允許人家革命。那麼反過來說，那麼三紅是不是就變成反革命組織了？不是。三紅還是革命組織，他是有革命造反傳統的，他反郭影秋是最積極的嘛！是不是，反對孫決他也是參加戰鬥的嘛。他也寫了大字報嘛！他那派同志嘛，後來，他搞了陰謀，把孫決的問題攔下來，就轉移你們的鬥

爭視線，迷惑了你們。結果你們就把孫決的問題放下了，相當長一個時期就放下了，你們還在搞材料，還在搞，但是沒把他放在重點來搞。這是你們第一位敵人，我剛才說的嘛。郭影秋問題搞完了，就馬上應轉向這個問題嘛，沒有嘛，沒有，相反的是，三紅有很大的錯誤，要搞康老嘛，剛才才有同志要鼓掌，有的同志制止，他制止是對的，他們有錯誤，我們應該說明他，是跌倒了爬起來，不要給他鼓掌，有錯誤還給他鼓掌，幹什麼呢？這錯誤是很大的，因為康生同志，他很早就跟彭真這些黑幫做鬥爭的，是堅決……（不清）失方向，但他犯了錯誤是不是就把這個革命組織取消了呢？說他不是革命組織了呢？我看那不妥當，這個我親自問過康老，問過他的意見，他說他不贊成把反對過自己的組織打成反革命，他不願意做的你們不要去做，那麼給他應該怎樣估價呢？是革命組織應該怎樣估介呢？又有缺點錯誤。

我剛才開始曾經說或三七開或者四六開，他們三紅說三七開，那就三七開吧，好不好，他們主要錯誤是這個錯誤。另外還有宗派主義。還有他們的各組織不純，這個組織不純不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的，因為新人大有些組織我看也不純，那些人也不純，我不願意在這裡一個一個地講。因為一個組織哪能那麼純，但主要是看他的大方向，他的組織是不純的，這是要他們注意，三紅是要注意這個問題，他貼康老的大字報，這個問題就跟他的組織不純有關係。但是不要以為他組織不純，有錯誤就把他一棍子打死，他是個新生事物，他那裡領導也不是很堅強。這是他們在整風裡面會解決這個問題的，他們的領導是會堅強起來的。但是就是這樣，他還是個革命組織，是有功績的，在人大中是有功績的，有貢獻的，應該肯定這一點。如果看不到這點，那就是割斷歷史看問題。那就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光孤立地看見他反對康老這一點，是有問題的，他貼了八張大字報，還有大標語，新人大也貼三張大字報，四張大字，還沒有查清楚，有三張四張，大概三四張，問題新人大這裡也有錯誤。但是新人大錯誤要比三紅錯誤小的多。什麼原因呢？因為三紅部發表個文件，而新人大，他那幾個組織沒有發這個文件。好像是錯誤人人有份，三紅有錯誤，新人大也有錯誤，但是這些錯誤都允許人家改

的，改正這些錯誤當然他們也請罪了。應該說三紅在認識錯誤還是很不夠的，但是他是會認識夠的他們會改正錯誤的，人家犯了錯誤要允許人家改，如果人家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的話，那麼你這個新人大公社也可以一棍子打死，為什麼呢？因為你也貼了大字報，是不是？你要打死他，你自己不也一棍子打死了吧？允許他們改，他們認識不清，認識不夠，批評他們，幫助他們，我剛才說了他們攻擊康老是與這個組織不純有關係。應從這兒吸取教訓，清理自己的隊伍，但是清理，我不贊成簡單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都開除了。很壞的人那是要開除的，有些一般的錯誤留在紅衛兵裡查看，留在紅衛隊裡查看，留隊查看嘛，我看可以。你們也訂幾條紀律，什麼錯誤要開除，什麼錯誤要查看，什麼錯誤要警告，是不是？有什麼錯誤一下子就不行了，要想點辦法，你們總部是不是想點辦法，所以三紅這個問題應該歷史地來看，一方面要嚴肅地批判他的政治錯誤，一方面要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同時應看到這個組織整個來說，在攻擊康老以前的大方向是對的。有人說他執行了陶鑄的路線，我說這說法是不對的，是過分的，陶鑄的問題不能要求他們很早就看得那麼清楚。我們自己的認識也有個過程，哪個認識都有個過程，你們認識得那麼清楚我才不相信呢？

當然，上次有個鐵杆保皇叫吳蓮嘉給我講了真實思想，她說我當時是主張揪陶鑄的，我揪陶鑄是為了反對三紅的。他說他有這個不純的動機，有這個錯誤的動機，三紅說他是歪打正著，那麼她打對了，你還……她並不認識到，像後來的認識。但是反了，那麼這是一一些人，像多數人是認識不清的，恐怕也沒考慮這個問題，所以不能要求他們。可以這樣說，對陶鑄的問題認識不清楚，受了些影響，犯了些錯誤。但是不是執行陶鑄路線，我這個意見對三紅的看法，對新人大公社的看法，這些意見都是自己的意見，僅供你們討論時參考。總的說來是希望你們內部開展整風。如果你們認為可以開門的話就開門整風。學習主席的文件，學習主席著作，學習中央文件，學習魯迅兵團整風的榜樣，先搞他一個禮拜，十天的整風；經過整風，你們兩個主要的革命組織，因為新人大公社我沒一個一個看，時間有關係，材料很多，我覺得人大毛澤東

思想紅衛兵，還有人大「紅旗」這些組織，我們看過，研究過，研究過他們是不是保皇組織，保守組織。我黨得他們造反以來，他們當然有錯誤，也有宗派情緒，還有些人想把三紅一棒子打死，那麼是這個組織整個來說，這個組織他們整個活動力還不是什麼保皇的活動，我們認為這些組織還是革命組織。但是這些組織，他們以前參加過的組織像八一八、赤衛隊，我不認為是革命的，他們造反出來，出來造反，另行成立組織，這些組織從他們工作來看，還不能認為和過去組織一樣。是造反組織，革命組織，人大三紅你們可以和他們並肩作戰。我希望你們經過整風，你們這些主要組織都能聯合起來，如果要上面聯合不起來，你們底下來自己聯合，你們就學習貴陽棉紡廠的辦法。貴陽棉紡廠上面聯合不起來，他們底下車間聯合起來，車間幾個主要革命組織自己聯合起來。要是如果他們總部不聯合的話，我們不聽你的命令，我們自己聽自己的命令，聽毛主席的命令。我提倡你們在系裡面，班裡面先搞聯合，經過整風，先搞聯合，如果總部能聯合就聯合，不能聯合你們底下就聯合，只有聯合起來，你們才有力量。

聯合起來，還會有矛盾的。聯合起來就沒有矛盾了？還會有爭吵的。但這個爭吵，這個矛盾，要嚴格按著毛主席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按照十六條的方針來解決，不能把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來解決。要有團結的願望，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達到團結。聯合還會有鬥爭，因為這個聯合是在原則的基礎上聯合，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聯合，因此有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還會有鬥爭，這些鬥爭只要不是敵我矛盾，那就應以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用同志式的態度來解決。這樣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捏成一個拳頭來對付敵人。捏成拳頭，才能對付敵人，這樣怎麼能對付敵人呢？我看郭影秋和孫泱這些人卻捏成一個拳頭的，可是你們原來，沒有認識清楚，是散著，一個拳頭散著，怎麼能打倒敵人？所以孫泱敢於同你們那樣囂張，敢於跟你們說，「你們沒有資格弄清這個問題」。「我有權力不回答你們這個問題。」甚至說中央文革小組對他有瞭解。是的，我們對他是有瞭解的，我們瞭解他是我們的階級敵人！（鼓掌——但他說

的這個瞭解不是這個意思，他是拿中央文革小組有瞭解來壓你們，你們懂得他的意思嗎？（下面：懂！）你們看看那個記錄吧，可以公布出來！同志們，人家沒Z有睡覺，而我們卻把他們放在一邊，打內戰，內戰是需要經常打打的，但這樣打我不贊成，不符合毛主席的方針，不符合十六條，就是不符合黨中央的方針，這是又一條建議了，你們內部整風。

第二條，你們搞聯合，聯合搞不起來，你們底下搞聯合，那麼實在底下聯合也搞不起來怎麼辦呢？那麼我希望你們一點：就是你們同心一致對外，在對外鬥爭當中，對孫泱、胡錫奎、郭影秋的鬥爭中你們要槍口一致。我剛才說了，實在聯合不起來，你們不能勉強吧，也不能強迫這個事情嘛！強擰的瓜不甜嘛！你們自己不聯合，我們又不能強迫嘛！你們就同心不協力，協力不同心，不是同心，剛才說錯了，力量要在一起，不一定同心嘛！因為聯合不起來，當然不能同心了，不能同心就協力，我剛才說錯了，配合互相配合進行戰鬥，儘管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那麼，把這個力量要集中起來，但最好是聯合，聯合不起來。那麼你們就協同作戰。你們開聯合會議，像今天我召集的那個你們每個方面有八個人那樣的代表的聯席會議，來協同作戰，來商量作戰方案。你們的作戰任務多得很，全校有這麼三個代表人物，各個系裡還有，鬥爭任務是很艱巨的。在這個重大的鬥爭面前，你們協作起來，實在聯合不了，你們就協作，這是第二個建議：聯合。

第三個建議，就是：你們這個共同對敵，剛才我說了，就是整風以後，你們學校的主要鬥爭鋒芒，應該對誰你們學校裡的這三個代表人物，這三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代表人物，各系裡面有系裡的鬥爭任務，全校有全校的鬥爭任務，把這個任務進行到底。那麼這個鬥爭的面呢？要小。不要學劉鄧的辦法，那個劉鄧路線呀，他有一個很大的流毒，就是他要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凡是教員，凡是什麼系主任，系級以上的幹部，都要打倒，都要搞到一起勞動，這不是毛主席的方針，毛主席從來就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權威，那只是一小撮，你像那歷史系恐怕就是胡華以及贊成積極和他一起搞活動的一小撮，而不是歷史系所有的那些講師，那些大什麼都是要打倒的，不是的，他們

有的是革命同志，多數是革命同志。有的是朋友，是可以搞統一戰線的，那個少數人才是要打倒的，極少數人，才是要打倒的，不要把鬥爭面搞得很大，因為沒有那麼多敵人，哪這麼多敵人呢？只是一小撮嘛！這點我希望，在對敵鬥爭中，要注意這兩個問題，是搞一小撮，是搞一大片，這是劉鄧路線與毛主席路線的根本區別，你們如果把不應做為敵人的人鬥爭了，當然，如果人家鬥錯了，被鬥的人不應該計較這些，如果我們把許多不是敵人的人搞到敵人那兒去，那不是壯大敵人的力量嗎？我們要搞一小撮，多數人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是你們學校有一個時期也受了劉鄧路線的影響，就是黨團員都是不好的，這個觀點也是根本錯誤的，絕大多數黨團員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撮，少數人。這個問題，我記得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也是在這個時候，我見過一批學生，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他們說他們班黨團員都是不好的，我說我堅定地相信，大多數黨團員是好的。他說這不行，現在他們沒站出來。我說，我相信他們終究會站起來的。你們人大情況不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你們這裡的大多數黨團員也是能夠站起來的。打倒一切黨團員，甚至說多數都是不的，這不是毛主席的觀點，這是劉、鄧路線的觀點，所以有的積極分子，有些黨團員，過去犯了錯誤，犯了保的錯誤，保了一下誰，這是不對的，但是允許他們改正錯誤。而且我們應當看到，他開始做為一黨團員，他過去受了一些他們錯誤的影響，有些人開初一段保了一下，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他們這樣做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們改正錯誤，你就要歡迎，趙桂林是不是黨員？是個黨員吧？我看他給黨委寫過一封信，黨支部書記嘛，承認錯誤，但他造反你們怎麼不允許他呢？他在武漢就是造反的嘛！造了反以後，你又把他描畫得一塌糊塗，像個逃兵一樣的。在武漢造反他還是有缺點錯誤的，但他是造了反的，還是造反派嘛！怎麼不允許人家革命呢？像趙桂林這樣的黨員，只要不堅持錯誤，他現在還有些錯誤，有宗派情緒，只要能夠改正錯誤，就相信他還是可以做一個好黨員的。你們其他黨團員有錯誤，再大就大不過趙桂林了，也許有人比趙桂林還大的，把他做為一標兵。他寫了一封信，很多人還沒有寫信呢，怎麼能變得那麼壞了呢？

你們黨團員也應該挺起腰杆來，參加戰鬥，不要感到灰溜溜的，錯誤的是劉、鄧路線，不是你們。你們有自己的錯誤，但你們的錯誤跟他們的錯誤是有原則的不同的，大家不要忘記，鐵鍋是鐵做的，老百姓講話，鍋是鐵做的，你去問哪個農民，他們都知道這個，鍋是鐵做的，這就是農民的一個樸素的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就是要從發展過程來看問題。人總是有認識過程的嘛。你比如劉、鄧路線來說，你們也許有少數人是很敏銳的，但是多數人過去對劉、鄧路線是不是對劉、鄧路線認識得那麼清楚呢？我看不見得呢？《論共產黨員修養》是不是有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來讀呢？長期以來，恐怕是這樣的。對劉、鄧路線，對那個郭影秋、那個孫決，你就認識得那麼清楚嗎？你們三紅的積極分子，是不是過去也認識得那麼清楚？你有過認識過程，你也允許別人有個認識過程。你認識早一點，他認識晚一點，但只要他不堅持錯誤，改正自己，你們就應該歡迎。就像《文匯報》社論裡講的，造反不分先後，這個口號提得非常好！不要把鬥爭鋒芒指向廣大黨團員，指向一般的黨團員，指向一般的教員；而要指向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於敵人，指向一小撮反動權威，像胡華，而不要指向一般的學生，一般的幹部，一般的教員。我舉一個例子，你們這有個肖前，這個人來了沒有？沒有來是嗎？這個人我認識他，他認識關鋒，大概是。我不認識他，記不太清楚了，印象淡薄了，我聽說他也是什麼黑幫，我過去多少看過他一些文章，也聽過有些同志給我講過什麼講話中念到過這個人，我很奇怪，這個人怎麼變成黑幫了呢？鞏怕這樣的黑幫你們在運動裡還有不少吧？我想這樣的黑幫你們就應當解放嘛！同志們，我不是給你們翻案，給你們解放黑幫，我解放的是不是黑幫的黑幫！黑幫是不能解放的，黑幫就是右派了，用「右派」這個名詞了，肖前怎麼是右派呢？我看他不像右派。也許你們有材料，你們拿材料來說服我，為什麼？因為我看到我們一個記者帶回來許多材料中，揭發孫決的大字報選編裡邊有個（二），那裡邊就有他的名字，這個人是黑幫，怎麼還揭發孫決呢？他比較早的揭發孫決，比較早的揭發孫決的打成了黑幫。我看要麼孫決不是個黑幫，要麼就是他不是黑幫。但是不是所有開始寫大字報的人都

是好的？沒有一個壞的？他那終究是少數，開始就參加戰鬥的，多數是好的，總是比較好的同志，這個肖前應該歸於這個多數裡邊的。像這樣的黑幫，你們還有沒有啊？（有）有啊！不是黑影的黑幫，我看你們應該有勇氣把他們解放出來！黑幫那麼多的話，右派那麼多話，那右派就高興了，右派說我不孤單啊！這麼那人哪！他一小撮怎麼不孤單呢？那麼一小撮，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怎麼不孤單呢？你把不是他的人搞到他那兒去了，這些問題倒是你們人大三紅，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人大「紅旗」，你們到是應該很好地考慮這個問題，是黑幫，沒有打倒，像孫泱這樣的，那這點還好，我今天考慮一個問題，就是你們不是要搞「三結合」嗎？你們那一派要和他結合呢？我就是帶有點不是那麼誠懇的，我問一下，結果還好，你們兩派都說我們不想和他結合，這點我還比較滿意，所以我認為還都是革命組織，都不想和他結合，怎麼能說他不是革命組織呢？所以我覺得很可愛嘛！都不想和黑幫結合，都不想和孫泱結合。你們黑幫沒打倒，孫泱待在那裡還很囂張。不是黑幫的很多人你們給搞成黑幫，不但沒有解放，這些事情都不管，專門打內戰，打了好幾個月，所以我說你們應該整風了。

整風也是打內戰，但這個內戰是按著毛主席的方針來打的，不是按照相當一些同志的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情緒來打的。打內戰有的打法，是按照小資產階級方針來打，還是按無產階級方針來打，是不同的。你們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氾濫，宗派主義，小集團主義，無政府主義，你們給別人戴了那麼多帽子，你們自己也應該揀幾頂戴一戴，這樣才能有一定的進步，那個魯迅兵團，人家就戴了幾頂帽子，但不是戴帽子的問題了要有正確地認識了。你光戴帽子，你認識了也不行。不要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不要把矛頭對準一般的學生，一般的教員，一般黨團員。要對準那兩個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權威。這是我們鬥爭的大方向，這是我們運動的重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幹什麼事情，重點是幹這件事情。主要矛盾就是這個，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你們學校的各種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像那個牽牛鼻子嘛，牽牛尾巴，牽牛腿，這個牛是不動的，拉著牛鼻子，它就乖乖地跟你走了，這叫解決主要矛盾，

你們現在主要矛盾是敵我矛盾，鬥爭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權威，而不是其也，這個矛盾解決他，把這個矛盾突出了，其他矛盾就好解決了，矛盾是不能調和的，我不是在這裡面搞調和，不抹稀泥，說他們好，你們也好，但是要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來解決其他矛盾。毛主席說主要矛盾，還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有兩個方面，有一個主導方面，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哪一方面？同志們，你們搞哲學的不是有很多學生，老師嗎？你們解決一下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你們不是有這麼多哲學家嗎？你們這個答不出來？主要矛盾方面就是敵我矛盾，是我們自己。用什麼方法來解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問題呢？就是整風嘛！是不是你們自己呀？（是！）不是孫決這方面，我看，在這個階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你們自己，你們自己不能捏成一個拳頭。我希望你們用毛澤東思想很好地整，我說人民大學的問題，我們那幾個記者，我們《紅旗》雜誌社，不是來幾個記者嗎？來調查一下，他們覺得有很大的收穫，他們覺得很棘手，他說這個東西，他一面調查，一面學習主席著作，他們覺得有很大收穫，他們是作為一個社會現象來考它的，他們覺得收穫很多，提高很大，我自己也在解決你們的矛盾中，提高了很多，我希望你們大家也在解決你們人民大學的矛盾中，來提高自己。這裡的矛盾很複雜，還有很多滲透性，敵我矛盾還有很多滲透性，你們這兩派內部都有滲透，什麼滲透呢？就是別人在利用你某種小資產階級情緒，來煽動你們，這點我們那個記者也有不高明的地方，他來了半天，我問孫決問題究竟怎樣吧？他們兩派都沒有瞭解，這個問題。我說你們趕緊回去瞭解吧。所以他趕緊回去瞭解了。一瞭解，好，問題很多，大吃一驚！我看孫決對你們有點滲透，在鬥爭中麼要針對這一小撮來解決。這是我的第三個建議，要共同對敵。要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要掌握的緊啦！鬥爭大方向要緊緊掌握，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你們前一段掌握的不緊，甚至出了些偏差呢！這鬥爭大方向本來是很清楚的，毛主席給我們指的很清楚，可你們老是搖搖晃晃，這個方向，這個主要矛盾抓不住，一切各種矛盾都複雜化了，人民大學的問題變成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最複雜的問題。什麼道理？就是

沒有掌握這個大方向，離開了毛主席給我們領的航道。

就這三點建議。第一點希望你們開展整風運動，第二點希望你們團結聯合，第三點希望你們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就是要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也要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我聽說你們這裡，我看了很多材料，還有什麼打、砸、搶、抓四種現象。人民大學打架最多，一會兒出事一會兒出事，最近二天我們那個班子出了二次，聽說你們二次打架，還不止兩次了，多得很。在鬥爭方法，如果說再有條建議的話，鬥爭方法要注意。打、砸、搶、抓，這不是革命的鬥爭方法，這是流氓的方法！如果我們的紅衛兵戰士學習這套流氓方法來解決我們的各種矛盾，那是可恥的！你們贊不贊成這個方法？（不贊成）可是你們都在搞！相當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相當一部分同志都在搞這種方法，學校的玻璃打得一場糊塗，桌椅板凳都給破壞了。今後再破壞國家財產的，要賠償！我們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這點財產是很不容易的！你們都是工農子弟，很多人大多數人你們要知道勞動的艱苦，創造這些東西不是那麼容易的。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感情！這麼多東西這麼破壞不感到心疼，你們天大的理由，你破壞國家財產你一點理由都沒有！我說我們應該去勞動勞動！將來你們學校的運動搞完如果去勞動，你們知道勞動是非常辛苦，創造一點兒東西很不容易。我在長辛店工廠做了一年工，給我最大的教育是我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為勞動人民利益工作。他們是很辛苦的。你們抬一抬鐵看，死沉死沉的。把那鐵抬到鋼爐旁邊去煉鋼，這是很辛苦的，採伐工人從森林裡把木頭採伐出來，放在底下來，經過多少過程，做一個桌子板凳，非常不容易的，你們卻那樣破壞，很不應該的。任何人都沒有這個理由的！你說什麼都沒有這個理由的！你到南方去，南方的稻田地是農民在勞動，地下水那麼熱那麼燙，上面太陽曬，非常辛苦的，真是一顆米粒都是不容易的。歷盡辛苦的。工人農民給我們創造這麼一個好的學校，我們就這樣破壞，這點你們在整風中要檢查！自己要檢查，不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是解放軍的好作風，不是革命的好作風！南泥灣的作風是這樣的嗎？小資產階級的瘋狂性，無政府主義，當然打、砸、

搶、抄，也不完全都是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瘋狂性的，也還有個階級敵人破壞，我就想會有階級敵人進行破壞的。

那麼多學校，不僅是你們人大了，破壞得那麼厲害，我想是會有階級敵人在裡邊活動，還有一小撮地、富、反、壞、右，還有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執行者在裡邊搞的。利用你們的無政府主義。他們自己破壞不多，還利用你們無政府主義的瘋狂性，還打人，都是同學，你們被打的人我一個個看了，一個一個瞭解了，絕大多數都是同學嘛！隨便抓人，隨便打人，隨便砸東西，隨便搶東西，都是不對的。人大的革命同志經過整風以後要建立革命的秩序！所以幹這些事情都是少數人，你們大多數都是不同意的，以後誰幹的要追查，誰再要破壞國家財產就抓起來！這是鬥爭方法，一個鬥爭方法要注意的。那麼就是對敵人的鬥爭方法。毛主席也經常教導我們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文化革命小組一開始看見北京市大學裡面出現的這種武鬥現象，我們就給中央提過建議，反對這種現象。打人抓人那還有武鬥現象，我們一開始就反對的。而林彪同志在很早九月十五號就講過這個問題。八月底開始成風了，九月就講這個問題了，要堅持文鬥，武鬥只能觸及皮肉，不能觸及靈魂，你們記得吧！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聽林彪同志的話，不聽文化革命小組的話，就是要搞武鬥。我們對敵人都不是主張武鬥的，為什麼要搞武鬥呢？對敵人鬥爭以後也要提高，比如你們以後對孫泱的鬥爭，也是要靠理論嘛！批判他，不是要搞什麼戴高帽子，什麼剪頭髮，你們這裡大概還沒有剪頭髮，剪了？不對嘛！剪頭髮幹什麼呢？特別是女同志你給他剪頭髮幹什麼呢？就是對階級敵人也不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們有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他們罪該萬死槍斃嘛！判決嘛！不需要那種方式。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不要戴高帽子，彎腰彎的九十度，幹什麼呢？可以不要這種方法，你們要用高水準的鬥爭方法，來鬥怕他，也不必打他，不要站凳子，你們自己討論高水準的鬥爭方法，我看可以創造出來的，這是鬥爭方法，我看也要作一個問題來提。在階級鬥爭中，在解決你們內部矛盾的鬥爭中要注意鬥爭方法，第四個建議，大概就是這個建議了。

最後有一個問題，我要在這裡說一下，也希望大家去宣傳，就是要注意保衛黨的和國家的機密問題，要注意這個問題，我曾經說過，有些人當時在聶元梓大字報前後都有這個論調「內外有別」、「注意保密」，用這個來壓制革命，因此犯了很多錯誤，保密有階級性，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保密，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保密，不能用保密作藉口來壓制革命，這點不對，到現在也不對，但是經過這次運動以後，出現這一種現象，就是好多國家機密，隨便洩露黨和國家的機密，隨便把一些內部的東西拿出來搞出去，那就是不對的。同志們要嚴重注意這個問題。我看到一個材料，關於羅瑞卿叛黨的一些內部材料，有一個單位把它印了，印成一本，一毛錢一本。印度大使館用三毛錢買了三本，這些機密都是敵人用幾千塊錢幾萬塊錢都買不到的，一毛錢就買去了。我問這些同志們還有沒有點國家的觀念？！民族的觀念？！這些事情不要說我們做一個革命的紅衛兵了，做一個比較正直的中國人民，不要是什麼黨派，就是一個比較正直的中國人民他也不會幹這種事情！但是我們這兒確拿一毛錢把它賣出去了！幾千塊錢幾萬塊錢買不到的東西，一毛錢賣出去了！現在印東西發展到什麼東西都可以印出去，你們這個地方印刷要控制起來！不要隨便印東西！要經過你們革命派來審查的。哪些東西印，哪些東西不印，還有的很不嚴肅的現象，把我們黨的領袖的詩詞和內部講話隨便地印出去，有的還是假造的，就印出去還出了很厚很厚的集子，毛主席的集子，沒有發表的文章講話就出版了。

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他的東西沒有經過他本人審查，怎麼能隨便印呢？沒有經過他本人看過你怎麼能印呢？這個做法很不好，很不嚴肅。很多不是毛主席寫的詩詞，卻搞成毛主席寫的詩詞，大量印刷，你們人大也有份，也有你們人大印的。還有隨便製造流言，謠言，謠言滿天飛，什麼「越南發生政變了」什麼「朝鮮發生政變」這都是階級敵人散布的東西，我們也到處散布，散布出去以後，弄了很多麻煩，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小資產階級一種自由主義思潮，沒有紀律，毛主席和我們說：你們要保守國家機密，不要給修正主義利用。但我們同志把這個指示丟在腦後，根本不管，根本不理這套，自由幹自己

的，不顧黨的紀律，這種現象不能允許。一切革命同志，一切紅衛兵同志卻要注意保守國家機密，保守黨的機密，今天因為時間已經晚了，就講這些了，我的意見有很多是不對的，同志們可以批評，可以寫信批評我。意見對的，希望你們參考，在今後鬥爭當中注意，完了。

有一個條子問你們的「三結合」問題怎麼辦？你們講「三結合」是革命的「三結合」不是什麼大都結合，不是結合那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革命的「三結合」。你們學校的階級鬥爭還沒有很好地深入地進行。我想在鬥爭裡對有些人再進行考查，然後確定，再結合。¹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時的談話記錄整理 (1967.3.3.) (存目)

戚本禹接見北京紅代會核心成員的講話 (1967.3.4.)

【時間：晚，地點：政協禮堂。謝富治參加接見。紅代會核心成員及部分工作人員出席。】

中央近來研究了一個文件，關於大學的文化革命，中央想叫回學校搞，中央對於申請留在哪個單位的都沒有准許，下面的聯絡站大都是三司，北航，新北大等，起了很好的作用點了火。但也有支持錯了的，矛頭指錯了的，上了當。

我們想叫紅代會研究一個文件，把一、二、三司撤銷，把外地的聯

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絡站全部撤回。搞個簡單點給我看看。在外聯絡站起了很好作用。現在保守勢力都在向左派靠攏，因此現在鬥爭更複雜，更尖銳。那些保守力量要反擊。青年人不好好調查，幾個學校支持一個，使左派力量不能發展壯大，特別是較大的工礦，幾個組織在那吵得一塌糊塗。現在大家都回來了，如今後真的要去，整好風後再派出，那裡派只能派一次，代表紅代會。紅代會要促進工人團結，促進國防工業革命，學校的大聯合可以促進工人方面的大聯合。

紅代會要把這個組織真正抓起來，不但上面要統一，下面也要統一起來，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統一起來，從大處著眼要把紅衛兵的權力集中到紅代會來，形成權力機構。紅代會是一面旗幟，要有名有實，不要搞空架子，你們要踏踏實實把它搞好，不要搞倒了，要是搞倒了，可有你們的好看的。建議紅代會搬到原來的團市委，學聯或其他單位去，不要在學校裡，你們的核心組，九個常委由聶元梓當組長，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當副組長，不要老鬧矛盾。

在《北京日報》問題上，不要搞派別鬥爭，還是要宣傳毛澤東思想。《北京日報》你們現在還維持現狀，以後交給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看待一個組織要歷史的看，全面的看，不要看到它犯了一點錯誤就一棒子打死。

回學校裡搞文化大革命鬥批改時不要不注意社會上的動向了，現在社會上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復辟動態，但也不要看的太過火了，不管如何，他們終究是一小撮嘛，你們前一段大標語「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不要這樣寫嘛！

下半年總得開學了吧！怎麼樣教材考慮過沒有？蔣南翔還有人給翻案，他們都很猖狂，還沒有打倒。你們現在鬥當權派像吃桃子，吃了一口就扔掉了。他們很不老實。分清敵我很重要，要在心目中有敵人，要搞革命的「三結合」，不要搞反革命復辟。我們不管如何也不能通過蔣南翔「三結合」。光靠幾個學生是不能把學校辦好的，還要靠革命幹部。我講全面的階級鬥爭可不是全面奪權，無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要奪權嘛，有的地方就是地富反壞右把四不清幹部的權給奪了，這些傢伙，毛

主席早就算定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死亡，沒有什麼可怕的。學校的黨團員大多數是好的，幹部多數是好的，是能站出來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是劉少奇的路線。人大有一個左派，運動開始時揭了很多問題，你們卻把他當黑幫打了。反動權威也只是一小撮嘛。有一些是好的，還有一些起碼是愛國的嘛，一般的是資產階級思想，吃喝玩樂，還成不了反動權威。反動權威要批倒，是把他們搞的修正主義那一套批倒，否則文化大革命就白搞了，光給戴高帽子是不行的，毛主席十分重視，批的任務很大，陸定一的教育制度，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狠批了沒有？不能簡單化，改到底怎麼辦？還回到原來那樣上課，那就是失敗！謝富治同志講是回到學校裡來，是很有道理的，桃子已摘下來再不吃就要爛了，要吃。鬥批改很有意思，這桃子很好吃。

人民大學是個典型，內部打仗，放著敵人不管。

紅代會工作人員要服從核心領導小組，錯了也得執行，不對可上訴，核心組要少數服從多數，就是搞錯了也要服從，辦了幾次後別人就會發現錯誤的，那裡再批判，改嘛！核心組一定把主要精力放在紅代會上，絕不能把紅代會變成一個協商會。

大聯合只要不是地富反壞就可以，不能那麼百分之百純，要各單位本身聯合後吸收嘛！（謝富治：不要搞那麼多組織）

紅代會是全國一面旗幟，你們的宣言，我們領袖毛主席都看過、改過的，可一定要搞好，威信要樹起來，再內部打起來那還像什麼話？以後大活動像紅衛兵戰果展覽會，毛著學習交流會。

北京市軍管會三月七日在政協禮堂開會提出：

取締街頭及其他地方的一切徽章、材料交易所。

開展對無產階級革命秩序的宣傳工作。

撤銷外地在京的一切聯絡站，所有外地人一律回原地，在京的各單位的學生一律回本校。²

²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謝富治、戚本禹在接見紅代會核心組成員及部分工作人員時的講話（1967.3.4.）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晚十一點二十五分，政協禮堂】

謝富治：剛才戚本禹同志講了全國的，關係很重大，我講北京的工廠、機關、農村的情況，下去的同志，過去做了很多好事，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點革命之火，支持左派，都起了偉大的作用。但現在的鬥爭比較複雜，每個工廠、農村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表面上打倒了，實際上並沒有擊敗，那些保守派也鑽到革命隊伍裡面去了，現在鬥爭比以前複雜多了，如果不很好調查研究，各都支持一派，使左派力量不能壯大發展，這就被那些保守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鑽空子。紅代會成立就要解決這件事，特別是較大的廠礦如京西煤礦、北鋼打得一場糊塗，現在所有學生都回來，今後真的需要，整好風再回去，這要通過紅代會，派只能派一個學校去一個工廠，不要一個工廠去幾派，這樣可促進工人團結，各方面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的團結，搞學生的大聯合，能促進工人、農民各方面的大聯合。把紅代會這個組織真正抓起來，不但上面統一，下面也要統一，從思想上和組織上也要統一起來，大家從大局著眼，才能統一起來。把整個紅衛兵權力集中到紅代會常設機構來。你們看報紙上都發表了，是有名有實還是有名無實。現在可以搬到一個專門辦公的地方，不一定在學校裡，現在誰也不敢砸了。（戚：有軍隊保護）

戚本禹：你們（紅代會）應當有個組長，聶元梓組長，韓、蒯、譚副組長，你們四個等於小小的常委。

謝富治：學生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

戚本禹：《北京日報》，學生都撤回去，準備找個總編、副總編，光上班學習，有個負責，維持幾天。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發個

聲明，從第幾期開始就是革委會的機關報了，那時可以找些顧問麼！如北航、北大、師大……等，《文匯報》辦的是第一流的，敢於說話，如「造反不分先後」很符合毛澤東思想，很理解毛澤東思想，兩派是不能搞一個聯合的，壞人只是少數，就是保守派，壞人也是少數，你們根據實際情況，一分為二，對前一段不要一棍子打死。教育部、《工人日報》都撤。你們研究教育改革了嗎？下半年總得開學吧！不能總停下去，怎麼開？什麼教材，考慮過沒有？是否還是老樣子開？上次叫譚厚蘭研究，研究了沒有？你們今後要關心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動向，這是第一位的。不注意各階級鬥爭動向，就要迷失方向。目前有許多動向，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蔣南翔還有人給翻案，人大孫泱也根本沒鬥倒。群眾之間打仗，打了好幾次，你們就像江青同志批評的那樣：「吃了一口桃子，就丟了。」沒有批倒，這些壞傢伙他們根本不老實。什麼是敵人，什麼是朋友，毛主席講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分清敵我很重要。革命派要捏成一個拳頭才能打敵人，內部矛盾要用「團結一批評一團結」的辦法來解決，人大一個同學差點打昏了。放棄了資產階級當權派不管，是不對的。從上到下，上你們可以想，下到地富的壞右來奪無產階級的權，在農村地富反壞右把黨團員、積極分子打下去，不要一叫奪權就好，奪權不一定是好的。我們講全面的階級鬥爭，可不是全面的奪權，無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要奪權麼！你奪謝副總理的權，那誰上臺？你奪《紅旗》雜誌的權、陳伯達的權，那誰上臺？你奪軍隊林彪的權，叫誰上臺，還給羅瑞卿嗎？我們講的奪權是無產階級從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有的地方就是地富反壞右和四不清幹部把權奪了。從上到下有這麼一股資本主義逆流，但不要看得那麼嚴重，只是一小撮。這些傢伙，毛主席早就把他們的命給算定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沒有什麼大驚小怪，寫一些標語，很緊張，像：「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不必這麼寫麼！蒯大富給人分析形

勢，什麼上山打遊擊，有點太嚴重了。這沒什麼不起，手指一捅，就破了。得要注意動向，不然要迷失方向，沒有敵情觀念，把同志當敵人打、這不是反動路線嗎？群眾鬥群眾，這是什麼路線？剛才謝副總理講的，回到學校來，按系、按班組織起來，按軍訓編制組織起來，有的要搞整風，整得好的，要搞大聯合，要搞革命「三結合」。我們講革命的「三結合」，有人認為「三結合」，連孫決、蔣南翔也可以結合，這不叫「三結合」，這叫搞復辟。我們要搞革命的「三結合」，如學校中的黨團員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壞的只是極少數。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是劉少奇的路線，土改時他整了很多好幹部，四清桃園又搞神祕化，搞祕密工作，搞什麼紮根串連，弄到一個國民黨軍官身上。打倒一切幹部是他們的路線，在清華就是系一級以上的幹部，統統當做黑幫勞改。黑幫就是那麼一小撮一點點，毛主席與劉少奇的路線的區別就是一小撮與一大片。一些資產階級學者不是反動學術權威，翦伯贊一貫反共才是反動權威。那些吃喝玩樂，有問題。但這成不了反動權威。沒有多少時間了，學校總不能再推一、二年。許多敵人沒打倒，光喊口號，戴高帽子就倒了？人大要把孫決批倒，使他低頭認罪，事實弄清楚，定案。還有反動權威那些材料，你們要批判，批判反動權威很不容易，主席十分重視。批的任務很大。陸定一的教育路線，沒有人好好批判。劉鄧路線也沒有怎麼批。鬥爭不能簡單化，批的任務十分艱巨呀！這戴高帽子就能行了？一個鬥，一個批，翦伯贊寫了那麼多書，批了沒有？鬥、批、改嗎？改到底怎麼辦？搞了半年文化大革命還回到原來那樣上課，那就是失敗，那就是走回頭路。你們都要按照毛主席過去好多指示，好好研究一下：研究一些改革的辦法。謝副總理講還是回到學校裡來，是很有道理的。你們的任務是艱巨的。你們要吃桃子，實際上桃子已經摘下來了，再不吃就要爛了，要吃。鬥、批、改很有意思，這桃子很好吃。外線作戰要收一下。下鄉、下廠還有任務，要有組織地下去，具體工

作周景芳可多做一些。（周景芳：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一個較老的黨員，謝副總理親自寫信找）。還有一個叫楊遠的同志，你們一起工作，有什麼問題多找他們商量。鬥、批、改是十六條規定的任務。辦報工作人員必須服從核心小組的領導，就是錯了也要執行。自己有意見可以向上級申訴。工作人員不聽核心組意見，核心組有權撤換工作人員。核心組意見不統一，一定要按民主集中制辦事，少數服從多數。即使多數意見是錯誤的，也要必須執行。如果真錯了，幹了幾次群眾就會發現，就會糾正過來，那時正確的意見就成了多數了，不這樣，那就什麼事情也幹不成了。

謝富治：核心小組，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紅代會上，絕不能把紅代會變成一個協商會，這是一個革命的組織，是一個代表大會。同學們是來商量問題的，不要扣帽子，不要一下子把問題提得很高，講話要有點迴旋餘地，比如別人做了點事，就說是大國沙文主義，這開個玩笑還可以，不要亂扣帽子。我們罵蘇修才是大國沙文主義。現在不是搞小組組織的時候，要搞大聯合，要一個系、一個班地搞大聯合。

戚本禹：要大聯合，不能那樣百分之百的純，但是頭頭、領導權，可要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裡。（有人談：一個學校有許多小組組織都是個革命的群眾組織，都要參加紅代會怎麼辦？）先叫他們本校自己聯合，聯合成一個大組織，再參加紅代會。不要搞那麼多小組組織。

謝富治：今後學校支援各工廠、農村，統統要經過紅代會，不能各校自己去打架了。

戚本禹：紅代會是北京的一面旗幟呀！

謝富治：紅代會是全國的一面旗幟，你們的宣言，我們的最高統帥都看過的。可一定要搞好，威信要樹立起來，完成偉大任務，過去沒有「三結合」，現在總結，認識提高了，再實行「三結合」麼！當時有歷史條件限制。

謝富治、戚本禹對北京各紅衛兵小報和印刷廠代表的講話（1967.3.4.）

【北京紅代會所屬各單位的小報負責人和印刷廠的代表出席】

- 一、最近北京出版的東西很多，有些出了許多錯誤，有關羅瑞卿的問題，把軍隊內部的問題讓敵人知道了。外國特務用大量金錢買有關這方面的小冊子。日本的情報工作人員受到了表揚。
- 二、什麼「百醜圖」、「群醜圖」……他們本來一小撮，卻被畫成浩浩蕩蕩隊伍，這替誰宣傳？有的甚至把坐噴汽式飛機也畫出來……毛主席不主張這些……這不能打倒敵人。
- 三、關於我們講話，許多被歪曲了。最近外國報導了我一段講話，什麼「劉鄧路線統治了十七年」，其實我說我們和劉鄧路線鬥爭了十七年。凡是我親筆寫的東西可相信。許多謠言真不像話，我們靠真理吃飯。你們（在座的）是學習新華社還是學習路透社？（謝富治副總理：有人說我講過大聯合行不通……什麼天津奪權有問題……我根本就未去過天津。）
- 四、主席著作和主席詩詞不能隨便印（未發表的），有些詩詞根本不是主席寫的。關於首長講話，你們可以按大意寫成文章，就說上級有這個意見，這就不會出問題了。
- 五、各大專院校的小報出版和紙張供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真正左派擔任主編。如宣傳不好要起壞作用。這是個嚴肅問題。
- 六、穆欣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是「四類」。³

³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戚本禹接見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部分同學的講話 (1967.3.5.)

【時間：凌晨。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部分同學出席。首先我們介紹了參加市委奪權委員會工作的朱金堂同志。】

戚本禹問大家：你們地院「東方紅」的大旗倒了沒有？（同學答：沒有！有的答：要垮了！）。楊雨中給你們傳達過沒有，江青同志說過地質「東方紅」的紅旗不能倒，還有北航「紅旗」，新北大，清華井崗山，師大井崗山，江青同志說紅旗不能倒，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豐功偉績嘛！在北京和全國是有影響的，你們一定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同學：我們認為朱的錯誤和李洪山有本質的區別，他是有錯誤。

戚本禹：是有嚴重錯誤。

同學：他們一開始就要砸爛朱成昭的狗頭。並且揚言還要在全國展開批判，這實質是對中央文革施加壓力。

戚本禹：周永璋來了沒有？（沒有）為什麼沒有來？（有人答：少一個不更好嗎？）這是什麼意思？周永璋、蔡新平以後不要叫他們託派了。你們有多少人？（殷：我們只有四個人，現在他們把許多東西強加在我們頭上。）問：你們經常給《紅旗》雜誌社送材料的是誰？（林嘉康，是我們「叢中笑」，我們二人指吳清遠）

孟繁華來了沒有？他不是寫了篇很有名文章？孟繁華不也能當領導？孟繁華你可以協助王大賓工作嘛！王大賓是一個好同志。（同學插話：孟現在三司。）孟可以回來參加「東方紅」的領導。你們還有那些同志可以組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同學提：黃瑞華，田春林，朱德瑜，伏慶是。）他們原來是核心組吧？（是。）那黃瑞華你們可以出來嗎？（他現在靠邊站）怎麼能靠邊站！應當靠前面站，站在最前面。你們計畫整風到什麼時候？

（不知整到哪天）被朱成昭這個問題糾纏住了。朱成昭，我剛才建議他閉門思過，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我們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嘛！當然他堅持自己的錯誤不放，那就滑到茅坑裡去了，蔣良補、楊雨中，他們兩個檢查得好也可以選一個當領導嘛！孟繁華你應當和廣大「東方紅」戰士站在一起，去實踐你的理論，要把「東方紅」搞好！不要搞垮！（蔡新平：王大賓，李貴，孟繁華我們同意，其餘的同志我認為要經過大家的討論。）

戚本禹：「東方紅」核心組應當站出來領導嘛！

（整風從十二月開始，特別是朱成昭問題出來之後，我們和他接觸很少，我們對二進地質部的看法是有成績，有錯誤，現在要進行總結。）

戚本禹：你們有什麼分歧？（殷：策略上分歧。）二進地質部的成績是巨大的嘛！我建議，你們何長工沒打倒，以前的事情，即使有缺點，錯誤也不要討論，這樣有好處。二進，三進地質部是對的，在整風中應當多討論當前的，你們抓一小撮沒有？把同志叫成託派是錯誤的！

蔡新平：我們懷疑朱成昭是個野心家，他把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打下去了。

戚本禹：聽說周永璋在組織什麼第四司令部，和三司對抗，有沒有這回事？

蔡新平：沒有，他們拿不出一點可靠的證據，那是很早以前，曾和聶元梓和劉富元搞北京公社。

戚本禹：我掌握的一些材料，他和劉富元搞得很緊。

蔡新平：周永璋是和劉富元比較密切，但是我們一直是和劉富元作鬥爭的。

當初三司開除周永璋的作法是錯誤的，但是後來他們作法也是錯誤的，請你轉告周永璋如果要組織第四司令部，是極端錯誤的，王大賓來了沒有？他應當回到官道公社去。（有人插話：他本來是我們學院的老師。）他現在工作在哪裡？戶口在哪裡？

（官道公社）那就應當回本單位嘛！學生串聯都回去了，農村的當然也得回去，你們也不要給他加什麼投機分子的帽子。

蔡新平：朱的思想為劉、鄧、陶服務的，要整風又整不下去，我們要求在儘快的時間內將整風結束。投入戰鬥，幹部問題是不正常的，主要有宗派主義在作怪，把鬥爭矛頭指向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這是為劉、鄧、陶服務的。

朱金堂：我們和他們在整風上分歧是，我們認為整風是一個普遍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而他們認為是炮轟總部，是奪權！

戚本禹：他們要奪權，如果只奪你的權可以嘛！你的權就是要奪嘛！如果要奪王大賓、李貴等同志的權那是錯誤的！

以後誰要再走就要讓他走，走一個少一個，走十個才少五雙。閻長貴的講話還是好的，我希望你是搞團結，而不是搞分裂，在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戰的關頭，誰搞分裂，誰犯錯誤，搞小分裂犯大錯誤，搞大分裂犯罪！

下面我給大家談兩個問題：

一、你們要緊緊跟著毛主席、要相信毛主席，熱愛毛澤東思想，永遠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毛澤東思想，你們總部個別領導人在短時間內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發生了懷疑，發生了動搖。我們不能緊跟任何人，要緊跟毛主席，要永遠緊跟毛主席，要相信我們的偉大舵手能夠領導我們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有兩種革命家，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和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在關鍵時刻他就動搖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不動搖，不怕挫折。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只要碰到一點小小的風浪就大喊大叫起來，他們沒有見過大風大浪。不知你們地質「東方紅」有沒有這種人。見了一點問題就像天要塌下來了，惶惶不可終日。我們要向毛主席學習，解放戰爭的時候，胡宗南重點進攻陝北、山東，那是一個轉捩點，決戰的時候，那位自稱「劉克思」的人，內心惶惶了，當敵人剛進瓦窯堡，他就要叫趕快走，有的人在

毛主席還沒走以前，他就先走了。毛主席非常沉著，當時江青同志，騎著馬跟著毛主席打遊擊，在山上和敵人兜圈子，有時主席剛剛離開四個鐘頭，敵人就到了，而敵人剛剛離開兩個鐘頭，又回去找遺失的東西。粟裕在山東牽制敵軍，事後劉鄧大軍（主要是劉伯承同志）南下，直插大別山，敵人就全面山崩潰了。就像下棋一樣。當時宋子文一看大局已去，就跑到美國去了。這個時候，不光是資產階級革命家，就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要動搖了。也要大喊大叫。你們學習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從來對群眾運動是滿腔熱情，正確地看待群眾的缺點。巴黎公社誕生之前，馬克思認為時機不成熟，當巴黎公社誕生後，馬克思不是指責，而是滿腔熱情地歌頌她，支持她，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沒有指責不聽自己的話，而是積極地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列寧吸收了這些經驗，在十月革命之前寫出了《國家與革命》這部光輝著作。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缺點，毛主席最先看到，最先指出，但是他並沒有指責群眾，當時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俄國有個普烈漢諾夫，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是支持武裝革命的，但失敗以後，他就指責武裝革命是錯誤的，這就是機會主義，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我們要學習毛主席鮮明的階級觀點，強烈的階級感情，在毛選的第一篇，就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現在有些人對待敵人可以溫情主義，敵我不分，而對曾和自己並肩作戰的戰友千方百計想把他搞臭，這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態度，你打遊擊，對革命的同志打遊擊，你有意見可以提嘛，這槍口究意是對誰？可以寫信嘛！我們不是不聽，把並肩作戰的同志搞臭，對喊「劉少奇萬歲」的人卻很感興趣，為他們喊冤叫屈。當然反過來，對犯錯誤的同志又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也是錯誤的。

今天，茅坑邊沿的當然應當幫助他，如果他轉化為敵人，就不能溫情主義，今天是我們的戰士，明天他跑過去了，就要調轉槍口向他開槍。對於動搖的，不能把他推過去，如果他真要跑過去，就開槍。階級鬥爭就是複雜的，大家可以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主席對敵人毫無溫情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你們說我們獨裁，我們就是要獨裁。對自己的戰友，你看那些電報，都是滿腔熱情，我們只有緊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做冰天雪地裡的梅花，像她那樣立場堅定。冰雪對花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壓力，但她頂住了。我們要能頂住冷空氣的侵襲，不致因你弟弟給你吹點冷空氣就動搖了，女朋友，再有些其他的人，再給你灌點就耳朵軟了，不要吃了迷魂藥不知家在哪裡。不管你吹多少冷空氣，多大壓力，多少冰雪都要頂住，你吹你的冷風，我開我的花。在整風中應以毛主席為榜樣，向毛主席學習，緊跟毛主席。

二、學校的運動怎麼搞？

首先讓整風繼續下去，把整風搞好，我不贊成用很長的時間來整風，你們用了這樣長的時間來整風還沒有整好，這和整風的方法有關。在整風方法上，你們不合乎毛澤東思想，是用宗派主義整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整小團體主義，以「私」字整「私」字，而不是用「公」字整「私」字。

我建議在整風中要學習文件，學習主席著作，學習最近《人民日報》發表的《魯迅兵團向何處去》這篇文章。這是一篇活學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現在你們自己有幾派，你們可以自己組織自己的人整風，當然，如果蔡新平要求也可以大家一起整風。整風中首先應當嚴格檢查自己的錯誤，這是今天我所不滿意的。「東方紅」的同志要聽蔡新平的意見，哪怕是有百分之五的正確。我們應當高價收買批評。要像戰國呂不韋那樣，把九千兩黃金掛在城門上，只要你能給我改一個字。你們像這樣下去，自己壓制群眾，老虎屁股

摸不得，自己將來也會走上劉鄧路線上。朱成昭就是這樣，剛愎自用，總以為自己高明，比中央文革還高明，比江青同志也高明，當然也還有個限度，沒有說他自己比毛主席還高明。正是那所謂的「高明」，其實並不高明。

你們整風我建議你們用一個禮拜，或占十天的時間，用二天的時間學習文件，三、四天提意見，自我檢查，人大比你們鬧得更厲害，打得頭破血流，你們還沒有被傳染，還比較文質彬彬。你們要搞「三結合」，搞革命的「三結合」，建立全院性的領導機構，然後再搞院內的鬥、批、改，毛主席的一貫精神是壞人總是一小撮，劉鄧才是擴大打擊面。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是光靠喊口號就能打倒的，必須講事實，擺道理、以理服人，把人說服，把他批得體無完膚。你們學生不能老是放假鬧革命，恐怕過三個月後還要複課鬧革命。資產階級的東西要打倒，無產階級的東西要建立，你們有什麼打算沒有，怎麼個改法？改了然後就可以下廠下鄉。

（這時有的同學提出不要整風小組時）戚本禹同志說：你們「東方紅」核心小組自己決定，我預祝大家整風能夠成功！⁴

戚本禹、謝富治接見《北京日報》社群眾的講話 （1967.3.9.）

戚本禹講話

同志們！我代表謝富治副總理和我自己向大家問好！（鼓掌）《北京日報》的問題，爭論很久了。同志們寄了很多材料，我們都看了。謝

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副總理看了材料，剛才開了個小會，聽了你們雙方的意見，有兩個問題，現在一個問題是《北京日報》革命的問題，一個是出報的問題，兩個大問題。

革命問題呢？聽了大家意見後，我們覺得，大家意見當中有這麼幾個意見是正確的，我們支持。一個是，雙方都提出要整風，有整風的要求，現在已經在整風，是不是這樣？（答：是！）那麼我們支持這個整風的意見。因為現在要解決《北京日報》的問題，首先，要把《北京日報》的隊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沒有這個武器《北京日報》是辦不好的，也辦不下去的，所以我們支援這個意見，就是要整風。要有這麼一段時間，報社全體革命同志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中央的文件。學習魯迅兵團向何處去的那篇文章，坐下來整風，互相聽取意見，爭論的雙方，整風的時候，可以參加對方的開會，對方的會議，來聽取對方的意見，要有團結的願望，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在原則的基礎上，毛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達到團結，達到新團結。這個情況過去《北京日報》是不正常的，一部分人叫另一方：一小撮，這方叫那方：編輯老爺，我們覺得不正常。你們兩派之間沒有一小撮的問題，也沒有什麼老爺的問題。編輯都能叫老爺嗎？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以說是老爺，那麼一般的革命同志不能稱他是老爺。你們有一派，就是現在的辦報的這一派，就叫革命造反是吧？（插話：叫「東方紅」。）不是「東方紅」，「東方紅」是辦報那一派的。革命造反委員會是吧？說他們是編輯老爺，因為他們編輯多一些，以編輯為主，我們看不能這麼叫，因為這個編輯和工人是一個階級的，我講是革命的編輯。不是那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那些人，只要是革命的，就是我們的同志，那麼他做編輯或做工人，這是一種分工，形式分工，不能把這些編輯呀！革命，有革命的分工的，你站在崗位的不同，那麼都叫他老爺，老爺是一種剝削階級，我們叫資產階級，那個剝削階級那些管新聞的我們才叫老爺。那麼首先把另外一派叫作老爺，你們怎能團結呢？你怎麼能跟老爺團結呢？所以，我們覺得對辦報這一派，把不主張參加辦報這一派叫做老爺，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的。這是無原則的。那麼，換一句話

說，那一派人叫他們「一小撮」，什麼「懸崖勒馬」、「一小撮」，等等之類的。我剛才看到一些宣傳品，也不是正常，也不很正常，儘管他們有這樣的缺點或那樣的錯誤，但是呢？作為革命同志，應該說明他們改正錯誤，用毛澤東思想來給他講道理，擺事實講道理說服他們改正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統而言之，就把他叫一小撮或一小撮為代表，什麼，什麼的，這樣也是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用這樣一種話，那可以爭得面紅耳赤，那麼好幾個月也爭不出個結果來，因為大家都沒有團結願望，矛盾很大，那怎麼能團結呢？所以，我們覺得在整風期間，就得有團結的願望，有了團結的願望，才能很好地根據主席思想，根據主席告訴我們的原則來解決報社，解決革命同志間的內部分歧問題。謝富治同志看了一些材料，看了你們兩派爭論的材料，他從你們兩派爭論的材料中得出一個結論來，他看的並不多，但是，能得出一個結論來，說你們兩派呀，那一派也離不開那一派，什麼道理呢？好像那一派工人多，這派編輯多，他說（指謝副總理）辦報我沒辦過報。但是他總覺得辦報的問題，編輯總得和工人結合吧！你如果兩派分裂，以工人為主的這一方和以編輯為主的一方，兩派搞分裂，我看這個不好，就不好辦了，是吧？就辦不下去了。他看了你們的材料以後，得出這麼個結論來，我聽了以後就笑了，我認為：謝副總理沒有辦過報，但是他很懂得怎樣辦好報。你們說是不是啊？（答：是！）你們兩派哪一派也少不了哪一派，這個編輯和工人都是一個階級，都是工人階級，無產階級，代表著無產階級。壞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是一小撮壞人，那是另一個階級。那麼做為我們革命同志來說，作為一個編輯跟工人階級是一個階級，不要製造分裂，不要在一個階級裡製造分裂，因為工人跟編輯在職業上的分工，很容易造成分裂，我們的同志應該慢慢地使編輯同志和工人同志很好地合作，很好地結合，而不應該在當中搞分裂。你們這兩派不能夠很好地團結起來，那麼這個報紙是辦不下去的，大家知道，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馬上不久就要成立，新的權力機構，那麼你這個作為新的權力機構的機關得有個機關報，如果你們這個兩派工人，兩派同志，一個以工人為主的組織，一

個以編輯為主的組織，不能很好團結起來，那以你們能夠辦好報紙嗎？怎麼能夠辦好代表北京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說話呢？如果到那個時候你們還爭執不休，問題解決不了，那就沒有辦法了，那麼我們只好另外辦個報紙了，另外找個青年報或前進報啊，反正另外找地方了，這是一個問題，考慮過這個問題的。所以你們提的這個意見很好。

首先你們兩派，聽說你們四十多個組織是吧？談談笑話吧！比春秋戰國東周列國還多，總是兩派，希望兩派不管有多少個組織，開展整風，要「公」字當頭，不要「私」字當頭，不要搞小團體主義，不要搞風頭主義，而要搞統統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旗幟下團結起來，這是我們支持你們的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意見呢，你們今天講到聯合，大家都講到聯合，兩派都講到聯合，聽說你們最近這幾天休戰了，是不是啊？最近這幾天休戰吧，這不在於休戰，而在於你們政治思想啊！解決了，在原則問題得到統一的認識，真正搞聯合，這個聯合首先有共同思想基礎，一個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原則，那麼如果不能在原則上統一起來的話，那麼你這個停戰，它也停不下去的，你們剛才不是說停戰了嗎？可以停下來。今天我聽到你們兩派代表講話，那個戰鬥氣氛還相當濃厚，所以那個停戰我是贊成的，謝副總理說了，他贊成你們的作法。因為我們看了你們過去的材料，整天兩派在那裡哇喇哇喇吵得不可開交，並不解決問題，所以停下來，學習學習文件，整風，經過整風思想取得一致，這樣搞聯合，這個辦法好一些。所以今天謝副總理支持、贊成這種作法，沒有革命大聯合，光是兩大派這不行的，當然我們講了，矛盾是永遠存在的，《北京日報》聯合以後，還會有矛盾，將來還會有些人，要代表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個社會勢力的，還會有新的代表人物的，《北京日報》還會有的，當時，你不能老是這麼兩派，這樣下去的話，那辦不下去的。聯合以後還會有新的矛盾，但是首先要有這個聯合，因為你們這兩派的絕大多數的同志都是內部矛盾，不聯合起來，什麼工作也作不下去，你們現在已經經過一番試驗了嘛！是吧！就是沒大聯合的，沒有聯合，你們做了試驗了嘛！做了試驗以後，你們的報紙都賣不出去嘛！印了報紙以

後，下了班以後，你們自己拿出去賣嘛！就這麼個局面嘛，這麼個局面能不能擔任起這個任務，那不能擔負嘛！是不是，過去《北京日報》發行量多少？（答：二十萬。）是吧？你不能馬上發二十萬吧！你能發十萬份吧，我看你們怎麼賣法，你們一派就有一百多人，有的八十多人，一派才一百五十多人，不管多少人，你編了報，完了又賣不出去，恐怕這是個大問題，所以不聯合起來，報紙是不能辦的，而且不聯合起來，革命也不能搞，你們首先內部分成兩大派，互相之間對立的很厲害，有些地方要把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存在這種情緒，革命怎麼搞下去，我們支持這個聯合的意見，這是符合主席思想，毛主席不斷地發出指示，搞大聯合，上次你們看的《貴州日報》先登的，《北京日報》、《人民日報》轉載的那篇貴州省工廠呀！由全廠搞聯合不起來，車間先搞聯合，聯合後，你上邊不聯合，他底下就不聽，工人就自己搞聯合，中央很贊成這個做法，後來就在全國廣播了。我看你們《北京日報》也應該是這樣幹，《北京日報》不是也有幾個部嗎？現在改叫什麼名字不知道了，如果你們兩大派搞不到一起的話，底下還有群眾，底下各個小單位的群眾要搞聯合，如果上邊不聯合，下邊群眾聯合，上邊就不行了，你們一個單位一個部，可以自己搞聯合，在整風的基礎上搞聯合，這是第二個意見。

第三個意見，今天也談到了，就是要搞鬥批改，因為你們兩派都反映了你們鬥批改並沒有很好進行。謝富治同志分析一下，你們最積極的是打內戰，其次是搞反動路線，就是新調來那些同志。新調來那些人是執行了一段反動路線，這個大家也是已經想得到的。鬥黑幫、鬥右派呢！就是范瑾那些人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說這個事情已經很久沒有搞了，情況不知是不是這樣呀？謝富治同志分析的，你們是最積極打內戰，其次是搞反動路線，那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沒有很好地批判。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它的主要矛頭，主要的運動鋒芒是搞什麼的，就是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這個任務，《北京日報》革命群眾還沒很好地完成這個歷史使命，是不是這樣的，同志們？（答：是！）是這樣的！所以今

天這兩派都提出這個問題，我們也支持這個意見，要鬥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還要批判那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你們《北京日報》的不僅僅是《北京日報》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嘛！《北京日報》所承擔的任務，不能單單是這個嘛，鄧拓的問題，彭真的問題，都跟你們《北京日報》有關的嘛！我第一次到《北京日報》看大字報的時候，那時候勁頭兒還挺大，好像現在大字報也沒了，人們很少談論這些問題了，其實這裡邊我們並沒有很好的完成。

謝副總理剛才提到這個問題，問你們鬥得怎麼樣，現在有這麼大批呀！就黑幫呀！靠邊站！也沒有鬥，那裡邊也還弄不清楚是不是右派呀？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沒定下來，凡是定下來定不下來的，都給歸在一起，這就是個問題嘛！究竟哪些是，那些不是也還沒有弄清楚，這就是鬥爭任務沒有很好的完成嘛！聽說是靠邊站了黑幫鬥了，說有幾十人？（答：有五十五人。）是不是有這麼多呀，我跟謝副總理都懷疑是不是有這麼多啊？因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十六條指出只是一小撮。不是那麼多的，只是一小撮，一點點的。你們《北京日報》可能多一些，多一些也沒有幾十個。我們有這個懷疑，要求同志們注意一點，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方針，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與劉鄧路線方針有個區別之一，就是劉、鄧路線他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他派工作隊到了一個地方就不管你是什麼當權派，凡是當權派就得靠邊站，這個最典型，我們在石鋼看到牆壁上掛著一個大本子，我們好奇，拿來看了一下，一看很大的字寫著：「當權派名冊」，當時我翻了一下，這個就是支部書記，那個就是小組長，這個鬥了幾次，那個準備什麼時候鬥，就把當權派都要鬥，小組長都是當權派，我們大吃一驚，居然有這樣事情，回來以後，我們文化革命小組就研究了這個問題，寫了《紅旗》十二期社論，就是說對當權派要有個階級分析，說我們大多數當權派是無產階級當權派，只有那麼一小撮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能把當權派都靠邊站，中層以上的幹部都靠邊站，甚至於把那些小組長都當成當權派，都要靠邊站，那是劉、鄧路線的產物，他們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不是還有一個人說過嘛，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

外都可以懷疑，都可以燒，這個你們都很清楚誰說的，那麼這些，不是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路線是搞一小撮，就那麼一小撮。因為他們人數不是很多的，他們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包圍之中，就那麼一小撮，如果你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混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起，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不是很高興嗎？你看，他就很高興嘛！你看我還有這麼多人呢，他沒有那麼多人就是一小撮。說這個問題，一小撮有多少，是不是有這麼多？是不是有五十多，會議研究一下整風聯合的基礎上，搞大聯合以後，會用上他們的，我們聽說這裡的新調來的一些同志，新調到《北京日報》的一些同志啊，也都靠邊站，是十幾個人，有兩個有問題調回去了，只有一個人參加了造反委員會，還有十五個人還在靠邊站，我問一下這裡面究竟有哪些人是劉鄧路線的或是彭羅陸楊的人，同志們也答不出來。

我和謝副總理有這麼一種感覺，我們覺得這些同志，如果沒有錯誤，不是在過去原工作單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僅僅是到你們報社犯了一些錯誤，執行了反動路線，那麼對這些同志，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動不動就靠邊站。又無論如何，這些同志要比報社一些長期受市委錯誤影響的，受他們錯誤路線影響的，走資本主義道路錯誤路線影響的那些當權派，總比他們好一些嘛。我這不是說那些受錯誤影響的《北京日報》社中層幹部就不能革命，還允許他們革命，擺脫影響，劃清界限，那同樣是可以革命的，那麼這些同志，總比他們要好一些嘛，為什麼不叫革命，叫靠邊站？所以，我和謝副總理請他們來，來了沒有？（答：來了。）哪些同志呀？我看你們也該挺起腰杆來，跟這裡的革命同志一起鬧革命嘛！黨給你們很光榮的任務嘛，派你們來的嘛。當然你們應該檢查啦，你們很多人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執行劉鄧路線。這也不能完全怪你們，當然你們應該作自我檢查，那麼檢查以後就跟同志們一起戰鬥，一起革命嘛，不要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不敢說話，不敢工作，要繼續挺起腰杆同他們一起鬧革命。那麼，對於他們當中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改的那種人和為首的，要批判，你們這個任務，也沒很好完成，說是沒批判幾天就給揪跑了，是

不是這樣，揪走了嗎？一個什麼領導人？（答：吳象。）噢，翟向東，哪個錯誤多？（答：翟向東。）給揪走了吧？如果揪走了，如果沒有很好批判，恐怕還要批判，而且你們要接火，同報社一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接火，要把他們的問題跟整個彭、羅、陸、楊的問題，跟整個劉鄧路線的問題聯繫起來進行批判，進行鬥批改，如果孤立地講他們的問題，那麼鬥批改就不能搞深入，這個鬥批改的問題，經過大聯合後，會很好安排的。我們要有計劃地很好進行。這是第三個意見。

第四個意見，你們今天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三結合」，今天八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紅旗》第五期社論，全面地闡述了毛主席的關於「三結合」的思想。你們這裡經過整風，經過大聯合，首先落實到「三結合」這個問題。要搞「三結合」，你們這裡新派來的，過去的當權派已站起來的、比較好的、革命的可以結合。我記得你們這裡有一批同志很早就給中央寫信，揭發《北京日報》的問題。這些同志就可以結合進來，還有革命群眾這是主體，革命的編輯，革命的記者，革命的工人，要跟他們結合，他們派出代表來結合，搞個領導班子。

更重要的，我們特別強調，在一切「三結合」的地方要有軍代表（民兵代表），軍民作為一個重要方面結合在一起，這樣的結合，才叫革命的「三結合」，革命的領導班子。首先是革命群眾，革命的領導幹部，還有軍代表（民兵代表）組成領導班子，沒有這樣一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什麼事情都做不成，生產搞不成，革命搞不成。經過整風，在整風的基礎上，在整風的過程中，把原則問題弄清楚，是非分清楚，你們打了很久內戰了，積累了很多是非，有很多原則問題，有些是很大的原則問題。這些問題要搞清楚，錯了的承認，錯了的就檢查嘛！不然怎麼能整好風呢！在這個基礎上，搞大聯合，搞「三結合」。搞鬥批改。要聽取人家意見嘛，不要老虎屁股不能摸嘛，這是我們對報社革命問題的意見，這四個意見都是同志們來信和今天會上提出來的，我們支持這四個意見，建議大家很好考慮這些意見。把報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這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主要問題，大家很關心的問題，即《北京日報》怎麼出？怎麼辦？我們剛才和謝富治同志開了個小會，商量了一下，還有周景芳同志（鼓掌）他是謝副總理和我從學部調來的。他是一個很老的幹部，抗日戰爭時期的老幹部，是左派。他在籌備革命委員會，我們三個人商量了一下，我們覺得根據中央革命的「三結合」的精神，首先我們決定《北京日報》要派軍代表，實行軍事接管。（眾：熱烈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軍代表大概在十二日之前派來（鼓掌，歡呼毛主席萬歲！）軍代表來了以後，駐報社的工人、學生都要退出報社（鼓掌），什麼道理呢？不是說我們不歡迎這些工人、學生，我們歡迎他們的（鼓掌）。原因是這樣的，北京市原來那個「奪權委員會」（接管北京市的那個奪權委員會）它的奪權還沒有經過中央批准，它不是經過革命「三結合」形式出現的，所以我們根據中央精神，現在正在籌備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原來這個奪權，不是在大聯合的基礎上，經過多方面協商、經過革命「三結合」而產生的，《北京日報》也是這個情況，現在有的組織參加了，有的組織沒參加，所以嚴格地說，這個接管是未經中央承認的。當然我是贊成對他們的工作要「一分為二」，有它成績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這個奪權以後，有很多錯誤，也做出了成績，這些問題應該怎樣總結？你們在整風中要自己解決。但是軍代表來了以後，這些工人的組織和學生組織撤出去，撤出以後，是不是不辦報呢？還是像過去那樣辦呢？不應該像過去那樣辦了。他們撤出以後，你們就應該和革命群眾相結合了，今後你們應和革命同志相結合，應該依靠群眾，聽取群眾意見，走群眾路線來辦報。我們還要請工人、學生、紅代會，請工人聯合會的做你們的顧問，請農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做你們的顧問，請學部的，中央有關各部的，還有北京市的各個革命組織來給你們做顧問。辦報要走群眾路線，要真正代表北京市的廣大革命群眾，必須跟他們結合，而且要和群眾結合得更好，更廣泛。

軍管以後，軍代表來以前，報紙辦不辦？有的說停，有的說辦，各有各的理由，如機器維修，我看在軍代表來以前辦不辦，還是你們大家來商量。這個問題不要看得那麼嚴重，好像辦不下去就是我這派勝利，

不辦下去的話，就是你這派勝利。不要用宗派的立場來考慮問題，而是考慮是停下好呢？還是辦好？各有各的好處的，如北京還有一些消息要報導，中央的社論要出，每個省都要發電訊的，但是北京也有中央報紙。你們可以權衡一下，還有兩天功夫是不是辦？如果那一派堅持要辦，我看編輯這一派可以做一些讓步，而且協助他們辦好報，搞一個臨時班子，如果你們一致不辦，那就不辦，我和謝副總理沒有成熟意見，我們承認你們的現狀，已經出了，怎麼辦，出的不好有錯誤，怎樣解決，你們大家研究一下，兩邊各出代表，要解決出報問題。

軍代表來了以後，還是要辦報，如果能辦還是辦下去，為什麼呢？軍代表來了以後，為北京市的革命委員會做籌備工作，作輿論準備，有很多工人代表大會，農民代表大會的報導，還有些群眾擁護的需要報導，講他的必要性，為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鳴鑼開道。鳴鑼開道的事，不需要辦報也行，有一個報紙也好，你們研究，謝副總理傾向於有這麼一個東西好，哪怕出不了兩張，出一張，半版，因為有一些東西要報導，怎樣做好，軍代表來了以後，具體商量。軍代表來了以後繼續出版需要有一個聲明，從什麼時候開始軍代表接管報紙，和左派一起辦這個報紙，報紙是幹什麼的，為革命委員會促進全市大聯合作準備，總要把旗幟打出去也需要東西。兩派預先作些準備，把米麵準備好，他來了加把火就可以吃了，來了以後準備就難辦了。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第二天就要發通令，把《北京日報》以機關報出現，當然，這要看你們聯合得怎麼樣了，如果兩派還團結不起來，那就要想別的辦法。是呀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如果你們還是兩大派，工人和編輯不能合作，那怎麼辦呢？就只好請紅衛兵想辦法，我們還是有力量。我相信你們通過整風還是可以聯合的。是不是這樣呀？（答：是！）作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機關報，那麼還是要發宣言的，綱領性的東西，搞點文件哪。向《文匯報》學習嘛！聽說你們有雄心壯志超過《文匯報》，我看還是先向《文匯報》學習，我們學習《文匯報》的革命精神嘛！《文匯報》在文化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嘛！你們都好好看看，他們是怎樣代表無產階級革命左派說話的，是符合毛主席

對《晉綏日報》的講話的，旗幟鮮明。出報問題我們大體上就是這些意見，先搞整風，搞大聯合，再搞「三結合」，然後準備出報，你們對幹部要進行審查，哪些幹部做這些工作？哪些幹部做哪些工作？隊伍怎麼組織？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革命、生產怎麼抓？很多的工作要抓。我們的意見，大體就是這樣幾個意見，意見不一定都對，有錯誤可以批評，可以討論，可以做出自己決定，只是我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沒有很好研究，也沒有向中央文革向中央做請示，我們來了以後臨時商量，當然總的原則今天下午和伯達、康生同志他們兩人講過的，有些意見商量了一下，供同志們討論你們的革命和出報問題參考。

謝富治講話

同志們，我完全同意剛才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我們兩個人商量了一下，由一個年輕人講，他也比我講的好。我沒什麼話可講了，我們下邊還要開一個會，還在那裡等著呢，十二點開會，現在已經超過了。

我想報紙這個工作，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它需要起著重要的作用，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不僅是報社的革命派，都是很重視這個武器，無產階級革命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重視它，資產階級他也是抓這個東西。我看這點同志們都是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北京的革命，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很快就要實現了，所以無產階級革命派需要充分運用這個武器。運用這個武器，首先是宣傳我們偉大領袖毛澤東思想，宣傳我們偉大領袖所代表的革命路線，宣傳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所制定的一切革命路線。

人民的軍隊來支持這場革命，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舊的北京市委和報社一小撮人，他是搞資產階級那一套，搞修正主義那一套，不宣傳毛主席思想、不宣傳革命。這次偉大的運動，就是要革他們的命，包括奪他們的權，這個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我們取得了很偉大勝利，又一個勝利，但是，還有相當的任務沒有完成。剛才戚本

禹同志談到你們《北京日報》，一方面有要革命的任務，一方面還要繼續辦報。既然舊北京市委那一小撮人，他們不宣傳毛澤東思想，不宣傳革命，搞資產階級那一套，過去報紙就是這樣。《北京日報》從現在起，這個報紙的所有革命幹部、革命職工，首都的報紙應該是最聽毛主席的話，從思想上、從政治上到組織上，到各方面最聽毛主席的話，最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最忠於宣傳毛澤東思想，你們都是革命派，跟毛主席思想要跟到底，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各個方面能夠最聽毛主席的話，最能夠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最能夠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思想來辦事，最能夠按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辦事，這是來考驗那派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幾個月了，北京九個月。剛才戚本禹同志談的這些問題，支持革命同志的意見，也是經過一些同志的商量，但是最根本的還是反映毛主席最近一個時期對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指示，要把這項革命堅決地進行到底嘛！要繼續地批判，要採取正確的方法來批判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從思想上批判，挖他的思想。要整風，革命派要整風，這是我們偉大領袖的號召，因為我們搞了八、九個月的運動，需要提高嘛，工作上，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多方面要提高。看聽不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號召我們要提高嘛！要挖去私字，要整風。毛主席號召我們大聯合，要革命的大聯合，這是毛主席的號召，你們聽不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號召我們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這是毛主席的號召，中央文革小組的號召，你們聽不聽。

要搞大聯合嘛！團結嘛！那麼這就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我們聽不聽毛主席的話。我說這個北京市那一小撮，他們就是不聽毛主席的話，就是反對毛主席的。這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要打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一個根本問題，革命還是不革命，聽不聽毛主席的話，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嘛！一句話，就是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嘛！就是反對毛主席嘛！所以我們要革他們的命嘛！奪他們的權嘛！我們現在要辦一個《北京日報》，我們要辦一張最聽毛主席話的報紙。他每天的報紙，每一個人的思想，

每一個人的本質，每一個人的作風，每一個人的一切，他的報紙上的反映，他的報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主要是他的報紙是反映毛澤東思想，是最聽毛主席話的，那麼是不是從現在起，剛才戚本禹同志講了好幾個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從大方向來講，都是毛主席號召的，可是每一個具體事情，每一個具體作法，那麼我們這些可講錯好多話，很多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但是大方向，要繼續批判一小撮資產階級當權派呀，要繼續跟他們鬥爭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呀要整風嘛！要去掉「私」字呀，要搞大聯合呀，革命大聯合呀，革命大團結呀，要搞革命的「三結合」呀，要把報紙辦成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報紙呀，這些東西都是毛主席號召我們的，同志們，我們這些人過去就是沒有，就拿我個人來講，每一件事情沒有好好聽毛主席的話，沒有按毛主席指示辦事，主觀上是這樣子的，客觀上就要違背毛主席指示，所以就犯錯誤。我們要每一件事情，每一個問題，都聽毛主席的話，都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辦事，那麼我們的事情總是可以辦得好的。我們的報紙可以辦得好的，我看相信同志們，經過這大半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經過這樣、那樣反復的各方面的鬥爭，我們現在總結經驗。要提高！總結經驗，要提高到毛主席的思想水準，這樣我們肯定按照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按照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按照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又進行共同的對敵人的鬥爭，從現在起，每一個人都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我們相信剛才戚本禹同志所提出來的，經過一個過渡，中間實行軍事上的管制，那個接管還是要搞革命的，還生產，將來慢慢還是要搞「三結合」的，依靠我們多數同志慢慢來，一定會把這個報紙辦好的，按照毛澤東思想辦好的，剛才主要是戚本禹同志講的。我來了，不能不講話的，我就隨便講兩句。這是按照科室按照工廠各個部門呀，怎樣聯合。大體是按照貴陽的經驗那個辦法搞聯合，三四十個攤攤，今後不要管他了！（鼓掌）一個車間、一個部、一個工廠，都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都在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原則的基礎上，都在共同對敵的基礎上，辦好報紙的原則下，共同在北京市革命路線，主要是在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下，這樣來搞聯合，不是像這樣許多小山頭，那個

東西聯合是很困難的（有一句話聽不清）我們支援你們那種聯合，好不好，我的話完了。（群眾呼口號）⁵

中央首長第一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 （1967.3.13.）

【地點：政協禮堂，接見者：關鋒、戚本禹。】

王相喜：（敘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後的見聞）

戚本禹：你們誰見過劉賢權？

張金萊、王濱友：談判的最後一次他們推出了劉賢權。

（王相喜述說「孤兒事件」「民和事件」……）

馮國良：敘述「六·三社論」「民和」「孤兒」「胡天申」……

戚本禹：「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關鋒：《新青海日報》刊登過。

張金萊：名字是「風展紅旗過大關」。

王相喜：……

戚本禹：「八·一八」把矛頭對準誰？

馮國良：王昭、韓洪賓、午人、韓明……

王相喜：……楊守禮。

戚本禹：楊是「八·一八」開除的？

王相喜：對。（詳細敘述「二·三」有關情況）

戚本禹：（對關鋒）捍衛隊都說不是事實。

王相喜：二月十四軍區要接管報社……抓《青海日報》的歪理……

戚本禹：我們見了。

⁵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王相喜：……我罵捍衛隊，有人硬講我罵解放軍……我喊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他們不允許我喊，說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來以後我才知道是公安廳（戚點頭）……（又邊聽邊點頭）他們說我是冒牌三司我讀了全稱，他們說他哪裡是三司的？（戚、關付之一笑）……群眾說，人家外地紅衛兵來西寧革命，有缺點也不能把人家打成這樣。……

戚本禹：群眾？

王相喜：……那個醫院幫助我。

戚本禹：哪個醫院同情你們？

王相喜：……二月二十三日……我的衣服被搶了，我現在的衣服都是別人的，……我喊「殺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他們說我囂張……那天十分冷，下雪，……兩個無辜群眾被抓，他們脫了皮大衣鋪在地上叫我躺……（戚本禹插問：哪裡的？）……（戚本禹：二月二十四你已經不在報社了？）我還沒講完。……南灘監獄抓了八千多人……（關鋒：八千多？）大院都滿了……我可以保證「八·一八」沒槍也沒開槍……（關鋒：你在報社嗎？）我們四十多個同學都在裡面，我可以作證……「火車頭」……咱們同學起先以為朝天放槍後來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個，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本禹：為什麼上？）因為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要保衛報社……我們的劉鳳池也被打傷。

張金萊：（對關鋒）劉鳳池你認得吧？（關點頭）當時你接見我們了，（關又點頭）（關對戚：廣播學院的）

王相喜：……他們講這是林總來電……（戚本禹：付之冷笑）

張金萊：您看。（送上一份）

關鋒：你們還有什麼傳單沒有？

王相喜：……

王濱友：××同志已經表了態？！

王相喜：把鞏恩環同志定為「反革命」，鞏最先為「六·三」社論平反。

馮國良：……章科倫、鞏恩環等同學說明組織了「八·一八」……

王相喜：……林總的……

王相喜：貧下中農紅衛軍。

王濱友：他們中有地富反壞……

張金萊：我們調查過有材料。

王相喜：……監獄的生活是很苦的，……一個老頭講：你到北京告訴毛主席（戚本禹：那個老頭是誰？）……夜間兩碗稀飯……許多同學堅持不了……（我們在牢房裡，那晚上軍隊去的特別多，傳說白色恐怖加深了，獄裡燈一會兒滅了一會兒亮了……我們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訴毛主席）清華許寶生和我校的一個帶了八天手拷，還帶背拷……他們講，你們不是坐牢，是集中審查……

戚本禹：「八·一八」有機槍是怎麼回事？！

王相喜：純屬軍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於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們自己的。

戚本禹：「八·一八」在報社內打死不同意他們的人是怎麼回事？

群眾：（氣憤不已，都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王相喜：……「火車頭」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傷以後呻吟，「火車頭」拿小錘一錘一個打死了……

戚本禹：你們哪個在報社內？

張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點還在報社，根本就沒看見死人。

群眾：我們都在現場。

戚本禹：有沒有把解放軍從牆裡扔出去？

群眾：……

關鋒：當時你們提引《紅旗》的文章是不合適的……

張金萊：我們誠懇地接受您的批評，《首都紅衛兵》西寧分刊不應當把矛盾公開化。

（送交四份分刊）

戚本禹：（翻閱）戰士來信是真的嗎？

王相喜、金：沒錯，我們有許多。張凱民被逮捕了。

王相喜：一個股科長……

馮國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腫了。

戚本禹：他沒有搞婦女？！（就是那個……——對關鋒）

王相喜：……

王振宇：軍區還放出風……

戚本禹：（拿出一迭估計是反面的材料提問題）報社有電臺？（答：原來就有）報社有迫擊炮、機關槍？（答：造謠？）報社內「八·一八」混進了壞人沒有？（答：當時嚴格地審查過）

王相喜：抓我們人的時候，捍衛隊有人背槍，我們同學親眼見，這一點他們逃避不掉。

王振宇：……

關鋒：你們知道劉賢權這個同志怎樣？

群眾：……

關鋒：大街上已貼了罷劉的官？

戚本禹：你們認為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王相喜、群眾：我們認為他是好人，劉在三幹會上揭王昭最厲害。

王相喜：二十三日軍區內還開會，據瞭解開槍問題還不能一致。

戚本禹：（問那裡的組織）

關鋒：「革命派內部打內戰」口號是錯誤的。

戚本禹：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

金美雲：「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關係。（詳談）（關重視）

戚本禹：你講的「二·二三」事件與王昭有關係根據是什麼？

金美雲：王先贊講的。（他是公安廳工作人員）

戚本禹：王從哪裡來的話。

關鋒：王先贊講的。

（李、孔、胡、陳代海進來）

陳代海：（詳述「二·二三」事件）

（關、戚異常重視）

戚本禹：誰先開的槍？

陳代海：軍區先開的。

戚本禹：報社有沒有槍？

陳代海：沒有。

戚本禹：沒有迫擊炮？（沒有！）沒有機關槍？（沒有！）沒有手榴彈！（沒有！）

陳代海：我們五個人，三個沒舉起手來，當場被打死（工人詳談）

戚本禹：程××不在青海嗎？

陳代海：……

關鋒：《青海日報》社中有沒有這回事，報社內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燒死，有沒有？

陳代海：沒有。

戚本禹：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

陳代海：沒有！我廠捍衛隊還講：「江青同志兩次到西寧。」

戚本禹：關鋒同志提的問題你能確切回答。

陳代海：沒有，他們揚言叫我們去看屍體，至今未帶去。

戚本禹：你們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個觀點（一回事）。你們打了人家沒有？

關鋒：進來報社的有無年紀大的流氓？

戚本禹：壞人。

陳代海：我們廠的沒有。（陳曾下廠勞動）

馮國良：他們現在在北京還抓人。

戚本禹：（十分氣憤）北京不許抓，中央有通告。

張金萊：他們是祕密抓人。

戚本禹：（對金萊做手勢，示意保護起來）

關鋒：最後我說兩句，我們各種各樣的意見都要聽，作調查研究，不能發表任何意見，不能回答任何問題，這一點同學們是理解的。我們絕對相信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三次強調）相信他們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堅持，真理可

以戰勝一切，我們相信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能在複雜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著重講一點。今天在這兒談，同學們回去以後不要講青海的問題，我們相信革命的同志會遵守革命的紀律。我們會想一想對哪個階級有利。

戚本禹：不要印傳單，你們也可以聽聽反面意見。

戚本禹：你們的要求我們轉告伯達同志。

關鋒：我們回去研究。⁶

戚本禹接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代表講話 (1967.3.16.)

我有個感覺，我們應當讓潘復生同志掛帥。他是省委書記中較好的。

十一中全會，我們在一個小組。他堅定支持左派，當時為左派說話的沒有幾個。像曹荻秋對左派就怕得要命，發牢騷。而潘復生同志與劉鄧路線鬥爭比較堅決。潘復生這樣的人不能當班長，不能掛帥，其他省怎麼辦？汪家道也有較多的鬥爭經驗，可以作副班長嘛。看幹部不要看他幹什麼的，要看他代表哪個階級，代表什麼路線。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幹部就一視同仁嘛！革命委員會是集體領導，潘復生的意見正確就按照他的幹。不能認為當班長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員就是阿斗，那麼群眾就更是阿斗了，這種說法不正確。當班長是為人民服務的。誰來當班長誰來彈鋼琴呢？必須是有領導經驗的。

讓潘復生來作班長，他是中央候補委員嘛！你們可以提議給中央，然後作個決定。論權威，你們在群眾組織中是有威信的，但從全面看來，特別是在幹部和軍隊中，你們的威信不如潘復生、汪家道的。他們要向你們學習，但是你們要向他們學習的恐怕就更多些了。⁷

⁶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三）》，一九六七年四月。

⁷ 《中央首長講話》（三），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一九六七年四月。

戚本禹接見青海代表時的講話（1967.3.25.）

【地點：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外地紅衛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出席。】

（因記錄不完整，又來不及核對，有些不是原話，但意思基本不錯。）

戚本禹：今天給大家說一下，昨天你們提出來要回青海，給總理提出來了，總理同意。

（來了多少？……）你們有些同志身體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們組織商量一下，自願的原則，有沒有不回的？

群眾：沒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學：有的表現不好的，他們炮打中央文革的，不應回去。（鼓掌）但一般寫了檢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麼炮打中央文革？是誰？

同學：××大學的。……

戚本禹：過去打，現在不打，就可以允許他改嘛！觸及靈魂嘛！

群眾：那不能夠。

戚本禹：幾個？

群眾：三個，還有××學院二個。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錯誤，現在表現怎麼樣？如果表現好，與群眾站在一起，允許他們革命，大家討論一下，至於其他同志寫點什麼，可不算數，可要回來燒掉，你們找劉賢權說一下。因為他們假借林彪同志的名義，是受蒙蔽的，燒掉算了，因為他們弄不清楚，允許他們改錯。

同學：有的人……

戚本禹：聽說有一個人，××大學的，他說開了槍……包括他在內，允

許改正錯誤，可以原諒，當然不能向他們學習。怎樣？

群眾：討論一下。

同學：有一個××學院的學生，把責任全推給別人。……他們不配再回青海。

戚本禹：大家討論，要允許他們改正錯誤。

同學：在青海我們認為是反革命暴亂，我們應該有毛澤東思想，如××大學的××等……他們發表文章攻擊三司。還有××學院的×××、×××，哭哭啼啼，他們為保自己，說電臺是誰搞來的……進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們回青海。

戚本禹：你們要有點分析態度，說是反革命暴亂，誰又是叛徒了，這不好。「檢查」都寫了吧！×××寫了吧？

××：沒寫，我說的是×××寫了，他是看了林總電報才寫的，……我說一種人……

戚本禹：這種人是否要他檢查一下？

群眾：不同意他們回去。

戚本禹：要你們討論。這種人與趙永夫是有區別的。

青海「八·一八」紅衛兵：對這種人我們不歡迎他，我們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寧。

戚本禹：不願回不要勉強，自願原則，可報名，名單給我看一下。你們回來有沒有要回家休息的？

群眾：沒有。

戚本禹：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兩天學習。什麼時候走？

群眾：越快越好。

戚本禹：你們要學習。我來決定，放假一天，學習兩天。你們是否回過家？

群眾：沒有。

戚本禹：還是回家，就二十八號出發。

（有人遞條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號沒車。）

戚本禹：可不寫條子，沒有造反精神，說一下就行，是不是因為被鎮壓

過。你們要養成一個習慣，不管是誰，誰說錯了話，當面要提出來。我喜歡有造反勁頭的人。

你們要回去這問題，提到伯達、康老、總理，討論很久才決定。

你們沒有透露消息吧！我有點懷疑。

群眾：沒有。

戚本禹：因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貼出佈告。……沒參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學，可選出十人去青海，由紅代會負責，不是每個到過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軍工同學：選出十個是北京的，其他……我們哈軍工是……

戚本禹：那由哈爾濱決定。如需要可由劉賢權寫信給哈爾濱，我這裡不能決定。

你們是作為北京紅代會派到青海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因為沒有三司了，應作為紅代會派去的，中學的跟中學紅代會掛鉤；大學跟大學紅代會掛鉤，要有聯繫。

青海「八·一八」紅衛兵：要求與劉賢權座談一次。……

戚本禹：因為他馬上坐飛機回去，不能……你們可回青海，……

（北京七中一同學提到荊起）

戚本禹：荊起是不是聯動？

××：不是聯動也不是西糾。……

戚本禹：是也不要緊……

戚本禹：陳逸來了嗎？

陳逸：來了。

戚本禹：還在《青海日報》工作？你的文章寫的不錯嘛！文章寫的好嗎！要努力辦好《青海日報》。要永遠跟著毛主席走，如果跟劉鄧走，腦袋早就沒了。

陳逸：（表態）

戚本禹：程光遠來了嗎？

群眾：被抓起來了。

戚本禹：不要緊，很快會放出來。他還在《青海日報》工作！

戚本禹：還有什麼問題，同志們！

××：捍衛隊、火車頭、貧下中農紅衛軍在這次反革命暴亂中充當了急先鋒，打人最殘暴。捍衛隊等是否是反革命組織？

群眾：不要這樣說。

戚本禹：他們意見對，不能隨便宣布一個反革命組織，一個多數人的組織要宣布是反革命組織要經中央批准。把昨天的決定再念一念。

秘書：（念）根據以上情況，經過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在三月二十四日作如下決定……）

戚本禹：關於你們去青海，我問伯達同志有什麼指示，他寫了三句話，我來將念給你們聽：

- （1）做青海人民的小學生；
- （2）做青海人民的勤務員；
- （3）做青海人民的好兒女。

在去青海前，你們要學些文件：

- （1）《農村調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學生。
- （2）《學習與時局》，防止驕傲自滿。
- （3）《糾正黨內錯誤思想》
- （4）《整頓黨的作風》
- （5）《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你們自己再選些文章，還有中央文件、社論等，還有清華大學搞的劉少奇反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我給你們每人發一本。還有北京市鬥爭的發展，出現許多問題，也有許多發展。

好不好，下邊討論回青海怎麼辦？採取什麼方針？應注意什麼東西？你們還可以討論，聽你們的想法，現在十點半，可以講一個小時。

你們不是都要求回去嗎，回去怎麼辦？有什麼想法？你們自

己要抓活思想，怎麼打這一仗，大家討論。

（同學們發言）

戚本禹：首先要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眾心連心，（戚本禹同志說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發現，二月二十四號毛主席就發現了問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關心也很難過林彪同志說把革命群眾打入了十八層地獄。

三月二十號毛主席有批示。我們送些材料給林彪同志，趙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會兒兩挺機關槍，一會兒三挺機關槍，互相矛盾。你們的信裡寫……在槍聲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被迫跪下時，大家跪向東方，林彪同志看著都哭了。你們的信，毛主席也看過。是他要中央文革調查的，所以首先宣傳這，不是那一個人，當然你們也有功勳，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對調查方法，對調查關鍵問題都作了具體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眾宣傳毛主席的英明偉大，他老人家親自批，林彪同志非常關心，總理親自處理，他給你們已談過兩次，他還有許多要處理的事，還要看材料，總理看的比我還仔細。青海人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要給他們宣傳，我想他們是忘不了的。你們不是想念毛主席嗎？毛主席也想念你們。是軍委命令你們（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學）回來的。

（同學們繼續發言）

戚本禹：趙永夫是罪魁禍首。

（同學們繼續發言。講到回去如何恢復「八·一八」等革命組織時，戚本禹同志插話：要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一面戰鬥，一面整風。）

戚本禹同志插話：要做小學生、勤務員、好兒子，不要認為自己很高明，就包辦代替。

（當同學發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紅衛兵，許多事情都說要「請示」外地紅衛兵時）

戚本禹：人家「請示」，是你們的光榮，還是你們的缺點？

群眾：缺點。

（同學繼續發言）

戚本禹：他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待軍隊。

（同學們繼續發言）

戚本禹：是不是大家談到這裡。

群眾：「八·一八」談點。

（有的同學提出軍隊問題如何搞的問題）

戚本禹：還是要軍隊自己搞。彭、羅、陸、楊在青海是有社會基礎的，王昭是羅瑞卿、彭真、劉瀾濤的人。

這個事件的細節還要調查，可以配合軍隊搞，如報社死人問題，你們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階級敵人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的。……有些問題，內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後期去處理，不要取得一點勝利，就打內戰，……這說明你們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不要「反託派」，內部問題要調節，首先把大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就好解決了。槍口要對準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些問題要有意識的放到後期搞。你們研究一下……我說不清，水準不高，也不好說，不願意說。王昭沒鬥倒，你們就打內戰，不要輕易戴帽子。有些問題我不願意說，要用毛澤東思想分析，不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不是宗派主義思想。

（同學繼續發言，談到抓革命促生產時，戚本禹同志說：很好。）

戚本禹：是不是到這兒。我說些不好聽的話，下次見面不要犯錯誤回來。主席說，經得起失敗考驗，經不起勝利考驗。你們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還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奪權中成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們脫離毛澤東思想軌道，用資產階級的就必然犯錯誤。列寧說，聰明人不犯大的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正。我擔心你們，當然犯錯誤也不要緊，可以總結。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用劉鄧的那一套，認為別人壓迫了你們，你們也就那樣。要做勝利準備，也要

做錯誤準備，首先要做錯誤準備。你們是不是「五一」回來？

群眾：不行，回不來。

戚本禹：不要包辦代替，要依靠青海群眾相信青海群眾。你們還有任務，回來要鬥批改，有的還要上學。

你們是特許外理的，中央給了指示，是特許，不要再特了，你們安排一下時間，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點。你們做一個月二個月打算。回來再歡迎你們一次，再聽一次彙報。

不犯錯誤的根本保障，是學習毛澤東思想，處理每件事情緊緊跟著主席思想，就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無論對軍隊、群眾、敵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澤東思想辦事。

我們不是群眾的老爺，群眾是父母，不要把群眾當成阿斗，自己是諸葛亮，是我們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錯誤。你們是群眾的小學生，是群眾的兒女。×××出來時不是給你衣服嗎，這還不是兒女。打槍時，工人掩護你們，你們要調查，寫出來。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們能講，群眾講的不如你們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講的好。青海軍區的調查員講的流利，給我講。看講的什麼，是不是毛澤東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們的實踐證明，所以對群眾不要包辦代替，要做學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眾的英雄，這是資產階級思想。俄國的民粹派認為群眾是零，自己是一，沒有一就成不了一百，一千……。對群眾要尊敬，滿腔熱情，眼睛向下，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對自己要一分為二，特別是勝利時，要用優點克服缺點，要在嚴酷中經受鍛鍊，如果把鍛鍊當成了包袱，就把鍛鍊得來的東西失掉了。……不嚴格要求自己，就向對立面轉化，要有組織性、紀律性，特別是這時，很重要。中央的決定，如果認為劉賢權不如我們，就不服從領導，如說六·三社論我們比他看出來的早。如果不服從他的領導，破壞中央決定的就會是你們。

（對革命組織「八·一八」說）要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

「八·一八」要一分為二，一邊整頓，一邊鬥爭，也不要有關門主義，搞得純了又純，是革命群眾組織嘛。

要警惕壞人挑動，特別是你們自己裡邊的壞人，敵人也會打進你們裡的，挑動你們轉移鬥爭大方向。（談到軍隊），解放軍是光榮的、偉大的。像趙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這一小撮壞人製造的，廣大駐軍、幹部、戰士沒有責任的，他們沒有責任。不要回去後，認為自己的軍隊對待你們聽了他們命令採取鎮壓措施，部隊是受了壞人挑動，這不能怪戰士，千萬不要上當。軍隊中還有壞人，會處理的。你們自己不要去揪××什麼的，因為趙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來，就去揪別人。哪些人是趙永夫一派的，都要處理。如何處置，到一定時候就會處置。要向解放軍學習。……特別是對待執行任務的十三個連，要處理好。我們共產黨人不記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們對無產階級的感情，當然他們是有責任的，他們會檢查，但你們要原諒他們，責任不在他們，解放軍很多是好的，要看到這一點。

怎樣對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辦，對他們憤怒是正義的、革命的。但由於激動就容易偏激，在處理保守派時就會發生不符合政策的情況，這要防止。對待捍衛隊、總部，大多數群眾是可以爭取教育的，不要報復，要提高他們的覺悟，爭取他們，團結他們。這是考驗你們了也要說服「八·一八」。對受欺騙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對待群眾組織……不要去考慮：馬上宣布他們是反革命組織。他們那裡邊有壞人，把壞人孤立起來。爭取進步的，團結中間的，孤立頑固的。你們只要執行正確的政策，他們就會垮臺的。他們中也有進步的，要鼓勵他們內部造反，說他們是保字型大小組織較好。要講究鬥爭方式，堅決執行軍委八條，不戴高帽子，你們回去要成為執行政策的模範。

對待敵人，堅決鬥爭。如果將來把趙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鬥，你們可以提出意見，如何鬥，是遊街？可與領導研究。

對捍衛隊的壞分子不能同群眾一樣，對他們實行專政，但要

按照法律，按照軍事管制程序，不要亂抓人、打人，除現行的當時抓外，一般的要經過公安部門審查，依法處理。

對待他們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們才能擴大隊伍。青海有可能成為文化大革命的模範，像山西那樣，因為暴露充分。有條件可以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由落後變為先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根據地。如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可能剛勝利就丟掉了。

要戒驕戒躁！！！⁸

陳伯達、戚本禹與清華革命師生代表的談話 (1967.3.26.) (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在國家計委的講話 (1967.3.26.) (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 (1967.3.27.) (存目)

⁸ 《中央首長講話》(三)，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一九六七年四月。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 (1967.3.30.)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毛主席：《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東方的大地，災難深重的祖國像巨人一樣地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經過無數次的艱苦鬥爭，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獲得了全國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風驟雨洗蕩著中國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動統治階級並不甘心死亡，他們在各個領域裡繼續進行著瘋狂的大反撲，階級鬥爭非常尖銳。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尤其複雜，充斥於文化陣地上的反動影片、戲劇、歌曲、書刊，是配合反動統治階級向革命人民進行大反撲的重要宣傳工具。一九五〇年還在北京、上海和全國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勝利了的中國人民在這種反動文化的大反撲面前，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進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還是同大肆氾濫的反動文化妥協投降？每一個革命同志都面臨著新的抉擇和考驗。

圍繞著《清宮秘史》這部反動影片，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膽派，展開了一場嚴重的鬥爭。這是解放了的中國，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一次重大的鬥爭。

毛主席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他還說過：《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

義的，澈底的賣國主義。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和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等，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說這部反動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等人卻大唱對臺戲，他們極力宣揚這部反動影片的什麼「愛國進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他們卻抬出了他們的後臺老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黑話，說：「某某同志認為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江青同志堅持真理、力排眾議，義正詞嚴地駁斥了他們這種反動的、荒謬的主張，堅持要批判這部影片。他們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個思想反動的歷史工作者，寫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這樣的文章，他們還嫌「太激烈了」，扣住不發。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文化思想戰線上一場重大的鬥爭，就這樣被他們活生生地扼殺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親自領導了文化思想戰線上批判反動電影《武訓傳》的鬥爭。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另一次重大的鬥爭，即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經給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關同志寫了一封信，嚴肅地批判了黨內的一些「大人物」壓制新生力量向資產階級開火，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並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問題。毛主席就兩個青年寫的關於《紅樓夢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這是三十多年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

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但是，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毛主席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之後，以陸定一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仍然繼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頑固地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從一九五四年到現在，十二年過去了，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還是一直沒有得到批判。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把這個問題重新提了出來。

欠帳總是要還的。解放以後一直沒有被批判的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一定要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受到革命群眾的澈底批判。對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援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一定要在運動中受到革命群眾的澈底批判。他們明目張膽地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猖狂地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必須受到澈底的清

算。革命群眾一定要把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打倒，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一部所謂歷史題材的影片，寫的是清代末年戊戌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鬥爭。它公開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反動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任意歪曲歷史事實，美化帝國主義，美化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歌頌保皇黨，污蔑革命的群眾運動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宣揚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永華影業公司攝製的。這是一家反動的電影公司，它成立以後拍攝的第一部影片《國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靈，來為垂死的蔣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宮秘史》。作者姚克，是一個堅持反革命立場的反動文人。他曾經編輯過反動的《天下》月刊，反對中國革命，積極為英、美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效勞。後來，又投靠國民黨反動派，並不斷寫點反動的、黃色的劇本。他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條小走狗。全國解放前夕，逃亡香港。這樣一個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文人寫出一部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絲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著「共產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外衣的黨中央宣傳部的部長和某幾個副部長，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對這樣一部極其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譽之為「愛國主義」的影片，積極充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這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在對待這部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問題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究竟存在著哪些重大的原則分歧呢？概括地說，有三個方面的分歧，即：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怎樣對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一、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

帝國主義同中國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帝國主義

是中國人民第一個和最兇惡的敵人。怎樣對待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對待帝國主義侵略問題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歌頌為「愛國主義」的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完全是一副極端可恥的恐帝、崇帝、親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對所謂英、美、德、俄、日、法、意、奧「八國聯軍」的帝國主義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揚恐帝思想。叫嚷什麼「中國從甲午之戰以後，財力虧損，兵力單薄，……眾寡不敵，強弱懸殊」，「外憂必不可開」。大臣許景澄被帝國主義嚇得放聲大哭。

毛主席教導我們，在帝國主義野獸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絲毫的怯懦。但是在電影的作者及其歌頌者們看來，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除了舉手投降之外，沒有別的出路。——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義，十足的亡國奴論調！

與此同時，影片又大肆宣揚崇帝、親帝思想，極力散布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公開販賣賣國主義理論。作者公然通過影片裡所安排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珍妃之口，歡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說什麼「各國一定會原諒皇上」，「我相信各國非但不會傷害皇上，還會幫助皇上恢復皇位，重振朝綱。」大臣孫家鼐也聲稱：「東西各國的使臣，也都向著皇上。」如果對照一下當時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反革命宣傳，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揚的論調同帝國主義所宣揚的論調簡直是同出一轍。例如沙皇俄國就欺騙國內人民說：它「不是在同中國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亂，鎮壓叛亂者，幫助合法的中國政府恢復正常的秩序。」列寧早在一九〇〇年寫的第一篇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國的戰爭》中，就無情地駁斥了侵略者的這種反革命論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力宣揚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愛國主義」，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貨色呢？原來他們所宣揚的「愛國主義」，就是影片裡所描寫的光緒皇帝等人那種不惜依靠帝國主義的力量來恢復和鞏固他們對人民的統治的所謂「愛國主

義」。他們在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之後，還提倡人們去學習那種為了恢復和鞏固剝削階級對人民的統治，而不惜當賣國賊的所謂「愛國主義」，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導我們：「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愛國主義』，有我們的愛國主義。對於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謂『愛國主義』，共產黨員是必須堅決地反對的。」⁹同樣，對於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倡的所謂「愛國主義」（即徹底的賣國主義），也是我們所必須堅決反對的。

影片宣揚的歡迎帝國主義幫助中國「重振朝綱」的賣國主義理論，同美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也是一路貨色。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經操著當年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的同一個腔調，在《白皮書》裡大談什麼美國如何「關心」中國，把侵略說成「友誼」。毛主席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友誼」，還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對這種反革命的強盜邏輯，給予了嚴厲的駁斥。毛主席指出：將侵略說成「友誼」，是「美國老爺的邏輯」。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對帝國主義害怕得要命。他們幻想同帝國主義妥協，希望得到帝國主義的「諒解」和「幫助」，他們對毛主席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偉大號召，極端不滿，他們大肆吹捧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實際上是公開抗拒毛主席對艾奇遜《白皮書》的批判，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猖狂進攻。

十分明顯，在全國解放前夕，反動的電影公司和反動文人所以要製作這種宣揚帝國主義可以幫助中國「重振朝綱」的影片，就是要通過電影製造反動輿論，公開鼓吹依靠美帝國主義來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為處於崩潰中的國民黨反動派出謀劃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上，迎合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需要，為美帝國主

⁹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〇八頁。

義及其走狗效勞，企圖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口頭掛著「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這樣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們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嗎？他們愛的是什麼國？愛的是帝國主義的國，愛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國，而不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祖國。他們所歌頌的「愛國主義」，正是全國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賣國主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一部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這絕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就在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嚇倒了，他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悲觀絕望，在黨內積極推行所謂「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路線。毛主席號召我們丟掉幻想，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他卻大肆散布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報上發表文章，感謝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所謂「幫助」，向美帝國主義乞求「和平」，麻痺人民的鬥志。他還欺騙人民，說什麼「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已變為和平的、議會的，鬥爭是合法的群眾鬥爭和議會鬥爭」，「黨的全部工作要實行轉變」，「一切政治問題要和平解決」。毛主席說：敵人在磨刀了，我們也要磨刀。他卻要人民交出自己手裡的武裝。他大肆宣揚賣國主義理論，認賊作父，心甘情願地要去當美帝國主義的奴才，說什麼：「美國非要在中國找買辦不可，我們也可以給他當買辦，紅色買辦麼！」買辦就是買辦，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什麼「紅色買辦」！全是騙人的鬼話。在這種早就想當帝國主義買辦的卑鄙無恥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成了最適合他們口味的影片。因為影片裡所安排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珍妃所宣揚的帝國主義可以幫助中國「重振朝綱」的理論，恰恰反映了他們熱衷於充當帝國主義買辦的賣國心理！

「心有靈犀一點通。」影片裡光緒皇帝望湖興歎的一句詩，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光

緒、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寫照。在充當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援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資產階級發生了共鳴，這就是他們要把一部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吹捧為「愛國主義」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

二、怎樣對待義和團的革命群眾運動？

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¹⁰對於義和團的革命群眾大造帝國主義的反、大造封建主義的反的革命運動，究竟採取什麼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是歌頌還是仇視？這是檢驗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塊試金石。

震撼祖國大地的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這是一次表現了中國人民歷史首創精神的偉大運動。當時，幾乎整個中國的北方，無論是城市或者鄉村，到處都有義和團在進行革命活動。在敵人統治最嚴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內，義和團就設壇八百餘所，景山後面的宮牆下，每天都有參加義和團的青少年在操練。

義和團的英雄們，在祖國處於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時刻，挺身而出，高舉反帝愛國鬥爭的革命大旗，同帝國主義強盜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鬥爭。他們一開始就在大街小巷，貼出各種標語，表達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決心：

「還我江山還我權，刀山火海爺敢鑽，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

¹⁰ 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

義和團嚴厲禁止洋貨，蔑視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把駐有外國使館的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街」，禦河橋改為「斷洋橋」。義和團在遊行時，經常同市民齊聲高呼「殺洋鬼子」的口號，使帝國主義分子聽了發抖。有的嚇得躲進棺材，雇人吹打著，企圖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義和團的革命活動達到高潮，京郊各縣的義和團三五十人一隊，不分晝夜，一天數十起地湧進北京城內，守衛城門口的士兵，向他們致敬禮，為他們喝道讓路。浩浩蕩蕩的革命群眾，頭裹紅布，腰纏紅帶，鞋鑲紅邊，手持大刀長矛，在大街上威風凜凜地遊行。前門外打磨廠等處的鐵鋪裡，爐火熊熊，日夜不停地為義和團趕制各種刀槍。

當帝國主義侵略軍瘋狂鎮壓義和團的時候，義和團的革命群眾用大刀、長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槍、洋炮武裝的侵略者進行英勇的搏鬥，顯示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革命戰鬥精神。在著名的「廊房阻擊戰」中，英國海軍大將西摩爾率領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聯軍，被義和團「直逼火車，持矛猛觸」，死傷將近一半，最後狼狽地逃回天津。後來西摩爾膽戰心驚地說：

「義和團所用設為西式槍炮，則所率聯軍必全體覆沒。」在保衛天津的戰鬥中，義和團同侵略軍進行肉搏戰，在火車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國侵略軍，打死打傷了五百多名。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承認：「此次天津華軍與西兵苦戰月餘，西人鹹謂如此死戰，實為從來所未見。」在楊村的戰鬥中，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被義和團戰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國主義侵略軍一聽到義和團的軍號聲，就惶恐萬狀，驚呼：「聞此聲，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義和團運動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動、最活躍的力量，他們在這次偉大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震駭中外的「紅燈照」，就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

練習武藝，保衛祖國。她們著紅衣，戴紅帽，提紅燈，拿紅槍，前方作戰，後方除奸，積極參加義和團的起義行列，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表現了中國青年婦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氣概！

「紅燈照，義和團，親兄妹，鬧的歡，一個心，殺洋官。」

這首歌謠生動地反映了「紅燈照」反帝的堅強決心。「紅燈照」英勇鬥爭的事蹟，一直在人民群眾中廣泛地流傳著。他們說，「紅燈女兒，一入兵陣，視死如歸，於槍林彈雨中，惟恐落後。」「中國自道鹹以來，沿海防夷水陸各戰，望風奔潰」，「得此番小兒女一振疲癯，不特寒眾國之心，且壯中原之氣。」

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親自嘗到了中國人民鐵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帝國主義侵略軍的頭子瓦德西為此向德皇威廉報告說：「皇上誠然常有瓜分中國的思想」，可是，「不應忘去者，……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運動』中見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對於這樣大規模的革命群眾運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熱情歌頌的。毛主席在他的偉大著作中，曾經一再高度評價和讚揚義和團運動的英雄業績，他把義和團運動看作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重要的發展階段之一。毛主席指出：義和團戰爭是反抗壓迫者的義戰，它同一百年來中國人民歷次的革命戰爭一樣，「都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¹¹；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¹²「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

¹¹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二六頁。

¹²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一五六頁。

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¹³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歌頌的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對義和團反帝的革命群眾運動卻抱著刻骨的階級仇恨，竭盡誹謗污蔑之能事。影片把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行動，描寫為一種野蠻的騷亂。並且盡量地醜化義和團，惡毒地攻擊義和團是什麼「殺人放火」、「狀如瘋魔」的「烏合之眾」，是什麼專搞「邪術妖法」的「無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頌者對義和團的這種惡毒污蔑同帝國主義者完全是一個鼻孔出氣。當時美帝國主義頭目艾奇遜就在《白皮書》中咒罵義和團是「中國的排外騷亂」，是「拳亂」。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御用學者也大肆攻擊義和團是「無知迷信與暴民歇斯底里的產物」，是「沒有理性的行動」，是殺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真正的殺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據帝國主義侵略軍頭子瓦德西自供：帝國主義侵略軍佔領北京以後，燒殺搶劫，姦淫婦女，破壞文明，無惡不作。帝國主義軍隊在佔領北京之後，「曾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其後更繼以私人搶劫。」上自宮廷王府，下至民間百姓的財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檻臨湖面面開，內官驚看駱駝來。」封建皇帝的寶庫頤和園所貯藏的歷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駱駝運至天津，累月不盡。中國幾千年保留下來的許多文物，其中包括《永樂大典》，都被帝國主義燒搶殆盡。瓦德西還供稱：「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

¹³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六二六頁。

至於帝國主義的走狗對義和團的屠殺和鎮壓，更是慘無人道。

列寧曾經懷著滿腔的憤怒，譴責了帝國主義侵略者殺人放火的罪行。他說：

「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¹⁴

而影片及其歌頌者卻顛倒黑白，為虎作倀，把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帝國主義侵略者美化為文明的使者，把堅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英勇不屈的義和團污蔑為「野蠻的騷亂」。這是地地道道的漢奸、賣國賊的哲學。

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鬥爭是同反封建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義和團的戰鬥口號是：「殺洋人，滅賊官。」當時流傳的歌謠說：「砍洋頭，殺官獸，殺盡洋和官，百姓有盼頭。」「先奪洋鬼頭，後把貪官揍。」這些都是他們提出的樸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號。他們對封建統治階級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控制北京期間，清朝的在京衙門、親貴王公的住宅，大多數都被義和團成員把守監視。義和團時常抓住一些罪惡昭著的官吏，特別是對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官吏，強迫他們到拳壇去叩頭焚表，罪大惡極的官吏就被殺掉。

但是，影片卻把義和團誹謗為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趙舒翹之口說：「請老佛爺旨，把義和團編為義軍。」慈禧太后聽了，欣然採納。就這樣把義和團污蔑為慈禧太后的一黨，可謂惡毒之極。

¹⁴ 《列寧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五—三三六頁。

在一個短時間內，清朝統治者對義和團採取了欺騙、軟化的政策，這個政策一度發生了作用，義和團的一部分成員受了蒙蔽，對清朝統治者產生了一些錯誤的認識，有些組織提出過「扶清滅洋」的口號。這種情形，一方面反映了當時階級矛盾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的人民大眾對於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認識還處於感性階段。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的認識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由感性認識向理性認識發展的。「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¹⁵所以，絕不可以因為當時義和團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楚，就把義和團污蔑為封建統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義和團在反帝的同時，「抗清」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就在「扶清滅洋」的口號出現之後，義和團的首領朱紅燈還制定「攻打北京」的計畫，始終堅持了反封建的鬥爭。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大肆污蔑和攻擊義和團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完全是出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需要。他們對義和團革命群眾的污蔑和攻擊，反映了階級敵人對中國革命主力軍農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階級敵人對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唱著同一個調子，為一部反對中國革命，侮辱革命群眾的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拍手叫好。他們這樣做，不折不扣地充當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革命宣傳的應聲蟲，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們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立場。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仇恨歷史上的革命群眾運動，這使我們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

¹⁵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七八頁。

為什麼要勾結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拋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撲滅毛主席親自點燃起來的革命烈火；他為什麼要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鎮壓群眾，實行白色恐怖；他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地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

三、怎樣對待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對待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抱什麼態度，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抱什麼態度的問題。

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這個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的根本問題上，早已存在著原則的分歧。全國解放以後，這種原則分歧更加尖銳化。怎樣對待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是這個分歧的一個爆發點，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鋒。在這次交鋒中，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一個電影的評價問題上，各自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力讚美這部反對革命、歌頌改良的反動影片，其目的是為了請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企圖借用它們的名字、口號和服裝，在中國宣揚資本主義。

影片歌頌的戊戌變法運動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運動。這個運動是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人物和從封建統治階級中開始分化出來的一些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在革命風暴和亡國大禍的威脅下，從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維新變法的改良主義辦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戊戌變法運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程度上衝擊了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統治的網羅，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啟蒙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從來是承認的。但是，我們的這種承認，指的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

批判地認識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絕不是無原則地對戊戌變法運動及其代表人物進行歌功頌德。戊戌變法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本身就是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統治者，他們改良主義的目的，從來不是也絕不可能是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為了更好地剝削人民和鞏固他們的統治。他們所要改變的只是舊事物的某些枝節方面，而不是舊事物的質。他們所幻想的只是以漸變的形式，使地主經濟逶迤曲折地改變為半地主、半資本主義經濟（實際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並企圖以此來阻擋人民革命運動，把革命消滅於無形之中。所以，改良主義即使在當時也絕不是中國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紀的末葉，中國的社會改革已經出現了兩條道路：一條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即企圖用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的辦法通向資本主義。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只能是一條虛偽的、行不通的反動的道路。因為中國沒有西歐和日本那樣維新改良的歷史條件。當時，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中國正在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而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領導人康有為、梁啟超，卻恰好把維新變法的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身上，他們幻想投靠帝國主義，依賴帝國主義的力量，實現他們維新變法的主張。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過程，而根本談不到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另一條道路是廣大群眾起來，用武裝鬥爭的辦法進行革命。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走的都是這條道路。由於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樣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是，卻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我自橫刀向天笑。」戊戌變法運動最悲壯的一幕是一個勇敢的啟蒙思想家譚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夭折，宣告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的破產。而在半個世紀以後，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卻還在鼓吹早已破產了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影片極力宣揚「如果要中國富強，必須要維新變法！」還通過光緒皇帝之口，大肆讚揚維新變法，把改良主義吹得天花亂墜，什麼「明治維新」，什麼「變法上論」，什麼「中國這樣改革起來，不到三十年，就可成為世界上最富

強的國家啦！」等等。這是瘋狂地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呼喊，為西方資產階級文明呼喊，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絕不允許的！

影片把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緒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說他「為了國家，為了百姓」，「用盡了心機，受盡了閒氣」，「只要國事有辦法」「身體倒不在乎」。

特別惡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將相和美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同時，又千方百計地醜化勞動人民，把群眾污蔑為「群氓」。在電影的末場，作者通過被歪曲、被醜化了的村民、村婦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緒皇帝，稱頌光緒皇帝是個「好皇帝」，「他是幫我們老百姓的」，「我們都惦著皇上呢！」村民、村婦把雞蛋、餛飩「獻給」光緒皇帝吃。臨別時，「民眾夾道跪送」。影片還污蔑說什麼「老百姓是最聽話的，也是最容易滿足的」。難道人民群眾就是這樣恭順服從、卑賤醜陋的群氓嗎？絕對不許污蔑勞動人民！毛主席教導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¹⁶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如此歌頌這部美化帝王將相，醜化勞動人民，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恰恰暴露了他們徹頭徹尾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真面目。

特別令人氣憤的是，當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了長期的武裝鬥爭獲得革命勝利之後，當毛主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親自為近百年來的革命鬥爭作了總結，批判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道路，宣告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之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竟然還把這部大肆歌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鼓吹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動的、徹底的賣國主義影片作為「愛國主義」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¹⁶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第一〇三一頁。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在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之後，進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基本的勝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¹⁷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視歷史事實，無視毛主席的警告，仍然藉著反動的、澈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美化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美化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美化資產階級共和國，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明目張膽地反對毛澤東思想，妄圖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復辟。他們所以全力歌頌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就是因為這部反對革命、歌頌改良的影片是他們進行資本主義復辟鳴鑼開道的工具。他們實際上是為了通過古人來讚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並利用這部影片來迷惑群眾，來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塗脂抹粉。他們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壞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使革命勝利的果實落在資產階級的手裡。

圍繞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而展開的這一場嚴重的鬥爭，絕不僅僅

¹⁷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一四七四—一四七六頁。

是一部電影的問題，而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修正主義思想的鬥爭，是資本主義復辟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鬥爭。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誰戰勝誰的鬥爭。

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前赴後繼，浴血苦戰，終於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勝利。全國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國究竟往哪裡去？勝利的果實究竟歸於誰？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用他們的生命和熱血所澆灌、生長起來的桃子究竟由哪個階級來摘？這樣重大的問題，不僅在當時，就是在現在都是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鬥爭的焦點。

資產階級要從人民的手中爭奪勝利的果實，他們要摘桃子。他們要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代表資產階級來摘桃子的人物。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解放以後仍舊日夜夢想著資本主義的復辟，死抱著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不放，無限嚮往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極力想使中國革命半途而廢，大力發展資本主義。

毛主席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卻大唱反調，極力宣揚「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為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奔走呼號。

就在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的前後，他到處遊說，大做黑報告，濫發黑指示，極力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的所謂「進步」和「光榮」，鼓吹「剝削無罪」，「造反無理」的謬論。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¹⁸他卻胡說什麼「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要發展資本主義剝削，這種剝削是進步的。」「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大叫什麼：「勞動人民不是反對剝削，而是歡迎剝削。」「如果資本家多了，剝削多了，那麼，我們就越感到舒服。」

¹⁸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二版，第八三九頁。

他還恬不知恥地向資本家說：「工人的痛苦就是失業，就是怕沒有人剝削，所以有人剝削比沒有人剝削好。」「工人要你剝削，不剝削人家就苦得很。」「資本家也是為人民服務。」「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對人民都有利。」「剝削得越多，功勞越大，就越光榮。」「資本家的剝削是有歷史功績的，這個功績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揚「剝削合法論」，說什麼「賺多少錢都是合法的，多到什麼程度，花花綠綠，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學著小丑的腔調向資本家說：「資本家先生！我請求你剝削一下吧！剝削我就有飯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剝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這一套反動的臭理論，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覺悟不高。」並以資本家的幫兇的口吻，惡狠狠地威脅工人說：「工人不聽話，（資本家）要鬥爭（工人），這是合法的。」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鼓吹發展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大肆叫嚷「長期保護富農經濟」，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貸自由、雇工自由、土地買賣自由、經營自由）。主張大力發展「三馬一犁一車式的農民」，發展富農經濟。胡說什麼「現在剝削是救人，不准剝削是教條主義，現在必須剝削，要歡迎剝削。關內難民到東北去，東北的富農剝削他，他就謝天謝地。」「雇人勞動，不叫剝削，它增加了社會財富。」還提出雇人耕種土地「沒有限制」，「雇工種地是合法的，對群眾也有好處」。聲稱「有剝削還可以做社會主義者。」「東北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怕。」企圖使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中迅速氾濫開來。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人吃人的資本主義剝削制度所唱的頌歌，就連資產階級的御用學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義的辯護士們，也都望塵莫及。

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想的是資本主義，愛的是資本主義，講的還是資本主義。他所販賣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學，完全是為發展資本主義，維護血腥的剝削制度服務的。他的這種聲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蟲們的聲音，也是他自己那種骯髒的、醜惡的資產階級靈魂的大暴露。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什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難道竟有這樣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老革命」？

難道竟有這樣猖狂反對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麼，請問：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為什麼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十七年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

路的當權派的支持下，向無產階級發動了一個全面性的猖狂進攻，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領域裡放了大量的毒。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組織起浩浩蕩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化大軍，澈底粉碎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猖狂進攻，挖出我國修正主義的總根子，打倒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黨、篡國，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保證我國永不變色！

「宜將剩勇追窮寇。」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億萬人民動員起來，窮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窮追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取一切被他們篡奪了去的堡壘，讓毛澤東思想佔據一切陣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說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戰役，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我們一定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高舉革命的批判旗幟，勇敢地投入戰鬥，澈底批判和肅清以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剝削階級的舊思想，大立毛澤東思想。

鬥爭的道路是曲折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前進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們一定要克服種種困難，衝破一切阻力，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絕不能半途而廢。

把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全中國，讓她永遠永遠地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勝利萬歲！¹⁹

¹⁹ 原載《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轉載《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戚本禹對中央音樂學院等院校組織的講話 (1967.4.2.)

【參加者：中央音樂學院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紅岩兵團、北京公社、中央樂團井崗山、戲劇學院毛澤東主義戰鬥團、中國歌舞劇院「紅旗」、文化部機關聯絡站等。】

戚本禹：（問樂團井崗山）《沙家浜》不錯，為什麼不演？據說演阿慶嫂不跟你們合作。

羅文明：因為兩派有衝突，我們是奪權派，他們不承認。

戚本禹：他們不承認也可以去唱歌嘛，可以參加演出，應該公演。

黃旭東：觀點不同不等於不能一塊上課。（音院戰革會）

戚本禹：對！你們是和毛澤東思想戰鬥團一碼事的吧！《沙家浜》是誰作曲？

羅文明：是四、五個人，主要是羅忠榕，是專業作曲的。

戚本禹：他是哪派？

羅文明：傾向我們，運動初期把他揪出來，說他搞了一批裴多菲俱樂部。

戚本禹：他搞了改革，不錯。為什麼揪他？他什麼出身？

羅文明：解放前是國民黨音樂學院畢業的，是上海地下黨的，解放後退黨了。

戚本禹：解放後表現如何？

羅文明：解放後寫歌詞發牢騷，對現實不滿。

戚本禹：是這樣嗎？五個人中看幾個是好的？

羅文明：三個是傾向我們這派的，兩個是傾向他們的。

戚本禹：我不懂洋音樂，他洋音樂改得不錯，這是個方向，為什麼要給他揪出來？為什麼這五個人都有問題？

羅文明：這五個人有四個人在運動中被壓抑了。

戚本禹：把他們五個人的名單給我寫一下。紅岩誰負責？（答：方

昕。) 什麼出身？(答：革幹。) 爸爸在哪兒？(答：在農業科學院。) 是哪一派？(答：傾向紅色造反總部。)
「紅旗」不錯。(我是支持造反派的，我和他辯論。)

戚本禹：你們這兒學鋼琴的很多，學鋼琴的目的是想當什麼，當鋼琴家，劉詩昆那樣的得獎？還是給工人、農民彈琴？

紅岩：劉詩昆是以前的「紅專標兵」。

戚本禹：這種標兵應該打倒。

紅岩：對！我們堅決打倒。

戚本禹：有一次我問過劉詩昆，聽了你的東西是起來革命，還是消沉？是對社會主義有利，還是對資本主義有利？那些東西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

王××：文化部奪權您瞭解嗎？什麼叫方向路線錯誤？紅岩說我們「一·一九」文化部奪權是方向路線錯誤。

戚本禹：我對文化部奪權沒否定，也沒肯定。聽說你們昨天武鬥了，你們誰挨打？

(陳忠元介紹在戲劇學院「紅旗」文藝兵團挑起武鬥的事)

戚本禹：劫夫有語錄歌，你們可以搜集起來，彈一彈，唱一唱，把所有的劫夫的語錄歌連起來，錄上音，送到我們那兒聽聽。

高貴義：您可以看我們的演出。

戚本禹：沒有時間，你們有沒有錄音？可以借給我聽聽。

(繼續介紹戲劇學院武鬥過程。後紅岩薛光宇發言略)

戚本禹：不說這個了，你們兩派的分歧是什麼？

陳忠元(音院戰革會)在去年十二月反黑風開始就有分歧。

戚本禹：你們這兒分幾派。

方昕：紅岩兵團、戰鬥團、北京公社。北京的文藝界也分成兩大派。

戚本禹：你們為什麼奪權(指戰革會等奪文化部的權)？

戰革會：主要是打擊肖望東的經濟主義。

方昕：「一·一九」後文藝界分成兩派，一直到現在。目前除了「一·一九」以外，還在砸三舊方面存在分歧，現在不澈底砸三舊，別

有用心的就要篡權，所以要掀起一個砸三舊的高潮，而他們（指戰革會）認為現在不要砸三舊，說砸三舊是形「左」實右。（戰革會：不是不要砸三舊，而是如何砸。）他們認為現在應該是大聯合、大奪權。文藝界十七年沒有執行革命路線，對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的問題是真正的考驗，前一段不一定所有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的都是造反派。（戰革會：我們也是這麼看的。）

戚本禹：三舊也是包括肖望東、趙辛初，他們也是舊的。（戰革會、紅岩：對！）你們這不是一致的嗎？（黃旭東：不一致，我們鬥肖，他們來衝會場，不讓我們鬥。）

戚本禹：陳伯達講了，不要講這個「砸」字，說批判、打倒。

方昕：現在要澈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文藝界掀起的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就是因為沒有鬥倒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趙諷在二月份貼出一個思想彙報，前一階段還整一個普通黨員的黑材料。（張建華：（紅岩）趙諷還哼著紅燈記的一段話：「要忍耐。」）

戚本禹：夠不夠三反分子？（答：夠了，已經上報了。）那你們批判他也沒錯。

方昕：（略）

戚本禹：葉向真和彭寧是否差不多？

方昕：是他們現在又勾結起來了，郭志鴻前天還說正在考慮和彭寧重新合作，他們與肖望東關係密切，陶鑄封他左派，說有了他們就放心了。

戚本禹：這倒不要緊，我以前也封給他們左派，彭寧過去我也認為他是左派，後來我發現他和肖望東勾勾搭搭，我在大會上批評了他。允許大家看法有改變，不要揪住不放，是否是左派，不能做結論，有的同志過去造反，後來有變化，或者是兩面派，以前我也和葉向真在一起，現在怎樣不知道。你們這些人是學表演的，政治上也是表演，第一幕演左派，第二幕演保守派，說不定第三幕是右派，整個表演過程中才能作出結論，也可能是第一次好，第二次不好，第三次又好了，要允許人家改正自己的觀點。

方昕：到「一·一八」以前，我們還是一個組織，到「一·一九」奪權，文藝界很多人反對，說他們是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改良主義。（戰革會：現在說我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奪權。）對！我們現在還這麼看。「十一·五」那天晚上戰鬥團的一小撮人把印搶走了。（戰革會：方昕還帶人去搶印。）

戚本禹：你們（指戰革會）奪了什麼權？

方昕：他們坐小汽車。

陳忠元：他們把小汽車藏到附中去了，還搞了一輛廣播車。

戚本禹：聽說葉向真坐小汽車，我批評過她，她接受了。（方昕：略）

戚本禹：簡單點，主要講觀點，我一會兒還有一個會。

方昕：他們奪權後還把我們打成託派。

戚本禹：行了，你們是不是有大聯合的誠意？（戰革會、紅岩：有。）

陳忠元：我們早就提出了要歸口大聯合，可是紅岩說我們是陰謀。

戚本禹：我看文化部兩派都不要參與了，文化部的奪權還在研究，情況怎樣還在調查，文化部好些單位自己去奪權，對文化部的奪權我現在還不認為是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但恐怕也有些不恰當的地方，不管「一·一四」，「一·一九」的問題了。文化部是國家機關，要「三結合」，你們現在都不要參加，都回來。（陳忠元：我們已撤回來了，紅岩還去了一個小分隊進駐文化部。）你們這派（指紅岩）也回來，其他事都不管了，很明顯，去年夏天，有很多紅衛兵是革命的，但到了冬天就成了聯動，人是有變化的。現在文化部主要問題是一個電影問題，一個出版問題，一個對外聯絡，還有一個文博管理。電影問題我們委託勞式俊去搞，由他搞個領導班子，去瞭解電影界情況。藝術界問題正在瞭解，你們不要去了，也掌不了什麼權，無非是搞個圖章。應該肯定他們卡經濟主義的事，這是對的。經濟主義是他們向我反映的，對你們還要瞭解，還要考察，錯誤再大，這件事（按：卡經濟主義）是做對的，中央是肯定的，為什麼呢？我看到有很多人排隊領錢，這件事要肯定，要一分为二，全部否定不好，至於別

的事，我還要調查。我收到很多反映你們不好的，也有好的，我還要調查。現在奪了權也沒什麼事，就回來吧！聯絡站（指文化部機關戰鬥組織聯絡站）應多做團結工作，不要分裂。當時你們反對「鎮惡浪」這點是對的。

中戲「紅旗」：砸「鎮惡浪」、反經濟主義，我們首先搞的，是我們十二號下午三點鐘貼的封條，為這種事我還被遊街。

戚本禹：如果是你們封的，那也是對的。他們也反對（經濟主義），這也是對的。

中戲「紅旗」：我們是十二號封的。

戚本禹：我去的時候是十四號，那時候還在排隊領錢。

中戲「紅旗」：戚本禹同志您不瞭解情況。

文化部聯絡站：十二號是他們貼的封條，但沒有真正卡住經濟主義，在十五號李琪還批給「全藝造」五千元錢，十八號楊岩還批了條子。

戚本禹：多少錢？

聯絡站：二百五十元，十九日奪權後把經濟主義煞住了。

戚本禹：他們封的也對，你們封得也對，你們誰也不要否認誰，不要考慮如何打架，要考慮如何聯合起來。（熱烈鼓掌）都鼓掌，恐怕不一定都歡迎。有聯合的願望嗎？（黃旭東：我們早就聯合了）你們有幾件事是不是一致的？批判劉少奇（答：一致。）批判鄧小平（一致）批判陶鑄（一致）批判肖望東（一致）（戰革會：但是我們鬥爭肖望東，他們衝會場，還挑起武鬥。）

戚本禹：武鬥恐怕有壞人挑動，主要矛盾恐怕在這裡，都想抓鬥肖望東的旗幟。都有些私心雜念。看你們這種情緒，恐怕是不太歡迎他們來鬥。（戰革會王振山：我們是歡迎他們來鬥的，第一次我們給了他們六十張票，被他們退了回來，他們不想參加我們的鬥肖大會，還來衝我們的會場，我們鬥了四次，他們衝了三次。）

戚本禹：我想你們鬥肖是一致的，會贊成的，你們鬥肖時可能有點排斥他們。鬥趙諷是不是一致？（答：一致。）對葉向真、劉詩昆的問題可能不一致，各有各的看法。劉詩昆、葉向真的問題我不作

結論，但不要因為這個把一派打倒。（戰革會鼓掌）不要因為我的話對那一派有利就鼓掌，應該考慮如何排除各種因素，團結起來。劉詩昆、葉向真是什麼人，是哪一派的，我現在在考察。戲劇學院有兩派，要允許人家有個認識過程，有一個認識我的同志說，他的女兒在那裡挨鬥。我當然不支持，鬥群眾我是不贊成的，我還要去調查，即使這派同志看錯了，也沒什麼，責任不在群眾，而在他本人。如果對這兩個人看不清楚，就要打倒一派，這不對。如果把他們打倒，那首先把我打倒，因為我對一個問題也有認識過程。你們可以考察我，我也可以考察你們。不要因為給我寫大字報而說是反對中央文革，我們不應該打倒一個奴隸主義，又提倡另一個奴隸主義。不能反對毛主席、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對他們，我們就要反對他，可依法處理，反對我們這些人，堅決不能把他當成反革命處理。

陳忠元：他們搞了一本劉詩昆罪行錄，我們讓他們公布，說要到關鍵時刻再公布。

戚本禹：你們（指紅岩）不要壟斷材料，你們（指戰革會）對劉詩昆也要調查一下。

陳忠元：對，我們也在調查。

戚本禹：為什麼你們內部老打內戰？

陳忠元：他們要從戰革會中揪出趙燕俠式的人物。

戚本禹：有這種人物也應該揪出來，這種人是三舊的代表。北京公社是反動組織嗎？你們有錯誤沒有？（北社的張雲田、趙薇發言）……群眾組織不要提什麼反動路線。（注：當時很亂）

戚本禹：好了，我認為他們不是反動組織，還允許他們革命。

方昕：我們認為逆流來自趙諷，他們說逆流來自北社。

于光（戰革會）：我們認為逆流來自肖望東和文化部的政治部。

方昕：你們沒貼一張陶鑄、肖望東的大字報。

戰革會：我們貼了很多大字報，你們不要當面造謠。

戚本禹：好了，我一會兒還要開會，提個問題，你們考慮一下，你們整

風了嗎？（戰革會：我們整風了。紅岩：你們是假整風。戰革會：你們還不敢整風呢！）整風了也不一定整好，考慮一下，你們三個組織都要整頓，討論一下形勢，在這個形勢面前，你們這個組織應該怎麼辦，應該採取什麼方針政策來對付。四月一日開始是個新的轉捩點，如果不能適應，再這樣下去，就要垮臺。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相背而馳，就不能前進。你們旗幟不鮮明，舉得不高，應考慮採取什麼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才能跟上形勢，枝節問題可以爭論三天三夜，越爭下去越不行，每個組織可以考慮採取什麼方式來迎接目前的形勢，音樂學院向何處去？你們現在所做的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整個戰略部署？你們能符合這個大戰役，這個戰鬥部署的話，就能起大作用，如果不能配合這個戰役，搞了一些別的東西，你們就不能迎合形勢，就脫離了整個鬥爭，越爭論越不能適應要求。怎樣迎合新的形勢，任務是什麼？如何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攻時，採取正確的戰鬥部署，希望你們考慮，你們能不能聯合起來。

高貴義：我們希望馬上聯合起來。

戚本禹：馬上聯合恐怕也不行，先討論形勢，各自發言，看誰符合毛澤東思想，看誰的旗幟舉得高，誰就能發展壯大，搞個人主義，一時樣子很厲害，最後還是不行！²⁰

戚本禹關於《北京日報》的談話（1967.4.9.）

戚本禹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籌備會上說：

最近的《北京日報》辦得好，在批判劉鄧的問題上，《文匯報》跟的最快，《北京日報》，第三天就跟上來了，《文匯報》還是狀元，

²⁰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北京日報》第二，《黑龍江日報》第三，《北京日報》七日的社論「打倒反動的馴服工具論」出來的當天，毛主席說：「我從來就不同意馴服工具論。」各報要轉載這篇文章，電臺一天要廣播六次。要表揚《北京日報》，最近第一流的文章在《北京日報》，以批判劉鄧為中心開展報導，旗幟最鮮明，革命才有出路，過去《北京日報》是辦的最壞的報紙，現在是辦的最好的報紙之一。戚本禹同志對與會的聶元梓、蒯大富等同志說你們要大力支持《北京日報》，宣傳《北京日報》，並且讓吳德、高揚文、傅崇碧、劉建勳等同志給《北京日報》寫文章。²¹

戚本禹在中央戲劇學院的講話（1967.4.9.）

【參加者：中央戲劇學院「紅旗」文藝兵團、主義戰鬥團、長征戰鬥隊、「東方紅」戰鬥隊】

戚本禹：上海的材料（「紅旗」文藝兵團送中央文革的材料）我看了，我向中央文革作了詳細彙報，我們初步核對了。葉向真有錯誤，錯誤很嚴重，不只是肖望東、劉詩昆問題，甚至在李伯釗的問題上都有錯誤。找不到（葉向真）了。是嗎？你們要她回來參加運動，逃避運動是不對的。有病出了院就要回來。（主義團李威：三分病、七分怕。）有錯誤不要緊，只要認識錯誤。搞特權不能因為是元帥的女兒，就逃避運動。逃避錯誤和群眾的批評，要檢查一下。你們要想個辦法，特別是主義團的，通知她，讓她回來。對他的問題還可以調查，主義團和「紅旗」的同志都該調查，研究是什麼問題，有什麼錯誤。據我知道，她不但在學院內。在地質我們費了好大勁才樹了一面紅旗。首先是朱成昭的問題，朱成昭犯錯誤與她有關。（眾：是葉向真把他拉下水的。）反正

²¹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她散布了不少錯誤的東西。她裝成左派的樣子，但辦的都不是左派事。戲劇學院是會演戲的。她就演了一場戲。

在音樂學院實際上就是講她的問題，我也講了她，她的表演很能迷惑人。你們（指「紅旗」）對主義團的態度要端正，我看。你們對他們的態度不太對。主義團有錯誤，在她的導演下，你們作了不少不好的事情。你們應該檢查。（李威：我們一定檢查！「紅旗」鼓掌歡迎）。

（對「紅旗」：）對人家態度要好，我看你們有些盛氣凌人。他們壓了你們，你們得了一點理就壓他們，我看你們「紅旗」也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不是很虛心的。我到有的學校別人對反對派就比你們高明，比如北航「紅旗」。在工作隊的問題上你們恐怕還是有點錯誤的吧！？葉向真、彭宣、劉詩昆他們就是這麼個作風。

葉向真就是小汽車進、小汽車出，我寫了信。江青同志看了後批評了她。以為她會改，結果她還是不改。

你們（「紅旗」）在上海調查的材料很重要，這個就不說了。你們到上海調查這些材料也是坐小汽車的嗎？（答：不是。）如果你們坐小汽車就不會調查這些材料了。你們有很多正確的東西，作出了很多成績，發現了一些重要問題，但要防止驕傲，第一不要壓人，第二不要自己有點正確的東西就什麼都正確，一貫正確，這樣就會走到反面。在大風大浪中學游泳，怎麼能沒喝過水？我是喝過水的，可能你們比我高明，恐怕不能一口水也不喝。（「紅旗」一戰士：我們十三期社論前就喝過「水」）喝了水有的吐出來了，也有的吐不出來。喝過水的也可以檢查一下，找一找原因為什麼會喝水？因為經驗不夠，水準不高。毛澤東思想學的不夠。

葉向真被揭發以後，主義團可能有些灰溜溜的，你們要接近他們，幫助他們，（主義團：我們沒有灰，堅決和她劃清界限！眾鼓掌。）戰鬥團運動以來有很多錯誤。今天我也聽出來了。葉向真有葉向真的賬。你們有你們的賬。她保肖你們不見得都保，她沒鬥李伯釗你們也不見得都是保李伯釗。你們有很多錯誤。我感到你們有掩飾態度。最後有些轉變。

那個同志（馬惠田曾當場揭發葉向真說過「肖望東是毛主席派來的，把肖的權奪過來以後再還他」）還不錯，比較實事求是，講實話。（對主義團）不講實話，就是葉向真，你們不要學葉向真，葉向真就是欺騙我們。

你們（「紅旗」）也不要太反「主義團」群眾。要反的話，首先要反我，我也保過她。也許他們（「主義團」）水準高，但是你們「主義團」應該比我認識清楚，因為你們接觸多，經常在一起，但是你們沒有很好作調查，我這是替你們開脫，但你們不能這樣為自己開脫。她的左派只是表演做出的樣子是「左派」實際上不是。這個問題我有錯誤，我沒說過她很好，但在思想上認為她是左派。過去「紅旗」文藝兵團要求見我，我沒見他們心中有些內疚，上海的材料我看了，北京和音院的一些同志也給我寫了信。這些同志很不簡單，很能堅持真理，很好，做了艱苦的調查工作。他們的材料說服了我，我做了些檢討，今天在這兒也作了檢討。基本上是屬實的，他們一直堅持自己的看法，這點精神是好的，是符合毛主席教導的，碰到問題都問一個為什麼，堅持自己的看法做深入調查。他們的材料有說服力，有大量材料我看了一夜，建築在事實基礎上，他們的調查和我原來對葉向真的懷疑掛起鉤來了，這些材料和我原來的懷疑是吻合的。因為我覺得葉向真在李伯釗、肖望東的問題上不是真造反，雖然說了一些造反話，但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說要鬥肖望東，鬥李伯釗，但她就是不聽，始終沒鬥。我聽葉劍英說，他女兒是左派，受圍攻，受打擊的，你們知道，像北航「紅旗」這樣受打擊的左派，我是很同情的，所以我也同情她。而且他要求我支持藝術院校的少數派，所以我參加了葉向真組織的座談會，聽了他們的發言，在會上我看到他們有很多照相機，設備很高級，什麼都有，是從哪裡來的？我腦子裡就懷疑。

葉向真的手法相當厲害，她和我有些聯繫，她在會上老找我，顯示她很吃得開，當時姚文元同志對她也有懷疑，也提醒過我。

我沒認識清楚，你們（「紅旗」）認識得比我清楚，教育了我。我也有個認識過程嘛！因此你們對「戰鬥團」的同學不要要求太高，當然

「戰鬥團」自己不能原諒自己，自己要求高（些）。不要因此把哪個組織整垮，可以聯合，在雙方都做自我檢查的基礎上，看到對方成績，我贊成你們搞聯合，消除鴻溝，分清是非，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聯合起來。我相信排除葉向真這個因素後，你們聯合的基礎會更大些。

恐怕葉向真是不希望你們聯合的，否則她就要耍不開了。（主義團：葉向真是怕我們聯合的，後來突然提出聯合，想討好對方，揭露她的問題。）

這個人是有辦法的。（「主義團」插話：我們也在搞葉向真的材料，希望「紅旗」提供一些給我們）你們如果內部發動起來了，材料就可以超過他們。（「主義團」：還是我們最知道內情。）對！有些話她和你們講，不和他們講。

葉向真現在是個學生，怎麼批評法。你們去考慮。採取正確方法，不要「坐飛機」，擺事實，講道理，不要武鬥。哪個人有錯誤都要批判，哪個人都沒有特權，通過批評她主要對她有個認識。要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作鬥爭。她的問題不要作鬥爭重點，鬥爭重點還是李伯釗及其核心，還有肖望東，還有劉鄧文藝黑線。

你們要做的事情很多。葉向真的事是阻礙了你們戲劇學院的運動，成了你們學院運動的焦點，只有解決了才利於你們運動發展。你們運動的重點是通過葉向真發現一些問題。葉向真只不過是個小人物。

文化部的問題我們正在研究解決，我們還要調查，依我們看，事實上也沒有奪什麼權。文化部的權實際上沒有奪回來。他們不是搞了個「七人小組」嗎？你們也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搞個「七人小組」嘛！不管是你們的，還是戰鬥團的，推薦一些真正好的左派，要毛選學得好的，運動中表現也不錯的，推薦幾個人給我個名單，幫助我們一塊兒做些調查文化部的情況。

希望你們文化部不要去了，文化部大樓只不過是個建築，大印也不是什麼權，文化部奪權是批透劉鄧路線的問題，鬥、批、改不搞好，就是占兩個大樓，三個大樓也是沒有用的。

你們要奪思想上的大樓，奪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權，奪無產

階級革命的領導權。政治上把鬥批改搞起，思想上批判劉鄧文藝黑線。組織上建立左派隊伍。你們現在還沒有一支左派隊伍，還是兩派在鬥啊！？

運動一開始你們鬥九個同學（六·二二事件）我就不贊成，不管學生有什麼錯誤，我也不同意鬥，不要歸罪於群眾，主要是工作隊的問題，工作隊不鬥李伯釗是錯的。

上次十月三十一日葉向真他們來找我談，我聽了後就不贊成，但葉向真很堅持自己的意見，兩次鬥爭我都不贊成（指六·二二、七·一三）分清是非我是贊成的，我不同意你們用這次鬥，兩派互相攻擊，兩次鬥都是工作隊在搞的，只能歸罪於反動路線，不能歸罪於群眾（鼓掌）兩派要都同意，這些就可以既往不咎，不要再揪這些了。

現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了，要搞大是大非，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當前的大是大非是批劉鄧，對我們來說是批劉鄧文藝黑線，批判十七年來包括肖望東的反動文藝路線。但不要侷限於文藝路線。還有近四十年來的錯誤一定要批判。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針對劉少奇的。

從三九年甚至更早，在三七年劉少奇就曾講：中國還沒有斯大林，誰要作斯大林就要失敗。他反對毛主席，他自己要作劉克思。三九年發表「修養」，要修正我們的黨。毛主席寫《新民主主義論》批判他。

他還說過：「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軍隊要編入國軍了。」（眾大笑）劉少奇還想作「紅色買辦」。解放後的事你們就知道得多了。

這個鬥爭是決定中國革命命運，是決定世界革命命運的。是這個鬥爭重要啊，還是你們的「六·二二」重要啊？！我看你們對「六·二二」還是很有味道的，不要爭了，認識統一了就行了。要爭三天三夜也爭不完，不要糾纏這些了。你們的「六·二二」能決定中國革命命運嗎？只不過是大海洋中的小浪花，小水點，一滴水也不夠，大家都鼓掌了，那就既往不咎了。雙方對自己的毛病都清楚，最好都光明磊落，但不磊落也就算，年輕人好面子，講話收不回來了，但過些時候就會檢查的，青年人要承認錯誤很困難，我也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作過青年工作，要有個等待。主席也講：一看二幫三等待。主席對犯錯誤的人就是

等待很久，直到他跟黨決裂。你們主要搞劉鄧路線，著重批判十七年文藝黑線。這個不搞，權就奪不回來。

我們還要有新的東西，江青同志辛辛苦苦整理了些新東西，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你們不太知道這個重要意義，日本就知道。京劇演才子佳人，就像你們這兒演《茶花女》一樣，你們這兒中間有演過的嗎？不要緊，演過的人可以認識嘛。不要鬥他們，你們鬥了沒有？（眾：沒有！）

我開始來看過你們的大字報，還有漫畫，我很高興，方向是對頭的。後來就沒有了。（群眾：那是因為工作隊來了！）不要再上當了，不要群眾鬥群眾了，要共同對敵。大敵當前，內部矛盾要分清是非，老分兩派不行。你們要團結起來戰鬥，不要老分裂嘛！聯合起來了還會有兩派的，但不能像今天這樣水火不相融，「鴻門宴」的味道。

江青同志破了最大的四舊，搞了京劇、芭蕾舞、交響樂，還批了很多毒草影片。江青同志搞了《智取威虎山》，搞了十幾次，才走了第一步，走第一步是非常困難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一句：萬事起頭難。我們鼓勵首創精神，就是走第一步的問題，要提新的觀點。路是人走出來的，走第一步的人要付出代價，要流血犧牲的。（舉了伽利略的例子）所以說，要有所創造，有所發明，就是指第一步。江青同志搞京劇，可是走了第一步，是很艱難的，破了四舊，立了四新，樹立了一塊樣板。京劇改革，江青同志花了很大的力，一個戲要上看十幾遍，她是為革命事業來搞的，堅韌不拔。交響樂在西方是衰落的，頹廢的，是爵士樂，但是在中國新生了，演了工農兵，你們還是要演嘛。

中央樂團的梁××還可以再演，出身不好，有什麼大問題？只要擁護文化大革命，和家庭劃清界限，還可以演。交響樂是個很大革命，可以演，蘇聯已經不敢演了，你們可以創造工農兵。芭蕾舞是貴族的東西，蘇聯還是「天鵝舞」，看了以後，不能激發人們的鬥志，反而腐蝕了，像喝了迷魂湯，演了後，不知東南西北，連自己家都不認識了，自己是哪個階級也忘了。《茶花女》、《早春二月》都起過迷魂湯的作用。江青同志把迷魂湯變成了清涼劑。搞《紅色娘子軍》時，親自到海

南島去體驗生活。《白毛女》上海在轟它，我們要恢復它的名譽，請它到北京來演，還要都去看。（鼓掌）有缺點，但還是新生東西嘛。現在有人想否定《智取威虎山》、《白毛女》、《沙家浜》、《紅色娘子軍》……我們就要支持這些新生事物，為之大喊大叫。如果搞完文化大革命，什麼都沒有了，那還叫什麼文化大革命？！陶鑄就主張文化大革命後，電影、戲劇什麼都不演，我們反了他。現在文藝界籌備演出，要有所創作不要怕，可能犯錯誤，寫了中間人物，錯了就改，不要緊。這樣的話，才是奪了權。占大樓沒用，要佔據舞臺。為無產階級舞臺培養新的戰士。真正這樣，你們才能奪了權。奪權就是從組織上、政治上、思想上奪權，從你們來說，就是要奪舞臺的權。奪導演的權。這樣就有人看你們的戲，看了就會為無產階級事業去鬥爭。《茶花女》在封建社會能起一定的作用，它是為資本主義大喊大叫。我們現在時代是搞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的時代，如果連什麼時代也不知道，這就是周谷城的理論。為資本主義服務的舞臺，是否有為奴隸呼喊的戲呢？社會主義時代要編寫演唱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鳴鑼開道，大喊大叫的戲。每走一步要付出代價。要創造社會主義戲劇不是那麼容易的，這個任務夠你們搞的。你們整風後聯合起來完成嘛，不要老糾纏在「六·二二」上啦，「六·二二」是非常清楚的。

希望戲劇學院的同志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功勳！

（以上只整理印發出戚本禹同志在座談會後的講話內容供大家參考，其他關於該院有關問題的闡述，辯論及戚本禹同志的插話略）。²²

²²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戚本禹給地質部機關革命造反團的一封電話信 (1967.4.10.)

革命造反兵團的同志：

四月五日來信收到，謝謝！

地質學院「東方紅」的同志曾向我談過地質部的情況，他們認為曠伏兆同志是個比較好的同志，可以參加革命「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我向有關方面對曠伏兆同志的情況進行了一些調查，覺得地質學院「東方紅」的同志對曠伏兆同志的看法大體上是對的。我希望你們考慮革命小將的意見，支持曠伏兆同志，迅速建立地質部領導班子，抓革命、促生產，在革命和生產戰鬥中為人民作出新的貢獻。同時，也希望曠伏兆同志能夠很好地依靠和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包括炮轟過自己的，反對過自己的革命同志）虛心向群眾學習，改正自己的錯誤，把地質部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以上只是地質學院「東方紅」的同志和我的一種意見，供你們參考。²³

戚本禹、張春橋、謝富治接見北京中學代表時的講話 (1967.4.13.)

戚本禹：蒯大富，聽說你支持劉剛拆中學紅代會的台的大字報？

蒯大富：沒有看這張大字報。

李冬民：蒯大富很「關心」中學文化大革命運動。（大笑）

戚本禹：原來大家對你的意見很好。現在為什麼對你有這麼大意見？

群眾：蒯大富可以代表劉剛。

²³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戚本禹：不要這麼說，蒯大富怎麼可以代表劉剛？怎麼樣，你們雙方各派一個代表把你們的觀點簡明的說一下，簡單一些。中學生最近打得很厲害，今天中央文革小組派我們來講講意見。意見代表中央文革小組，指定由我來講，謝富治同志是市革委會籌委會主要負責人，他有些看法和意見和我們一致，他也來講講。總的意見經過討論，具體講法沒一塊討論過，僅供你們參考，有意見就不要在這兒討論了，下去討論。這並不是壓制民主，對的接受，不對的可以不聽。

下邊主要講三個問題：

- (一) 如何對待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
 - (二) 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
 - (三) 中學紅衛兵的光榮戰鬥任務。
- (一) 如何對待我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這個問題一說大家都知道，要愛護解放軍，毛主席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怎樣對待理解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中學紅衛兵應正確對待我們的光榮的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在滿街貼炮轟李鐘奇的大字報，我們是不贊成這樣做的，當然我們也不贊成說炮轟李鐘奇的人是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但不贊成把矛頭指向李鐘奇。江青、康生、陳伯達等同志都不贊成……，蒯大富也不贊成……。四月四日會上講過一次沒有引起同志們足夠的注意重視。有人說炮轟李鐘奇不是反對解放軍，但是李鐘奇是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來參加軍訓的，他是衛戍區副司令，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全市貼這麼多大字報不利於鬥爭的發展，不符合當前鬥爭大方向。當然貼大字報的同志可能出於好的動機，但我們中央文革小組經過瞭解和考察李鐘奇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熱烈鼓掌）楊成武同志親筆給我們寫信，

介紹他的經歷，李鐘奇同志是在六盤山帶領小部隊的起義過來的。三五年冬在騎兵連裡當連長後來當營長，參加過震動全世界的平型關戰役，三八年當副團長是平漢線上八路軍有名的副團長，日本鬼子很害怕他，後來又帶部隊到延安，參加保衛延安的戰鬥。解放戰爭是在華北，解放後先在中央軍委工作，後來調到衛戍區工作。這個同志有錯誤有缺點可以善意地提出，但我們不主張打倒他，不主張炮轟他。他不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希望同志們考慮這個意見，我們也不強迫大家接受這個意見，我們希望大家考慮這個意見。

解放軍在支左、支農、支工工作中作了大量成績，造反派有困難，解放軍就支持，山西、貴州、黑龍江等地都是在左派困難時期支持左派的。有的部隊指戰員為了支左，挨打、挨抓，腰被打傷。解放軍不僅過去有功勳，文化革命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對左派有很大的支持。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大鬧經濟主義時，解放軍挺身而出，反對經濟主義，軍事接管，奪了權，對鐵路、工廠起了很大作用。接管後迅速恢復了生產。部隊在支左過程中，把毛澤東思想帶到那裡。與同學一起學習毛著，他們作了大量的工作。我們紅衛兵戰士都應該看到這些偉大成績。如果不看到這些，就會迷失方向。但是，解放軍在有些單位支左過程中，出現了毛病，如青海、四川、內蒙就出了毛病。少數是壞人操縱的，多數是具體工作同志對兩條路線鬥爭不瞭解，對運動不理解，對他們來說應該很好的認識。但我們認為多數是認識問題，跟不上，不能這麼簡單的看問題。這個情況，我們只要回顧一下自己的情況就可以理解。出了一點毛病怎麼能說是劉鄧司令部的，你們就是一直跟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的嗎？蒯大富就曾經犯過很嚴重的錯誤，錯誤不小，你們的錯誤比他的小，誰還有不犯錯誤的？大風大浪裡學游泳，誰還不喝幾口水？我想你們這回回去檢查一下，看是否都正確。我小時學游泳喝了不少水，我

們不能因為現在正確就看不起人家，否則就會走向反面。我就犯了很大錯誤，葉向真我曾經認為是左派，但看錯了。你們為此就能說我就是劉鄧司令部的人嗎？你們不會這樣說的，你們對我好。（張春橋插話：上海蔡祖泉開始有些「保」，後來自己改正了，我說了幾句公正的話：「既然人家改正了，就不要揪了。」人家說我是蔡祖泉的後臺。）

戚本禹：什麼東西不要亂上綱，否則就不好辦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小撮，不要看成一大片，這樣就會打擊群眾。我們自己喝了一些水，也要允許人家喝一些水，他們是老戰士，你們是新戰士（傅崇碧：我們也是新戰士！）解放軍犯了錯誤，你們要指出，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怎麼樣，謝副總理？不能光允許紅衛兵喝水，就不允許解放軍喝水？他們是文化大革命（不清），我們中國人民靠什麼？靠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要愛護這個軍隊，像愛護眼珠一樣。解放軍是光榮的，偉大的，英明的，正確的，沒有她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四大」要靠解放軍來保證，我們現在打倒劉鄧，蘇修是吃乾飯的嗎？沒有解放軍蘇修早該進攻了。彭、羅、陸、楊正是和蘇修裡應外合，有些情況這裡不必說。沒有人民解放軍，蘇修就會搗亂，在任何地方都不要不愛護解放軍。李鐘奇本人也說：「這些小將很好，打倒我，我也不打倒你。」因此我們更應該愛護他們。解放軍有他們的具體困難，他不能輕易地發表意見，無論如何不能做不利於他們的事，你們不要要求他們像你們一樣。李鐘奇是我們部隊的一個好同志，是好樣的，是革命的，我們不能拿紅衛兵的要求來要求他。

有些地方對解放軍不分析，把支流當主流，這是不對的，把解放軍的事，公布在大街上是不對的，我們不贊成。不加分析不對，不能說青海不好北京也不好，有些地方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後來又請罪，又承認錯誤。林彪同志說：不要請罪了。現在又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就更錯了。有些保守組織更危險。軍隊內是有壞人，但是是極少數，有些地方把矛頭指向解放軍，不是同心協

力，而把他們當成打擊對象，不把他們當成階級兄弟，這是錯誤的。林副主席當國防部長以後，高舉毛主席思想偉大紅旗，取得了偉大成績。毛主席提出的口號：「向解放軍學習」不是隨便提的，就因為解放軍好。毛主席從來沒有提向四川省委學習，向舊市委學習，現在像轟西北局那樣轟解放軍大方向對嗎？！毛主席號召向解放軍學習，你偏轟，大方向對嗎？！解放軍在青海支左問題最嚴重，但在全國絕大多數是好的。別的地方怎樣估計，一定要看主流，不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種方法不是革命派所採取的。要全面看問題。我建議你們北航「紅旗」和清華「井岡山」要正確對待解放軍，不然就會重犯歷史錯誤。你如果重新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把和解放軍的矛盾公開化，那就不錯才怪？！那時就不好對你講話了，因為已經有先例。

上次有些學生衝國防部，劉志堅要鎮壓，結果叫我給勸阻了，第二次又去衝，也叫我給勸阻了，第三次還去衝，就不好說話了。如果哪個部隊有錯誤，人家正在改正，你還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別人就很難辦了。這點我希望同學們注意。最近我發現中學生水準很高，但在對待解放軍這個問題上，大學比中學高。（群眾：蒯大富可不高！沒有調查胡亂支持。）蒯大富的問題你們可以說明，人家改正錯誤，就允許人家改正嘛！（群眾：他怎麼老錯呀？！）劉剛給紅代會貼的大字報不好，他只要收回就可以。（群眾：有人說李冬民是改良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親聯動……）我不贊成說李冬民是改良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李冬民是反聯動的嘛，他怎麼能親聯動呢？但不能去反對劉剛，她也是好同志，大家通過討論分清是非就算了。我建議你們兩邊不要再算這筆帳，不要再打了，好不好？你們對解放軍和軍訓提了很好的意見，李鐘奇支持你們，但貼李鐘奇的大字報不是有功，傅崇碧不要整他們，他也不會，他是好人。兩派不要互相埋怨了，我看你們有些同志還不如五六百年前的好漢，那時候沒有毛澤東思想，不打不成交，李達和張順打架，後來宋江來了，說別打了，

都是弟兄，上山喝酒去。你們不要去喝酒，但你們一定要聯合，你們不要一點毛病就算老賬，否則太對不起毛澤東思想了。那時李遠沒有讀毛選，毛主席語錄一條也不會背。

現在新北大公社和地質「東方紅」打架，我特別不滿，幹架，你們都是一家人，你們內部有矛盾，可以和稀泥，內部矛盾分清是非，就要和稀泥，你們不要怕和稀泥，這不叫右傾投降主義，這不叫和稀泥，他叫，你就和吧，你別怕。

我們一定要正確對待解放軍，解放軍從在井岡山建立到現在都是正確的，敵人很害怕，威震天下。不能給解放軍抹灰，我們一定要愛護眼睛一樣愛護解放軍，眼裡有沙子，我們應幫助洗掉，不要把眼睛挖下來。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反帝反修的工具，把矛頭指向解放軍是大的錯誤，就像攻擊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一樣。解放軍是人民的一切，沒有她就沒有一切。我們要向解放軍學習，個別的部隊領導同志有錯誤要說明他們，但極少數軍隊壞人可以轟，像羅瑞卿和他這樣的人物就可以鬥爭，因為他不能代表整個解放軍，因為他是反革命兩面派。（謝副總理說：「是國民黨。」）你們可以轟，轟得對。我們從來沒說不對，但不能轟解放軍。一個意思，不能給解放軍抹灰，有錯誤有缺點內部解決，如果他們不接受可以向黨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反映。

另外，我們希望同志們注意，中央文革不贊成大批同學出去，你們應該發一個通知，不應該再派人出去了。因為中央有明文規定，停止全國大串聯，這是中央的指示，請遵照執行。可派幾個紅衛兵記者，但不要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瞭解一下情況就可以了。

（二）階級觀點和階級路線。林彪同志最近有個錄音報告，以後再講。林彪同志說：共產黨就是搞階級鬥爭的，共產黨不搞階級鬥爭就不是共產黨。古今中外，一直存在著階級鬥爭，每一個人都有一定的階級烙印，我們要自覺用階級鬥

爭的觀點分析事物，指導行動，離開階級鬥爭觀點，就會犯絕大的錯誤，我們就容易看不清方向。對每一個問題的評價，對每一個問題的看法，如果離開了階級觀點就是錯誤的。如對待出身，青年等問題。青年有屬於無產階級的，也有資產階級的，幹部子弟有屬於無產階級的，也有屬於資產階級的，應該用階級觀點來貫穿中學運動，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我們知道，中學運動一直就圍繞階級路線在爭論，開始是反動血統論，後來是反動的出身論。大家很關心這個問題，我仔細講究了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簡單問題，也必須用階級觀點來對待成份。毛選一二七九頁說得很清楚：「在整黨問題上，關於既反對忽視成份，又反對唯成份論的宣傳……。」這兩邊的傾向都是錯誤的。開始是反動對聯的出現，唯出身論，伯達同志說，這是封建的。但這不是獨創，這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也講血統論，它認為德國人血統高貴，日爾曼人血統高貴，藍眼睛的人血統高貴，黃種人血統低賤。古代也有，帝王將相的兒子血統高貴，奴隸的兒子血統就低賤。由於這種宣傳長期統治人們的頭腦，勞動人民認為自己的命運不好，不敢造反，農民起義領袖認為要請姓劉的作皇帝，因為姓劉的命運好，這是騙人的。現在有些人，接受了這些反動的血統論。有些人長期做官當老爺，影響了自己的子女，使他們自己認為血統高貴。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搶」來壓人，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他們生活條件優越，忘記了勞動人民，走上了反動血統論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紅衛兵，特別是老紅衛兵，更要特別注意，但這悲劇還沒有結束，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覺悟，還搞「打、砸、搶」，有些人被關到公安部，有些人還沒有放出來。

清華附中紅衛兵寫過「三論」寫得比較好，我對他們有感情，就到他們學校去了。找他們座談。會後他們散發傳單，說我沒有汽車，坐王力的汽車，還不知從哪兒聽說我是十七級幹部，

說他們家趁倆。我沒有汽車，我很高興，他們分三、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學校的同學，連玻璃自己都不擦，出來見有人扣子沒扣，就說是流氓，把人打一頓。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確實很可悲！還和他老子一塊看帝王將相的影戲受影響很深。做了廿世紀的唐吉柯德，他們還想翻案，說什麼十年翻案，二十年掌權。我看他是掌不了權了！

我看《出身論》也不對，有很大錯誤，是大大錯誤的！它的錯誤就是否定階級觀點，否定階級分析，否定階級出身對人的影響。他是用客觀主義偽裝的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結果同血統論走到一起，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在我國產生了種性制度。否定階級分析，抹煞階級觀點，企圖從根本上抹煞階級出身。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它否定了階級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個人家庭出身對他本人的影響，否定階級地位。我們不少唯成分論者，我們號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風大浪中改造思想。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們本家庭所處的階級地位。而《出身論》卻號召人們不講這些，它實際上就是彭真反黨集團所歪曲的「重在表現」，它煽動不要做週邊，實際上用資產階級觀點來反對血統論，煽動部分青年對黨不滿，向黨進攻。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們不要上當！（群眾：中學文革報已被取締。）光取締不行，要批它的反動思想，（群眾：現在有些學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統論），說明有些人在反對血統論時想混水摸魚，進行煽動，我們要注意這些。我們要緊緊抓住主席的兩點：既對唯成分，又反對忽視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這點，他們出身不好，但歡迎他們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階級分析，不能否定一個人在階級社會生活中所受的影響。

（三）中學紅衛兵的光榮戰鬥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對劉鄧路線的大批判，每個紅衛兵戰士都應積極投入這個大批判，只有這樣，才能有利於中學的鬥批改，打倒聯動。昨天的《人

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匯報》的社論，中央文革小組認為這個社論是好的，向全國推廣。聽說有人不贊成這個社論，向《人民日報》社提意見，提意見是可以的，我們表示歡迎，但這個東西是正確的。上海女六中小將的作法是有普遍意義的。有人不理解。有些學校大聯合還要經過一個階段，現在多數學校分為兩派，有的是革命派與革命派；有的是革命派與保守派；有的是革命派與反革命派（聯動派），革命派與革命派有原則與非原則的問題，用你們的話來說，就是摘桃子的問題。有些革命派不是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是為了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這是錯誤的。為個人摘桃子不是無產階級思想，而是資產階級思想。有些作法不對頭，「私」字當頭，不能團結，這錯誤不小。他能代表無產階級摘桃子，我們就擁護他，如若代表個人或小團體，上綱的話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這些作法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我們不能學習。革命派要聯合，完全按《文匯報》社論辦事，為什麼要打內戰呢？革命派與革命派應按社論去作。

革命派與保守派。有的派比較保守，全部檢查這個方法不好，應該通過自己教育自己，革命派和保守派也可以聯合，要在批判劉鄧的基礎上聯合，把批判劉鄧落實到學生是不對的。保守派保了幾天也保不了。就是對錯誤有所認識，落實到保守派組織和班上也是不對的，不應該把矛頭對準人。革命派和保守派聯合也應按《文匯報》社論搞聯合，時機不成熟，以後再說。革命派和反革命派（聯動）不能聯合，如果聯合就是和稀泥，你喊「劉少奇萬歲」我就不能和你聯合，這種必須認識錯誤。必須用實際行動批判聯動。但對於一般成員與頭子要區別開來，多數是受蒙蔽的，和頑固分子要分開，不是和他們聯合。對於這點《文匯報》社論沒提到，除此之外，《文匯報》社論適合一般情況。中學的任務是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要好好學習主席著作，認識毛

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劉鄧路線的毒害。

大批判、大鬥爭、大聯合要與本校的內部鬥爭結合起來，鬥爭學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學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是與劉鄧有關的。大批判、大聯合也要結合鬥、批、改。在進行鬥、批、改的工作中，大中學校要有典型樣板，將鬥、批、改搞得像個樣子。現在很多學校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不清楚，現在打內戰大方向不對。在鬥、批、改方面必須有經驗。清華大學沒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們學校也在打內戰，現在「井岡山」某戰鬥隊又批判《紅旗》評論員文章。蒯大富沒有領導好，你怪誰？怪你！本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不對的，你不應該批判《紅旗》評論員文章，應該好好學習。《紅旗》是代表黨中央的，不是代表林傑或某一個人的。學校鬥，批，改很重要，你們能作好就是完成了大任務。中學革命派必須大聯合，在大批判中提高毛澤東思想的水準，在批判鬥爭中搞聯合，我們不要打內戰，最主要是參加大批判。通過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內部問題必須解決。

中學紅代會不要學習大學紅代會，他們那樣不好，反劉鄧路線沒那麼大勁兒，可打內戰卻那麼帶勁兒！放著整個劉鄧路線不管，口號喊批判劉鄧路線，可實際上不管。現在你們中學內戰還在擴大，聯動不管，卻打內戰。謝富治同志很生氣。他是個老好人，不愛生氣，但也生氣了，生了很大氣。地質「東方紅」，新北大公社打得火熱，對聯動，中央文革提了好幾次，讓你們調查你們沒幹（群眾：兵團戰報沒有反聯動），應該寫些批判聯動的文章在小報上發表，不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兵團戰報不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同意。（群眾有人說：紅代會是改良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我認為紅代會（中學）不是右傾機會主義（這時群眾較亂，群眾：大家安靜一下，聽首長講。）我不是首長，他們二位是首長，我是普通工作人員。四中楊××來了沒有？（說：來了。）你能給聯動作些工作，把他們爭取過來嗎？（楊：我不

認識聯動的，也找不著。）聯動講「老子英雄兒好漢」，你老子是英雄，可以和他們多接觸，但你不一定是好漢。你可以請些大學北航「紅旗」，清華「井岡山」幫你作些工作，讓聯動的老百姓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你敢不敢？（楊：敢！）不要怕！好了，我就說這些！好不好。

張春橋講話

我沒有多少好講的。我們商量過的戚本禹同志都講了。我講一點意見，全國紅衛兵都在看著北京，我既在中央又在地方，主要在上海。你們住在北京，對全國紅衛兵不大考慮。去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見了一千多萬紅衛兵，今年中央決定不串連了，全國紅衛兵不能到北京來了，北京紅衛兵的行動對全國影響很大，我這幾天在北京有一個感覺，大學、中學的紅代會都成立了，我們希望你們一定走在前面，隨時給我們提供經驗，成為我們的模範。我說幾句心裡話，這兩天我真有些擔心，大專院校那樣打法是錯誤的。

有同志遞條子說炮打李鐘奇不是炮打解放軍，剛才戚本禹講了，李鐘奇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李鐘奇是好同志，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十六條已經講過。要把講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的人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嚴格區別開來，今後你我都說錯話，現在滿街都有說李鐘奇是聯動後臺的大字報，聯動後臺就是反革命，那你還不如說他是反革命。

有的同志遞條子說今後可能會受到一些壓力，我希望同志們不要壓人，這是一個大辮子，你們整人家，下次就批評你們，我們要講原則。我們的意見並不強加於你們，我們所談的問題都是大問題，望你們考慮。現在一定不能離開大方向，離開一點，航向就錯了！有些單獨看來還是對的，但要和大方向聯繫起來看就不對了。我沒有更多的話，我希望首都大中學生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為全國作出榜樣，全國都會跟你們走。你們一開紅代會，全國都在準備開紅代會。紅代會的大方向應該肯定，你們要求改組，我不瞭解情況，我們常常在念一條毛主席語錄：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只要大方向對，不要怕有缺點，有錯誤，已經做了的就不能像文章一樣改來改去，我們可以經過共同努力，搞好一些。現在天津也正在鬧這件事，三個會，中學鬧得最厲害，裡邊有缺點，我想這是難免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得那麼好。我們也希望你們在這方面搞好。總之，我希望你們能成為全國的模範，全國的榜樣！

謝富治講話

同志們、同學們，剛才戚本禹同志和張春橋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講了話。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告訴我們，要依靠群眾，依靠解放軍，依靠革命幹部的「三結合」。依靠群眾，當前最主要的，就是依靠革命造反派。三依靠，依靠解放軍不可少。解放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領導的軍隊，在保衛文化大革命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有錯誤，有缺點可以在內部提，這條很要緊。我們要對解放軍有正確的認識。

有人遞條子說炮轟了李鐘奇應不應該檢查？炮轟了李鐘奇要以高姿態自我批評，我看不必了，轟一轟對解放軍也有好處，今後不要再轟了，明天不轟就好了。解放軍對你們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檢查了。（戚本禹插話：願意檢查就檢查，不強迫。江青同志最近坐汽車在北京轉了一圈，看了炮轟李鐘奇的大字報後很不滿意。中學紅代會應用大字報給糊上。）我不同意檢查，我不同意，不同意轟李鐘奇的人壓轟李鐘奇的人。另外，別的同學也應高姿態，不要再提這些人貼大字報的事了！我完全同意剛才兩位同志的發言，剛才張春橋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張春橋主要在上海，他講這番話是為了北京，也是為了上海，伯達同志也提出了這個問題。現在北京紅衛兵起了模範帶頭作用，北京紅衛兵要在這場大風大浪中繼續起帶頭作用。首先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堅決站在中央文革小組一邊；堅決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這點我們北京的紅衛兵起了作用，特別是當前同劉鄧的鬥爭必須徹底打垮，搞臭聯動！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也要結合鬥爭彭、陸、羅、楊，舊市

委大大小小反攻倒算的人和本單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學運動的關鍵，同聯動的鬥爭並沒有完全打勝，必須從理論上、思想上把聯動思潮批深批透，從組織上把聯動打擊瓦解，聯動的頭頭兒還沒有完全打敗，他們還在活動；同時要把聯動中大多數受蒙蔽的群眾爭取過來。

對聯動，中學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須相當努力。內部問題應該內部解決，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全力對敵。大方向一致，小問題保留，千萬不要轉移大方向！犯了錯誤是可以諒解的，但只能通過批評自我批評得到解決。今天來的人很多，戚本禹同志也講了很多，沒有聽取群眾的意見，時間已經很晚了，就不要再討論了，明天回去再討論吧，就這樣做了。

傅崇碧講話

同學們，剛才戚本禹、張春橋同志和謝富治副總理講了，我認為同學給衛戍區貼大字報是好事情，對我們是一個鞭策，我們認為很好。有些意見我們認為很對、很好。我們一定要改正錯誤。前一段軍訓時間長了點，（即每天時間多了點）有些學校強行推行延安中學的經驗，我們有些人說了一些錯話，我們歡迎大家批評。我們都是自己人，我們歡迎大家提。我們已經找負責軍訓的同志作了一些整頓，我們犯了錯誤，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你們對解放軍是愛護的，但不要在大街上貼大字報了，可以把大字報送到衛戍區，送給我們。已經貼了大字報也沒什麼，改了就好。貼了大字報的人也要放心，解放軍把你們當革命小將看，不要想得太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解放軍堅決和同學們站在一起，堅決批判劉鄧，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垮、鬥倒、鬥臭！我們歡迎大家提意見，批評一下沒什麼，有問題多聯繫，多幫助。

（精神符合，僅供參考）²⁴

²⁴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戚本禹接見中學代表時的講話（1967.4.14.）

「究竟如何對待成份？這是每個人非常關心的。毛主席在第四卷一二七九頁就講了兩句話：『既反對忽視成份，又反對唯成份論』。這兩句話是精髓，一定要好好掌握。反動對聯是搞唯成份論。陳伯達同志說，這是封建的血統論；不是獨創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的輿論，早就有的。德國法西斯說日爾曼氏族的血統是高貴的，是蘭色的，而猶太人就是低賤的，黃種人是不好的。中國古代帝王將相是高貴的，他們長期以來就傳播這種影響。這種影響也帶到勞動人民中間去，他們自以為命不好，出身不好，比如說農民起義吧，明明是自己幹革命，但是就不敢樹起大旗來，非要請個姓劉的來當皇帝，三國時有劉備，打着什麼皇親國戚哪個弟弟的弟弟的招牌來欺騙人……有人當官以後，老爺思想很嚴重，影響了自己的子弟。那些子弟呢，誰不承認他們是好漢，他們就打、砸、搶，走向反面。這是歷史的悲劇。這是長期受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血統論滲透的結果，是他們處於優越的地位，處於優越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結果。老紅衛兵要吸取教訓。這個悲劇也可以變為喜劇，可以重新革命嘛。但是現在有許多人仍然不覺悟，還有到公安部鬧事的。我到過清華附中，可是走了以後他們就馬上反我，說我沒有小汽車，說什麼戚本禹十七級幹部，我們家還稱兩個呢，（其實他也不知道我是幾級幹部）這種觀點實在是可悲的。他們連袖章都分等級。八一學校連擦玻璃都要調部隊去擦，他們五穀不分，四體不動，連雞毛簞子都不認得是什麼做的，還得把一個雞搬過來。最近有些人看見扣子沒有繫好的普通老百姓就打一頓，說他們是流氓，其實他們不懂什麼是老百姓，這是很可悲的。他們跟著他們的老子看些古戲，帝王將相，中了毒，再看些大毒草，受些影響。有些幹部子弟，現在是做了二十世紀的唐吉柯德，自以為很得意，還想翻案，二十年後掌權，像這個樣子勞動人民能讓他們掌權嗎？他們這樣的結果最後只會躲到垃圾堆裡哭。」

閻長貴同志參觀展覽後，與八一學校革命造反派座談時說：

「我看了『聯動』展覽會，很受教育。他們（指聯動分子）還是學生嗎？這麼野，實在不像話，簡直是土匪。有人認為這都是小孩子鬧事，其實是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修正主義的反不造不行！吃麵包，喝牛奶，坐小汽車，哪會有無產階級的感情呢，只會有譚力夫那樣的感情。大觀園裡只能培養賈寶玉，培養赫魯曉夫，不能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

戚本禹講話選登（1967.4.14.）

一、大批判大聯合

中學當前的任務就是大批判，提高路線覺悟，認識毛主席路線的偉大，劉、鄧路線的反動，同時要和本校內部的鬥爭聯繫起來，要和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鬥爭聯繫起來，深化鬥批改，我希望你們大中專學校都搞個典型。主要是鬥批，下一步搞成一個改的方案。你們老打「內戰」，就失去了大方向。哪個學校可以開創一個經驗嘛，可以向全國推廣嘛。（戚本禹同志指著蒯大富說）清華也沒搞出來，蒯大富也不見得高明。王光美就是一個很好的把柄，你們要好好地批嘛。可是最近，聽說你們有個戰鬥組批判《紅旗》評論員文章，這個文章也是能批判的嗎？那是黨的機關報，不是什麼個人問題。北航我們也希望搞出一點經驗來，學校鬥批改是個光榮的任務，這個事情做好了，就完成了一個巨大的歷史任務。這個條件是要靠聯合起來，否則就不能大門大批大改。因此中學的任務就是大批判大聯合。中學紅衛兵現在壓倒一切的

任務是對劉鄧的大批判。每個紅衛兵戰士都必須投入這個大批判中，只有經過大批判才能解決「聯動」的問題。（謝富治同志說：要緊緊掌握住這個大方向。要聯繫本單位一段一段地搞。特別是中學的任務，將來要和「聯動」的鬥爭結合起來。「聯動」少數頭頭是反動透頂的。這一仗就是批判劉鄧，並沒打完，鄧還很猖狂嘛，在理論上要把他們批倒批臭，在組織上要打倒，這一工作並未完成嘛。做了許多工作，還要去共同努力。因此內部的事情要用內部批評的方法解決，把主要力量要集中在敵人身上。內部的事情也要堅持原則嘛，主要的方向一致，小的問題可以解決，不要迷失方向。內部用批評和團結，犯錯誤就改了。）

二、創造條件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昨天《文匯報》發表了社論。今天不是有人反嗎？中央文革小組認為這個社論是好的，作了廣播。聽說是有人反對，這裡也有吧？社論可以提意見，但這個東西是正確的。上海六女中在大批劉少奇裡搞聯合，是有普遍意義的。運動也是不平衡的嘛，大聯合是有條件的。大聯合沒有條件是需要創造條件的。各個學校現在都有些矛盾。比如說，革命派與革命派之間的矛盾，革命組織與保守組織之間的矛盾，革命組織與反動組織之間的矛盾，各個學校都有矛盾。這三種情況，第一種革命組織與革命組織之間的矛盾，其實是桃子的問題，其實這也是個大問題。有些人不能大公無私，為小團體為個人摘桃子。別人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去摘桃子嘛，就擁護他。如果為個人摘桃子，這是資產階級思想。現在有人的做法像太平天國的東王西王，不要學習那種私字當頭嘛。其實那時太平天國不也是私字當頭嘛！那些人，革命組織不能團結就會各個被擊破。革命派要聯合起來。大敵當前，不要搞「內戰」。是「內戰」重要呢？還是批判劉鄧重要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革命組織與保守組織的問題，女六中也談到了，要採取一些方法是很好的，首先是採取一些方法來激勵造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反的同學，這些方法是很好的，然後那些保字型大小組織的那些同志就沉痛地檢查了自己。這樣就

自己解放自己。可以慢慢搞聯合嘛，社論批評了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落實到班級中去落實到個人中去，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應該弄清思想嘛，團結同志，批評了錯誤思想，弄清思想然後再搞聯合。第三個問題是革命組織與反革命組織問題，這個問題是大問題。大是大非的問題，絕不能「和稀泥」。你喊劉少奇萬歲，「聯動」萬歲，還能跟你聯合嗎？對他們要進行批判。少數個別人也要嚴肅的批判。他們認識了錯誤，還要看他們一個時期，不過也要把一般受蒙蔽的反動組織中的群眾和「聯動」骨幹分開。《文匯報》的社論沒有談出這一點，也有點客觀原因，可以以後補充嘛。除了這點，整個情況都是適合一般社論的。

三、一家人基本是分清是非，可以「和稀泥」

你們不要算老帳。認清是非，就要聯合，否則就對不住毛澤東思想。新北大的，地質「東方紅」的，我很不滿意。一家人基本是分清是非的，就可以「和稀泥」嘛。這不是右傾，這是內部矛盾嘛，弄清是非就「和稀泥」也不怕。

內外之間有分歧，正確處理內部矛盾，不要學大學的樣子，把謝富治同志都給氣壞了。其實謝富治是個老好人。中學學習大學，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反對劉鄧陶為什麼沒有那麼大精神呢？地質「東方紅」，新北大都是革命派，現在鬧對立。其實都應批評嘛，可實際上卻不這樣幹。

四、希望首都紅衛兵在鬥批改中做出模範

張春橋同志說：北京的紅衛兵對全國的紅衛兵有很大的影響、對於在北京我有些感覺。北京開了兩個紅代會走在前面了，全國的紅衛兵看見首都的紅衛兵走在前頭，都是興高采烈的搞聯合嘛，希望你們一直走在前頭，成為全國大專中學紅衛兵的模範。

局部要服從全域，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我希望首都的紅衛兵在鬥

批改中做出模範。全國是會跟著你們走的，人家跟著你們走了，現在你們又否定紅代會，紅代會的大方向是要肯定的。至於改組，我不太瞭解，可能也是有錯誤的，至於建立這樣的組織，像毛主席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搞這樣一個組織不能改來改去嘛，當時只能努力共同搞好。現在天津也是這樣搞，那裡搞得最凶的也是中學紅代會。北京的紅代會中也是有缺點的，不能上來就好。我們希望你們以後把它搞好，整個紅衛兵工作（北京的）要成為全國紅衛兵的典型。

謝富治同志說：北京紅衛兵在這場大風大浪中要起好作用，聽毛主席的話，當毛主席忠實的紅小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堅決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

謝富治、戚本禹接見北京長途電訊局各組織代表的講話（1967.4.14.）

晚上八點五十分，戚本禹等同志在掌聲中進入會議室，坐下後，戚本禹微笑地問：今天有哪些單位來了？

各組織代表回答：「有北郵『東方紅』」，「有電報大樓『紅電』」，「有郵電部臨時革命委員會」，「有郵電醫院」，「有電報大樓『紅訊兵』」。

戚本禹面向郵電部等單位代表：你們都是電報大樓的嗎？

回答：我們不是。是支持「紅電」的。

戚本禹：今天解決長途局的問題（面對郵電部等單位的代表）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郵電部郵電醫院代表：他們打了成安玉副部長，和我們有關係，所以我們來了。

戚本禹：兩派都來了嗎？

郵電部等單位代表：支持「紅電」的來了。

戚本禹：郵電部門沒有支持「紅訊兵」的？

郵電部等單位代表：沒有。

「紅訊兵」異口同聲地說：有！不知為什麼沒有叫他們來。

「紅電」代表及其支持者：他們是保字型大小的。

戚本禹（嚴肅地）：那不一定！我還要調查。你們說他們是保字型大小的，他們還說你們是保字型大小的呢！面向「紅訊兵」對不對？

「紅訊兵」代表（齊聲地）：對！

戚本禹：北郵有支持「紅訊」派的嗎？

北郵學生：沒有。

「紅訊」派代表：有！有「紅軍」乘風破浪等戰鬥隊。

戚本禹：有兩派嘛！怎麼說沒有？

北郵學生：他們只有五十多人，也快分化完了，而且他們的觀點正向我們靠攏。

戚本禹（面對北郵學生）：你們是介入的，以後再聽你們講。今天我要請長途局同志講，哪一派先講啊？

（「紅電」先講。講一個小時，由三個人互相補充講的。戚本禹兩次打斷他們的講話，叫他們簡單些。我方代表講了十五分鐘左右，雙方彙報完自己的觀點後，「紅電」派遞條子。）

戚本禹問「紅訊」派代表：你們打人了沒有？

「紅訊兵」代表：（先讀了一段最高指示：「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我將最近幾天來向首長簡單彙報一下，從六號開始，北郵「東方紅」就衝進電報大樓，行兇抓人，將解放軍幹部韓金波抓走後拉到衛戍區司令部，又拉到通訊兵部，又打又罵。七號再次衝入電報大樓，下午又揪走韓金波去鬥，毒打，侮辱，全身有二十餘處傷痕。八號軍管後，北郵「東方紅」再次衝進大樓院內行兇打人，打傷我無產階級革命派多人，並毆打軍代表和解放軍戰士。十三號他們再次開廣播車來大樓，破壞我召開的聲討劉、鄧、陶大會，經過多次交涉無效，仍開廣播干擾。我聲討劉、鄧、陶大會被迫停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無產階級革

命派戰士截斷喇叭線，拿走喇叭。

戚本禹：打學生的事有沒有？

「紅訊兵」代表：堅決沒有，這不是事實。（北郵學生沒有人答話）

戚本禹：你們打了成安玉沒有？

「紅訊兵」代表：打了，在十三號事件中，長途局三天半罷工事件中六、七、八號事件中，成安玉就是他們的後臺。所以我們揪了他去鬥他。但他對我們提出的問題拒不回答，什麼都不知道，還歪著脖子示威，我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士實在氣極了，在解放軍被打，我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士被打的時候，同志們都流下了階級同情的眼淚。而成安玉卻公開支持他們這樣作，我們的一個戰士忍無可忍，打了他一拳。在鬥他之前，我們一再向同志們交代政策，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在氣憤之時，還是有同志打了他。我們回去一定向此同志說服教育，要文鬥，不要武鬥。

（此時。「紅訊兵」派的戰士有人遞條子：「坐在第一排戴眼鏡的白頭髮的，即郵電部副部長，郵電系統文化大革命工作團長、鎮壓群眾革命運動的成安玉。」戚本禹、謝富治、傅崇碧團長看了後，長時間看成安玉，成當即低下頭，手托腮，無精打采。）

戚本禹：（面對北郵學生）罵解放軍哨兵為「保皇狗」，有沒有？

北郵學生（戴黃邊眼鏡的）：沒有。

「紅訊」派王××：罵了一句，我聽見了。

北郵學生：誰罵了。

「紅訊」派王××：戴眼鏡的，就是你。

北郵學生：我沒有罵。

「紅訊兵」李××：罵了，我也聽見的。

北郵學生：我們戰士對解放軍戰士是尊敬的。

戚本禹：把軍管副主任強迫拉到中南海去有沒有？

北郵學生：這事有個發生過程。警衛出動四十個人，打了我們的同學。

戚本禹：誰打的？

「紅訊」派戰士：四月八日，北郵學生衝進我們聲討劉鄧陶大會會場，

打傷我們的人，解放軍把我們救出去了，防止了嚴重的武鬥。我們沒有看見解放軍打人，我們倒看見解放軍被打了。

「紅訊」派另一戰士：軍代表哈斯同志肚上被打了一拳，當時就蹲在地下了。一位連長被打了十二拳，有八名解放軍戰士被打。

「紅訊」派李××：戚本禹同志，有一個叫莫英環的是我們局「紅電」派的人，打了警衛部隊戰士兩個耳光。

「紅電」派××：北郵一個同學喊了一聲解放軍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解放軍打了這個同學，這個同學一邊哭一邊走……

北郵一學生：當時我在場，解放軍進去了。「紅訊兵」在警衛的保護下撤了出去。有個同學喊「要支持真正的左派」，姿勢不太好。那個喊「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的同學的姿勢是這樣的：「拳頭攢的緊緊的，站在凳子上，彎著腰，將拳頭對準了解放軍戰士的頭」，大聲喊道：「要支持……」，態度很不好。連長問：「你要幹什麼？」這時就連拉帶打的推走了。

戚本禹：為什麼要將軍代表強拉到中南海？是不是你們強迫他去的？

北郵同學王××：不是強迫的，是請他去的。

戚本禹：他自願去呀？

北郵同學王××：他不太——願意去。

戚本禹：那還是強迫的。（場內活躍）

北郵同學：為了照顧解放軍的威信，我們讓他坐在司機旁邊。

戚本禹：你們還是照顧解放軍的威信？！（場內有笑聲）

北郵同學：是這樣的。可是他們打了我們的人。十四號他們砸了我們的喇叭，砸壞了廣播車，打了我們的人。

戚本禹：他們已經承認了。

北郵一女學生：關於廣播車的問題，我們七個人，還有一個司機，他們下來了二百多人，五個人圍住一個女學生打。

戚本禹（面向「紅訊派」）：打了呀！

「紅訊」派戰士多人回答：沒有打。

戚本禹（向北郵學生）：你們十三號下午調了一千多人到電報大樓，一

直搞到十四號早二點，是不是事實？

北郵學生：我們調動一千多人不符合事實，我們只去三百多人，其他的人是聽到我們挨打，來支持我們的。晚上十點多就走了。

戚本禹面向學生問：打人了嗎？

北郵學生：沒有，是抓打人兇手的。

戚本禹看著紙條問：你們公布了三十六個人的名單準備要抓，抓了四、五個人，有王進，李寶智……

（接著李××彙報了被抓的經過）

「紅電」代表：抓兇手的大字報是我貼的。

「紅訊」派崔××：十三號夜裡，我在郵電部後門被他們揪住了，他們打了我，我現在脖子轉動還很難受。白天發生的事情我不在場，我從六樓下來時已經沒事了，我一點也不清楚。他們把我當成兇手，打我，揪我頭髮，弄得我……（「紅電」派及其支持者有笑聲）我沒打人為什麼抓我？打我？

學生（指「紅訊兵」崔××）：他是「紅訊兵」頭頭，他老打人。

「紅訊兵」崔××：我沒打人，我也不是負責人。

戚本禹：今天下午兩點鐘的大會是誰主持的？

郵電部代表：我主持的。

戚本禹：你是成安玉這派的？

郵電部代表：我不能說是他這派的。成安玉是原文化革命工作團團長，有錯誤要檢查，我們給他機會。經過排隊，大家認為他是比較好的幹部，有錯誤要檢查，……這幾天他有幾個表現我們認為不錯……

戚本禹：同志今天大會大約有多少人？

郵電部代表：三、四千人。

戚本禹：你們通過軍管會批准了沒有？

郵電部代表：軍管會沒有批准。我們聽了成安玉被打，要在大樓開會找軍代表談了很久沒有同意，又到衛戍區去談，一直沒有解決。我們決定到郵電部去開，但這時郵電器材廠的人已到大樓院裡去

了，打電話來不及，這就不好辦了。懇求軍管會批准，軍管會沒有同意。他們提了三點意見。

戚本禹：一直到最後，軍管會沒有同意，這說明你們是不對的。這是軍管單位，有權力，你們外單位來是不行的。

郵電部代表：那我們承認錯誤。

戚本禹：你們喊了攻擊軍管會的口號，貼了攻擊軍管會的標語，（念標語）有沒有？

郵電部代表：沒有。我們宣布了三條紀律，特別注意了這個問題。（笑聲）

郵電部另一代表：昨天打北郵小將事件，軍管表態不明確。

北郵學生：砸廣播車和打成安玉都是戚蘊華指揮的。

「紅訊」派代表戚蘊華：砸廣播車我是同意的，那天我正去吃飯，看見北郵廣播車在廣播，我們給軍管會提了幾次，不解決問題，聲討劉鄧陶的會沒法開，同志們氣極了，砸了廣播車。

戚本禹：抓成安玉是誰的主意？

戚蘊華：我不瞭解這事。晚上我沒有去，打成安玉的事不清楚。那天他們抓我們的人，我們到衛戍區去的人不敢回來，夜裡兩點多，大樓院裡沒有北郵學生了，我才去把他們接回，待在二樓禮堂，有兩個北郵同學進入二樓禮堂，聽說還去叫人了，我們怕發生衝突，又撤出二樓禮堂了。

北郵學生：我們兩個人到禮堂去，看見他們正在鬥成安玉，我們進去了，他們推我們，專往我們要害部位踢，說是內部會，不讓參加。既然是內部會，為什麼讓成安玉來，鬥成安玉我們也可以參加，他們不讓，將我們推到禮堂中間。

「紅訊」派代表：沒有打他們。

郵電部代表：打人兇手動用戰備車，我們提了幾項要求，要軍管會給予主持，一個也沒有解決。三七奪權後，一直不讓在電報大樓開會……

戚本禹：郵電部有沒有禮堂？有沒有食堂？

郵電部電報：沒有禮堂，有食堂，但太小，只能坐二、三百人。

戚本禹：有沒有院子？

郵電部代表：有。

戚本禹：那為什麼不在郵電部開？以後沒有經過軍管會同意，不能在大樓開會！

郵電部代表：五項要求，軍管會一點也不給我們答覆。要求和他一起去衛戍區，軍代表不去，他說你們去是你們自己的事。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

「紅電」代表李××：「紅訊兵一百二十多人沒上班，無線試驗室有二十多人沒上班，我們調查了。」

北郵學生：開聲討劉鄧陶大會，他們喊：三七奪權好得很。我們進去要與他們辯論，他們不辯論，我們也坐在那裡。解放軍打了「紅電」和北郵戰士。

「紅訊兵」代表：趙××說，我們聲討劉鄧陶大會，念完最高指示，第二個發言人剛發言，學生衝進來，衝上講臺把話筒搶過來，並說：「把門全關起來，一個也不讓走。」武鬥我們，打傷了我們的人，完全把我們圍困在禮堂中間，不能出入。解放軍來援救了我們。來了四十多人，分開兩邊，手挽手，我們從中間出來了，同志們都激動得哭了。他們確實把解放軍打了，沒有看到解放軍打人。

「紅訊」派代表李××：他們將我們主持大會的張××，郝××等推下講臺，打暈了過去。我被他們揪走，連推帶打，說要將我帶到公安局，在大門口警衛旁邊，他們又打我，有良鄉技校八一八紅衛兵，有北郵學生，身上有北郵的牌子（校徽）。

戚本禹（嚴肅地）：對長途局的問題，你們鬧了好幾天了，提點初步意見。

第一，怎麼對待解放軍軍管。我們認為「紅電」北郵是有錯誤的，對軍管是不歡迎的，有抵制的。你們可能會講出很多道理，不管有多少道理，軍管是經國務院批准，經中央同意採取的措施，是為了穩定長途局的。你們有抵制，不歡迎軍管，並將軍

代表拉往中南海去，你們說他同意，我問了，是不同意的，這個辦法是不好的，我們希望所有真正革命派的同志，要主持軍管，維護軍管的威信，否則，是要出事的，北京市軍管單位把軍代表拉到中南海，這還是第一個，你們還是首創，不過這種首創精神不能推廣，假如你們有百分之百的道理。在軍管的問題上是站不住腳的。罵解放軍「保皇狗」，貼標語喊口號攻擊解放軍，你們不承認，但從你們的發言，我看出你們是不歡迎軍管。毛主席說過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軍管是不能討論的，郵電大樓擔負著國際、國內重要通訊。你們對軍管是不歡迎的，認為軍代表偏心。不管你有什麼看法，這是沒有討論餘地，不能討論的。你們有意見，可以向上級反映，如衛戍區、中央文革、中央軍委文革、林彪同志，還可以向毛主席反映。但是無論如何你們在下邊不應該對軍管進行抵制，就是要維護軍管的利益。這沒有討論餘地。青海出了問題，是否軍管就不可信任了，就可以衝了，青海是一個壞人，一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篡軍，解決這個問題也還要軍管。北京市沒有這個問題。

傅崇碧同志是保衛毛主席的好戰士，沒有問題。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就是堅決支持左派的，擔負了重要任務，工作做的很好。如把北京看成青海，這是絕大的錯誤。學生是維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希望你們不要採取這個辦法。你們把軍代表拉到中南海，不管口號喊得多麼好，「為保衛毛主席」，不管口號如何，這是不對的，這次可以不追究，但以後你們再這樣搞，就要追究了。

小將有錯誤就改，最好你們不要去衛戍區，不要發動「東方紅」戰士去，他們很忙，不要去一千幾百人，如再去，就找你們的負責人。

衛戍區擔負保衛毛主席司令部的艱巨任務，擔了很大擔子。你們問題再大，是局部問題。今後你們不要發動大批人去了。把話說到底，哪怕電信局的軍代表全錯了，也要維護軍代表的威

信，何況情況不是這樣。現在劉鄧司令部就希望衛戍區垮，中學生貼了大字報，要批評，這是不是後邊有人？要注意後邊是不是煽羽毛扇的，很難說。青海學生回來說，在青海受到反動路線的迫害，回到北京感到很幸福。主要是有毛主席正確領導。很大一部分功勞是衛戍區（傅崇碧插話：主要功勞是中央文革。），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沒他不行的。如不這樣，會成什麼樣子？

為什麼在批判劉鄧反動路線時，把矛頭對準衛戍區？這是要害，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你們要從革命利益考慮。不要再到衛戍區去了。你們有問題去代表就行了，你們不要去那麼多人啦！

其他問題有軍管，你們不要擾亂他們的工作，他們負擔很大的，艱巨的保衛毛主席的任務呢。你們不要去干擾。

你們想一下就會明白，這麼尖銳的鬥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東方紅」什麼這紅那紅的會有什麼局面？你們早就抓起來被槍斃了，你們還有四大自由嗎？沒有了。沒有人民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第一我們要依靠革命群眾，二要依靠中國人民解放軍，他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我們是他們的支柱，他們也是我們的支柱，我們與人民解放軍是魚水的關係。第三要依靠革命幹部，希望你們要考慮大局，要支持軍管，要合作。有意見可以提出來，書面的、開會等等。但不要把他們帶去，要維護他們的威信。你們把他拉去了，第二天怎麼工作呢？要不信，我也發動一些人把你拉去……第二天你也不能上班！……

第二個問題：打、砸、搶。北京有個一次打砸搶的高潮，現在又有苗頭，民族宮、京劇一團（群眾插話：還有新北大。）新北大是民族宮的繼續，電報大樓，你們不算太嚴重，打、砸、搶此風不可長，不管哪一派，打、砸、搶都是錯誤的。（這時學生插話說：我們是挨打的。）難說，還要調查，（哄笑）（戚本禹對謝副總理說）他們（指北郵）是反對聶元梓這派的。

打、砸、搶是錯誤的，百分之百的錯誤，沒有一點對的。

（面對「紅訊派」你們砸了人家的車，把成安玉用汽車弄到郊外，這是你們幹的，（「紅電」代表有笑聲，戚本禹面對「紅電」代表）你們幹的也不見得好一些。各打四十大板。（「紅訊兵」代表馬上站起來說我們回去馬上把車裝好，今後保證改正錯誤。）那好。（北郵學生說：他們把汽車砸壞了，油機噴嘴也弄壞了。）剛才人家已經承認錯誤了嘛！這只是程度問題。（北郵學生：不信請你去看現場，還在那兒放著呢！）你們得理不讓人是不對的，你們這樣我不同意。（北郵學生插話：「紅訊兵」打了我們人。）你說他們打了你們的人，你們也打了他們的人，你們敢保證一個人也沒打。（北郵學生回答：沒有。）我才不相信呢。（北郵學生大叫：我們挨打了！）（戚本禹嚴肅地說）我不想聽你們訴苦，我想聽聽你們檢討。不管怎樣，我看你們有點自我批評精神好不好？！這一點他們好，他們砸了車承認了，打了人也承認錯誤了。你們不承認。我看你們這麼多人氣勢洶洶的開進去，不會怎麼太文明的。我是知道的，你們文明我不相信。（北郵學生仍為自己辯護，戚本禹指著桌子上的材料。）那麼，我這些材料都是假的嗎？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們不經軍代表的同意就去開會，會上鬥人，做噴氣式。打砸搶我們堅決制止。你們還要打，就打嗎？打一打有好處，就暴露了，哪派就好分了，再要發生打、砸、搶就找出幕後指揮者，逮捕法辦。（長時間熱烈鼓掌）（北郵學生王××：我們也要查出他們打人的後臺。）打砸搶不要搞。（「紅訊」派熱烈鼓掌）以後要搞「四大」，你們還要搞「五大」，打架，你們嫌四大不夠，這樣不好。

第三個問題：關於長途局的運動，主要依靠自己內部力量去解決，（「紅電」及支持「紅電」的代表）不鼓掌，說明你們是不大贊成的。（北郵王××說：不是我們不鼓掌，你的講話說到我們心坎裡去了，我們贊成。）（場內笑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贊成，不要去那麼多人，他們需要你們時，可以派代表，參加他們的辯論，雙方都要派代表去。最好還是依靠內部力

量，儘量不去，他們如果自己能解決就行了。你們學校內部運動也沒搞好，奪權也沒奪好，你們還自顧不暇，還要去管別人，我們希望你們自己搞好自己的問題。長途局運動依靠他們自己搞，他們自己可以搞好。還有軍代表。他們如果需要你們，你們可以派代表，如果你們看他們運動搞的真不像話，你們可以反映給我們，派一些代表關心關心就可以了。

長途局究竟哪一派是左派，沒有調查。還要調查，我還沒有完全材料，不好作結論。不過這兩派都不是反動組織。傅崇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我們完全一致。（「紅電」代表李××說：黨委一小撮人將我們紅聯五個人、北京公社兩個人打成反革命了。），你們組織裡，當然也包括「紅訊兵」，特別是「紅電」》，是不是有壞人？有不純的？一千多人的隊伍沒有一個壞人？你們要警惕、考慮，可以內部純潔組織。（「紅電」李××說：我們已整風了，純潔了隊伍，已清理出二十多人……）你們可以開門整風，你們大多數是革命同志，你們整風了嗎？（「紅電」回答：開門整風了。）（戚本禹又面向「紅訊」派問）：你們整風了嗎？（「紅訊」派代表）答：我們內部已經整風了。你們也應該開門整風。（「紅訊」派代表）答：我們就要開門整風。戚本禹接著說：請「紅電」參加，你們都是革命同志，要大聯合嘛！不要這樣對立。

（「紅電」代表又說：這樣的分歧應該由黨委一小撮人負責。）

戚本禹回答：我看還要怪你們一點。大是大非要弄清楚，小是小非要求同存異，搞大聯合。大方向一致，如批判劉鄧反動路線一致就要聯合，如果批判劉鄧不一致，就不能聯合，對局內的當權派都認為確是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可以聯合。

毛主席語錄怎麼用法？用的對不對？你們都要有團結的願望，（面向「紅訊」派）剛才你們讀一條語錄，是敵對性的，用錯了，毛主席對付敵人的語錄都很精彩，但不能用在內部。團體打內戰，有些小將互相打，就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語錄用錯了。對敵人，對劉鄧的鬥爭應該不怕犧牲的，這是對的，是可歌可泣的。打內戰還不怕犧牲就不對了，打個頭破血流，何必呢？還是互相之間要有點自我批評精神，發揚長處，檢查缺點，下次開會，希望聽到你們大聯合的聲音。軍代表有些傾向性是必然的，（戚本禹面向「紅電」代表說）你們要考慮考慮，人家為什麼傾向他們，不傾向你們呢？

奪權你們全不要奪了，現在軍管領導下，軍代表是給革命摘桃子，給無產階級摘桃子。為個人摘桃子，吃了要不好受的，要肚子疼的，不會長生不老。

現在北京出現摘桃子論調，謝富治摘桃子，是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派。現在桃子歸軍管會，軍代表要物色出真正的革命派，好同志，真正能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只要是好同志，不管是否反對過自己，只要擁護毛主席，有幹勁，有毛澤東思想，就要擁護他掌權，千萬不要以為軍管他是贊成我的，還是不贊成我的。要選出兩派中最優秀的革命同志，組成聯合掌權的班子，將革命，生產搞好。（「紅電」趙××說：一月二十四日奪權以後，我們成立了「臨時革命生產委員會」，軍管以後，我們馬上解散了，他們七月三日搶權後，成立了「臨時革命委員會」，也應該解散了！）。

戚本禹：臨時革命委員會是他們自己革命組織的權力機構，可以領導他們工作，（「紅電」趙××、李××：現在已經軍管，還存在幹什麼？）戚本禹：可以幫助他們工作嘛！這有什麼不好呢？

（「紅電」××說：他們取締我們組織，將七人停職反省，交待問題，至今不能上班……）。

戚本禹：其他問題要經調查，研究，由軍管會負責處理。（「紅電」代表提出關於轉業幹部問題……）戚本禹說：這個問題不太瞭解情況，由軍管會處理。

（北郵王××說：他們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們也沒有看見他們演出，宣傳。）（場內笑聲）

（「紅電」代表說：我們去衛戍區瞭解，說有些人不屬於衛戍區的，不知在幹什麼？……）

戚本禹最後說：我就講到這裡，下面請謝富治副總理講話。（群眾熱烈鼓掌）

謝富治副總理講話

我完全贊成戚本禹同志的講話，支持他的講話。中央文革小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他們從始至終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北京衛戍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有很大功勞，軍管工廠、學校，支左、支農等都有，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在支左工作上，難免有些缺點，是少數的，所有的同志都可以提意見。北京衛戍區解放軍一直堅定支持左派的，保衛無產階級大革命的，保衛中央文革，保衛毛主席的。要維護解放軍的威信，有缺點，可以開座談會，書面提意見，但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軍。造反派與解放軍要聯合起來，在中央的領導下，在毛主席領導下，就可以成為一支偉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就能將黨內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倒、鬥垮、鬥臭。造反派內部之間觀點不一致，要用「四大」來解決，不要打、砸、搶。

首都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在毛主席身邊，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帶頭作用。全市正在批判劉、鄧、陶，電信局應從明天開始，要把劉、鄧路線批透批臭，因為劉、鄧是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要挖掉中國修正主義總根子，也要批判有關的。像彭真、陸定一，要狠狠地批，狠狠地鬥，掌握鬥爭大方向，緊跟著中央文革，搞好這項任務。內部問題可以通過整風解決，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

所有革命造反派要最聽毛主席的話，對全國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起好的帶頭作用。要敢闖、敢於革命、敢造反，但要在科學性、組織性、紀律性上起帶頭作用。革命靠自己，郵電大樓是要害部門為什麼要軍管？為什麼戚本禹同志來開會？我們是非常重視這個地方的。不要來郵電大樓打架，不要以為一打架中央文革就來人，你們要自己把這個地方

的革命、秩序搞好。

傅崇碧司令員講話

我完全贊成戚本禹同志和謝副總理的講話。郵電大樓，廣播大樓很重要，任何一個國家的政變，首先要搞郵電大樓、廣播大樓，這說明是要害單位很重要。中央文革、軍委、國務院很關心郵電大樓，你們搞武鬥，周總理晚上十二點鐘，把我們找去，要我們馬上軍管。五點鐘宣布，時間很倉促，說明很重要。革命派要協助軍管，把革命工作搞得更好，生產搞得更好。在批判劉鄧路線中，你們要聯合起來。對解放軍提的缺點，我們要研究，檢查，要告訴軍管會注意這件事。軍代表原來是臨時的，（戚本禹插話：不應該是臨時的，即便是臨時的，也要絕對維護軍管威信。）對，我說的意思是代理的，現在是正式的了。剛由軍事學院去的，不會有傾向性，解放軍不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

我們很重視郵電大樓，你們（指「北郵東方紅」）開著大喇叭去，幾千人開會，總理也講了，不行！這樣我們要干預。江青同志今天告訴我，不允許去郵電大樓打。（戚本禹插話：以後在電報大樓開會，要經過軍管會批准，否則是不行的。）去郵電大樓開會，一定要經過軍管會同意。解放軍和革命派是一家人，如同魚水一般。你們罵解放軍是「保皇狗」，戰士也是青年，他也受不了。對警衛部隊有什麼意見，歡迎同志們提出來，希望大家協同軍管會把革命生產都搞好。²⁵

戚本禹在中國京劇院的講話（1967.4.16.）（存目）

²⁵ 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四）》，一九六七年五月。

陳伯達、戚本禹接見「批判陳毅聯絡站」等組織的
談話（1967.4.17.）（存目）

戚本禹在中央樂團講話（1967.4.20.）（存目）

中央文革關於釋放「聯動」小頭目的指示
（1967.4.22.）（存目）

關鋒、戚本禹關於解決青海問題的講話
（1967.4.27.）（存目）

陳伯達、戚本禹對中央國務院聯合接待室全體人員
的講話（1967.4.30.）（存目）

戚本禹談當前形勢（1967.4.30.）

形勢很好。大批判決定中國命運，全世界關心。

黨內始終存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國向何處去，走什麼道路。歷史上，抗戰後存在是走半殖民地道路，還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勝利了，是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到文化大革命才得到總解決。批判海瑞罷官，翦伯贊均要輿論準備，吳晗、鄧拓是前哨戰，現在是大決戰。去年主席提出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在被培養為接班人，我們很不理解。好多中央同志感到黨有分裂的危險，為中國命運耽憂，但很不理解。甚至看了主席的大字報後，還不知道大字報是幹什麼的，說的是誰？還有人至今仍不知，可見理解大鬥爭很不易，我們自己是否充分理解了！？

彭、羅、陸、楊、劉、鄧、陶形成一股力量，有國內外支持，國外與帝、修聯繫，國內有地、富、反、壞、右支持。主席到各省時提出雲南的蔡鏜，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大家還以為主席在講故事。有人反蘇修有勁頭，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認識不清。我們應緊跟主席，過去有距離，今後也會有距離，總要緊跟。劉、鄧將大批叛徒佔領要害部門，如楊尚昆、曾×，還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壞事，竟跳出來說：「劉怎麼還不造反。」中央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三大要害部門均被他們掌握，工交、文教也占了要害部位，劉敢於提出調查會不適用，又說不能蹲點的靠邊站，……都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我們還麻木不仁，經過大批判，全黨、全軍、全民把蓋子揭開，展開群眾性批判，寫了很多好文章，工農群眾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水準從來沒有這麼多，把群眾的革命覺悟提得這麼高（如《光明日報》登載清華的小將批判「人的階級性」一文並沒人為之加工）小將挖叛徒集團千辛萬苦，一個一個查對，大批判中建立功勳，提高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標誌青年一代，看到我國接班人可靠，有了保證，這是一。

第二、奪權鬥爭。主席說：三、四、五月看出眉目。過去很多省市

掌握在劉、鄧叛徒集團手裡，不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手裡，現在六大省市奪權勝利，有的經過兩派鬥爭，已有勝負（青海、內蒙、福建），兩派鬥爭激烈，局勢已明朗化……。幹部經過考驗，青海、四川都有了大批革命幹部。河南鬥爭激烈，很有希望。反而不明朗的地方弄不清楚，不知道運動起來了沒有。要支持左派，地院「東方紅」有風格，同學自己出糧票，把四川的革命派保護起來，周總理、康老表揚他們。湖南鬥爭厲害，抓湘江風雷，抓了好多人，張德生反對抓人，出來造反。不要光看發生武鬥，打、砸、搶，要看主流，有的是革命反抗，並非打、砸、搶。壞事可以變為好事，經過反復鬥爭，局勢就明朗了，有了「三結合」對象。還有的省需要經過一個時期，多數的省局勢明朗，這是群眾付出了代價，經過鬥爭的結果。所以，形勢大好。少數省份，保守派佔優勢，局勢發展不平衡。

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少數軍區迷失方向，個別的是壞人（如趙永夫）大多數是認識問題，經過鬥爭，正在轉變，尤以經過軍委擴大會議後認識統一了。

第三、很多單位轉入本單位鬥批改，運動在深入。北京有很多單位進入鬥批改，全國需兩，三個月。

第四、整個生產局勢好。一月上旬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搞經濟主義，局面相當嚴重，經左派反擊，主席一月風暴號召，大有好轉，軍隊參加作了很多工作，四月以來，局勢好轉。

通過大批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準提高，奪權鬥爭明朗化，運動深入，生產好，主要這四點標誌著大好形勢。

問題也存在：如鬥爭反復，壓制左派……。當前苗頭有兩個：

- (1) 左派重新衝擊軍隊。軍委十條下達後，如北京轟李鐘奇，超過了轟劉少奇，相當大的衝擊。中央文革開會解決了，各省市方興未艾，值得注意。要宣傳擁軍愛民社論。左派開始炮轟省委，省委住到軍區，又炮轟軍區，發了八條命令，不能炮轟軍區，軍區遇到衝擊，抓了人，犯了錯誤。軍委十條下達後，左派（聽不清）對過去的錯誤不認帳，又來衝，重犯

歷史錯誤。個別人是別有用心的，想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利用支左的錯誤，來挑動群眾（山東、廣西，韋國清是好人），中央文革不贊成，軍區大都是認識問題。

軍隊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劉志堅搞不介入），許多人不知道海瑞、三家村、聶元梓的大字報，不知道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對劉少奇的錯誤更不清楚，犯了錯誤，說明劉、鄧路線，他還不知道。部隊無財權，人權，並非保護自己的地位（地盤），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調查研究，往往坐在保守派一邊，抓人。軍隊幹部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如果不去批判劉、鄧，不把矛頭對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把矛頭指向軍區，就不對了。這個苗頭要注意，有意見可送大字報，內部解決，勿使矛盾公開化。軍隊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柱，劉、鄧不敢造反就是因為我們有解放軍。劉、鄧已經把反毛主席的祕密報告做好了（在暢觀樓，搞了黑秀才做祕密報告），政變後的安排也搞了，就是因為我們有解放軍才不敢動。對解放軍不能衝擊，要內部解決。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矛頭轉向解放軍，自己溜掉。抓人雖多，但矛盾性質不一樣，解決的方法也不一樣。如果以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態度去對解放軍那就錯了。

- (2) 無政府主義。現在是現象，不成為系統的東西，即打、砸、搶，什麼命令也不聽。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機會主義壓制革命造反，奴隸主義絕對服從，馴服工具。現在起來造反就是為所欲為，不要組織紀律，不要領導。學生、工人中嚴重，不上班，不工作，但工資要領，所以無政府主義是個人主義。奪了權，無政府主義對我們是個麻煩，要引導，應教育，「聯動」也是無政府主義，關押不是個辦法，放出來教育，爭取多數，少數頑固的，讓他們表演，「聯動」的基礎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右派的子弟，主張血統論，對他們要爭取教育，分化瓦解，北京的「聯

動」還到天津、武漢去鬧，他們鬧，讓群眾去對他們鬥爭，群眾會對付他們。

陳伯達、戚本禹與北京師範大學師生代表座談紀要 (1967.5.4.) (存目)

戚本禹在北京芭蕾舞學校全體革命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5.9.)

【時間：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凌晨零點十分一兩點四十五分，地點：工人俱樂部休息室。出席：紅色造反陣線，毛澤東主義公社及其他革命組織。按錄音記錄。】

戚本禹：你們還在爭論嗎？聽說你們還打了人，誰打人了？誰打的人，站出來！（主義公社王樹椿同學站了出來）。（陣線：還有蕭蘇華！）（公社：鄭維忠。）

戚本禹：（對蕭蘇華）你對大字報有意見，你可以貼大字報嘛！幹嘛要去撕人家的大字報？（蕭蘇華發言。）（鄭維忠澄清問題）。（曹錦榮發言）

戚本禹：為一個戲，也要報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事情也太多了。

（曹錦榮繼續發言，談到公社星期六下午造了陣線排練的反，王樹椿武鬥。）

戚本禹：（對王樹椿）你上去就給人家一腳？那你怎麼能這樣做呢？啊？你就站在那裡吧，罰你站！反正你們這裡不能武鬥，我們是

反對武鬥的，你們要願意武鬥，我們也不管，你們大家願意打就打，反正我們反對！不聽毛主席的話，不聽中央的話，不管什麼理由，有一百條理由你武鬥就不對。你們的問題今天下午看了一些你們的材料，和軍訓同志談了一下，情況不是很清楚，講個人意見，供大家考慮。

你們有兩派，一派是公社，一派是陣線，這兩派，軍訓同志和我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不認為你們中間的哪一派是反動派，你們也沒有這個看法吧？（兩面爭論。）你們一百多人，搞成現在這個樣子，你們兩派都不是敵人。（陣線：有人在挑，李武林在挑。）我們經過仔細研究，認為你們都是革命的同學，革命群眾組織，你們兩派都不是反動組織，你們哪一派都不是「聯動」嘛。

先講公社這個組織，公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事情的，揭發了魯方，揭發了張旭，當然，魯方、張旭是什麼性質的，以後還要經過批判再定，不管什麼性質，揭發是對的。工作隊來了以後有錯誤，你們也造了反，工作隊走了，那麼臨時革委會……（陣線：你們造反是靠小道消息的，魯方，工作隊走了，那麼臨時革委會……（陣線：你們造反是靠小道消息，魯方、張旭是全校革命學生揪出來的，是公社和陣線的同學一起揪出來的。……）（兩邊爭論小道消息問題。）

小道消息得了以後造反，也可以，也要肯定它，什麼叫小道？我也不懂，聽說黃愛真來了消息，聽了一些風聲造了反，造得也可以，也對嘛，造了他的反，比如：從小道聽說劉少奇是個壞蛋，那聽了小道消息造了他反，那也可以，如果他假造反，將來是會暴露的，你不要怕，你看嘛，他現在還不是反革命，你還得承認他的造反是對，你這邊沒有得到小道消息，他得了一個小道消息，他造了反了，他造了反了你好像吃了虧了，當然觀點就不對了，承認他，承認他造反造得對，從這些方面來講，毛澤東主義公社這些地方應該給予肯定。

那麼陣線，不是所有同志，陣線有些同志在運動初期保了一段，（陣線：公社也有！）保一段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錯誤，公社也有一些同志。陣線的同志，根據我們瞭解人數比較多一些。（陣線：不，公社多！）我講的是比例。保一段沒有什麼的，我還保了很多人呢。保嘛，弄不清當然保一點嘛，為什麼這一方面公社有錯誤，人家保了那麼一點兒，為什麼抓住不放，還有錯誤，為什麼人家不服氣呢？你這不完全是按黨的方針政策辦事。那麼你保了一段也要承認，保錯了就保錯了，那麼後來他們大多數同志，保了一段的大多數同志，認識了這個錯誤，表示要從舊的陣壘中殺出來，向反動路線開火，這你應該肯定他，他不保了嘛，他願意革命嘛，所以，為什麼說陣線也是革命組織呢？因為他現在也要革命嘛，你們主義公社就不准人家革命，這就不對！

現在爭論的是李武林問題，一方面說，是劉、鄧司令部裡的吹鼓手，頑固分子，一方面說他是有錯誤的，但要挽救，我看李武林這個同志，現在陣線要批評他是可以的，應該批評，但現在不一定給他定性，這個人是有錯誤，主要的錯誤是在運動期間他總要拉一派保他，這方面公社做得不夠好。他總要拉一派保他，面對著群眾之間，由於你而引起的這麼大的爭論，你不挺身而出，不好好檢查錯誤，反而人家保你自以為得計沾沾自喜，這就不對了。因為你一個人，自己一個人，造成群眾中間這樣的分裂、不團結，那麼你應該感到很痛心，出來檢討自己錯誤，使兩派能夠團結起來，應該這樣。你這個態度不是那麼太端正，這一點軍訓同志也說了。所以你這樣的人我看轟你一下燒你一下有必要。這一點你們主義公社也要轟他一下，燒他一下。因為有錯誤，特別是運動期間有錯誤。你不是還有秋後算帳嗎？對群眾準備秋後算帳，還有你開始同意對聯，這就是迎合了主義公社的心理。主義公社起先的宣言中就有對聯。（公社：沒有，當時還沒有毛澤東主義公社。陣線：有！）

總之，至少開始你們中間有些人是同意對聯的，這一點我也

能想到。因為你們開始是有一些高幹子弟在那裡領導公社，那些同志天生就喜歡對聯，因為他們自己還覺得自己血統高貴，你同意對聯也不稀奇，也不算什麼太了不起聯動的事情。那麼李武林也是同意這個東西的，助長了這種情緒。而且以後群眾有意見，你總是要找一些人保你，越保你越來勁，不是好好地檢查自己的錯誤。你現在關心的是如何申辯自己，你那天來了一個條子是嗎？如何申辯自己，自己有好檢查自己錯誤，這不對，你應該有什麼錯誤，應該好地向同志們檢查，你只要好好檢查，那麼陣線覺得你也不是那麼……。的確，只要你好好檢查，他也就放過你，那麼主義公社也好說話，最怕是現在弄成這個樣子，他越保你，主義公社越被動，陣線抓你不放，我看你這個賬也交不了，你也很被動。你也很困難。

你現在好好檢查，認真檢查，有什麼錯誤，好好交待，跟群眾交代。有錯誤給黨給群眾檢討，這是光榮的，這是改正錯誤。你不要以為自己是個老資格了，好像這些都是些小孩。小孩造起反來相當厲害的。我告訴你，你不好好檢查，交不了賬，誰也保不了你。主義公社保不了你，我也保不了你，軍訓同志也保不了你。還是希望你好好檢查。你現在變成芭蕾舞校的中心人物，簡直是弄得不可開交，大家武鬥你都要負責任。

公社你們不要保他的錯誤，他有錯誤你保他幹什麼？不要保他錯誤，等他檢查差不多了，基本上可以了再保他，這樣你就站得住。他還沒有好好檢查呢你就保他，弄不好的話，你們自己還要在裡面載一個小跟鬥，我看你讓他檢查，檢查的差不多了，的確是好好檢查了，你再保他，因為他檢查了，的確檢查好，那時候陣線的攻勢也就差一點了，攻勢不那麼猛烈了，那時候就好辦了。我就跟你們講老實話（笑聲），那當然陣線攻你，他也有點他的考慮，因為你給公社有點瓜葛，是嗎？他把你弄下來後，他就可以壓倒對方，他無非是有點私心雜念，大概是。（陣線：不會的。）我充分瞭解這些事情。你們是不是也先採取一個看二幫

的態度，先看一看他，先看看不要緊麼，看看他這個人究竟檢查怎麼樣，不行的話再幫助他，這是毛主席的方針，一看二幫。因為你現在不能就說李武林就是階級敵人，他就是國民黨，就是劉少奇的反攻路線的。他第一不是國民黨；第二你還不能肯定他就是劉、鄧司令部的打手。（公社：他們已經定了。雙方爭論）他沒有檢查你不要保他，我保可以的，你不要保，你讓他檢查看一看，我現在說他還不夠，難說也許發展起來就夠了呢。他自己不好好檢查，往下發展的話，是什麼難說了，跟群眾站在對立面，你整群眾，再下去的話，搞黑材料，再往下搞些陰謀活動，就變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變成劉鄧路線那個什麼劉少奇分子也可能，不是不可能。你現在越保他是害他，你越保他，他就越帶勁，就不好好檢查，他越往下滑。你們別保他，領導上保保可以，解放軍來了保幾下，可以。你們不要保他，因為你也要避些嫌疑，他和你有那麼多瓜葛，我還保你，你先轟轟他，你們也可以轟，轟了以後，他對自己錯誤有了檢查，檢查如果基本上可以了，就看看他，以觀後效。

我把你們的材料都看了，根據現在的材料，還定不上黑幫。也許他們還有材料，沒有揭發。（陣線：還有！）我看你們先不要定框框，不一定先定框框。（爭論。）我再說一遍，第一，你們公社的同志不要再無原則保他，他有錯誤。（高振華插話：他們把我們的大字報都拍了照。）既往不要再咎，大家都算了。第二，造反陣線的同志不要定調子，說他是黑幫。你們帶來的材料我都看了，軍訓隊今天下午帶來的材料我也看了，他還不夠黑幫，黑幫是右派，就是資產階級右派，他不够黑幫，所以你們不要定調子，可以批判，他的錯誤可以批判，他應該檢討，如果他基本問題都檢討了，那麼可以再看一看，繼續再看一看。不要急於處理這件事，因為無論如何魯方、張旭的錯誤是不是比他大，他們倆我現在也不定性，但是他錯誤恐怕跟他不一樣，錯誤要比他大一些，這兩個人你們雙方都沒有批判嘛。搞那麼幾天就放下

來，不要老是扭住不放，那當然要看他態度囉，他態度不好那馬上可以扭住，我也沒意見，他態度基本上可以了，那麼搞幾天就放下來嘛，把魯方、張旭問題搞個清楚，究竟是什麼問題，這兩個人現在都是什麼東西不能定案。軍訓同志定不下來，我也定不了案。我看他們材料看的不多。是不是你們考慮一下，我的意見，好不好？既然你們請我來嘛！（群眾：好！同意？）

你們現在雙方的對立局面我覺得應該改變，江青同志在大會上講過，現在進入一個大批判大聯合，轉入本單位的鬥批改，這麼一個階段，當然說不是所有地方都是這樣，因為有些地方運動發展不平衡。她是指北京市的發言，她這個大批判大聯合轉入本單位鬥批改，總的精神適合你們學校，我研究進你們學校的，適合你們的。你們現在學校應該按照江青同志講的，大批判大聯合，如果違背這個大方向，你們這個學校的運動就要走彎路，你們學校現在不是武鬥的時候，不是打架、搞大分裂、大動盪、大分化，不是那個時候，如果你還按照那個情況走，那你們就違背歷史發展的進程，你們自己就要被歷史所拋棄，你們那一派就要失敗，如果誰不抓大聯合的旗幟，而去搞大分裂、大分化。現在你們不是這個局面。因為現在你們學校這個運動的發展已經到了江青同志講的那個階段，如果不按江青同志講的來搞，而要反對大聯合、大批判轉入、本單位鬥批改，還要搞大分化大分裂，還搞武鬥，那麼你們就要違背現在總的運動發展的規律。你們哪一派搞的最厲害，將來哪一派失敗的最早慘，（對王樹椿）好了，你坐下吧。

你們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因為江青同志講的那個規律是適合你們學校的，你們為什麼不能大聯合呢？我想你們雙方都是熱愛毛主席的，你們就兩個組織，說都是擁護毛主席的，你們看見毛主席，都能跳起來的，那你們都是同志，都是階級兄弟，一個階級的兄弟姐妹嘛！哪為什麼現在不能聯合呀？！現在我們只是對那種人不能聯合，對階級敵人，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的那些頑固

分子不講聯合，對這種人講聯合我們就沒有原則了，就要成和稀泥，變成折衷主義了。但同志之間應該搞聯合。你們這還都是同志，我看你們這兩派絕大多數同志間的糾紛的，人民內部的事務問題。那麼，要實現大聯合大批判轉入本單位鬥批改。

現在有一個問題，要解決就是要分清一些事非。分清事非我看主要的方法不是指責對方，因為指責已經很多了，對方都知道你們甚麼觀點了。現在你們轉入大聯合大批判之前要有一個思想準備。應該很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實行整風，整自己的風。你們整風了沒有？（陣線：我們貼出的準備整風。公社：我們早就整風了。陣線：整了幾天說是右傾又關門了。）你們應該在解放軍同志的領導下，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你們學的不好，過去沒有很好學，現在也學得也不好。我聽了你們的發言我就知道你們寫得不是那麼很好，是不是我也不能吹牛，我也學得不好。但是你們大家也學得不好，要很重視這些問題，要很好學習毛主席著作，要觸及自己靈魂。是不是？你那個毛著學不好，你那個舞也跳不好。你別以為……要很好學習主席著作，很好地用主席的思想來檢查自己運動以來的表現，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要高價徵求人家的批評，別人有什麼意見要很好地聽，聽了自己要去改。你們是不是有毛主席著作天天讀？（戴排長：有的，都很少去。）你看，天天讀都不去。（群眾：我們按戰鬥組自己學。）沒有好好學，好傢伙，對待同志就像對待敵人一樣，眼睛都是紅的，瞪得那麼大，能學好嗎？沒有學好！對黃世仁也就這個樣子吧，我看，沒有學好！

現在要號召你們團結。學習主席著作，要很好分清是非。你們把那篇魯迅兵團的文章好好學習一下。那篇文章寫的很好的。要懂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區別，你們有很多是小資產階級東西，你們以為是無產階級東西，挺得意，津津有味呢，那是小資產階級東西，你們要區別哪些是資產階級東西，哪些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我總發現文藝學校，文藝團體，小資產階級特別吃

得開，小資產階級思想氾濫，非常得意，而且以為是無產階級的東西呢，其實是小資產階級，你們以為那是革命情緒，小資產階級情緒不都是革命情緒，你們革命造反組織裡面，不都是每個同志，而且不是少數，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不是說我參加革命，我參加紅衛兵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你參加了紅衛兵，你可能是無產階級的，也可能是小資產階級的，而且你們這裡小資產階級相當多，這個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過程裡面游泳，必然學到很多東西為必然把自己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有一部分人呢，少數一部分支呢，你別看他，他越革命，越發展小資產階級東西，結果他越走向無政府主義，走向小團體主義，甚至走向對立面，變成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人。五四運動以來，你們分析分析，這種人太多了，歷史教訓太多了，五四運動的一些有名闖將，當時是風雲人物，那是不得了的，最後變了，變成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變成歷史垃圾。很多！

你們看看歷史。所以毛主席提出來，學生運動要與工農相結合，如果學生、小資產階級不與工人相結合，他就要變化，所以我們自己要在運動中前進，學習主席著作，我們最重要的是要不斷地學習主席著作，不斷改造自己，要革別人的命，也革自己的命，林彪同志講過，既要把自己當作為革命的動力，也要把自己當作革命的對象。你們不把自己當作革命對象了，那麼你們慢慢也會變化的，你很好革命闖將，很可愛的紅衛兵，將來會變成最不可愛的歷史垃圾堆，變成狗屎不如的，那很可能的，黨的叛徒張國燾就是五四運動很出風頭的，假革命，後來變成反革命。運動裡面也有，很多人，有些人；相當多的人經過革命運動改造自己變成無產階級，變成共產主義者；也可以變成無政府主義者，變成個人主義者，變成反革命。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呀，轟人家很容易，轟自己就不那麼容易了。所以應該很好地整風，檢查自己，提高認識，用主席思想來武裝自己，那麼，在偉大的毛澤

東思想的旗幟下，你們兩派團結起來，緊緊抓住鬥爭的大方向，把本校的鬥批改進行到底，你們的鬥批改基本上還沒有很好進行，我就是這些意見，供你們參考。基本上還沒有很好的進行。

為了促進你們聯合，你們需要建立一個聯合的領導班子，聯合的領導機構，首先你們的演出就要聯合，你們一共才一百多人，分兩攤，各搞一套，這個我不贊成，那樣，你們搞的東西我們也是不去看的，你再好我也不去看的，請我看也不看的，因為首先你是分裂的。還是要在統一的一個臨時的領導機構底下，因為演出也是改嘛！也是鬥批改，搞了以後我們也可以看。

聯合要有一個聯合班子，我不大瞭解你們這兒的人的情況，我問了一下軍訓同志的意見，原則上我們是兩派都要，他們提出了一些人來，我看提出來，你們討論討論，大家研究研究，如果可以的話，就讓他們抓起工作來，他們提了這麼幾個人；潘世彬，你熱愛鬧的，挺活躍。趙景參，你是公社的？王淑香，噢！你也是活躍的。李鳳歧，王正甲，邵愛柏，你是教員？教什麼？教導室工作的。曹錦榮，（我也是教員。）楊儀，教什麼的？（群眾：教俄語、教政治的。）還有幹部叫鄭維榮。這是軍訓同志提出來，我很尊重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還是瞭解得很久了，所以我就把這個情況提出來請大家看一看。臨時領導機構，領導領導看，他作先作大聯合，大批判，鬥批改的領導這件事情，行不行？都是好人吧？（對潘世彬）你也是好人吧？（潘世彬：戚本禹同志，我覺得幹部問題還應該考慮考慮。）鄭維榮，是嗎？（陣線：可以。）幹部不做領導，幹部作個成員，好不好？（潘：我們覺得好多問題還沒有談透呢。）哪個問題？（潘：軍訓隊對我們公社好多問題不瞭解。）我知道都知道。（潘：我們在好多問題上和軍訓隊有分歧。）行了，行了！今天我們和軍訓隊交換過意見，軍訓隊的同志是好的，是喜歡你們的，工作都有缺點嘛，你的工作也有缺點嘛，你看，他首先提出你的名單嘛，（群眾笑。）你也有缺點，我聽過你的發言，我知道你，我看叫

你去搞軍訓，搞得不一定比他好。你們也可以提名單。（潘：幹部是不是可以提李成德？在外間他一直是中層幹部，在部隊當營參謀，可是到學校一直受打擊。）李成德你算哪一方？（陣線：保李武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你也參加一個吧，也可以尊重一下他們的意思。好不好？陣線一邊你們也讓讓步。（陣線：吳俊學！公社：不同意！）

戚本禹：你們不要老吵，就是十人小組吧，加上你（指李承德）這個同志嘛，這個同志怎麼樣？（群眾：不錯，都是好人。）那麼就十人領導小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要緊，人員討論來討論去，討論兩晚上也討論不出，解決不了，如果提出來以後都認為大多數同志是好人革命同志，不是假革命不是反革命，我看那就行了，哪個具體人不行你們再看。（陣線：不加李承德！公社：加！陣線：那麼不要邵愛柏。公社：去年「六·七」時候就是邵愛柏一個堅定革命左派，要麼讓鄭維榮走。）

戚本禹：鄭維榮是哪一派的？（群眾：哪一派都不是。）

戚本禹：哪一派都不是，你們反對他幹什麼？

潘世彬：鄭維榮在運動中亮相不夠？

戚本禹：他是不是黑幫？不是黑幫可以參加領導，就十人領導小組吧。（大家鼓掌。）大家都鼓掌就說明還可以嘛，還可以就算通過嗎？鼓掌通過嘛，誰有保留意見也可以，個別人保留也可以，你也是贊成的對嗎？除掉一個人（潘：我感到有很多話沒有說。）我看你有些話就不說了，話說多了不好，現在有些事情同志間的老賬翻來翻去就不行，就不好了。你有些話我也知道了，因為材料我看到了，軍隊同志的意見我也知道一點，今天我也和軍訓隊交換了意見，軍訓隊都是很好的，辛辛苦苦幫你們做了不少事情，他還是希望你們團結的，而且他對你的看法還是正確的，你看他還是認為你還是一個好同志，有些缺點。我也是這個看法。（笑聲）他首先提出你嘛！你看這是他們寫的（名單），口說無憑首先提出你嘛！你們選個組長，選個副組長，這個事又麻煩

了。（公社趙景參：潘世彬組長，王淑湘副組長，怎麼樣？陣線：陣線人少，公社人已經很多了，比陣線多。）那就這樣好吧，潘世彬組長，王淑湘副組長，（群眾：好！掌聲）你們倆人首先打架了，咱們話說前面，你們團結搞不好，找你們倆人是問啊。你們倆人首先要有團結的願望囉！你（指潘）有沒有？（潘：有。）你（指王淑湘）有沒有？（王：不是沒有團結願望。）你沒有團結願望？（王：有時候有，有時候對他們有些意見。）你想不想大聯合嘛。（王：我當然想啦，陣線人少了，公社許多人都是死保李武林的，根本不許批的，一直壓人家。公社：壓誰呀？）既往不咎，你們自己整風時可以咎既往，可以檢查自己。對方的人都不要提了，讓他自己檢查，你們整風不提他們意見，他們整風不提你們意見，因為過去已經提了很多了，都知道了。

你們自己檢查自己。你們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的話，我對你們的好像希望不大了。你們還想參軍，幹什麼的，（笑聲）（群眾：批准我們了？）我一看你們這樣就參不了軍，到了軍隊整天打架還成嗎？（群眾：我們不打架。）你們不打架是為了參軍？參軍的事情我沒有答應你們啊？我沒有這個權利，你們要求參軍，像你們這樣都不能團結，還能參軍？（群眾：能團結。）而且你們為了參軍而團結，參軍再鬧不團結，那還要？再搞兩派到軍隊裡面是很難辦的事情，人家軍隊都是非常有紀律的，非常團結的部隊，（王素華：參不了軍，那我們更不團結了。）那就算了嘛，那麼你李武林最近不要干預群眾運動了，你就好好檢查，啊。我不認為你是右派，不認為你是黑幫，但是你有錯誤。要聽取同志們的意見，那就檢查去。而你們也不要老去爭這個，因為李武林不是你們學校的重點，你們主要還是搞鬥批改嘛，而且你們大批判也是搞的不好。批判修養的文章你們學了沒有？（陣線：現在李武林影響我們揭學校階級鬥爭的蓋子。）

戚本禹：不要說了，我說了嘛，我已經讓他在邊上，意思說是靠邊站，

我沒有說這話就是了。（公社：完全同意！）叫他去檢討，檢討好了還可以回來。這已經很重了，我認為，對他已經很重了，已經讓他檢查去了，因為光就這一點，他老是得意，別人保他，他很得意。不過你們（指陣線）不要拿這一點去壓公社。你們大家看那些同志在搞分裂，你們就要反對他。他在十八小組就是待不下去了，如果不搞團結的話，我們就反對他。

（陣線：李鳳歧談聯合演出。）

戚本禹：聯合演出你們解決麼。怎麼搞呀？如果不能聯合就沒有希望，你們班子就搞這個事嘛。你們沒有樂團要找搞聯合的，你們別要那些不聯合的。你們要演什麼？（公社：《白毛女》，我們也支持他們演《紅場戰歌》）（陣線：他們造反了，）我不知道你們哪派要演什麼，我首先演《白毛女》好，因為《白毛女》……（公社：鼓掌）我看，你們鼓掌就是要壓人家。創作的東西呀，沒有很好試驗。從慶祝二十五周年的角度考慮呢，演《白毛女》好一點，但是你們要創作出新的我也贊成，演出之餘也可以創作些新東西。《白毛女》我看也可以改。江青同志的講話你們聽到了嗎？（群眾：看到了。）根據那個意見能改多少就改多少，你們能不能改點新的，不能改壞了，這樣的話，他們那一派也可以參加改嘛，一起改嘛。（公社鼓掌歡迎！）聯合搞。（公社：一定聯合搞。陣線：我們已經排出來了。）而且演員安排也要尊重一下陣線。壟斷我就反對了。（陣線要求發言）一會兒講好嗎，我把這說完。你們是也要搞一個《紅場》是嗎？（陣線：《紅場戰歌》，反修戰士的。）（公社：堅決支持。）他們也支持好嘛！因為你現在……（陣線：北京工農兵文藝公社列為五月份演出計畫。）我不知道什麼工農兵文藝公社，我不管。（笑聲）因為《白毛女》是個樣板，你們不是要先把樣板搞好，好不好？但是你們也不要這個去壓人家，說你看我們勝利了！這不是什麼勝利，因為這是一個樣板，你們先搞好這個樣板而且你們還可以作些改動，江青同志不是說序幕和尾聲不要嗎？你們可以搞得精

練一點，搞得好一點，第四場也可能改動。你們看看記錄。你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見來改，馬上作很大改動也有困難，你們先作些小改，你們什麼時候演出？（公社：二十三號左右，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二十五周年。）弄要弄好，打響第一炮。不要弄得不行。恐怕你們許多同學很久沒有練功了吧？（群眾：一年。）你是跳什麼的（問一位同學）？你也是演員吧？（有人答：她病了！）（有人說：罷演了。）你是演什麼的？（問另一位同學演什麼的，群眾：演喜兒的。）幾天沒練功了？（群眾：一年了。）能跳嗎？（群眾：能跳。）在上海，我就看到跳舞的在臺上站不住，我看這不行。芭蕾舞，要跳得很自然，使人覺得這是一種藝術。跳得很生硬的話，把一個很好的政治內容、戲劇給破壞了。

能不能跳好，我很為你們擔心呢？你們學了幾年？（群眾：六七年了！）七年了？這麼小就學啦？（陣線：我們提出要「紅岩」來伴奏，音樂學院樂隊。）樂隊要聯合，聯合就請你們，不聯合就不要他，他們不聯合，我們就不要他們。（公社同志：您這是指戰鬥團和紅岩吧？新影已練了，他們三派聯合起來了。）不要新影了，我看你是哪一派，是公社一派的吧？！就要紅岩吧！他們是學院，你們也是學校（公社：可以可以。）如果好，將來可以給安排劇場。看不看，很難說囉，我們時間可能不一定夠。你們教員也可以一起參加演出嘛！（陸文藍問：舞臺創作方面的單位沒有聯合，能不能參加？）其他人我不管，反正劇團要聯合，你們自己商量好不好？（群眾：好！）哪有那麼多具體事情？！你們自己商量，自己解放自己，你們成立一個領導班子，搞得好的話，解放軍就可以站在第二線，給你們出些主意，促成你們的聯合。（潘世彬：戚本禹同志，不是「三結合」，怎麼少一結合？）你們不是有解放軍嘛，你們有什麼事情也可以和解放軍商量商量，他們第二線，你們第一線，你們如果不來一個解放軍，看看你們自己能不能搞好。看一看，實在不行再說。我希望

你們自己能夠搞好。小將嘛，（陣線：學校以後鬥批改的對象魯方、張旭的性質還沒有定。）你們批嘛，我看了你們的材料還不行，材料夠了當然可以定了。實在定不下來，那就沒有辦法嘛，屬於鬥批任務。你們這裡有幾個演白毛女的？原來的也可以用嘛！都可以。（公社：去年我們排過。）不要說這個人保過一段就不能演，我反對。（公社：我們絕不這樣，堅決貫徹階級路線。）什麼階級路線？（公社：黨的階級路線。）他的出身不好，也要允許人家革命。不要不讓人家革命。怎麼樣，還有什麼問題？（王敏談《紅場戰歌》是新生事物。）我沒有發言權。在沒有影響演出《白毛女》的情況下是可以的。（鼓掌）首先要演《白毛女》因為它是樣板戲。（鼓掌）

你們兩個（指王、唐）是演員？（群眾：是教員，年輕教員。）你也是教員？（王答：剛畢業的。）叫什麼名字？（答：王敏）在不放下《白毛女》的情況下，你們兩派一起搞，（公社：在不放下《白毛女》的前提下，我們一定支持。爭論）你們很難大團結，這麼小事情也要吵，原則談得很清楚了。參軍問題我不能解決，我沒有這個權利，（笑）按你們這個樣子，中央沒有這個意思，就是中央要的話，我也建議不要！反正現在不行不要考慮這個問題。如果大批判大聯合，鬥批改搞得好的話，我可以給你們提出要求，但不一定能批下來，也可能說根本不行。（問：那我們是要去廣州嗎？）如果誰提出要你們去廣州的的話，那我也要提出反對。你們反我好了，給我貼大字報了。到廣州去打架去嗎？！（問：將來學校不要嗎？）還要，鬥、批、改怎樣改法你們自己考慮。

現在沒有聽到誰說要取消芭蕾舞的消息。因為芭蕾舞我們國家還要發展，西方已經沒落了，我們這裡還要發展，因為它這舞蹈性很強，過去美化公主小姐王子的，現在我們要美化工農兵，這個舞蹈可以美化，形式很好的，很能美化工農兵，我們沒有看到喜兒出來不是很可愛嗎？它美化了嘛！你看，地主狗腿子出來

了是很可惡嗎？它是醜化他。不用講話，在行動上就完全可以。京劇改革、芭蕾舞改革，還是最難改革的，一個東方的，一個西方的，現在在我們國家都改革成功了，為什麼不要呢？學校要不要看你們自己，弄得不好，當然不要囉！

問題上你們還有什麼？（群眾：沒有了。）你們該休息了。（王敏：年輕教員要求單獨談。）你要單獨談他們以為什麼了，你給我寫信吧。（潘世彬：文藝界文化大革命怎麼搞？）你們學校就這樣搞嘛！江青同志講的完全適合於你們學校的情況。（潘：文藝界出現了北航「砸三舊」的觀點。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和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關係應如何處理，希望你給講一下。）這個問題是不是不講了，這個問題講起來比較長。（趙：文藝界是不是沒有建立革命的「三結合」的領導班子就不能進行鬥、批、改？）反正江青同志講話的精神在北京來說很多文藝單位還是適用的，在你們學校這裡也合適。江青同志講話不能完全沒有一點普遍性，為什麼她在運動一開始時不講這話呢？也可以安排更好一點，如果你們演出有人怕衝擊運動，那麼可以安排嘛，由十人小組安排吧。

（清華井岡山同學：對文藝界的幹部的估價，好的和比較好的是大多數，這一估價對文藝界是否適用？）什麼幹部？幹部好的當然是多數。反正總的說，文藝界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你不能說，文藝界大多數是壞人，很簡單的道理。（問：文藝界對演員對教員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不管文藝界的什麼人，總之大多數是好的，否則是不對的。我從來就是相信大多數的。演員大多數是好的。哪有這麼多的壞人？壞人只有一點兒，不要把壞人看得那麼多。（王紹本：我們算不算三舊人物？）三舊不三舊，看你自己革命不革命。（王：我們要求革命，但壓制我們。）革命是壓不了，壓不住的。（清華井岡山同學：目前三名三高的人物參加了革命造反派，怎麼看？分歧比較大。）具體分析，對三高我們是反對的，對三名的問題要具體分析，不要一概

打倒，也不能說一概不好。

不要記了，你們記了就要搞傳單，我就反對那個事了，我又不是什麼權威人物，我瞎說一頓，不要記了。我是一個小學生，而且還恐怕只能說進幼稚園，所以你們一記，我就緊張。

（清華井岡山：文藝界好多人都要改行。）他願意改行我也沒有辦法，你願意幹，你來幹吧。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怎麼講的？方針政策怎麼來的，你說說看，沒讀好，你們都不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我最反對，你們再不學，我就不來了。毛主席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沒有？（群眾有！）拿來看看，當中有許多方針政策，講當時很多方針政策也是碰到你們這樣一些問題，怎麼辦？你們的許多問題，毛主席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學好了的話，許多問題你們自己可以去講。（清華井岡山同學找出那一段語錄）對，對，就是這裡：「馬克思主義教育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就是那一段，你們分析分析你們這裡的客觀實際嘛，找出辦法來嘛！你看，大學生學得比你們好，你們的材料很豐富嘛，你們學好多年了，就從這裡找出方針政策來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嘛，馬克思主義教育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事實很多，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你們學校就有很多事實，從分析這些事實找出方針政策辦法，活學活用，然後結合你們學校情況來研究。毛主席講現在的事實是怎麼怎麼的，完了以後，毛主席最後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你們也學習這個辦法來找，活學活用就提高了。你們找找看。

（王敏發言，談李武林問題。）

戚本禹：現在不是排除這個因素，讓他靠邊站。你們就不要……（教員講運動以來一直把他們打成一小撮保皇精華，）你們教員中間是

不是也有個別不好的。這些問題。（陣線發言，繼續談李的兩面三刀）我也給李武林說點公道話。他也有一些好的地方，不是一點也不好的，他不是主張演現代戲嘛，不管他怎麼說，他口頭上說，口頭上說也好嘛！（王敏：他讓我們帶著無產階級感情表演《天鵝湖》。）當然，《天鵝湖》這個看法當然不對，他有錯誤，他也有正確的地方嘛，不要不對他一分為二。這樣吧，叫他去檢查，你們可以批，可以轟他嘛，轟他以後，我不是說公社暫時不保了嘛。你們不是完全有轟的權利了嗎？他們也要轟他嘛！轟他以後如果可以讓他立新功，帶罪立功嘛！總之有錯誤嘛，不在一棍子打死他嘛，過去他究竟是跟著毛主席戰鬥這麼多年嘛，在世界上你還不存在的時候，他就在那裡戰鬥嘛，他還是有一點功績嘛，你不能說他一點功績也沒有嘛，我們只有那種人，那種叛變我們革命的人，我們要抹殺他的。對於革命的同志，即使他有過很多錯誤，我們要團結他，幫助他，念他過去還是有功勞的嘛，你們還是要爭取他嘛。

（陣線：我們提出李武林問題充分正確，完全正確。潘：想辯論嗎，我們還可以辯論。公社：你們把李武林一棍子打死。陣線：誰一棍子打死？潘：你們給李武林定性了，說李武林是敵我矛盾。公社：你們別有用心地把李武林一棍子打死。陣線：誰別有用心誰…？（雙方爭吵）

戚本禹：不要吵嘛，李武林的會還可以開，他有什麼錯誤自己檢查，你們可以批判，但是不要一下子定性。

王紹本：戚本禹同志，我們陣線為什麼再三提到教員的問題，學校不大，師生共一百三十五人，教職員加起來一共六十八人，比學生還要多。我覺得這是有特殊性的，但從運動以來，教員一直是受打擊的被揪的，要在教員當中掃牛鬼蛇神，運動初期就是李武林讓學生去揭教員的問題的。

公社群眾：不對！不對！（兩派爭論）

公社同學：我們覺得，咱們應該正確理解戚本禹同志講話精神，李武林靠邊檢查，我們革命同志聯合起來。我們要作深刻揭發批判。

把矛頭集中在真正的魯方、張旭這些人身上，揭發他們的問題。
要好好的去認真徹底的理解戚本禹同志講話的精神：怎麼發動群眾？（兩派爭論）

王紹本：戚本禹同志讓我們聯合，首先我們有沒有聯合的誠意。

陣線：聯合要有原則！

王紹本：戚本禹同志講話就是原則嘛，剛才戚本禹同志給我們規定了一項原則，就是這樣：公社不保李武林，讓李武林作檢查。集中打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就這個原則嘛，還有什麼原則？！

陣線：完全擁護這點。

王紹本：擁護這一點就要聯合起來嘛。

戚本禹：他是不是公社的？（指剛才發言的公社同學）他的意見講得也對嘛。

王紹本：戚本禹同志，我再接著講，我剛才為什麼講了學校的特點，從運動以來，不是把矛頭往上指，而是向普通教員，我覺得，這種影響在相當一部分群眾身上還是很嚴重的，現在就可以調查，我們軍訓代表也可以調查，很多教員不敢起來講話，群眾不發動起來，你怎麼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我看你說得太嚴重，我看你們教員很敢講話。（陣線教員訴說，公社要把他關起來。公社爭辯說並沒有這樣做。公社一同學：既往不咎。公社一教員發言。兩派爭論。）我的意見不是指示，你們願意聽就聽，不願意聽就拉倒，就這麼回事情，（群眾：我們願意聽！）（公社一教員；教員中間反動路線是存在的，但罪魁禍首是劉少奇、魯方、張旭，不應該去揪李武林。可是我們這裡批劉少奇的大字報為什麼一張也沒有？）沒有？（群眾：你當著戚本禹同志面說謊，兩邊爭論。）他叫什麼？（陣線：高振華。）。（公社一教員繼續發言。爭論。）多聽些不同意見有好處。不要一聽不同意見馬上反駁，人家一講馬上那樣子，我看以後事情很難辦，你說，你們對劉少奇的仇恨就那麼夠了？今天播送了《紅旗》雜誌，《人民日報》文章，可你們下午

就打架，我不管你哪一派，就那麼好？我看，你們也可以聽聽不同意見。（陣線一群眾發言。）你寫過幾張大字報；（陣線：很多。）有十張沒有？（答：記不清了，不多。）所以人家講的意見你們還是可以聽的。（答：所以戚本禹同志，如果有可能的話希望您能再來一次。）如果搞不好，我就不想來了。如果搞得好的話，我還來。（陣線與公社爭論聯合批判，聯合不起來責任在於誰的問題。）

公社一同志：對過去問題應該既往不咎。

戚本禹：我講的既往不咎，不是說你們對自己不咎，你們對自己的錯誤缺點還是要咎，現在呀，我建議你們雙方這幾天不咎，去給對方去咎，不要像這樣的咎，咎幾天自己的好不好？（大家：好。）檢討一下自己有哪些錯誤，我很少聽到你們哪一方面講話說我有哪些錯誤，我們這一派有哪些地方不好，怎麼不好，哪點辦錯了，沒有！都沒有。

陣線：我們以前保工作對保革委會的問題，都公開檢查三遍了。

戚本禹：還可以檢查，還可以檢查。公社方面可以檢查，你們也可以檢查。自己檢查，學習主席著作檢查自己的錯誤，這幾天不要攻擊對方了。因為這樣的話，感情上就不能合起來了。這幾天不要攻擊了。好不好？（群眾：好！）檢查以後不夠的地方還可以善意地提出來。如果他檢查你們覺得不夠，可以提出來。鬥批改有幾個任務，幾個問題。最近幾天，過些天也行，批判李武林我也主張不要搞很久，搞幾天就夠了，如果你有材料，覺得不過癮的話，那麼可以拿材料給我們看，給解放軍同志看嘛，完了以後，雙方自己檢查自己。學習主席著作整風去，好好整風，這幾天不要互相攻擊了。暫時先顧一顧家裡的事，搞搞內部問題，以後雙方不一定開會，開會就要吵起來，可以貼大字報，把整風結果公布出來，公布後雙方有什麼意見可以貼大字報，貼大字報可以答覆，也可以不答覆。搞了整風以後，搞鬥批改，搞本校的鬥批改。這兩個人什麼性質呢。現在還定不下來。如果他不是黑幫，

那當然不定，批判完了就完。如果是黑幫，你們定不下來，他跪了的話，你們也…（陣線：反正我認為他不能再當領導幹部，可以嗎？）批一下，批透嘛，不是批人的問題，特別是批他整個的反革命文藝路線的問題、劉鄧修養、文藝黑線。周揚、林默涵的文藝黑線對你們學校這裡是有反映的，要把這根黑線批深、批透、批臭，這樣你們才能立起新的東西，才能創造新的東西嘛。把文藝黑線批深批透，結合整個劉鄧的批判，大批判嘛！在這個鬥爭中搞聯合嘛，那麼同時可以每天用一定的時間排練《白毛女》。工作很多呢，要整風，要學毛選，搞聯合，要批，要改，這麼多的事情要做，你們還要整天打內戰？！就不行了，沒有時間了，李武林的問題再大，跟這事情比起來，是次要的，你們要抓住主要矛盾。搞三個月的李武林，搞完了以後，全國都前進了，你們還在搞李武林。不要丟掉西瓜，老撿芝麻，他當然不是芝麻，可能是個燒餅，燒餅，芝麻也只是一個大小嘛，還是搞大的，搞劉鄧黑線的批判，劉鄧文藝黑線在你們學校的反映，批判這個，提高自己，學習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靈魂，搞整風搞鬥批改，李武林是你們這麼多的事情中的一件事，他是一條牛腿，不是牛鼻子，要抓住牛鼻子，牛就可以跪，不要抓了牛腿，沒有了腿它怎麼跪。要抓住牛鼻子，牛就可以跑，這是老百姓的辯證法。

你們學校主要矛盾還是你們本校的鬥批改，在批判，大聯合，聯合，現在是你們的主要問題。大聯合，大批判，轉入鬥批改，江青同志指出的這個大方向是你們學校的主要問題，而李武林只僅僅是一個部分，一個局部，你們還是抓住整個。現在來說，你們現在是兩派，怎樣團結，怎樣聯合的問題，我看批判完李武林，李武林將來調工作吧。不要在你們這裡搞「三結合」了，免得你們兩派鬧。（陣線鼓掌叫好。）你們這種情緒也不對的，你們不要以為你們鼓掌我就高興，我一點也不高興，因為李武林還是讓他革命的，你們這裡為了消除你們的因素，搞不好，

他到別的崗位上去革命，調動工作嘛，……現在不說，看看他本人的表現再說。

（高振華再一次要求談談。）寫作好不好，把他名字記下來，不是還有王敏嗎？你的信跟王敏的信我負責看，好不好？好了今天就這樣，好不好，同志們。（群眾：好！熱烈歡送戚本禹同志。）²⁶

戚本禹接見大學紅代會宣傳工作人員的講話 （1967.5.10.）

版本一

【時間：一九六七年五月時凌晨一點十五分—三點十五分；地點：軍事博物館東小禮堂。】

別鼓掌，一鼓掌我就緊張。這是軍委文化部於副部長。

人大三紅來多少人？我主要是見人大三紅的文學兵團。

今天和同志們商量兩件事情。一件是今年天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有些想法研究研究。一件是與人大三紅的同志研究一下對小說《歐陽海之歌》的看法。

主席這篇著作是非常重要的光輝著作，在同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批判陸定一、林默涵、周揚文藝黑線……。我們與軍委文化部同志、中央負責文藝同志計畫五月開展紀念活動，初步有這個想法，要重新發表主席的講話，還可能發表主席的有關文學藝術的

²⁶ 外貿部井岡山公社資料組根據北京芭蕾舞學校稿翻印。

指示（解放以來的）。這還先不要出去宣傳，不希望印小報。還準備發表一些紀念講話的社論、評論文章，組織工農兵座談，批判周揚在紀念《講話》發表二十周年時拋出的大毒草《為最廣大的人民服務》。還準備發表一些革命文學作品、劇本和江青同志兩次講話，一個是部隊文藝工作會的講話，一個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講話。準備開大會，請紅衛兵小將、紅衛兵文學兵團代表講話，聯繫一下，從五月十日開始，全國各城市要開展慶祝活動，廣泛演革命電影。集中搞幾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海港》《沙家浜》，芭蕾舞《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交響樂《沙家浜》，在北京公演的革命現代戲。還準備把一些毒草片子拿出來示眾：如《林家鋪子》、《燎原》、《兩家人》、《逆風千里》、《武訓傳》。《武訓傳》這個電影你們看過沒有？（有人說都沒有看過。）還準備把同志們召在一起開會。你們可以準備。上次你們開的兩次會紀念《講話》，我們都沒有參加。你們分了兩大派，我們也不好參加。我們準備一塊開一個大會，你們也可開展活動，現在一派的會，我們暫不參加，都是革命派，為開會打仗，不好，人大來了嗎？總來信，叫我去，不聯合我也不去。（三紅講門彭真情況。）你們為什麼不叫人家（新人大公社）發言？（三紅講：群眾不同意。）（新人大公社講：什麼群眾，就是你們。）你們（雙方）戰士來信批評打內戰（人大雙方吵）你們鬥彭真、陸定一都搞不到一起。我說你們（三紅）為主，一定要新人大公社參加，你們就不執行。（三紅講：您的指示沒傳達下來。）這個事你們應該檢查，下次再這樣，我就不支持你們。（三紅：讓新人大公社再鬥一次。）就讓你們人大鬥了還行？你們前段聯合不錯嘛，為什麼現在這樣，（雙方解釋）一定有壞人，完全是鬥彭真，都不能聯合了。你們學校很複雜的，一定有壞人挑撥，現在有武鬥，一種是革命派內部，一種是革命派與保守勢力。敵人的策略是挑動搶國家財產資料。把自己同志往死裡打的人肯定不是好人，把腦袋打開的人一定不是好人。我們態度第一反對武鬥，第二不怕，不管誰，對同志沒感情，轉移大方向，這種人沒好下場。對啦，人大同志今天不談了，坐吧！今天還有哪個學校發生武鬥？（財經、外語學院……）

下邊談一下小說《歐陽海之歌》。你們什麼時候來的？真抱歉，等這麼久了，下面談《歐陽海之歌》，關係不大的同志可以退場。《歐陽海之歌》出版以來，社會上評價很高，最近，（裡邊引黑「修養」的話。）一些同志主要抓住這些問題提出一些批評，主要是人大三紅的文學兵團（三紅：新聞兵團。）提出來是大毒草，我們黨的書裡有些章節有些錯誤，但不能全盤否定，《歐陽海之歌》是一部用毛澤東思想來塑造革命英雄形象的優秀作品。主要成績是比較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新型的革命戰士，精神是很崇高的，按照小說描寫。確實把主席寫的共產主義戰士描繪出來了。很多好的品格，比較完美的典型。概括了英雄的品質，深厚的階級感情。對敵人強烈仇恨，對毛主席、黨深厚熱愛，懷著階級仇恨參加部隊，我們一些出身貧下中農的同志看了後有很深體會，很受感動。講了歐陽海小時在地主家門口石獅子那兒，地主小崽子欺負他，用狗咬，他充滿了階級仇恨，地主小崽子走進去，他（歐陽海）看到石獅子瞪著眼睛，他想，我總有一天要騎在獅子背上，太陽從東方升起，使勁打獅頭，描繪很動人。歐陽海就是由於這種階級感情，對黨、對毛主席無比熱愛，參加了部隊，忘我勞動，衝天的革命幹勁，受傷，不休息，休息時間一個人幹三個人的活，這些描寫都是部隊英雄的概括，敢於挑重擔，高標準要求自己，幫助同志，對落後同志，用主席思想教育幫助，使落後同志跟上隊伍。

對同志不是打砸搶，不是一棒子打死，我們大家學習這些優點，武鬥可以減少很多，哈（眾笑）。小說在描寫戰士成長，放到階級鬥爭中描寫的，六二年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搞三自一包，歐陽海回家批評哥哥忘本，積極參加兩條道路鬥爭，不亡世界革命，把工作與世界革命聯繫起來。在歐陽海身上概括了很多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所以歐陽海思想很高，性格鮮明，建國以來，寫兵的作品，這樣好的還不是很多的。解放以後出來一些好的，如《董存瑞》、《黃繼光》、《楊根思》，比較一下，還是《歐陽海之歌》好，不好的《逆風千里》、《兩個巡邏兵》，完全是歪曲工農兵的，《踏平東海萬頃浪》，完全是歪曲工農兵的，醜化我們，美化敵人，我們不要把《歐陽海之歌》否定。像

這樣寫兵，寫的這樣好的作品不多。特別是突出了毛澤東思想，突出了毛澤東思想在英雄成長中起的決定性的作用，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什麼東西。歐陽海成長，一時一刻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描寫很清楚。過去有的寫的好的也脫離了毛澤東思想，像《海鷹》作者是很不好的，為什麼沒搞成毒草呢？因為事實在那，他不能太大歪曲。《歐陽海之歌》比較起來是不同的，是用主席思想武裝起來的戰士。

我們想想我們怎樣成長的，在困難時候還不是學習主席著作，魯迅兵團一學就好了，人大三紅、新人大公社為什麼搞不好，主席思想沒學好。師大造大慶的反，則把大慶否定了。（師大：我們造大慶展覽的反。）揪薄一波、陶魯筋時是困難的，那時陶魯筋是左派。那時等了六天六夜，後陳伯達同志支持，說小鬼支持支持。天氣很冷的，他們念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增加鬥爭勇氣，使人很感動，一遇到困難想到毛主席就有力量。地質有分歧，楊雨中，我不同意你的意見，支持王大賓的。那時唱「抬頭望見北斗星」，青海鎮壓學生時也唱，四川（造反派）被鎮壓時，成都晚上就聽到一種聲音，想念毛主席，說明我們鬥爭困難時想到毛主席，就有力量。脫離主席思想描畫英雄，就不是真實的。小說描寫了歐陽海成長過程，寫出了毛澤東思想在英雄人物成長時的作用，寫了歐陽海成長過程中怎樣用主席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怎樣用主席思想參加社會鬥爭。怎樣用主席思想滅資興無，人大三紅要學，光鬥別人不行，改造自己。歐陽海剛開始有缺點，寫了用毛澤東思想克服缺點，寫得很合理、很動人，通過歐陽海成長寫出了毛澤東思想巨大威力。歐陽海開始也是有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但不是像人大三紅新聞兵團寫的那樣落後。這是小說很大的成功。所以歐陽海在最後為革命獻身，為人民而死，就在於在一生中用主席思想武裝自己，提高自己，能夠在列車危急時推馬救車。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第三點，很突出的一點，寫出了林彪同志主持軍委以後解放軍飛躍進步的過程。林總主持軍委以後，廬山會議後，全軍發生很大變化，彭德懷那時大牌子（肩章）金碧輝煌。大肩章，國民黨就搞那一套，不突

出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林彪同志突出政治，解放軍在林彪同志主持軍委後是出現新面貌，大不一樣。小說把這描畫出來了，這麼好的作品怎麼說成大毒草。林總在主持軍委後講過文藝就是要革命化、戰鬥化，用毛澤東思想反映現實生活。《歐陽海之歌》就是按林彪同志指示描寫……描畫了我們部隊在階級鬥爭中怎樣英勇鬥爭，英雄人物怎樣成長。林總主持軍委出現雷鋒、王傑，廬山會議解決後才這樣，產生這麼多英雄人物。

小說描寫了階級鬥爭……備戰，描寫林總主持部隊後出現的新氣象，短短小說描寫這麼多事情，把人物放在尖端複雜的階級鬥爭環境中描寫不容易，對部隊描寫基本上是真實的。描寫指導員，政治工作者怎樣抓政治、思想。用主席思想武裝他，這些講話很有革命激情。不僅啟發歐陽海，使我們看了也受很大啟發。二〇七頁描寫指導員在山洪中搶護同志們脫險，是對我們政治工作的歌頌。所以對這樣的作品，不要去否定，什麼「黑修養的苗子」，「一無是處」。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當然你們有同志有不同意見。寫批評的同志也是熱愛毛主席的問題作者也檢查了，做了修改。不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基本上是好的，對缺點應批評改正。有錯誤，新聞兵團提意見是對的，有錯誤轟掉就行了。基本上是好的。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也可以辯論，可以貼我大字報，這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意見，沒經過小組討論。和江青同志談過，其他個別同志談過。今天來保敬邁同志，是小組的意見，我不是來拿小組壓你們。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貼大字報。但總的還希望你們考慮考慮我們的意見，學習如何用主席思想分析事物。因一個錯誤全否定，不是主席思想。你們提出，是對「黑修養」的仇恨，但有缺點，沒肯定它的正確。我認為這是你們缺點，但我肯定你們消毒是有突擊隊作用的。

三紅也有這缺點，一個缺點全否定，對新人大公社，都不承認她是革命組織了。這不是和稀泥。（三紅：聯合要以左派為核心，新人大公社是保守勢力。）不對，新人大公社不是保守派。他保了劉少奇嗎？蕭前不是右派嘛！（三紅：新人大說蕭前是左派。）我不贊成抓著蕭前問題，把他打倒，完全否定我不贊成。你們那樣的話，我也翻你的老

賬，我就不支持你啦。三七開嘛，你們都不聽我的意見。不允許人家發言就是很大的錯誤，這件事你說對不對？（三紅：對。）不管他有什麼錯誤，不讓人家發言是錯誤的。你們缺乏聯合誠意，還說人家是保守勢力。（三紅：新人大公社說戚本禹講蕭前是左派。）我沒說蕭前是左派，不是有錄音嘛，可以放嘛！說他不是右派並不是等於說他就是左派。（人大兩派吵。）你們有意見回去辯論。第一號敵人還沒鬥，自己內部可以打破腦袋，對孫決鬥不起來。我不是肯定你們（三紅）了嗎？你們聯合作戰，如能聯合作戰就組成一個班子。以三紅出組長，新人大公社為副組長。不讓人家發言。批劉少奇嘛，還不叫人家發言。北京武鬥是從你們學校開始的，你們是鼻祖。

（外語學院「紅旗」大隊談到陳毅）

今天也不說陳毅了，你們願意怎麼做就怎麼做。今天談歐陽海。金敬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鍛鍊，作了修改，準備繼續加工，更能鮮明反映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光輝，歐陽海到現在一定是造反派，不做馴服工具，原是按造反派描繪的，有人（寫作思想有問題）提意見，因此又改寫的，本來寫的比這好。他削弱造反形象，必然用黑「修養」的東西，用主席思想找不出來，又用主席話駁黑「修養」，按主席話做了。反映了部隊裡英雄成長過程有這個矛盾：用主席思想克服黑「修養」。現作者準備按造反派改寫。一看黑「修養」動搖，一看主席的就鬥爭，主席東西看了開闊，看了「修養」模模糊糊的，像陰了天一樣，看主席的就像晴天一樣。最後也做了修改，犧牲時，想了好多，我們想得不太多的，英雄想的就是保衛人民，不會想很多的。作者也做了修改。作戰時不怕犧牲，但我不贊成打內戰，也不怕犧牲。

我們意見就大概這些了。與新聞兵團交換些意見，不要強迫人家。今天就解決《歐陽海之歌》問題，劉的問題不解決。今天就這樣，解決《歐陽海之歌》的問題。²⁷

²⁷ 外貿部井岡山公社資料組根據清華大學井岡山通訊社稿翻印，一九六七.五.十一。

版本二

戚本禹在文藝評論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凌晨軍人俱樂部）

戚本禹：人大「三紅」來了沒有？「三紅」的「文學兵團」來了沒有？我主要是要見「三紅」的「文學兵團」。

今天主要是商量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一是和「三紅」研究《歐陽海之歌》的問題。

前幾天我講了關於紀念《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問題。我們要紀念《講話》，歡呼勝利，批判劉少奇、周揚的文藝黑線。

五月份以紀念《講話》為中心，開群眾大會。要重新發表主席的《講話》，我們有個想法，發表一些主席關於文藝工作的重要指示。還準備發表紀念《講話》的社論、文章，大力宣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批判周揚。如周揚在紀念《講話》發表二十周年時拋出的大毒草：《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

江青同志的講話也要發表。（有人說：已經廣播報了）

最近準備召開一次紀念《講話》的群眾大會，你們「文學戰鬥兵團」可以發言。從五月十日開始，演出現代戲和好電影，《智取威虎山》《紅燈記》，交響樂《沙家浜》，芭蕾舞《白毛女》。要大力宣傳樣板作品。各地廣泛宣傳，搞樣板戲，搞紀念活動。還要把一大批毒草拿出來示眾。如《燎原》《兩家人》（這個作品是歌頌單幹的）《逆風千里》（這個作品是宣揚投降主義）。《林家鋪子》和《不夜城》是美化資產階級，宣揚「剝削有功」，還有《武訓傳》這個電影你們看過沒有？（有人說：沒有看過）還準備把同志們召在一起開個大會，你們可以準備，上次你們開的兩次會，紀念《講話》我們都沒有參加。你們都是革命組織，分兩大派，我們不好參加。我很希望人民大學聯合起

來。可他們就是聯合不起來。

劉慶庫（「三紅」總部負責人）：我們希望戚本禹同志到人民大學去。

戚本禹：你們聯合不起來，我就不好去。我去有什麼用？我說話你們又不聽。——你們鬥彭真的大會開得怎麼樣？

劉慶庫：開得還不錯。「新人大公社」破壞大會。

「三紅」戰士：他們破壞我們的大會。

戚本禹：你們為什麼不和「新人大」聯合？

「三紅」戰士：我們發了請帖，趙桂林拒絕了。

趙桂林（「新人大」負責人）：孔憲龍同志（「三紅」總部負責人），在一次大會上說絕不能讓「新人大」在會上發言，這是原則問題，我們不能讓步。

「三紅」戰士：這是造謠！孔憲龍（低聲地）：我講過。

戚本禹：你們為什麼不讓人家發言？！不讓人家發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你不讓人家發言，那算什麼叫人家參加大會？

「三紅」戰士：他們破壞大會，……

戚本禹：你們先不要講這個！你不叫人家發言就不對。如果你們讓他們發言，他們再破壞大會，那我就罵他們了，我要批評他們了。我們給你們很大支持，讓你們聯合起來鬥，以「三紅」為主，你們就是不執行，我們給你們打了電話。

劉慶庫：我們沒有接到電話。

戚本禹：怎麼沒有接到？查一查去。

劉慶庫：我們只接到謝副總理的三點指示。北京衛戍區保證我們開好大會，王××同意我們自己開。

戚本禹：王××是什麼人？打電話問問他，怎麼傳達的？你們在鬥黑幫的問題上都聯合不起來！

「三紅」戰士：他們說我們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戚本禹：我也懷疑這個問題。這裡面肯定有壞人，回去查一查。反正把自己的同志往死裡打，肯定不是好人。（鼓掌）在同志間打內戰，轉移鬥爭大方向。這種人肯定沒有好下場！（鼓掌）你們為

什麼連鬥黑幫都聯合不起來！你們學校很複雜，特務很多，我還懷疑你們兩邊都有壞人。為什麼打自己同志那麼起勁！

趙桂林：五月七日，他們把皮帶、棍子都準備好了……。

「三紅」戰士：造謠！

戚本禹：打自己人絕不是好人，我堅決反對武鬥。如果你們不聽，你們願意打就打去，我們也不怕。

《歐陽海之歌》出版以來，在群眾中評價很高。書裡也有一些黑《修養》的話。有些同志說是「毒草」，是黑《修養》的「黑苗子」。這主要是人大「三紅」的「文學兵團」。（劉慶庫插話：不是「文學兵團」，是「新聞兵團」。）是「文學兵團」嘛！（劉慶庫：不是，是「新聞兵團」。）「文學兵團」也沒有關係嘛！「文學兵團」有戰鬥力嘛！我看過你們的幾篇文章。「新聞兵團」來了沒有？（一人答：來了。）不要緊嘛！我相信不是別有用心的。書中有些章節的確有些錯誤。

但是，第一，《歐陽海之歌》是一部用毛澤東思想塑造英雄形象的優秀作品。主要成就是塑造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英雄形象。歐陽海是集中了無產階級優秀品質的戰士。正像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裡指出的：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小說把這種人寫出來了。這是一個比較完美的形象。概括了好的品質。他是懷著階級的仇恨參加我們的隊伍的。

第二，寫兵寫的比較好，是很突出的，他突出了毛澤東思想在英雄成長中的決定作用。離開了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英雄。人大「三紅」想成為英雄，就得好好改造自己，只改造別人，不改造自己，那就成不了英雄。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公社」聯合不起來，就是主席思想沒有學好，甚至可能有孫決、胡錫奎的思想在起作用。

一條主席語錄，就起很大作用，北師大搞了六天六宿，在困難的時候，念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

去爭取勝利」，就鼓舞了勇氣。北航「紅旗」更多，搞了二十八天。地質「東方紅」在困難時，唱《望見了北斗星》。

那時，周揚一提到毛澤東思想，一見到毛主席的名字，就說是庸俗化。他們是反毛主席的。當時，我們就提到是毛主席思想的光輝，使作者寫出了《歐陽海之歌》這部作品。

這部好的小說你們說是大毒草，這不對。這部小說描寫了大躍進，還寫了備戰，描寫了部隊的新面貌。

第三，小說很突出的一點，就是寫出了以歐陽海為背景，歌頌了人民解放軍，描寫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部隊。這部小說也是有缺點的，書中寫了劉少奇的話。要把劉少奇的話刪掉，換上主席的話。這部小說主流是好的，應該基本肯定。這是我和我周圍的同志商量過的，今天我來保這本書和這本書的作者金敬邁。雖然我沒見到伯達同志，我請示了江青同志，這也是小組同意的，我不是拿小組來壓你們，不對，你們可以批評，可以討論。不過不要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這是「三紅」的一個很普遍的毛病，「新人大公社」有些缺點，你們就連「新人大公社」是個革命組織都不承認，我講話肯定過了，你們也不承認，你們現在還不能聯合起來。

劉慶庫：總理講過，一個學校有兩個革命組織，聯合的時候應該以左派為核心，擴大組織。

戚本禹：「新人大」是右派？（劉慶庫和部分「三紅」同志：不是。）

戚本禹：是中間派？（劉慶庫：不是。）

戚本禹：那是什麼？（劉慶庫和部分「三紅」同志：是保守組織。）

戚本禹：（很生氣，說話聲音很大）這不對！我不這樣看。「新人大」是保守組織，它保劉少奇了嗎？！保鄧小平了嗎？！

「三紅」一戰士：「新人大」參加了二月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他們總部中有六個人參入為郭影秋翻案。（劉慶庫起來附和）「三紅」一戰士說：其中就有趙桂林。

趙桂林：這是造謠！我講話我負責任，你們講話也要負責任！

戚本禹：你們就利用別人的一些缺點來全盤否定人家，我要是像你們那樣，不保你們，我說你們攻擊康老是逆流，把你們攻擊康老的前後經過和大字報貼到街上去，讓全北京看看你們是個什麼組織。我夠保護你們的了，你們犯了那麼大的錯誤，我還給你們三七開。

「三紅」戰士：他們跟蕭前結合，蕭前是他們的決策人物。另外一個戰士說：蕭前這個人是拿定息的……。（他還沒有說完）

戚本禹：你別說了，這些我都知道，你們的材料我看過了，我說蕭前不是右派。蕭前是我解放的，你們老抓「新人大」幹什麼。

趙桂林：他們要槍斃蕭前，打倒蕭前。

劉慶庫：「新人大」歪曲你的話，他們說蕭前是響噹噹的革命左派。

戚本禹：這有缺點，有錯誤。

趙桂林：這是我們個別同志說的，總部作過糾正。這方面我們有缺點。

劉慶庫：蕭前是他們核心組成員，又說蕭前是極左派。

戚本禹：人家不是承認錯誤了嗎？

劉慶庫：蕭前自從你解放以後，他就向革命小將反撲。

戚本禹：你們可以批評，他不是黑幫。我有個提議，就是你們成立一個聯合作戰組，「三紅」為組長，「新人大」當副組長，能不能接受，你們自己考慮。

劉慶庫：兩個組織聯合起來，在作戰方面以左派為核心，在組織上也必須以它為核心。

戚本禹：誰正確就以誰為核心。

劉慶庫：戚本禹同志你知道幾個月來「三紅」是怎麼走過來的？

戚本禹：不光看你過去是怎麼走過來的，還要看你現在怎麼樣走！你們近來做的一些事情就不夠好。在鬥彭真上都不能聯合起來。

劉慶庫：這裡邊有許多問題，涉及到我們校內的情況。「三紅」一戰士站起來說：他們和彭真劃不清界線。（其他單位都不以為然地笑了，歪曲成這樣誰還相信？）

戚本禹：不管什麼問題，你們不讓人家發言是不是錯誤？

劉慶庫：這裡邊問題很複雜。

戚本禹：（打斷他）你說，是不是錯誤？（劉：（低聲）是錯誤。）

戚本禹：承認錯誤是好嘛，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讓「新人大」參加主席團，讓他們發言，還讓他們多發，你的心胸狹窄，你們就沒有這個氣魄。

劉慶庫：在校內問題上，我們的確聯合不起來。在對我校十七年來階級鬥爭的看法上，我們和「新人大」存在著原則分歧。在對待一些重大的政治運動上，我們之間也存在原則分歧。他們認為六〇年的反修教學檢查和五八年的教育革命不是毛主席領導的，是胡錫奎領導的。他們為右派翻案，我們學校的一些右派分子都出籠。

戚本禹：（這裡的幾句話未聽清）

劉慶庫：我們說李培芝是叛徒，他們說是左派。

趙桂林：你們這是造謠！

戚本禹：你們根本沒有聯合的誠意，到現在還認為「新人大」是保守組織。你們兩個組織不能聯合起來，放著第一號敵人孫決不鬥，孫決是藍衣社特務，還沒有脫離藍衣社就加入共產黨，同嚴慰冰關係很密切。你們不去搞。

趙桂林：我們已經鬥了三次。「三紅」戰士：他們單方鬥，破壞大聯合。

戚本禹：你們要向師大學習，師大做的不錯，雖然有分歧，這是正常的。你們人大這種分歧不正常。

劉慶庫：戚本禹同志，那我們讓「新人大」再鬥一次嗎？

戚本禹：鬥彭真就你們人大一家鬥啦？

趙桂林：謝副總理已經批准我們再一鬥一次。戚：（沒吱聲）

劉慶庫：「新人大」還要鬥彭真，怎麼辦？

戚本禹：這個我不管。

散會後「三紅」同志圍住戚本禹同志，出會場又圍住戚本禹同志的車，堵在車門口再三追問戚本禹同志怎麼辦。戚本禹同志一再擺手，說：我不管，我不管，你們去問謝副總理。

戚本禹在中國人民大學附中的談話（1967.5.11.）

【時間：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七點—八點四十分；地點：人大附中】

我在人大開了一次會，會上附中紅衛兵要求我來。現在我來了，想聽聽你們各派的看法。

（革命師生發言略）

情況不清楚，我不想多講，不要錄音，一個學校的情況，不一定適合普遍情況。目前形勢很好吧？是吧？形勢很好，也有缺點。大批判在全國已進入高潮，這是大決戰，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大決戰，現在大批判中，全國的革命群眾和紅衛兵思想水準提到從來沒有的高度，咱們的國家從解放以來，已解放這麼多年，群眾的毛澤東思想水準，從來沒有提到這麼高的高度，我們紅衛兵在學校裡學政治，上了六年五年，讀了很多書吧？群眾什麼時候貼大字報？（答：六月。）現在還不到六月吧？現在是五月十一吧？究竟是這一年學的東西多，還是前幾年學的多，這一年學了很多毛澤東思想。當然這裡面有的學的不好，但是學到了許多毛澤東思想。修養這個東西，這個黑修養。以前在政治課上讀不讀呀？清華大學兩個同學寫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個叫兩個紅衛兵，他不是學什麼馬克思階級鬥爭以後。兩個紅衛兵寫的文章，水準是很高的，《人民日報》都轉載了，全國各地都轉載了。像他這樣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寫不出來的。我經常接到你們的來信，你們辦了個小報，那些文章寫的很好，第六期小報。寫的還是不錯的，這些文章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寫不出來的。你們有很多同志的發言、講話、講的很好，那麼這些講話放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講不出來的。這個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記得有些中學生有不少打電話都不會打，打電話都不會。現在講話到處爭論得面紅耳赤，拿主席思想來駁斥對方，應用地極端慢，用於階級鬥爭。但是他學了，他讀了，但會慢慢地在運用的過程中，就會用好的。

批判黑修養，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批判過程裡面，革命群眾的水準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就是說在我們國家裡恐怕是沒有的高度，我們的工農兵的思想水準，他對待科學和社會科學掌握的水準，拿整個世界來說，比較起來說那是最高的。美國的大學裡的學生，社會科學家，什麼這個家那個家的我看比不上你們，紅衛兵。你們不信，來辯論辯論。恐怕這些家們，我看他們辯論不過你們，這是很大的力量，我們靠什麼戰勝修正主義，就靠革命群眾和紅衛兵的思想覺悟，靠他們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水準，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如果為廣大革命群眾所掌握了，那麼對我們的國家就有希望了，就有可能不變顏色。將來誰搞修正主義，當官做老爺，要壓迫群眾，要搞新的剝削階級，要搞這個東西，那麼，紅衛兵戰士，我們就要起來批判，造他們的反。他們修正主義將來吃不開了，我們大家的眼睛就會擦亮了。覺悟就都提高了。這是最大的收穫，很好！形勢很好。主要是群眾的毛澤東思想水準大大提高了。這是一點。

另外還有一點，你們看到我們搞什麼奪權，有些過去對劉鄧路線，對劉鄧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和忠實執行者的鬥爭，有奪權鬥爭，我們取得很大的勝利，而這勝利不斷擴大。是有我們人大附中的紅衛兵同學，我們人大附中紅衛兵在青海鬥爭中流了自己的鮮血。在北京來說，我們又看到這麼一個人大附中的紅衛兵，他在青海鬥爭中用自己的鮮血，用年輕的生命保衛了毛主席的路線。（向張大海學習）這個紅衛兵是哪一派的？是井岡山的？還是「紅旗」的？（是紅衛兵的。）這個同學過去好不好？表現的怎樣？（答：好。）挺好的，我們人大紅衛兵，應該紀念這個紅衛兵。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們國家的整個生產，工農生產，自從解放軍支工支農以後，加強了生產制度，很多地方的生產出現了新的氣象。所以是我們困難還有，阻力還有。但是這個困難這個阻力，終究要被我們克服的，要被毛主席領導的廣大革命群眾所克服的。對於毛主席革命路線來說，對廣大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群眾來說，是有的。我們聲勢越來越大。總的一句話就是很好的，一天比一天好。形勢很好。在前進的

過程中還會有阻力的，但是阻力是可以克服的。困難是會戰勝的。

在整個聲勢中，我們要考慮調查我們人大附中的情況。我們人大附中能否在這大好形勢下，把我們人大附中推向新的高度、新的高度。把我們的人大附中變成人民的主力，變成克服困難、克服阻力的一個動力。我們奪取我們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而不要使我們學校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變成阻力。那麼，就要大家努力，在大家的努力下，我們複課是可以把學校變成天津的延安中學那樣，希望你們人大附中能夠在大批判大聯合轉入到本單位鬥批改的當中，做好的榜樣，做好的典型。就像延安中學那樣。天津的延安中學，你們知道不知道？出現延安中學，出現第二個革命中學，可能不可能？也許可能，也許沒可能，樹立一個好的典型，用到全國的中學文化大革命裡起很大作用，不光能在北京市裡起很大作用，天津市有的，人大附中紅衛兵把學校革命搞好，才會有的，人大附中紅衛兵是最近起來造反的一個戰鬥單位，後來有的老紅衛兵犯了錯誤，我們是不贊成老紅衛兵的稱呼，後來又有一些井岡山紅衛兵又起來，繼續起來前進，是吧！井岡山、「紅旗」、「紅旗」紅衛兵開始有些錯誤，後來又造反嘛！（這一段不清楚。）

這麼多解放軍在你們學校來支持你們，來幫助你們搞革命，這是一個很好的條件，他們的感情是和你們一致的，有這樣好的解放軍，都是很愛你們，非常喜歡你們的，解放軍戰士幫助你們，同你們一起戰鬥，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呢？有什麼阻力不能克服呢？有什麼困難不能戰勝？這是一個好的條件，還有你們這裡的幹部，你們所說的幹部，過去什麼幹部靠邊站，那麼現在幹部問題很多，剛來兩個幹部，一個叫陳幫友，一個叫劉慶振，剛才他們都發了言，還有一個叫韻志水，這就不錯了，有的學校一個幹部也不行了，你們這裡無論如何還有三個幹部發言。還可以。是不是這樣？怎麼樣呀！這三個幹部，這兩個幹部怎麼樣？（群眾齊說不一。）有的人是老好人嗎？不是壞人嘛！什麼都是老好就不行，以後態度要鮮明一些（有人有點修養）有點修養不要緊，改了就行了。批判，他自己也批判，你也不能說一點修養也沒有，有一點吧！「紅旗」有沒有「修養」？（群眾：齊說不一，有，沒有。）

（「紅旗」一戰士，「紅旗」也要做分析。）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誰沒有，誰一點也沒有的舉手，我看對自己還得一分為二，不能說我沒有一點缺點。

無政府主義總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吧！無政府主義是我們不主張的，毛主席是從來反對的。劉少奇是無政府主義的。當然不要扣帽子，不要同如有一點無政府主義就是劉鄧路線。無政府主義是怎麼產生的呢？它就是黑修養這本書，他是黑修養產生的，黑修養主張無政府主義，產生無政府主義的，機會主義搞到反面就是無政府主義，因為報紙上說了，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大家都看看這篇文章，無政府主義，產生無政府主義，那有一點錯誤，（群眾：有。）李百替，你也有點錯誤吧！（李：有。）李百替有點缺點有點錯誤，但是你們說李百替是什麼叛徒哲學，我不太贊成，我認為他是一個革命的同志。還是一個好同志，不要否定他，不要一下否定他。他有缺點，過去你們打他，他說了假話可以檢查一下，（「紅旗」一戰士說：李百替說幹部子弟本能地反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幹部子弟對黨和毛主席的熱愛是空虛的，飄渺不存在的。）

你們考慮一下我的意見好不好，如果他是叛徒哲學，我接受你們幫助，你們可以幫助。你們可以相信這點，他是一個中學的青年學生。你們整他說什麼也不對，他說了假話，這個他有缺點，他可以檢查的。你是否允許他革命，他還是革命的，造反了。（有人說：他就是不能掌權。）他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他的講話，我認為還是好的，（有人說：他講話是假的。）那麼我也可以說你今天講話是假的，你們可以看一看嗎？要相信歷史的考驗，誰是假革命，誰是真革命，在歷史的考驗中可以考驗出來的，那麼對李百替考驗，對你也要考驗的，我們將來還要看嗎？將來中國還會有困難的，還會有鬥爭的。在將來的鬥爭中我們還會看到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不要一下子給他做結論。像李百替這樣的紅衛兵要贊成他，還要允許他革命（有人說：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他說中央文革有垮臺的危險。）那麼李百替和聯動究竟哪個好，聯動好嗎？聯動在公安部喊反動口號，那麼聯動和李百替哪個好？（答：「一

樣」，「比聯動好」。）

我講話代表我自己，不代表中央文革，我來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來看望大家的。（鼓掌）我看看大家是代表中央文革來看看大家的，可是我講話不代表中央文革，講話代表我自己，好不好？我也是紅衛兵一戰士嘛！那麼李百替如果是通過群眾，相當多群眾，贊成他，願意讓他革命，因此，贊成他擔任領導幹部，我看你們這派同志也應該讓他看一看，允許他工作，看他好不好，應該一看二幫，來幫助他，為什麼我們要放聯動呢？不是說這個聯動做的對，你們是不是這樣認為？不是這樣認為的吧！（答：不。）不是聯動做的對，而是我們要給他一個革命的機會，而是因為我們要給他一個革命的機會，這是青年人犯錯誤嗎？總要允許人家改正，他們是青年嗎？是不是？你比如說，我講話和你們講話不一樣。你們年輕人講話從早晨到晚上，有很多錯誤話有很多講的錯了，那麼我講話也有很多錯誤，但是我講錯了的話，別人一批評我，我馬上就要檢討的，但是紅衛兵講話，講錯了就可以不檢討的，你們信不信？（笑）比如你們自己講話講錯了，你們是不是檢討了。算了，講錯了就算了。

所以青年人講話嘛！青年人有錯誤，就允許他改正嗎！不要看的很嚴重，因為他是青年嘛！一般不是那麼能定形的，上午他講了後可以支援，贊成、這個人下午可以反對他，晚上還可以贊成他的，青年人是有一個特點的。但是李百替呢？毛主席還是他心中的紅太陽，他怎麼會反對毛主席呢？你們認為他反對毛主席，我不這樣看，不要隨便給一個青年人扣上反對毛主席的帽子，他真正反對毛主席，才說他反對毛主席，他不是真正反對毛主席，就不要說他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不要隨便給一個人定案，說這個人反對毛主席，那個聯動就有很多人反對毛主席，那麼現在都放出去了，所以這個問題很慎重，不要隨便胡說：你這個人就是反對毛主席的，就是反革命。對於這個東西要慎重，在我們國家裡，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因為我們說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一反對毛主席那你還不是反革命？那就要抓住他那我毫不猶豫就要抓起來，抓起來以後當然毛主席說的要放，我就要

放，我究竟是抓他贊成不贊成呢？抓他我還是贊成的，但毛主席說要放我也贊成，毛主席是最高指示我也贊成，但是放出來，你還是反對毛主席，我還是要抓。（鼓掌），如果抓了以後毛主席要放，那我有什麼辦法呢？毛主席說的，但是你反對毛主席我就認為你是反革命，絕不能說反對毛主席還有什麼光彩？沒什麼光彩！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我們要全民共誅之，是不是這樣？（群眾：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對嘛！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我們要看他準確反對毛主席那我們就要砸爛他什麼我就不管了。他不是，那就不要隨便給他扣什麼帽子，你們贊成不贊成呀？你們是不是贊成不要隨便扣帽子，贊成吧！（完全贊成）完全贊成好嘛！我相信你們是會贊成的，那麼是假的是真的那得歷史考驗來看，你讓他表現嗎？你給他個表現機會看嘛！你們說不讓他參加領導工作。我看可以讓他參加領導工作。因為你看嘛！有什麼關係呢？你不要不給他看的機會。他就是真的反對毛主席你也看不出來，抓也抓不住，我看他不是反對毛主席的。按我的觀察，到現在為止，也許他將來反對毛主席，那現在我還認為不能得出這個結論，在這運動考驗，在工作中考驗，在鬥爭中考驗。就是說我們這個人大附中，我們希望按江青同志說的，要擴大批判，在大批判裡搞大聯合，大聯合裡面逐步轉入本單位的鬥批改，要把人大附中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鼓掌）辦成延安抗大式的學校！（鼓掌）

我是相信廣大多數是好的。大多數都不是好的，哪有這樣的事情呢？大多數是好的，多數是好的，你們要相信這一點，這是毛主席的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思想，毛主席從來是相信大多數的。所以同志們也要相信大多數。大多數教員也還是好的。你們教員也不要計較。壓制過，整過你，整錯了的，整對了的就整對了，整錯了不要計較，不要揪住一句話，所以這些都是青年人嘛！他們也是出於維護毛主席路線的嘛！橫掃牛鬼蛇神嘛！他一時找不到，於是就找到了也可能找錯了，找錯對象就完了。不打不相識就完了，如果你們打紅衛兵，你們打錯有些人是好，你們打錯就賠禮道歉嘛！去給人家鞠個躬嘛！不行再鞠一個，再不行再鞠一個嘛！三鞠躬嘛！我給你賠禮道歉。你還扭著不放，那就是你的問

題了，對不對你們應該有這個氣魄的，打錯了，的確打錯了，要賠禮道歉，叫聲老師嗎！說是某某老師，張老師、李老師我們打錯了，請你原諒我向你道歉，行不行？（行！）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氣魄，（群眾：有。）恐怕不大有吧！說得挺厲害……九十度鞠躬，封建了吧！封建一點也不要緊，敬個禮嘛！像解放軍那樣敬個禮，可以吧！（可以）不全是封建的，封建的就不要了，敬禮嘛！向他致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敬禮嘛！這總是可以吧！這不封建吧！走進去道歉時給他敬個禮吧！那麼有好多有好多紅衛兵，有解放軍同志的支援，有幹部教員的大多數，一起參加戰鬥，我相信人大附中的文化大革命是可以搞好的，在這點是可以搞好的，現在我覺得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你們要建立一個領導，領導你們人大附中進行大批判大聯合、鬥批改的那麼一個臨時機構，領導機構（鼓掌）你看解放軍同志還要多待兩天，恐怕這個問題啊，還有阻力呀！要建立這麼一個臨時領導機構，臨時領導機構，那麼一些事情都辦得成，你們鬥批改也辦得成，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是贊成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它是贊成要有領導機構的，要有領導，不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無政府主義的死敵，它從來是反對無政府主義，下面我們說首先要搞好本單位，搞好你們這個單位的鬥、批、改的。首先要搞臨時領導機構，那怕這個臨時領導機構很大，而且這個領導機構裡要照顧到井岡山，要照顧到「紅旗」，照顧到紅衛兵，三個組織都要有人參加。這回又該怎樣，你們又該說戚本禹又在和稀泥，不是，同志們這樣的組織，建立這樣的領導機構，不叫和稀泥。不信有這三派，而且要有教員參加，要有幹部參加，幹部，教員，教職員工，包括工人，有教職員工，有幹部，而且這裡面要有老頭，有中年人，有紅衛兵，那個幹部相結合，大中小相結合。

你們在軍訓期間暫時聯合，恐怕你們馬上建立起來這個機構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往後的工作你們幾派可能爭幾天幾晚上不休息的。如果暫時的過程實在找不著掛帥人物呢，那麼讓軍訓的同志也派一個同志來掛帥，在軍訓期間同樣掛帥（鼓掌）。慢慢的，軍訓同志就要轉入第二線，讓你們自己來搞。你們自己搞得好了呢，他就可以退出你們的學

校。要有這樣一個臨時機構，要是這樣的話，你看啊，軍訓同志參加幾個同志。因為軍訓他是臨時的，他在軍訓期間領導這個班子。你們學校現在還搞不出掛帥人物，你們是可以搞出來的，有軍訓同志的幫助，把掛帥人物樹立起來，樹立他的權威。你們有這個領導班子，雖然是臨時的，同志們，你們聽從這個領導班子的指揮。因為他就是一個權力機構，有權，他有權，有權領導學校的一切，領導學校的革命，領導學校的教學，領導生活，領導我們學毛選吧，都要多方面領導。我們紅衛兵戰士們、學生們、教員們必須受到這個領導機構的約束，受到這個機構的約束。比如，有的同學說我要到四川去。如果這個領導人不同意，你就不能去，否則就叫獨立行動，所以要重視這個領導機構所制出的紀律，所規定的制度。這個恐怕你們就不會很贊成吧？我約束你們來了，你們就不贊成了，對嗎？你們願意自由行動，隨隨便便，騎車就跑了，願意來就來，願意什麼時候睡覺就什麼時候睡覺，要約束你們，你們就不贊成，所以說沒有紀律是不行的。要有紀律，要遵守，因為這個臨時機構的建立，我希望你們每個紅衛兵組織自己檢討一下，提出人選。然後協商，共同協商。

各個群眾組織協商，這是有左派隊伍參加，因為剛才有條子說：是不是聯合政府，不是聯合政府，同志們，你們學習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沒有？他們的聯合政府就是聯合政府，那是搞統一戰線。因為那時我們要配合中央作鬥爭嘛！團結起一股力量嘛！是不是？就要搞聯合政府。你們這個不是，你們紅衛兵是民主黨？是民主黨派嗎？井岡山是民主黨派嗎？「紅旗」是民主黨派？你們那派是資產階級的黨？你們是資產階級的黨啊？如果沒有資產階級的黨，那怎麼叫聯合政府？那不是搞聯合政府嗎？不能叫聯合政府啊，不能叫聯合政府，你們都是無產階級嘛，都是向毛主席的嘛，怎麼叫聯合政府呢？你們一聽聯合政府就怕了，一聽聯合政府就不敢要了，那不是聯合政府。如果說你們井岡山，「紅旗」和紅衛兵，你們是民主黨派，那可以說是聯合政府，你們是不是民主黨派？不是吧？（同學：不是！）是革命組織嘛！革命組織大聯合嘛！怎能叫聯合政府呢？大聯合的臨時指揮機構嘛！不能叫聯合政府，

也不能叫折衷主義，什麼叫折衷主義呢？折衷主義呀，就是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政黨的觀點把它調和在一起，那才叫折衷主義。兩個階級是對立，你死我活的，一個修正主義，一個馬列主義，兩個主義把他搞在一起，這就叫折衷主義。那你們這三個組織哪個是修正主義的？可能是不是「紅旗」是修正主義的呀？井岡山是修正主義的？紅衛兵也是修正主義的？我看不像。有些人到底什麼時候變成修正主義，但是，從總的來說，現在還不像修正主義的。拿紅衛兵來看，剛組織起來的嗎？（群眾：剛組織。）剛組織起來……打的人不多，只有幾個，就是騎自行車打人的，也不一定都是壞人。

那天我下車看到一個騎車子的打人，我說你們打人幹什麼，他們說：我們打流氓……。什麼事也不知道，那是不對的，是不太好的。但是他們擁護陳伯達同志，擁護毛主席，看到我們中央文革很高興。你看，你們也不都是壞人嘛！小孩是小孩，弄不清怎麼回事，跟著瞎起鬨。有些人跟著瞎起鬨，真正是聯動的執行劉鄧路線的，有些是黑幫子弟。黑幫子弟也不一定都是壞人，很多黑幫子弟是很好的，是起來革命的。可是有些人是主張對聯的，就是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就願意作這個混蛋，老子反動你應該起來造你老子反，但是他還要和老子走到底。他老子是反對毛主席的，搞什麼反動路線的，他就願意和他老子反動到底嘛，因為他也有他的反動哲學的。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英雄兒好漢，於是他就犯錯誤。這種人是少數，極少數，有很多黑幫子弟還是願意革命的，就算老子是黑幫，他還願意起來造反，願意革命，我看是不少。例如：某某所有個李某某，他這個人是黑幫。他的孩子在沒批判以前就反對他老子，這個人現在怎樣？我不知道，但是這個人是敢於造反的嘛！

所以，我相信大多數人是可以聯合的，是可以團結在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底下的。不要排斥人家，不要抓住人家的小辮子不放，每個人都會有些錯誤的，在民眾的大風大浪裡你們游泳；學習游泳嘛，總是會喝水的，風浪來了，你沒看清楚喝了一點水，那麼喝了一點水，別人喝了水，他也喝了一口水嘛！有的喝水人家看見了，有的沒有看見。那個喝

水的同志，要拉他一把嘛！要讓他起來革命嘛。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看到別人喝了一口水了，還要按人家腦袋往水裡按，這就不是同志的度量。

如果說要把同志當作敵人打了，這個人遲遲不改的話，那就沒有好下場的。我告訴你（鼓掌），你們別鼓掌，你們雙方都有錯誤。你井冈山過去也抓住人家辮子，說「紅旗」呀，或老紅衛兵都是聯動呀，那抓住不放，鬥得可厲害呢。最近井冈山什麼四·三派，出現四·四派，挨了批評有的灰溜溜的，你們也抓住人家不放。這個我知道的。因為你們經常來，給我來信。我晚上回來都看信。我知道一點，你們恐怕說祕密，你們信裡寫的難道沒有？條子裡面都有的，將來都是有證明。要把某某打倒，最後打倒在地上再踏上一隻腳就好了，這是不對的，你們應該馬上改正，原來把自己的同志，自己的階級弟兄當成敵人打沒有好下場（鼓掌）那樣的話，當不了接班人。

毛主席接班人中有一條，要團結反對過自己的人，這一段你們都讀了沒有？這五條有一條（戚本禹念內容），第三條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這一條你們能不能做到呀？（答：能。）能呀！我看現在情況你們還不能做到，如果做到就不錯了，如果做不到還不行呀！而且還要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的人，只要不是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就要團結，這是接班人的條件呀！同志們！如果人家反對過你，你就要往死裡打，那就不能做接班人。但是以前有點錯，後來改正了，那也可以做接班人。以前有的把自己的同志打錯了，打得很厲害，但是後來改正了，還是可以做接班人，也不要絕對化了呀！利用我的話，揪住不放，那也是不應該的。

你看有這麼多好的嘛，有這麼多好的紅衛兵戰士，有解放軍戰士，在鬥爭中表現好的幹部，你們應該搞好的。現在中心問題是條件，大家要通過協商，成立一個臨時班子，臨時領導機構，要有這樣一個機構，沒有這樣一個機構是不行的。你們（支持）協商提出一個名單來，最後由軍訓團同志根據各種不同意見來考慮，提初步名單，開大會，大家通過，行不行呢？（群眾：行。）那麼這裡就要確定一個方案，由那些

個團體確定，哪幾個人要徵求大家的意見，可以看嘛！將來在臨時領導班子也可以觀察嘛！這裡包括幹部、教員、教職員工，還有學生。你們現在擔任領導的，在軍訓時候由解放軍擔任，因為你們一時搞不出來。那軍訓完了以後呢？讓你們的學校自己人來搞，現在主要你們學校大聯合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也許會有壞人的挑動，但是現在看起來，主要的阻力是來自自己的，在相當同志反映的無政府主義的思潮（鼓掌），這個問題是你們學校需要下相當大功夫的問題，是要好好解決的問題，有時候幾個月都沒有紀律了。同志們，和軍訓同志談了話，軍訓同志回答我們，喜歡你們，向你們學了許多東西，說你們大方向是好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他們也反映了一點，你們的紀律性比較差，他們還是客氣的，說你們語錄學的較差。但是我看你們幾乎沒有什麼紀律了。不是所有人沒有紀律，而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沒有紀律的。

你們都聽毛主席的話，聽毛主席的話，聽黨中央的話，聽解放軍的話，說了就好。但是有些話你們並沒有聽，你們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合乎你們口味的你們就聽，不合乎你們口味的，就不聽。就像你們檢查自己一樣，解放軍的話，合乎你們口味的，你們願意聽，不合乎你們口味的，你們也不願聽。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話，你們願意聽就聽，不願聽也就不聽，這就是沒有紀律。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布了一個文件，可能你們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中央有個關於中學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你們還記得這個文件嗎？同志們，（記得）恐怕是不記得了，是忘了……有的學校，不是你們學校，有的學校趕人家，好像老在這待著，要趕人家。趕人家，人家不走，為什麼不走呢？他們有任務，他們並不是不願意走，而是願意走呢，因為人家執行毛主席的命令，毛主席叫他來的，他就不走。你們這，還沒有這種情況，你們還好吧！你們還不錯，怎樣執行命令去，執行毛主席的命令。你們這部分就不大聽命令，相當一部分人不聽命令，你們聽你們自己的命令，不大聽毛主席的命令的。毛主席說的嘛！就是一邊複課，一邊鬧革命嘛！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為了加強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而且要分期分批搞軍政訓練，你們有的人不參

加，人家規定幾點起床，幾點睡覺，然後訓練，你們就不聽，有的人可以睡覺到十二點起床，有沒有呀？（群眾：有，沒有。）他打青蛙去了，他逮蛤蟆去了，那像話嗎？那老鄉再不幹，你們是小孩嗎？你們不是小孩，是紅衛兵戰士嘛！把紅衛兵當成小孩不是光榮，是恥辱嘛！你們首先要好好軍政訓練嘛！你們下去首先要打擊無政府主義，要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沒有紀律性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這是毛主席的話，不是我的話，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你們是不是按毛主席的話去做的？因為毛主席的話不符合你們的口味，所以你們不想完全做的。你們喊擁護毛主席，我們看這一條，你們是不是擁護毛主席，我們就考慮這一條。還有的人要去串聯，到外地去，到四川去，到那去你串聯，你就不給解放軍打個招呼，沒同意你去，你就跑了，這叫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組織性紀律性。那叫什麼哪，那不叫無政府主義又叫什麼呢？過去跑了，那是主席號召大串聯。我是贊成你們的。現在毛主席不讓跑了，讓回來，你還跑，還像過去那樣，那怎麼行呢？對吧！到四川去，到青海去，那時經中央批准的去了幾個人嘛。但是你們沒有批准的也去了，也去了幾個。好像聽他們說，到四川去派了九十多個呢？不多吧，有些人認識不對，所以你們去了，以後回來還要作檢討。哪怕你革命得很好，回來也要作檢討，你們要按照組織性紀律性來作，你打仗也要聽指揮嘛！毛主席讓你去你就去，毛主席不讓你串聯，你就別串聯嘛！

你們要搞本單位的鬥、批、改。要轉入本單位鬥批改，你們要搞這件事情嘛！這件事要善於掌握嘛！而且這些事情要比出去串聯艱苦得多，你們有的同志怕艱苦，坐不下來。你們自己估計估計吧！這是我給你們估計的，你們自己估計估計吧，是不是這樣？怕艱苦就出去跑，圖省事。這個革命革的很長，我們革的又不好，又不好革，又不知道怎麼革法。你們要殺出一條路線，你們要自己去闖，很艱苦的任務，究竟應該怎樣搞，我們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革命新中國，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中國，毛主席的新中國，究竟怎麼辦，究竟怎麼搞，這是鬥爭中沒有解決，要你們去解決，但是你們要不怕艱苦，不願意解決這個任務，不願意挑這個重擔子就跑出去，有的同學就是這樣的，你們自己

給自己估計估計，是不是這樣？我看是這樣的，相當多的同學是這樣的，還有個別同學不好的，個別的少數的破壞國家財產，偷人家東西，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當強盜式的。有的個別同學，而且偷解放軍的東西，這太不像話了。人家一說，解放軍說，我們東西偷了沒關係的，這可是極個別的啊。我願意是相當個別的極少數，是一兩個，但是也是無政府主義吧，也要反一反哪。隨便打碎國家的玻璃，我們過去是一窮二白的國家，不能破壞國家財產。你們這個應該進行教育，應該進行批評的。你們以後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應該進行教育的。要搞臭無政府主義，搞臭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要愛護國家財產，不要打玻璃，不要破壞桌椅板凳，那東西是勞動人民的東西，不容易。那木頭是從山上運來的，做個桌子，做個凳子不是容易的，我們的國家是很窮的國家，要愛護我們的國家，要保護國家財產，不要破壞，不要打砸搶。有的同志傳出來是我說的，什麼這個打砸搶，還「有革命的打砸搶，有反革命的打砸搶，要做階級分析」啦。

我看打砸搶就是打砸搶，打砸搶就不是革命群眾所做的，但是革命群眾做了，有的革命群眾犯了錯誤就是打砸搶，那麼就應該改正錯誤。這是我說的，要看到主流，如果做過的。但是不能拿我的話去辯護，打砸搶就不是革命行為。

你們的大字報，你們打內戰，有的大字報還貼的很大字，越大越好，貼一張大字報就要用很多漿糊，一天就用四十五斤麵糊，用四十五斤麵粉，是不是這樣？這裡有沒有伙房同志？四十五斤麵粉能給多少人吃飯，能做多少個饅頭？那麼一大堆饅頭。你們知道不知道這麵粉來的不容易，秋天種，夏天收，一斤面要流多少汗珠子，要耙地要鋤草，麥子長起來很不容易，長出來，磨成粉，做得香噴噴的給大家吃，貼大字報要用一點漿糊，但是要節約，不要浪費，你們打內戰的大字報，我看最好不貼，你攻擊我，我攻擊你，不符合大聯合，不是大是大非的大字報最好不貼，貼小字報就行。不要浪費，那個浪費，那個無窮無盡的浪費，也是無政府主義，我為了研究無政府主義，把我國大革命的、各國的無政府主義的著作都看了一下，無政府主義的表現如：有的打人，殺

人，搶人哪，當強盜呀。反正不要工農的利益，或者人民的利益。這些都有的，無政府主義是阻礙現在的大聯合的一個主要因素，怎麼才能搞臭無政府主義、怎樣反對無政府主義，實行大聯合呢？就是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主席著作，我們聽說，這裡學得還不是很好，你們學得好不好？（群眾答：不好。）

有的在學習主席著作當中看小說，看《紅樓夢》，看《說唐》。大家不是說，主席說過嘛，可以看這些東西，按主席說的，看《紅樓夢》也是可以的，不是說一點兒都不可以，但是，這要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是不是站在對反革命修正主義恨的立場上。《紅樓夢》不看是可以。主席著作不看，你就會迷失方向。那麼，你看《紅樓夢》，還要看你怎麼看？你是批判地看呢，還是欣賞著看，弄不好你中毒，你也會變成林黛玉、賈寶玉，變成哭哭啼啼的。我看還是不如不看。但是我也不反對。但是位置要擺得適當，擺在適當的位置上，要批判地看，而且現在來說嘛，你也沒有那麼多時間。你就拿鬥批改來說，有很多問題要研究的。

你現在用看《紅樓夢》來衝擊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樣不對。這是錯誤的，這裡面我也不知道是哪個派抄了一些黃色小說，自己看，個別人不是所有人，個別人有的話要趕快改正，你們抄家的東西，你們自己拿著用這就不對，你們這樣的話發展下去，抄了人家的東西，你們自己用，歸自己。你這樣抄家真叫抄。你抄了家把東西變成自己的，不交公，變成獨立大隊。那人家還不抄你呀！要學習主席著作，克服這些錯誤思想。有人批評別人的時候才拿起語錄，自己對自己的時候語錄就放到口袋裡去了，這就是毛主席批評自由主義第幾條？十一條啊，我希望你們把主席講的自由主義（讀十一條）對別人是馬列主義，對自己是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那不對。

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要活學活用，要針對你們人大附中目前產生的問題，各派自己學習主席著作，要各派作出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決定。請解放軍給你們當指導員，大學特學它幾天。哪一派要是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話，它就要垮臺，過不上幾天就要垮臺。你們井

岡山自己學也行，「紅旗」自己學也可以。按班級學也可以。在軍訓期間是按班學。可學的東西很多嘛。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好好學。我建議你們就這樣開大會來學。大家坐好，不要站著。一人拿一本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一句一句講，一句一句說。由解放軍同志來給你們念，給你們講。你們也可以講，那樣學才能學好，班級學也可以。你們總要學習主席著作，你們不學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很清楚的，對自己採取什麼態度，對解放軍採取什麼態度，對朋友採取什麼態度，對敵人採取什麼態度。

學習毛主席著作，還要搞大批判。最近《紅旗》雜誌社論這一文章，你們學習了沒有？我看你們就沒有好好學。我就沒看到一張大字報。也可能我沒有看見，沒有好好學，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文章，是打中要害的，反正你們要學，在學主席著作中，來搞大批判、大聯合，來搞本單位的鬥批改，解放軍和你們一齊學。

解放軍同志跟你們一起學。大家一起來學，學習主席著作，還要學習別的單位。別的兄弟單位。人家學習主席著作的榜樣，要向人家學習，要找差距，要向人家看齊，延安中學，大家就是學習好的，學習主席著作好的，你們向人家看齊嘛，要向人家學習嘛！

你們要學好樣子，別學壞樣子。大學裡有什麼好的東西，你們要學習。哪些是壞的東西，你們要抵制。特別是你們這個人民大學，老大哥是不是？你們是附中，他們是老大哥。那個人大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這來了人大同學沒有？新人大來了沒有？來了，噢，就來一個。噢，都來了。我說你們不好你們不高興。（人大同學：今晚您還去不去人大？）

去不了啦。我今晚還有事。人大來了幾個？兩派是不是都來了？都有，都來了。新人大呢？也有。我當你們面說，我不背後說。就是要學好的不要學壞的。他有壞的也有好的。有人大三紅，還有新人大。它寫了許多好文章，很不錯的。我經常看的。在大批判裡面它有功勳的，它還抓出一些叛徒。最近，大三紅我還表揚了，他還做得不錯。它們（指新人大、三紅）還搞本單位的鬥批改，抓本單位的鬥批改，本單位的還

有變節的它都抓出來了。它最近搞孫泐也搞得有成績。搞胡錫奎有成績。搞郭影秋它有成績。這值得學習的。人家搞本單位鬥批改比你們搞得好啊！

你們本單位的鬥批改沒搞出什麼名堂來。你們這裡邊有誰啊（邱文域）邱文域是不是黑幫？夠不夠？（不知道。）你看，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不夠就不夠，不要硬拉。夠了就夠了，不夠就不夠，但是他的錯誤要批判。比方過去你們學校裡有的，它在學校裡執行彭真一套錯誤教育路線。這是有的，不管他是不是黑幫，他執行了要批判。這沒有什麼好批判的，這就不夠嘛。

這一點人大他們大學做的比你們好一點。它也有不好的，你們不要學。它兩派盡打內戰，你們別學它。你們已學了的，它打內戰你們也打內戰，都打到中學來了。你看人家對你們不大感興趣。據說你們「紅旗」和井岡山也是各有一派支持的。打內戰你不要學，別學打內戰。它說它有新的問題。有新的問題。但新問題怎麼解決呢？按毛澤東思想解決。打得腦袋流血，那是毛主席的方法嗎？那是毛主席的教導嗎？我就不贊成。那還批評不得，最近我批評他們了，他們就很反對我。最近來了很多條子，說我那天批評他「打內」了。反對我不要緊，我這個人就喜歡人家反對的，越反對我越高興。可以反對的。但是反對對的，我是不贊成的！他說我和稀泥，他說應該以人大三紅為中心來進行鬥批改。我倒很希望以人大三紅為中心進行鬥批改，我也很喜歡人大三紅，以它為中心，那麼它很有造反精神。從頭開始，它的造反精神還是比較好的。但是你自己不爭氣，我有什麼辦法呢？它不爭氣，它最近搞了個批判彭真，另外跟我還有點關係。說我和人大三紅要我照顧它一下吧，因為它好像是這個校沒有照顧我就照顧它一下，結果它自己搞批判。

我說要聯合它不搞聯合，它不跟新人大搞聯合，你要反映怎麼樣？你不讓人家參加主席團。這個事情，我就很惱火，很不高興，很不滿意。這個你們不要學它。我告訴你們，你們也搞了兩派。搞了井岡山一派，「紅旗」一派。這兩派打內戰。然後，紅衛兵也參加進去。紅衛兵又捲進去，我看你們現在也是支持一派打一派我已經看到了，有這個苗

頭。有沒有？你們注意一下，你們要做促進他們聯合的工作。而不要促進人家分裂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那沒有好下場。這兩派（三紅、新人大）再不搞聯合的話，我就要採取斷然措施。不管你自己的話，我就派軍代表去。你們要考慮這個問題。如果你們還不好好搞聯合，還不爭氣的話，那我們就派軍代表去。沒有考慮這個問題，還要跟文化革命小組研究這個問題，商量這個問題。好了，八點多鐘，你們都沒吃飯吧，不講了。

戚本禹在北京玉淵潭中學的講話（1967.5.12.）

版本一

【摘錄】

你們沒有高中，畢業後怎麼辦？辦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沒有房子自己蓋。有什麼困難自己想辦法。學制要縮短，不要學那麼長，中學六年，不要這麼長嘛，大學畢業都成老頭兒啦！

（有人說複課鬧革命是個大陰謀），複課鬧革命怎麼是個大陰謀呢？這是毛主席的指示，黨中央的聲音嘛！怎樣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把學制、教育方法都改革一下。資產階級的教育也有過革命，戊戌變法時就搞過洋學堂，這是從英美那裡來的，後來又從蘇聯那裡學，蘇聯也是從英美那裡學來的，總之一句話，從資產階級那裡學來的。無產階級怎麼辦學校全世界都沒有解決。

中學四年就夠了，最多五年，初中改變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軍同志一起研究，轉入本單位鬥批改是總方向。

版本二

【原題為：戚本禹接見紅衛兵總部革委會、「東方紅公社」、「赤衛軍」革命師生時的講話。地點：北京玉淵潭中學】

你們要我們聽聽你們的意見，這個條是誰寫的？紅衛兵總部是嗎？你們吃飯了沒有？要說老實話，你們的條子上寫著你們學校是沒有名的學校，這是自卑感，你們讓我們到普通學校來，認為自己沒名氣，（有人說是三類學校）什麼三類、一類學校？（有人說：師大一附中是一類學校）那你們改成師大一附中算了。（接著爭論一會兒）

一句話，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就是最好的學校，所以你們的條子我不贊成，過去有名氣的學校不一定是好學校，你們說能不能辦成毛澤東思想的一類學校？（群眾：可以）你們談具體點好不好？你們怎麼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有什麼困難沒有？不同的觀點可以辯論，只要不武鬥就可以。哎，你們教室中怎麼沒燈泡？燈泡也造反，也有出身？是地主還是富農？燈泡是無產階級嗎？是否可以宣傳一下，要愛護國家財產，破壞國家財產也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形式。

你們雙方講道理好不好？不好，不好在哪裡？好，好在哪裡？要講道理，傷感情的話，不要說。嗓門小一點，雙方都講道理，講具體事情，不要形成兩派鬥爭會，要按「三·七」批示講。（同學講：從略）你們沒有高中，畢業後怎麼辦？辦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沒有房子自己蓋，有什麼困難自己想辦法。學制要縮短，不是學那麼長那麼多，你們和教師一起研究，中學六年，不要這麼長嗎？大學畢業都成老頭兒啦！（有人說複課鬧革命是個大陰謀）複課鬧革命怎麼是個大陰謀呢？這是毛主席的指示，黨中央的聲音嘛！怎樣辦成毛澤東的大學校，把學制、教學方法都改革一下。資產階級的教育有過革命，戊戌變法時就搞過洋學堂，這是從英美那裡學來的，後來從蘇聯那學，蘇聯也是從英美那學來的。總之一句話，從資產階級那學來的。無產階級怎麼辦學校，

全世界都沒有解決。

你們學校有好的基礎，實現了大聯合，其中有缺點，可以改正。要把「東方紅公社」二十幾個人團結過來，你們有沒有這個氣派？（群眾：有）說得很好。窮棒子可以革命嗎？你們工農子弟多嗎？你們要有志氣，要爭氣。中學四年就夠了，最多五年，初中改變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軍同志一起研究，轉入本單位鬥、批、改，這是總方向。

你們不要給「東方紅公社」戴帽子，什麼「拆臺派」「反對解放軍」，帽子夠大的。他們說了不妥當的話，但還不是反革命吧！現在讓「東方紅公社」的同學講講話。（「東方紅公社」同學介紹情況）……對大家有什麼意見可以聽聽，但不要打擊報復。你們「赤衛軍」有參加領導班子的嗎？（沒有）你們後面同學有意見嗎？（群眾答：從略）你們給中央文革寫信的是誰？來了嗎？（答：沒有）你們之間不要互相評論，有小弟弟嗎？和弟弟吵架，罵你混蛋，還計較嗎？都是毛主席領導下的學生，不要把事情說得那麼嚴重。當然囉，兩方辯論，要揀最厲害的說。

（群眾說……）說革命小將可以，每個人都應這樣要求自己，你們有多少「聯動」？對他也要團結幫助。

我今天來，是想調查點情況，你們的觀點，解放軍已經和我談了，不過，你們爭論一下也好。中央同志不贊成「四·三」派和「四·四」派的提法，要尊重這個意見，誰要有意見都要批判，這種說法不利於大聯合。我第一次到你們學校來，我聽了解放軍的意見，我相信解放軍在這裡執行的是正確路線，支持解放軍在這裡工作。當然有缺點，相信他們能克服。解放軍這搞的「三結合」「大聯合」，大家有意見，是正常的，沒有不同意見才怪呢！你們之間有小小的爭論，在我們這裡，比較起來沒什麼了不起，不要看得很嚴重了，人民內部矛盾不要擴大，不要挑撥，不要弄得不可終日。

文化大革命主要搞什麼？是不是「東方紅公社」和紅衛兵總部搞得不可開交。解放後，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鬥爭，一條是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航道，劉鄧搞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工廠中的自負盈虧，農村

中的包產到戶，是一套修正主義東西。在教育戰線上，也培養了一批精神貴族。主要兩種人，一種人是不幹活，一種人是特權階層。我們的國家，首先要解決按誰的航道走。你們的大批判恐怕還沒很好地進行，還要大搞。《〈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學過沒有？那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打中要害的文章，要很好學習。他（劉少奇）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看到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就要劃掉，劉少奇搞資本主義復辟，說什麼「紅色資本家」，「資本家剝削有功勞」，「你們剝削好得很」這樣說你們贊成不贊成？（不贊成）不贊成就要批判，把他在農村、工廠搞資本主義復辟陰謀搞臭。教育、文化要進行批判。

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和他對抗的。我們就要看現代戲，演工農兵。你們看過現代戲嗎？《白毛女》看過嗎？二十五周年紀念要大演。芭蕾舞過去主要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現在演喜兒。劉鄧喜歡《天鵝湖》，香港片子，你們說《白毛女》好？還是《天鵝湖》好？他們贊成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東西，這也是兩條路線，敵人需要批判的東西很多，你們學校要搞大批判，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成很多惡果和危害，可以批判。受害和受蒙蔽的都要起來批判。要拆劉鄧的台，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台，不要拆自己的台，拆革命同志的台。這是大方向，要展開大批判鞏固大聯合，進一步改善你們「三結合」的班子，能掌握這個大方向，很可能由別人看不起學校辦成一個好的有名氣的學校。你們不是喜歡有名嗎？看你們有什麼名？要辦成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大學校，這個名還要。你們學校還是有基礎的，你們大聯合還是有成績的。

兩派老是這樣吵下去，也許沒希望。你們都缺乏自我批評精神，指責對方時很有勁，檢查自己就沒勁了。自由主義第十條記得嗎？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要很好掌握大方向的話，就能辦成新型的無產階級的毛澤東思想的中等學校。你們說沒條件，我看有很多條件。這個大洋樓，比農民住的好的多嘛！解放前這樣的校舍恐怕沒幾個，重要的不在條件，而是要把毛澤東思想掌握在手裡！

你們要組織學些文章，天天讀要結合自己的思想。對你們領導班子

問題，兩派焦點就在是不是革命的，據我聽到的情況，應該承認「三結合」班子基本上是革命的「三結合」，但是有缺點，第一，成立比較匆忙，沒有經過群眾很好醞釀，急了一點，因而造成了第二個缺點，群眾基礎不那麼很好，「三結合」班子的同志，不要強調是選出來的，最好是用行動來得到群眾的擁護，把大批判，大聯合搞好。你們（指「三結合」）不要怕攻，怕說「大捏合」「大湊合」，一說就緊張，尤其不要鼓動別人去反對他們（指「東方紅公社」、「赤衛軍」），你們讓他們造你們的反，甚至送上門去，送貨上門去，送貨上門，到你家去講，三天三晚也叫你講，要他說吧，要紙給紙，我少寫，你多寫，這樣你才站得住，這些人無非是小孩子、小姑娘、小紅衛兵，他又沒槍，又不能槍斃你，我都不怕他們。要承認他們，給他們活動的機會，你們應有這種氣魄。解放軍支持你們（「三結合」），這麼多群眾支持你們，你們怕什麼？怕就不是革命派。他們講不同意見，你們也不要扣帽子，說「拆臺」，「反解放軍」。就是反對解放軍也不怕，讓他反，讓他拆，讓大家看清楚。我看這些人也不像反對解放軍，也許是，也許不是。

你們看人家演戲，看了第一場，不看了，要看到最後。什麼叫「大雜燴」，革命和反革命聯合在一起，才是大雜燴。我講話，你們不要鼓掌，你們不是給我鼓，是給自己鼓。「聯合政府」是國共統一戰線，你們也不是國民黨。我承認你們基本上是革命的「三結合」，裡面每個人是否都好，我沒調查，但總的來說，根據解放軍來說，還是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你們應看一看，今後執行不執行，不要一拉幕，就不看了。（有人問：「三·七」批示後，還可以成立組織嗎？）可以，「聯動」成立也可以，如果還贊成「聯動」觀點，就讓他們掛牌子，給辦公室。但按我們的說法還是搞到一起聯合作戰，把「東方紅公社」做為一個紅衛兵總部的一個分部。這是今後的方向。你們承認他們存在，做為一個分部聽領導班子指揮。拉出去成立「獨立大隊」我不贊成。你們看過那個片子嘛？解放軍沒那個獨立大隊，歪曲工農兵形象，你們贊成嗎？（不贊成）他們允許你們存在你們還要聽他們領導，不這樣，鬥批改就不能搞下去。誰也不聽誰的，就要把西瓜丟了，兩派的爭論無論如

何是芝麻，成不了西瓜。要抓西瓜，不要丟西瓜。你們打破腦袋，也是為了芝麻。大方向是大批判，把這個搞好才能搞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雙方傷害感情的話不要說。不要像小孩子一樣，是大人了，是革命小將了，不要像弟弟妹妹那樣，要做小政治家，不能像小孩子吵架嘛！你們有沒有政治家的風度哇？對敵要狠，對同志要和，雷鋒有一句名言，記得嗎？（群眾答：……）你們對同志是否像春天一樣？同志間要批判，但首先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不要把同志整死。過去那些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要既往不咎。從今天開始用毛澤東思想要求自己，鞏固大聯合。現在「三結合」班子十三個人，將來可以十五個人。對個別人有意見，也可以下去，要能上能下，不要一拉幕，就說毒草，不看了。《白毛女》劇團有兩派，一派是香花派，一派是毒草派，我們說先看看，一派要演，一派不演。要演，要看看我們觀點，不同觀點可以同台演出。（有「聯動」的分子問：對「聯動」怎麼辦？）演戲的沒「聯動」的，就是對「聯動」分子，也允許改正錯誤，不要說親聯派。

演到最後，一看，這戲不是毒草，但有缺點，第四幕要改，全講自然鬥爭，不講階級鬥爭。你們這個「三結合」有缺點，要讓他工作，不要開口就否定，新生事物總是有缺點的，肯定有人會經不起考驗，將來會有人代替他。

你們今後嘴上也要有站崗的，說話要讓站崗的審查一下，不要搞人身攻擊。大家有意見可以保留。（有人說，十六條是這樣說的……）我的話也符合十六條啊！

你們勁挺足，挺好，你們的勁好像沒地方用，要用在大批判中。

好了，今天會就結束了。

注：「東方紅公社」是屬於「四·三」派的組織，據他們說，這份講話是革委會整理的，有一些對「四·三」派（代用詞）有利的話，被刪去了，特此作注，僅供同志學習參考，關於被刪去的話，我們以後將補正。

戚本禹、王力接見湖北代表座談紀要（1967.5.15.） （存目）

戚本禹在接見首都鋼鐵公司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1967.5.15.）

【戚本禹在接見首鋼「東方紅」和「革造」等組織負責人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政協禮堂會議室】

戚本禹：軍代表來了多少人？你們屬於哪個單位的？

聽說你們雙方都帶來了人，沒有發生事情吧！這個我不欣賞，我們是看誰有真理，不是看來的人多少。

你們「東方紅」有的幾個人我認識，今天來了沒有？

（答：張兆慶、楊樹林等來了。）他們有多少人？（答：號稱一萬二）你們有多少人？（答：一萬多人）（王副主任：他們指「東方紅」都有名單。）

你們現在生產能不能正常進行？你公司有幾個廠礦？（答：生產基本上正常進行，主要廠礦有十幾個。）

（接著，戚本禹同志把到會的「東方紅」成員都問了姓名、單位、職務、政治面目、工種）

好吧！你們有沒有彙報材料？（答：有）我邊看材料，邊聽他們的，儘量動員合起來談，（「東方紅」插話：我們就是要合起來談，進行辯論）

估計他們是不會同意的，我跟他們談談，儘量在一起談，兩派在一起談，我一聽就清楚了。回來再跟你們談。（退場）

（「東方紅」向戚本禹同志指派的另一位元同志繼續反映情況。兩點十分通知「東方紅」代表與「革造」等組織的代表合在一起談。）

戚本禹：這是你們（指「東方紅」）貼的？（指五月十三日上午戚本禹同志對首鋼「革造」進城鬧事的群眾的講話）貼這幹什麼？讓他們自己貼唄！你們總喜歡把矛盾擴大。（「革造」：他們都貼滿了）貼就貼了吧，反正你們都在打。你們（「東方紅」）抄家通沒通過軍管會？（答：沒有）那麼，這個是錯誤的，你們承認不承認？軍管會表態。（王副主任：我認為應該把情況弄清楚，他們是清查材料）如果抄了總部、分部、家這是不對的，不能承認是對。（王副主任：抄家是不對的。）好，我們支持。中央重要文件早已規定不許打、砸、搶、抄家。你們（指「革造」等）抄家了沒有？（答：沒有）你們說一個都沒有抄？我才不信呢！這一點，「東方紅」就好，抄就承認抄了。你們是不是一個沒抄？（「革造」四月二十日上訪，我代表上訪的，家裡情況不知道）你沒抄，你的組織抄沒抄？（「東方紅」：他們偷襲了「東方紅」總部）這個清楚嘛！好，你們兩邊都抄。「東方紅」絕不會自己抄自己。

（軍管會何處長反映：「革造」抓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參謀，首鋼軍管會代表兼首鋼武裝部長侯俊同志的情況，劉慶民承認是事實）你有什麼權力抓？你們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策？（劉慶民：因為要拉回鬥），你是不是違法亂紀？你們抓侯俊是錯誤的，是違法亂紀，以後，雙方又打了人，你們（指「東方紅」）又抓了他們也不對。

你（劉慶民）有什麼權力抓人？我們都沒權力。隨便這樣下去還得了？無政府主義！（徐中凱：我們抓人不對。）你們抓了多少？

（答：三十二人）放了沒有？（放了，只留下三個兇手）你們馬上放了，交軍管會，馬上打電話。（「東方紅」一人，軍代表一人立即執行。）

任何人都沒有權力扣留人、抓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重要通告，你們見了沒有？（答今天剛見了）重要通告是毛主席親自批准的，如果發布以後再發生事情，要嚴肅處理。你們雙方都有壞人，要把壞人抓出

來。現在國民黨特務就讓搞武鬥，你們石景山地區就沒特務？你們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聽國民黨的話？你們軍管會要查，要查兩方面。

（劉慶民：談侯俊問題）侯俊有天大的錯誤，你們這麼做也是錯誤的，是違法亂紀，（劉慶民等：現在知道錯了）你（指劉慶民）是明知故犯，怎麼會不知道抓人是違法亂紀！（劉慶民答：潘永堤是幕後策劃者……揭發潘永堤搞二月兵變。）什麼二月兵變？沒這事，潘永堤搞二月兵變這是沒有的事！我正式給你們聲明。

（「革造」：提賈拓夫之死的事）

賈拓夫的死，我不知道，這個問題要很好調查。（王副主任：是，我們正在調查。）

（遷安礦軍代表談礦山情況，「革造」去了四十一人，跑了二人，帶著棍棒、鐵鍬等，礦山造反派去了三百多人。）

戚本禹：這要你們（遷安軍代表）負責，用得了這麼多人嗎？他們三十幾個人一般情況下不敢動。這事情你們處理有缺點。

你們是否都有廣播站？（答：公司有一個。）給他們一定時間，你們雙方都發表個聲明，不准武鬥，把稿件寄來。抓侯俊是違法亂紀，「東方紅」抓人也是錯誤的，甚至有嚴重錯誤，就是不准武鬥。

（「革造」：他們抄了我們的東西怎麼辦？）

以前的事不提。不許發生武鬥，再發生武鬥，軍管會負責處理，處理不了通知我，今天清晨開始。工人群眾是不願意打架的，真正的二楞子，只是吵吵嚷嚷，也不會武鬥。真正武鬥的還是你們這些負責人搞的，甚至有操縱的。雙方不准武鬥，只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准五大，大武鬥。違法亂紀要進行處理。再發生武鬥，誰是革命派，誰不是革命派，我就清楚了。真正的革命派是不會打人的，拿著棍子把階級兄弟向死裡打，絕不是革命左派！記者，你們去瞭解，誰發生武鬥了，報告給我，我倒要看看誰先發生武鬥。從明天開始，用一個月的時間考驗，看誰發生武鬥。

你們說：礦工停產罷工怎麼回事？（「革造」：我們上訪，最多三百二十人，最少一百八十人。）「上訪」是錯誤的，他們已經承認了。

不然，今天就不談。（張兆慶：我們沒搞停產、罷工，我們有兩次行動，一次是四月三十日派人動員他們回廠，一次是五月十三日的行動，七、八百人。）在這點上，你們（指「革造」等）錯誤大，你們二、三百人，二十五天，算算多少工？（何處長：昨天「東方紅」有八百多人）你們軍管會要負責任的，因為他們還是聽你們的，你（指何處長）還不是愛護他們的態度，即使他們是左派，有錯誤也要指出來。

生產不能分觀點，不要因為觀點不一樣，就不一塊工作。毛主席沒有說過觀點不一樣就不一塊生產。生產上服從指揮。生產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你（指白寶利）不是車工嗎？（白寶利：是的，我是車工。我現在脫產了。）你脫什麼產？（白：我在總部。）（「革造」有人爭吵）我現在看出來了，你們態度不好，你看「東方紅」態度就比你們好，不吵。（「革造」：他們要抓人）抓就抓嘛！如果怕抓、怕打，我看就是膽小鬼！

明天（十六日）上班，（「革造」：我們要休息一天）爭取今天（十五號）上班，沒有上班的，明天一定上班，不上班就按曠工論。

既往上訪的，照發工資。（「東方紅」問：獎金發不發？）獎金不發。你們不上班給工資就不錯了，還發獎金？！上訪的不能發獎金，因為你們上訪就是錯誤的！

雙方脫產，按人員比例，（王副主任：要報組織名單）最好少脫產，脫產少了是光榮，不要爭名額。人多了，搞成官僚機構。車間支部書記脫產不脫產？（答：脫產）我在工廠時就不脫產。以後你們要搞革命化，支部書記不脫產。車間主任事情多一些，半脫產可以。

第三個問題。軍管會同志，現在兩派組織都要承認存在，承認是合法組織，讓他們表演，是革命，還是保守的。你是造反派，原來的成績是肯定的，但以後不革命就不支持。也不一定這個組織以前是保守的就永遠保守。我不知道那個是保守的，沒有傾向性。像「聯動」這樣的反動組織還允許存在，表演得不得人心，脫離群眾，自己就垮臺，我們相信群眾。生產時間不要哇喇哇喇放廣播，定定時間，早、中、晚三次。

（劉慶民：他們叫「東方紅」出報、廣播，壓制一方）

（「東方紅」：他們炮轟解放軍……）

戚本禹：讓他們炮轟解放軍，讓他們炮轟共產黨，完了把稿子拿來。我還怕他不轟呢！轟，我就看清楚了。軍管會，讓他轟。廣播三方各掌握一小時，軍管會掌握一小時愛給誰用就給誰用，軍管會有這個權利。（劉慶民：我們沒有炮轟解放軍）恐怕以前還是有的。潘永堤有錯誤，但我不贊成炮轟這個辦法。你們（軍管會）可以找他們給提意見。不要怕，讓他們講。我不贊成把軍管會的問題公開炮轟。但你們做了我也沒有辦法，不過人民解放軍在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你們這樣做會脫離群眾的。有缺點，有錯誤，可以善意的提出，解放軍應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如果你們認為我的講話是調和、折中，你們可以不按著去做。今天就講三條：一、用文鬥，不准武鬥；二、堅持生產，服從指揮；三、承認他們（指「革造」）是合法組織。

給他們廣播、出報，讓他們表演。我倒有興趣去看看你們廠的情況。（鼓掌），承認沒有奪權的組織是合法的。報紙不一定同比例出，我看你們（指「革造」）可以少一點。過去，我們印小報，黃紙的，國民黨都是大報紙，但老百姓都說他們是造謠公司。按人數比例來供應他們的紙張，你們不一定非得領取分配量。你們雙方不要浪費，以後雙方用了多少經費，過一段時間我再看一看。

貼幾張大字報用一桶面，這還了得？我們是一窮二白的國家，你們這裡有沒有農民出身的？（答：有）那你應該知道，冬天很冷，種麥，夏天很熱，收割有暈倒的。我們為什麼存在，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因為我們吃的、穿的都是他們給的，你們要捫心自問。你們糊一張大字報的麵粉，夠一個人吃一天。現在貼的大字報有的沒意思，貼一些口號有什麼用？主要在於你們的方針、政策。

就這麼三條。我不想再聽你們更多的了。你們奪權了，要掌權，你們沒奪權的就生產。（「革造」：我們不承認，因為是假奪權。）你們為什麼不承認？承認它。軍管會承認不承認？（王副主任：承認，我們是經過調查表態的）那我就沒辦法了，軍管會承認了。你們生產上要服從指揮。當然，在觀點上可以不服從。奪權說服不了，你們可以不服

嘛，生產不聽指揮要處理，沒有權威是不行的。你們革命委員會成立沒有？在沒有成立之前，由他們（指「東方紅」）負責。在現在這個時期，你們要服從指揮，否則說明你們是不識大體，不顧大局，就不是革命組織。在這個期間，要維持臨時權力機構，逐步實現大聯合，「三結合」。誰不聽指揮，這個主要指你們方面（指「革造」等）就是不識大體，不顧大局，就不是革命組織，我準備用一、二個月時間來考查你們，也許兩個組織都是革命的，革命不分先後。原來革命的組織有的變成不革命了。「老紅衛兵」開始方向是對頭的，以後出了「聯動」。你們不會變成「聯動」吧！（張兆慶：我們不會。）我希望你們不要那樣，也希望你們（指「革造」等）不要那樣。

軍管會，對待你們認為的保守組織，要採取正確方針。我好像有那種感覺，（王副主任：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缺點的。）你們看，我稍有感覺，人家就承認錯誤。四川「產業軍」是很大的保守組織，四川保守組織多。毛主席對他們怎麼樣？連保守組織都沒有。（王副主任：我們對他們沒有表態，沒說他們是保守組織。只說一·一九奪權砸的「紅聯」是保守組織。）

（「東方紅」：他們組織太多）你們就分兩大派。我還要考察，我原來抓一個廠，現在就要抓你們，準備到你們工廠去。

（王副主任：他們得告訴我們負責人名單，有事好聯繫。）我給他們指定一下負責人：劉慶民、王慶珍兩個。

回去，你們要採取什麼措施，不要以為北京武鬥多，你們不要得勁。石鋼在北京是很有名的重要的工廠，做好了會起促進作用。光華木材廠也是很有名的，但是廠子小，沒有這個條件。希望你們通過這場風波，逐步地聯合起來。現在大聯合是大勢所趨，這是潮流，不是三國鼎立，如果不認識，逆這個潮流，你們就要失敗，包括軍管會在內。

事情是複雜的，我們腦筋也要複雜一些。如果一天到晚搞分裂，不管是哪派，都要被歷史拋棄。我們是要搞分裂的，是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分裂，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分裂。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就會從這點出發，這樣也可能都勝利。一個蹩腳的政治家就不會搞這個，就要

失敗。北京的工人運動是落後的。你們應走在運動的前面。

希望你們互相趕緊整風，如果你們有勇氣的話。不要互相打群架，這個農村的人知道，打完了連人都不認識。無產階級要有那種氣量。兩個隊伍合成一個，建立起堅強的核心，你們石鋼有這個條件，舉起紅旗，站在北京市前列。軍管會也要整風。（王副主任：好！）促進他們兩派的大聯合。目標要遠，要看到全國、全世界。

你們（指「革造」）給我念語錄，施加壓力，我都懂這一套，實際上你們沒有真正掌握毛澤東思想。你們打架，腦袋都打破了，到了可悲的地步。你們這些人都是有能力的，但是就是因為你們眼光狹窄，小資產階級。

你（指張兆慶）不要以為你是醫院的保健大夫，搞了一個全公司的組織，就滿足了，你別以為你高明，你同意嗎？（張答：有些我還沒有認識到，我回去認識。）你以為他們是反革命組織嗎？我不認為他們是反革命組織。軍管會高明的話，應該站在群眾運動的前面，不要做群眾的尾巴。我不管你是造反派，以前功績我承認，但我看現在，重在表現嘛！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就不支持。完了。

（「革造」：站在我們這邊的當權派，他們老鬥，怎麼辦？）當權派願意怎麼鬥，就怎麼鬥。對軍管會有意見，可以個別談。我到你們廠不會影響你們的生產吧？（答：不會）我到廠裡後再聽你們的意見。今天談到這裡，因為你們明天還要上班。

戚本禹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67.5.23.）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

同志們，朋友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親愛的紅衛兵小將們！

首先，讓我們共同祝福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福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一）

今天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日子。這二十五年，是我們祖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所未有的飛躍發展時期。二十五年來，我們偉大的祖國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人民不僅戰勝了殘暴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打垮了國民黨反動派，趕走了美、英帝國主義，搬掉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獲得了全國的解放，而且在解放以後，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勝利。是誰領導我們將一個被壓迫、被剝削、黑暗、貧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變成了一個獨立、統一、光明、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

毛主席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領袖。現在世界上許多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說得好，毛主席就是當代的列寧。

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水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克思主義從它誕生以來，經歷了三個偉大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階段，他們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第二階段是列寧主義的階段。列寧和斯大林在資本主義進入到帝國主義的時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解決了在一個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第三個階段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進一步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特別是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條件下，

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從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寧強調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圈子。」「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在今天，誰要是僅僅在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條件下，還存在著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存在著無產階級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為推翻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鬥爭，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根據蘇聯出現現代修正主義，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教訓，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並且針對我國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情況，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提出了極為完整的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理論，並且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億萬群眾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在光輝燦爛的毛澤東思想的寶庫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部光彩奪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著作，它是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最完整、最系統、最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它是人類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光輝文獻。

這部光輝文獻在一九四二年發表的時候，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和國內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苦的階段。就在這個時候，周揚、王實味、丁玲等一小撮反黨分子、託派和叛徒，放出了大批毒草，向黨發起猖狂進攻。他們惡毒地攻擊黨的領導，大肆鼓吹「創作自由」，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類之愛」；他們反對歌頌無產階級的光明，胡說什麼「太陽中也有黑點」，「文藝的任務就是暴露」，企圖煽動別人出來攻擊黨和人民。周揚、王實味、丁玲等人在延安文藝界掀起的這股反黨的逆流，是在文化戰線上配合蔣介石反

動派向解放區發動的猖狂進攻，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瓦解革命隊伍，破壞根據地的人民政權，破壞抗日戰爭。

當時，我們黨的歷史上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正在大規模地開展著，政治、思想、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是很尖銳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這次偉大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毛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具有極其重大歷史意義的《講話》，是偉大的延安整風運動的指南，是建設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黨的指南。

毛主席的《講話》對當時文化戰線上出現的反黨逆流和各種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潮，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批判。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革命文藝隊伍是一支為政治鬥爭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軍隊。毛主席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並且指出，無產階級的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是爭取解放，奪取政權的工具。毛主席把文藝工作者看做是一支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服務的軍隊的思想，從根本上解決了文藝同政治的關係。毛主席在《講話》裡還為無產階級文化大軍解決了鬥爭的大方向問題。他指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是無產階級文藝的根本方向。

毛主席提出的這一條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藝路線，為革命文藝工作者指出了明確的戰鬥目標和鬥爭方向，擊中了敵人的要害，打退了周揚、王實味、丁玲等一小撮反黨分子、託派和叛徒的猖狂進攻。毛主席講話以後，解放區優秀的文藝工作者，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帶著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鬥爭的信念，到工農兵中去，學習工農兵，表現工農兵，以文藝的武器去鼓舞群眾、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在偉大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業中，在奪取和鞏固人民政權的鬥爭中建立了戰功。

(二)

今天，我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全國各地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起總攻擊的時刻，來隆重紀念毛主席劃時代的偉大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這是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的。

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奪權鬥爭的勝利，並不意味著階級鬥爭的結束。在全國解放的前夕，毛主席就說過，「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絕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被打倒的階級敵人時刻都在企圖進行反革命復辟，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剝削階級要奪回他們失去的政權，一定要首先製造輿論，為他們的反革命復辟活動做思想準備。文藝就是他們制造反革命復辟輿論，進行篡黨、篡軍、篡政陰謀的一個先頭陣地。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竊取了文化界領導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齊燕銘、夏衍、田漢、鄧拓等人，把持和控制了舊中央宣傳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全國文聯所屬各協會，掌握了許多（不是全部）文化出版機關的領導權，把這些機關和團體變成了修正主義的俱樂部，變成了資產階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竊取了文化界領導權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早就被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識破了。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曾多次指出：解放以來，文化藝術的各個部門，文學、戲劇、電影、曲藝、音樂、美術、舞蹈、藝術院校，「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許多部門是被『死人』統治著」。在我們舞臺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而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在舞臺上專了我們的政。特別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

年經濟困難時期，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支持下，乘機拋出《海瑞罷官》、《謝瑤環》、《李慧娘》等等一大批毒草，含沙射影地辱罵和攻擊我們偉大的黨，為廬山會議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等人翻案，企圖煽動別人起來同他們一道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與此同時，一大批歌頌叛徒、宣揚投降主義、鼓吹活命哲學的戲劇，如《四郎探母》、《桃花扇》、《李香君》、《李秀成》、《上海屋簷下》、《麗人行》等等，也紛紛出籠。電影界裡的情況，更為突出。從解放初期的《清宮秘史》、《武訓傳》到《不夜城》、《林家鋪子》、《兩家人》、《逆風千里》、《兵臨城下》、《早春二月》等影片，放了多少毒！他們為了宣揚資本主義道路，實現其反革命復辟的陰謀，極力醜化工、農、兵，美化資、封、修，幹盡了壞事。他們還秉承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旨意，歪曲黨的歷史，在銀幕上為中國的赫魯曉夫立傳，為右傾機會主義叫好。

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周揚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就是這樣幹的，在他們的策劃下，為臭名昭著的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也出籠了。這部小說，公然篡改歷史，矛頭指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但是，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陰謀復辟活動，逃不脫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面光芒四射的照妖鏡。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面前，原形畢露，無法躲藏。因此這一群牛鬼蛇神極端害怕這個《講話》，極端仇恨這個《講話》。他們用盡一切卑鄙的手段，散布種種謬論，如什麼「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來攻擊毛主席這篇光輝的著作。他們還打著紅旗反紅旗，以宣傳《講話》為名，歪曲和閹割《講話》的根本精神。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他們對毛主席光輝著作的種種攻擊，他們所有的謬論，早就被毛主席的《講話》批判得體無完膚。掌握

了《講話》這一威力強大武器的廣大革命群眾，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反動學術「權威」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早在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對反動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對《〈紅樓夢〉研究》和胡適反動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進行了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一九五七年以來又進行了反右派鬥爭、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批判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的鬥爭。特別是一九六二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戰鬥號召，並提出了要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一九六三、六四年，毛主席先後對文藝工作作了兩次極其重要的批示，給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以沉重的打擊。在毛主席發出了兩次極其重要的批示以後，文化戰線上最勇敢的戰士江青同志，熱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率領文化革命的先鋒戰士，向剝削階級的老爺們盤踞的藝術舞臺發起了進攻。他們衝破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層層壓制和阻撓，在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的舞臺上，第一次使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長期統治藝術舞臺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開始被趕下臺了。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了過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史上一個光輝的里程碑。所有這些鬥爭的勝利，都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勝利，也是毛主席這一偉大著作的勝利。

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實行大反攻的時刻到來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貫徹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領導下，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投出了第一槍，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

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託，又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是中國文化鬥爭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正像江青同志所說的，這次會議請來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中

國人民解放軍，向長期把持文化界領導權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發動了一場猛烈的攻擊。

座談會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制定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對解放以來文藝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極其深刻的、正確的分析。《紀要》橫掃了多少年來資產階級在文化界散布的妖風迷霧，滅了他們的威風，繳了他們的械，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勝了第一仗。林彪同志指出：這個《紀要》「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緊接著，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偉大的歷史文件——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這個《通知》系統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粉碎了以彭真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炮製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反動綱領《二月提綱》，擊退了他們的反撲，打亂了他們的陣線，掀起了一個席捲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群眾和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像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直衝牛鬼蛇神統治的閻王殿。

舊中宣部垮臺了！

舊文化部垮臺了！

舊北京市委垮臺了！

那些平日不可一世，以「大人物」自居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貌似龐然大物，其實只不過是不堪一擊的紙老虎！

（三）

同志們！從全國解放以來文化戰線上的尖銳鬥爭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所作的鬥爭，歸根到底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條件下，以復辟和反復辟鬥爭為主要內容的階級鬥爭中，革命的文化大軍是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修正主義氾濫的重要力量。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主要的是依靠手裡拿槍的人民軍隊，但是文化大軍也是不可缺少的。文化大軍同中國人民解放軍同樣肩負著保衛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任。

這次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證明了革命的文化大軍是向反革命修正主義進攻的一支有力的突擊隊。

今天，在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的時候，我們要充分認識革命文化大軍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鬥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毛主席的《講話》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為了使這支文化大軍發揮更大的威力，我們必須用毛主席《講話》這個偉大的建軍綱領來端正我們的方向，建設我們的隊伍，武裝我們的戰士。

無產階級的文化大軍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前進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擺在我們每個戰士的面前，文藝界向何處去？當前的戰鬥任務是什麼？文藝戰線的方針、政策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毛主席《講話》中得到解決。

第一，堅持毛主席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積極參加革命的大批判運動，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

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就是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文藝是為千百萬工農兵服務，還是為一小撮剝削階級服務？是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服務，還是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復辟活動服務？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的焦點。文化界十七年來兩條路線鬥爭的實踐告訴我們：被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長期控制和影響的文化界，要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個方向問題。這個根本的方向問題解決了，其他的一切爭論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那麼，其他一切問題都不能解決。只有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解決了文藝工作的大方向問題，我們才會站穩無產階級的革命

立場，為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為反對資本主義復辟而戰鬥，為保衛社會主義而戰鬥！

工農兵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人。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兵服務，就必須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觀在三大革命運動中來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熟悉工農兵的生活和思想，學習群眾的語言，塑造工農兵的英雄形象，表現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創造無產階級的新文藝。只有這樣做，才能使文藝真正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用兩面派的手法猖狂地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他們提出「全民文藝」的口號來同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相對抗。

一九六二年，在《講話》發表二十周年的時候，周揚、林默涵等人搞了一個假紀念，炮製了一篇《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大毒草，提出文藝要為包括資產階級分子在內的「全體人民」服務，打出了「全民文藝」的反動黑旗。他們還公開地說「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全民的文化」。

無產階級的文藝能為資產階級服務嗎？社會主義的文化能是全民的文化嗎？

絕不能。毛主席在《講話》中早就斥責了這種荒謬的主張。

「全民文藝」不是什麼新鮮的論調，它不過是赫魯曉夫「全民國家」、「全民黨」在文藝上的翻版。世界上絕不會有什麼「全民」的文藝。文藝不是為無產階級服務，就是為資產階級服務。周揚、林默涵的「全民文藝」論，就是打著超階級的幌子，反對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把文藝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工具。

文化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任務，就是要解決這個方向問題。

不破不立。我們要在向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開展大批判的運動中，大破他們的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服務的文藝方向，大立我們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我們要以毛主席的《講話》為武器，積極參加大批判運動，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的江山。

現在文化界有所謂「十七年和五十天之爭」，爭論的焦點是：現在文化界究竟是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呢？還是批判去年六七月間五十多天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呢？這個爭論引起了文化界同志們的廣泛興趣。其實，這兩個問題都不是孤立的。而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絕不只是五十天的事情。批判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同批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應該而且完全可以結合起來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當然也是為了保護他們十七年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我們既要批判十七年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也要批判保護這條文藝黑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代表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都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前大批判運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總代表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深、批透。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樹立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拿起筆來做刀槍，在這個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發起總攻擊的時刻，勇敢地投入大批判運動，狠狠地打擊敵人！

第二，組織左派隊伍，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

資產階級統治我們文化界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十七年來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盤踞和控制的領導機關、文化團體、藝術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要奪權。

要組織浩浩蕩蕩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軍，每個單位都要在鬥爭中逐步形成堅強的左派隊伍。無產階級革命派要在革命的大批判運動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同心協力搞好本單位的鬥批改，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揭露他們的罪惡，肅清他們的流毒，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要澈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閥和反動「權威」。

一切需要奪權的地方都要建立新的真正革命的領導核心，來領導這支文化隊伍。

要按照毛主席在《講話》裡的指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分清敵友我，區分兩類矛盾。有些人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主席，但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作品，演出一些壞戲，對於他們不能打倒，要耐心幫助他們，教育他們，不能歧視他們。只要他們敢於檢查錯誤，認識錯誤，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應該歡迎他們，團結他們，同他們一起進行鬥批改。

第三，抓創作，樹樣板，大立無產階級之新。

推翻資產階級文藝，創立革命的無產階級文藝，關鍵之一是抓創作。有了創作之新，才有文學、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美術之新。根據目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一般來說，每個文化單位一方面要進行本單位的鬥批改，一方面要創作和排演現代的、革命化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作品。

要重視和發展工農兵創作，從工農兵群眾中湧現出來的優秀文藝作品，反映了我國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時代的新風貌，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虛心地向他們學習。

抓創作的關鍵又在於樹立優秀的樣板。樣板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了樣板，才能說服人，才能澈底摧毀舊的東西，才能為新生事物開闢前進的道路。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賓浜》等是一批優秀的樣板，是一批閃耀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新的藝術典範，它們把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統一起來了。這一批優秀藝術樣板的出現，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勝利。

無產階級需要的是現實的革命鬥爭和壯麗的革命理想相結合的優秀作品。這種優秀作品只有採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才能獲得成功。

盲目地崇古、崇洋、崇修，「言必稱希臘」的賈桂精神必須打倒。不信天，不信地，也絕不要信什麼洋、名、古，只信工農兵，只信無產階級，只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什麼古老的京劇、三十年代的電影，什麼法國的文學、英國的莎士比亞，什麼俄國的三個斯基、蘇修的肖洛霍夫，統統不要迷信。古代的好東西，我們要批判地繼承；外國的好東西，我們也要批判地吸收。但是要按照毛主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指示去做，絕不可以讓那些剝削階級的玩藝兒牽著我們的鼻子走。

看不起勞動人民，看不起無產階級，迷信他人，低三下四地去迎合他人的需要，永遠不會有什麼出息。我們的震動世界的藝術珍品，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膜拜的所謂「像佛一樣」的洋專家從資產階級那裡轉抄來的《天鵝湖》，而是我們自己的革命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我們的《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起初並不是想演給全世界看的，但是它們卻受到了全世界進步人類的歡呼。全世界的進步人類意想不到一個在西方世界裡逐漸趨於沒落的古老藝術，在東方世界卻獲得了新的青春生命。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的支持者把我們自己的藝術珍品說成是「土包子」，把外國落後的東西看成是九天的神明，吃了幾片洋麵包，便「數典忘祖」，「月亮也是外國的圓」，真不懂得他們還知不知道人間有羞恥事！

我們要向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革命的奠基者和這些戲劇、舞蹈、音樂革命的先鋒戰士學習。京劇、芭蕾舞劇和交響音樂的革命是文藝戰線上最艱巨的攻堅戰。它們是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困難是很大的，鬥爭是很艱巨的。資產階級和那些牛鬼蛇神的各種攻擊、誹謗、流言蜚語、打擊陷害，明槍、暗箭，接連不斷地加到文藝戰線先鋒戰士的頭上。但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鼓舞著他們，他們毫不氣餒，毫不畏難。為了從資產階級手裡奪取文藝的陣地，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文化革命的尖兵在江青同志的率領下，持久地、連續地艱苦戰鬥。在克服了無數的困難和阻力以後，他們終於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武器在荊棘叢生的荒原上開拓

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他們勇敢頑強、堅韌不拔的革命戰鬥精神，是我們所有的文化戰士的學習榜樣。像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這樣頑固的文藝堡壘都被我們的先鋒戰士攻破了，那麼天下還有什麼不可以攻克的文藝堡壘呢？文化大軍的戰士們，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信心百倍地勇敢前進吧！

第四，開展群眾性的文藝批評。

毛主席教導我們：「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文藝批評必須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一切危害無產階級專政、危害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反動文藝思想和文藝作品，統統都要加以批判，絕不能讓這些毒草任意氾濫，毒害人民。

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他們的支持者，極力宣揚一種「無害」的謬論，胡說什麼不管什麼戲只要看了「能得到休息，使人高興，就很好」。他們所說的「無害」完全是欺騙。他們公開主張可以隨便放映的外國「無害」的電影，全都是宣揚資本主義、宣揚修正主義的作品。他們公開主張可以到處上演的「無害」的「劇目」，都是些宣揚剝削階級、醜化勞動人民，以至含沙射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難道世界上真有那種所謂「無害」的作品嗎？沒有。毛主席在《講話》裡教導我們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對你無害，對我就有害，哪有那麼一種對於各個階級都「無害」的文藝作品呢？難道那些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腐朽文藝作品對勞動人民，特別是對年輕一代所造成的毒害還嫌少了嗎？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推行的「無害」論，其用心是要用這塊盾牌來阻擋群眾的批評，以讓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貼上「無害」的標籤推銷給億萬革命人民，其目的就是用這些文藝作品麻痹和毒害勞動人民，以實現其和平演變、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打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幌子來抵制文藝批評，他們大肆叫嚷說「要放」，「要有放的自由」，要「相容並包」，「自由競賽」，

「審查要寬」，「不要干涉過多」，「不要粗暴」，他們利用這些口號來為他們的毒草出籠開闢道路，為他們的資產階級復辟的陰謀活動製造輿論。

他們根本歪曲了毛主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抽掉了這個偉大方針的階級內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繁榮無產階級文化服務的。毛主席在闡述這個政策的時候說過：「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瞭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絕不能讓它們自由氾濫。」毛主席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而他們的所謂放，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就是只准毒草放，不准香花放，只准右派鳴，不准左派爭。這是要資產階級專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我們絕對不答應！我們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所教導的，把你們放出來的毒草統統鋤掉。

什麼「不要粗暴」？真正粗暴的不是別人，真正粗暴的是資產階級老爺們。什麼「小人物的文章」呀，「黨報不是辯論場所」呀，不都是這些人說的嗎？言猶在耳，賴是賴不掉的。

同志們！在資產階級老爺們統治的地方，無產階級連一棵新生的苗苗都不准生長，這還不粗暴？新生事物剛露一點頭，他們就要瘋狂地鎮壓，諷刺、謾罵、壓制、打擊、圍剿、扼殺，無所不用其極，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粗暴！

京劇革命剛搞了一點樣板，資產階級老爺們就要壓，就要破壞。壓不住，破壞不了，就破口大罵，什麼「京劇現代戲像白開水」呀，什麼「話劇加唱」呀，罪名一大堆。正像我們京劇革命的先鋒戰士所說的，「這些人簡直是無知！白開水有什麼不好？有了白開水，才能泡茶，才能釀酒。沒有白開水，活都活不了。『話劇加唱』又有什麼不好？從來的京劇都是話劇加唱。不說不唱，哪兒來的戲？」資產階級的老爺們，你們為了反對京劇革命的一個樣板，連體面都不要了，胡言亂語，瞎說一頓。這還不粗暴？什麼「京劇現代戲像白開水」！

什麼「話劇加唱」！不服氣嗎？請拿最好的舊京戲同我們的樣板戲比一比吧！舊京戲哪一點比得過我們？究竟是我們現代戲的工農兵演得美？還是舊京戲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演得美？舊京戲舞臺上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從靈魂到形象都醜死了，比得上我們舞臺上的工農兵嗎？且不要說政治性、思想性了，就是藝術性也遠遠比不上我們。我們的現代戲哪有舊京戲的那種拖拖拉拉、鬆鬆垮垮的邋邋樣子？

舊京劇搞了一百三四十年，我們才搞了三四年。新的三四年打敗了老的一百三四十年。革命觸痛了資產階級老爺們，你們的粗暴統治維持不下去了。於是反咬我們一口，說我們粗暴，真是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我們哪裡是什麼粗暴？我們倒是太文雅了。你們的這一套還是統統收回去吧！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最害怕群眾批評，他們罵我們的批評是「棍子」。毛主席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他們害怕的，正是我們要提倡的。我們就是要發展群眾性的文藝批評。如果把群眾的批評說成是「棍子」，那麼這是「無產階級專打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鋼棍子』、『金棍子』」，寶貴得很。而且，還可以奉告資產階級的老爺們，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棍子」，以後還要大大發展。

一定要打破文藝批評中的「專家」路線。把文藝批評當作知識份子的「象牙之塔」，由少數人壟斷，這是完全錯誤的。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文藝批評的武器應該交給廣大工農兵群眾去掌握。因為最關心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最愛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是工農兵群眾。只有發動全國億萬工農兵群眾來檢驗文藝作品，才能剷除真正的毒草，保護真正的香花。只有發動全國億萬工農兵群眾審查文藝作品，才能提高創作的品質，繁榮革命文藝的創做事業。

群眾性的文藝批評好得很，我們應當為它歡呼。

同志們！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關了一個空前有利於無產階級文藝大發展的新時代。剝削階級腐朽的舊文化，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的衝擊下，土崩瓦解了。一個光輝燦爛的革命文化的

新時代，到來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複雜的，「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敵人在今後仍然要同我們進行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文化障地處於階級鬥爭的前線，鬥爭更為複雜和艱巨，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會遇到新的困難和阻力，但是，歷史前進的車輪是不可抗拒的，威力無窮的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我們，任何困難和阻力都擋不住我們前進的步伐。

同志們，新的勝利在等待著我們，讓我們用偉大領袖的光輝著作武裝自己的頭腦，不斷地改造自己，緊緊地跟著毛主席，緊緊地跟著革命的工農兵群眾，不斷革命，永遠革命，為保衛偉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建設人類歷史上最壯麗、最燦爛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化而奮鬥！

讓一切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在無產階級的偉大勝利面前發抖吧！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戚本禹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討論會上的講話 (1967.6.6.)

【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行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戚本禹在閉幕式上講話】

沿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闊步前進

同志們，朋友們：

請允許我向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幾天來，同志們作了許多出色的發言，使我們受到很大的啟發和教育。

這次會議，充分體現了世界革命人民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熱愛，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熱愛。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對參加這次會議的同志們、朋友們表示感謝。江青同志原來還準備講話，這幾天她感冒，不能講了。今天她仍然應當休息，但是為了祝賀這次會議，為了來看看同志們、朋友們，她還是來了。她特地囑咐我在講話時向同志們、朋友們問好，向來自六大洲的文化戰士致以革命的敬禮！

（一）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暴風雨中產生的。那時，中國正處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也是我們黨反對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開展偉大整風運動的時候。在抗日戰爭開始以後，大批愛國的、革命的知識份子衝破了重重封鎖，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破壞人民的抗日戰爭，也派了一小撮特務、託派，混進了延安，同一小撮反黨分子、叛徒勾結起來，配合日寇、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在文化戰線上掀起一股反動逆流。他們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理論，鼓吹「太陽中也有黑點」、「文藝的任務從來就是暴露」等等謬論，煽動別人起來反黨反人民。這樣，在文藝工作者面前就擺著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文藝是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鬥爭服務呢？還是為破壞抗戰、賣國投降的反動派服務？是為革命服務呢？還是為反革命服務？

在這個時候，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作了一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講話》。毛主席的《講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

理論，為在鬥爭中的無產階級提出了一條最完整、最系統、最正確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

毛主席在這部光輝的著作中首先提出並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革命文藝隊伍是一支為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軍隊，是一支奪取政權的軍隊。毛主席說：「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無產階級的文藝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必須首先解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革命文藝工作者應該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敵人必須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指出他們必然失敗的命運。對於人民，則應該歌頌他們的勞動和鬥爭；對於他們的缺點和錯誤，不應該譏笑、敵視，而應該說明他們同自己的缺點錯誤鬥爭，使他們團結、進步，堅定他們鬥爭勝利的信心。

在解決立場問題的基礎上，毛主席提出了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根本方向問題。毛主席號召文藝工作者深入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向工農兵群眾學習，澈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毛主席說：「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主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深刻地論述了文學藝術源與流的關係。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對過去的文藝作品的繼承和借鑒絕不能代替自己的創造。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創造出真正的革命文藝作

品來。

毛主席為無產階級的文藝批評指出了方向，提出了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毛主席的《講話》還無情地駁斥了「人性論」、「人類之愛」等等錯誤的反動的論調。

毛主席這部光輝著作發表以後，革命文藝工作者在這條革命文藝路線的指引下，明確了戰鬥目標，找到了方向，肅清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打退了一小撮反黨分子、託派和叛徒的反黨逆流；很多優秀的文藝工作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用文藝這個武器，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服務，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烽火中，鍛鍊成為堅強的革命戰士。

（二）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我們今天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講話》為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準備了全面的系統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後，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並不甘心死亡。剝削階級依仗著廣泛的國際聯繫，依仗著自發資本主義的小生產力量，依仗著它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佔領的文化、藝術、哲學、法律等各種陣地，拚命地進行復辟活動。列寧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復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拚命鬥爭，想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保護他們從前過著甜蜜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從事『平凡的』勞動……）的家庭。」為了戰勝階級敵人的反革命復辟活動，無產階級必須運用無產階級專政去同敵人進行鬥爭。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的這場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中，意識形態是一個先頭陣地。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力量首先在意識

形態這個先頭陣地上交鋒。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沒有很好地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革命運動，沒有破壞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相反，卻讓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思想大肆氾濫，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腐蝕無產階級政權，結果走向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毛主席根據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歷史教訓，總結了國際、國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發動億萬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方式進行的，是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發動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大革命。這次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大決戰。這次大革命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揪出了盤踞在我們黨中央要害部門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黨、政、財、文大權，粉碎了他們的資本主義復辟陰謀。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大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向人們揭示了一個嶄新的普遍真理：在社會主義社會，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階級鬥爭不是熄滅了，而是以復辟和反復辟鬥爭為主要內容繼續深入地進行著；革命不是結束了，而是以新的形式進行著。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新時代，作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僅要承認階級鬥爭，而且要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要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存在著復辟和反復辟的鬥爭。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指明了方向，是各國無產階級反帝、反修鬥爭的指路明燈。

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熱烈歡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說：「現在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而載入史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同志以少有的天才和預見性，解決了許多過去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從而大大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寶庫。」這次會議上很多同志說得好：「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中國、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美夢。這使中國成為世

界無產階級革命更堅強的堡壘，成為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更光榮的開路先鋒。」

震動世界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嚇壞了美、英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老爺們，他們從不可阻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看到了他們自己必然死亡的命運。他們揀起德國法西斯戈培爾的破爛武器，用造謠中傷的手段，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了種種誣蔑和攻擊。

在這場瘋狂的叫罵聲中，特別要指出的是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扮演了最可鄙的角色。他們用美帝國主義、蔣介石匪幫那種最下流的語言攻擊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他們指使一個臭名昭著的文化小丑大寫黑詩，瘋狂地謾罵毛主席。最近，蘇修又召開了一個象徵著現代修正主義腐朽文化走向死亡的文藝黑會，大肆攻擊毛主席。被敵人反對不是壞事，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他們惡毒地攻擊毛主席，這就更加證明了當代的列寧——毛主席的偉大與正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舵手毛主席，不僅為中國革命指出了方向和道路，而且在現代修正主義統治下的革命的人民也認為毛主席為他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現代修正主義者害怕在他們統治下的人民受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掌握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武器，起來造他們的反，趕他們下臺。因此，他們就要想各種卑鄙的辦法來污蔑和攻擊毛主席。不是這樣嗎？那麼，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們敢刊登毛主席的文章，刊登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社論和文件，不折不扣地將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況告訴蘇聯人民嗎？你們敢讓蘇聯人民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武器來批判你們自己嗎？你們不敢這樣做，整天龜縮在陰暗的角落狂叫，算得什麼「英雄」？

毛主席的一首詞說：「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蘇修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這些攻擊和謾罵，只不過是幾隻窮途末路的蒼蠅最後發出的幾聲淒厲的抽泣而已，絲毫無損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老爺們胡說什麼「你們摧毀傳統文化」，

「對世界的文化成就採取宗派主義的蔑視態度」等等，這純粹是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惡毒污蔑。

我們對於古代的、外國的文化從來都是採取分析態度的。毛主席教導說：「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裡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絕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 and 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絕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絕不能替代的。」毛主席還指示我們：「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一方面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中的革命的、進步的、優秀的部分，亦即吸取其精華；另一方面批判與剷除傳統文化中的腐朽的、落後的、反動的東西，亦即剔除其糟粕。對於腐朽的、落後的、反動的封建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亦即「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我們的確要徹底摧毀，不摧毀它們，資本主義就要復辟，修正主義就要氾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要失敗。不摧毀它們，新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化就不能建立。毛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是如果認為，我們在摧毀腐朽的、落後的、反動的封建主義、資產階級文化，摧毀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文化的同時，也要把歷史上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摧毀，那純粹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古為今用」。事實證明，只有批判地繼承，才能拋棄阻礙我們前進的東西，吸收其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創造出嶄新的人民文化來。中國古代的京劇不是已經處於衰朽沒落的階段了嗎？但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闖將們，在江青同志的親自領導下，使這個衰老的京劇獲得了新的青春生命，創造了《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襲白虎

團》等現代京劇的優秀樣板。這些樣板，不正是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做到「古為今用」了嗎？這些樣板作品的出現，一開始就受到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歡迎，與過去京劇演出的冷冷清清的局面相對照，不正說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胡說的什麼中國文化大革命要「摧毀傳統文化」的無恥謔言徹底破產了嗎？

江青同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指導下，學一點，用一點，埋頭苦幹，使古老的藝術變為驅散舊式舞臺黑暗統治的明珠；把統治舞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老爺太太、少爺小姐，統統趕下臺去，讓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大放光彩，把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這個事實充分證明，只有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才是一切優秀的傳統文化的真正維護者！

至於說到「對世界的文化成就採取宗派主義的蔑視態度」，那也不是我們。而是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世界最高的文化成就，帝國主義者卻禁止宣傳，現代修正主義者則歪曲、篡改、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把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的著作封存起來，不讓傳播；不要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主席了，就是古代的辯證法、唯物論，他們都不要了，這難道是尊重世界文化成就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拋棄真正的世界人民的傳統藝術，大肆推行腐朽的、反動的資本主義「藝術」，這難道是尊重世界文化成就嗎？

真正尊重世界文化成就的，恰恰是被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污蔑為「宗派主義」的中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絕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毛主席又說：「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儘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中國人

民正是在毛主席的教導下，虛心地學習並且批判地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的。又一批文化革命的戰士，在江青同志領導下，把外國古老的芭蕾舞、交響音樂，經過改造，創作出光彩奪目的藝術珍品：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不就是有力的證明嗎？鐵一般的事實說明，所謂我們「對世界文化成就採取宗派主義的蔑視態度，」完全是誹謗！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者們異口同聲地攻擊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知識份子」，這純粹是污蔑。知識份子是分屬於各個階級的，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的。一種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工農兵結合的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我們就是要大力培養這種知識份子。另一種是世界觀沒有根本改造，或者沒有很好改造，但是基本上是愛國的，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上述兩種是大多數；還有一種知識份子是賣國的、反動的、頑固地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是極少數。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打倒的，只是後面那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反動知識份子。對於他們絕對不能「施仁政」，因為他們是挖社會主義牆腳的「不拿槍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別動隊。不把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知識份子揭發出來，不對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言行進行澈底批判，不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將來就會出現像蘇修領導集團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使我們社會主義事業遭到危害。

我們黨從來是重視革命知識份子的。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沒有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就不會勝利。」「爭取一切進步的知識份子於我們黨的影響之下，是一個必要的重大的政策。」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在千百萬的革命知識份子熱烈擁護和積極參加之下開展起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組織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知識份子的左派隊伍，完成光榮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

對於一般知識份子問題的處理，我們從來都是嚴格遵守政策界限

的，我們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截然不同，我們執行的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在鬥爭中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極力防止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對於那些從舊社會生活過來的知識份子，我們從來是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的。對於一般資產階級學者，只要他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反共反人民的，我們就給他們適當的工作條件，讓他們在工作中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對於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的人，只要他們改正錯誤，群眾就歡迎他們，曾經演過壞戲《桃花扇》的演員杜近芳，她能改正錯誤，願意同群眾一起鬧革命，群眾就歡迎她，她現在已經被推選為中國京劇院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成員。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誣衊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切知識份子」，「使國家知識界的精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是極其無恥的誹謗。什麼「精華」？夏衍、田漢、吳晗、鄧拓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文化特務就是他們所說的「精華」。他們在知識份子問題上大肆造謠污蔑，拆穿了說，無非是因為這些人被打倒了，他們企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希望破滅了，便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地出來為他們鳴冤叫屈而已！

「你們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民主。」這是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個誣衊。

毛主席說：「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帝國主義者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鼓吹的自由民主是什麼呢？難道是勞動人民的自由民主嗎？絕對不是，他們所要的自由民主，是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的自由民主。能允許這種自由民主存在嗎？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中國，地富反

壞和一小撮被揪出來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沒有他們的自由和民主的。但是，最廣大的工農兵和革命群眾卻享有最充分的自由，最廣泛的民主。在偉大統帥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大自由。不帶偏見的外國朋友都看到了，「全國人民都參加的這場意識形態大辯論，是以民主方式進行的。」億萬革命群眾敢於發表意見，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敢於貼大字報。試問，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你們哪一個國家，有像我們中國人民這樣的民主，這樣的自由？美國有嗎？沒有。英國有嗎？沒有。蘇修有嗎？也沒有。非但沒有，而且他們每天都在用資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殘酷地鎮壓人民，自由和民主在他們那裡，早就成了歷史的諷刺。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老爺們，如果像我們這樣讓人民有這樣的自由和民主，他們早就完蛋了！

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的老爺們污蔑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排外」。請問：我們排的是什麼外？我們對於世界人民從來是抱著友好態度的。各國人民，儘管他們的思想、生活習慣和我們不同，只要他們來中國作友好訪問，我們都是熱情歡迎的。我們對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是大力支持的。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我們不但熱誠歡迎，而且要同他們一起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反對各國反動派而並肩戰鬥。這一點，亞非的朋友們是特別清楚的。

但是如果排的「外」，是指那些危害中國革命事業的帝國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特務分子，那麼，不論在過去，現在，或在將來，我們都要像清除垃圾似的統統把他們排除掉。這種「排外」好得很！沒有這種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排外」行動，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就要欺侮我們。今天，偉大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者休想再在中國橫行霸道。最近，英帝國主義在香港一手製造了「五·二」「五·六」和「五·二二」血案事件，無理逮捕我港九愛國同胞，鎮壓我革命群眾，實行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前幾天又開來了幾隻破爛的軍艦，在香港海面上裝腔作勢嚇唬人，愚蠢的、

不自量力的約翰牛，連皇曆都忘掉了，竟然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我們正告英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海盜的炮艦政策」的時代，早已過時了。「黔驢技窮」，你們的紙老虎原形早已暴露無遺了，你們還是回想一下你們的「紫石英」號軍艦是怎樣狼狽的夾著尾巴逃跑的情景吧！今天，在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面前，你們還要妄想用幾隻破爛軍艦來嚇唬偉大的中國人民，真是可悲、可笑。我們要警告英帝國主義，你們過去利用清朝的腐敗，發動了骯髒的鴉片戰爭，強佔香港，這筆老賬至今還沒有清算；今天，你們又在香港施行法西斯暴行，這是對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嚴重挑釁，七億中國人民絕不答應。英帝國主義分子，你們不低頭認罪，就要請你們嘗嘗中國人民的鐵拳滋味！

（三）

同志們，朋友們：這次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五周年討論會」，是一次十分成功的盛況空前的討論會。來自世界六大洲三十四個國家和地區的八十多位元作家和朋友，共聚一堂，專門討論毛主席這部光輝著作，這象徵著世界革命人民的大團結，象徵著亞非民族解放事業的新發展。這次會議的成功，是全世界人民正進入一個完全嶄新的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新時代的具體表現，標誌著亞非作家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顯示著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和文藝理論，正在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威力強大的思想武器。

中國是亞非地區的成員國之一，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統治下的亞非人民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昨天，亞非人民所受到的被壓迫、被剝削的苦難，中國人民都嘗夠了。中國人民最能理解亞非人民的革命心情，中國人民最關心亞非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和人民革命事業。當前，亞非地區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亞非地區集中了當代世界上的各種尖銳的矛盾，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環節，也是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地區。美帝國主義為了佔領這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在進行軍事侵略的同時，又大

規模地進行文化侵略。美帝國主義一再鼓吹什麼：「思想同麵包和槍炮一樣重要」，「用在宣傳上的每一美元，可以等於用在國防上的五個美元。」他們大肆叫嚷所謂「意識形態的攻勢」，「打贏爭取人心的這一仗」。他們調動了空前規模的人力、物力，通過新聞、電影、廣播、教育、宗教等各種手段，從意識形態的各個角落裡，對亞非人民實行全面的文化侵略。

蘇聯修正主義集團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幫兇。他們打著「同情」「援助」的幌子，積極在亞非地區進行文化滲透，推銷叛徒文學，宣揚投降主義，幫助帝國主義鎮壓和破壞亞非人民的革命運動，他們是口蜜腹劍的偽君子。

在這種形勢下，擺在亞非作家面前的一個頭等重要的任務，就是運用毛主席《講話》這個威力無窮的思想武器，去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作鬥爭，同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作鬥爭。

毛主席教導我們：對待敵人必須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敵人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必須用革命的兩手政策去進行反擊。敵人有文武兩個戰線，革命人民也必須建立文武兩個戰線。我們要打敗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首先要組織和壯大人民的軍隊，依靠手裡拿槍的人民軍隊。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只有有了槍桿子，才能奪取政權，鞏固政權。但是，僅僅有了這種軍隊還不夠，還需要有一支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在亞非地區來說，它既是奪取政權的強大工具之一，又是粉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強大工具之一。

日本作家說：毛主席的《講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水準最高的革命文藝理論，是我們同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文藝路線進行鬥爭的最尖銳的武器，是一切革命文藝工作者行動的指導方針。日本一些革命作家已經行動起來了，他們衝破了各種阻撓，到山村和廠礦裡去，向農民和工人學習，創作革命的劇本，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開端。從這裡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講話》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同樣也

是亞非人民建立文化大軍的建軍綱領，它明確地為亞非文藝工作者指出了根本方向和戰鬥任務。

同志們，朋友們！亞非地區是世界文化的發源地。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落後了。現在亞非人民已經覺醒，正在進行著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我們相信，亞非人民的先進的光輝燦爛的文化新時代，一定會在亞非人民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鬥爭的烽火中到來！讓我們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開闢的革命文藝路線闊步前進吧！

世界革命人民大團結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蕭華、楊成武、關鋒、戚本禹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10.）

【時間：下午六時半，地點：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中央文革小組關鋒、戚本禹參加接見。河南省軍區和駐開封的一軍的首長出席】

楊代總長：總理指示，叫蕭華、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聽聽你們上次談了以後，還有些什麼意見，一軍還沒有彙報，也談一談，總理就不參加了。你們不是討論了幾天？把你們討論的情況談一談。

何運洪向接見首長彙報討論的情況。當談到劉建勳在北京「三結合」後，河造總和八大總部喊打倒劉，我們有個錯覺，以為群眾喊不好制止，沒有堅決提出不讓他們喊。

關鋒插話說：聽說八大總部過去名聲不好。余嗣貴插話說，還不是那樣。當何運洪彙報結束時，何運洪說：我們想，請能明確一下，如果我們支持錯了，是八大總部支持錯了，還是造總？我們好給家裡說一說，通一通氣，先作工作，這幾天下面就造我們的反。

關鋒接著說：這個問題不是關鍵，關鍵問題是看我們領導同志怎麼認識，能認識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就好了，山東就是這樣。另外，我昨天看了份材料，不知確實不確實。據說，造總在這裡談判，想在鄭州把二七公社搞垮，八大總部以為自己名聲不好，把希望寄託在造總，如果造總勝利了，他們也有希望。還說軍區給他們發了槍。如果確實，這就是個問題。

張樹芝、余嗣貴：民兵武器是按槍彈分開、分別保管的，我們沒有給他們發過槍。

接著，張樹芝、余嗣貴發了言。

關鋒：今天就談到這裡，我談點意見，不一定對，我們說的不算數，這個問題是中央決定的，我講的供同志們參考。軍區的同志檢查認識錯誤，把自己想不通的問題提出來，這是好的。現在是不是有這樣兩個問題：

- 一、是不是把二七公社的問題看重了，把河造總的問題看輕了，是不是一邊聽你們的話，一邊不聽話，甚至對你們很激烈，影響了你們對問題的考慮。
- 二、是不是你們支持那個、不支持那個，是以他們對劉建勳的態度去區分的。如對鄭大聯委，你們的認識就是這樣。劉建勳六二年以前搞借地是有錯誤，去年調北京，表現還不錯。（戚本禹同志插話：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不錯，主席稱讚過他。）你們對支持的或不支持的，是不是以對劉建勳的態度為轉移，如果是這樣，一系列的問題這樣想下去就錯了。（戚本禹插話：劉建勳在北京參加「三結合」了，你們還報要打倒劉，和中央對抗。）造總提出打倒劉，還要打倒劉的後臺謝富治同志，這是不對的。要不要從這方面去想一想。提出這樣兩個問題來，供同志們考慮。

楊代總長：二七公社不能從純不純去考慮。主席說，天下沒有清一色的東西。主席說堅定的左派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至多百分之三十。你們從純不純這個框框去看問題就錯了。他們打砸搶可能有

些過頭，但他們是年輕人，他們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林副主席在全軍軍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的第二個問題說，要看主流，不能看支流。對二七公社要用毛澤東思想去衡量，要很好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你們說二七公社有好處，但又說他不好。是不是感情上搞不過來。

戚本禹：錯誤肯定你們是有錯誤，但是怎麼認識，你們可以找二七公社去談一談，多聽他們幾次。這次，我們想讓軍區自己認識錯誤，同各派協商解決，作一個自己解決問題的好典型。我接觸過二七公社，他們還是講道理的。

何運洪說：我們是不是回去一趟，給家裡通通氣，給家裡作作工作。

肖、楊首長：你們這裡還沒有搞通，中央還沒有定，就回去，回去怎麼說？還是先在這裡搞通。

楊代總長：你們要學山東。山東省軍區、六十七軍都轉過來了。開始，大軍區還轉不過來。你們要學習山東的經驗。

那天，總理、康老講了，你們犯了路線錯誤，和劉鄧的不一樣，你們要正確認識問題。

當張樹芝談到我們的工作不好作時，戚本禹同志插話：關鍵在你們兩位（指張、何）。

（記錄稿，未經本人審閱）²⁸

²⁸ 開封八·二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關於河南問題的文件彙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河南二七公社赴京彙報代表團編，《中央首長關於河南問題的指示及赴京彙報紀要彙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戚本禹與電影界談話摘要（1967.6.22.）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午夜】

最早起來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鬥爭、同壞人有抵制的就是造反派。保守派認識錯誤就好了，但保守不保守都聯合這就不對了，「產業軍」怎麼能和它聯合？

如果那一派到現在還是死保的，那要退出的。過去保的，現在改了，那要聯合。但口頭上喊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實際上執行的劉鄧路線；口頭上叫鬥陳荒煤，實際上是不鬥陳荒煤，這不能聯合。

我們提倡大聯合，是要在鬥爭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中大聯合，聯合要有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如果不在這個基礎上聯合，那也不要強迫，因為他不願意聯合，我們要的是革命大聯合。

以誰為主？還是以革命造反派為主。為主是不是說你人多一些，我人少一些，這僅僅是一點，其決定性的問題要看你執行的是什麼路線，即使是你九個人，我一個人，也要看這一個人執行的是什麼路線。

過去陳荒煤能領導電影，現在舒世俊就不行嗎？她過去對主席有深厚感情。在跟主席所有攝影的人她是最好的。也許過了若干年後，舒世俊官大了，變了。我也不能給自己打保票，官大了，就忘記了老百姓了，忘記了毛澤東思想，忘記了群眾，就會變。但她現在是無產階級的權威，我們還要擁護她。

女同志為什麼不行，中國七億多人口，女的占了一半。這次文化大革命女同志就是登上了政治舞臺。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婦女解放是共產主義解放的標誌。」我們腦子裡封建思想要取消。

我們的文藝組組長江青同志就是女同志，京劇改革確是不好改啊！但她最有主席觀點。全國第一張大字報，也是女同志。主席看了京劇《海港》裡面的女演員也說很好。

中央首長接見河南省部隊首長的談話（1967.6.23.） （存目）

戚本禹接見首都鋼鐵公司代表的講話（1967.6.24.）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晚，摘要】

毛主席說過，我們共產黨三大標準之一就是自我批評。現在鑒別一個造反派它是不是造反派，是不是革命派，它的一個標準就是它有沒有自我批評。沒有的，不能做革命造反派；已經做了革命造反派的如果喪失了這個精神，它就由左派、就由革命造反派變成不是革命造反派。你不要以為當了左派以後，當了造反派以後，那就永遠是造反派，好像「聯動」一樣，不僅他是革命造反派，而且他兒子也做造反派，他孫子也應做造反派，那可不是那麼回事。說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兒好漢以後。他孫子也是好漢。那可不一定。那他老子當英雄以後，他以後就當英雄，那是錯誤的「聯動」思想。你們可不要有「聯動」思想。就是造反派造了反，以後他自己不造自己的反，他也當不了造反派，他以後也會由英雄變成「狗熊」。現在可不少，同志們，就是響噹噹的左派，響噹噹的闖將，現在不那麼闖了，還不到一年，就不那麼響噹噹了。造反到底，這個底到哪裡？底到自己，造反到底。現在有很多「造反到底兵團」「反到底兵團」，反到底反到你自已，自我革命，你自己不自我革命，你就反不到底，到你這兒就垮，反到你這兒就完了。反別人是造反派，自己不反，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光看到別人有毛病，自己的毛病看不到，自己不反自己，最後都要垮臺。林彪同志講的，我們要把自己做為

革命的動力，又把自己做為革命的對象。就是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不願意革自己的命，人家說了句話不大好聽就打人家，這還是什麼造反派？

如果你們掌握大方向做得好，軍管會不支持你們，那麼軍管會是錯誤的；如果你們不能掌握大方向，到現在為止還要把矛頭對準軍管會的話，那軍管會不支援你們，我看也可以。我說你們這個領導成員裡邊恐怕不很高明，我上次就講過了這個意見，（代表：是四級工）什麼四級工啊？不在四級工，在毛澤東思想。你別看那個級別，我從來就不相信這個級別。中監委我去過一次，它那個書記是四級，它有個收發員是二十四級，但是我聽他們兩個人發言，我覺得那個收發員二十四級那個水準要大大超過那個四級，所以我說二十四級收發員可以當監委書記，也可以當收發員。你別說什麼四級工，那學徒工裡邊有很好的同志。我不是說你們級別低，同志們，說不高明是你們一些方向上掌握的不好。

戚本禹對河南鄭州十大總部的講話（1967.6.28.）

版本一

【時間：六月二十八日晚】

戚本禹：都來了嗎？談一談你們來了多少人？

秘書講：十六個人。

戚本禹：怎麼這麼多？

秘書：那些都是我們的聯絡員。

（新鄉老保李玉坤進來送材料）

戚本禹：你是十大總部的？

李玉坤：我是新鄉的。

戚本禹：你不是，你出去。

李玉坤：你講過以後，我還有事給你談。

戚本禹：好，你先回去等！

李玉坤：我在門口等你！

戚本禹：到你住的那個地方等吧！

（李玉坤灰溜溜地走了）

戚本禹：（對十大總部）你們一次會還沒開過嗎？

回答：沒有。

戚本禹：中央開會，請你們來彙報，希望你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進行整風，檢查自己的錯誤，由我們的聯絡員領導你們。你們十大總部什麼時候成立的？

回答：大約是二月底成立的。

戚本禹：是不是三月成立的。

戚本禹：軍區承認你們是左派組織嗎？

回答：軍區一直不理我們。

戚本禹：你們成立以後，不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直鬥群眾。

回答：我們根本沒有鬥群眾，大方向是正確的。

（戚本禹同志發脾氣了）

戚本禹：是錯誤的，二七公社、河造總還承認錯誤，你們不承認錯誤？公安公社來了沒有？

公安公社：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戚本禹：（大發脾氣）始終是錯誤的，你們說明軍區抓人，違反了毛主席親自批的八條。

公安公社：看是啥時候？

戚本禹：啥時候也是錯誤的，幹盡了壞事，沒幹一點好事（大發脾氣）。

公安公社：（狡辯說）我們抓人是軍區批准的。

戚本禹：你們不要把責任都推給軍區，你們的責任跑不了。我就不想接

見你們。你們既然來了，希望你們好好學習，澈底檢查你們的錯誤，起來造反。

公安公社：我們來就帶有材料，你聽我把情況彙報一下。

戚本禹：（生氣地說）我不聽你的彙報，我的態度就是粗暴，對你們就是不客氣。

工交公社石油公司一代表發言：我們運動一開始就打倒劉建勳、打倒紀登奎。

戚本禹：（生氣地說）你們打倒劉建勳就是大方向的錯誤，紀登奎也打不倒。

工人總部：我們是群眾組織，劉建勳在河南犯了滔天罪行，我們群眾喊打倒他，你們中央批准不批准在你們。

工人總部（放肆地說）：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喊「打倒劉建勳」，喊打倒就是大方向的錯誤嗎？

戚本禹：你們喊打倒是你們喊的，喊打倒就是錯誤的。其餘別的你們喊打倒沒有？

十大總部：我們喊打倒劉建勳！打倒文敏生！打倒紀登奎！打倒王黎之！省市委我們哪一個沒有轟呀！

戚本禹：（很惱火地問公安公社代表）你是黨員不是？

回答：是。

戚本禹：什麼時候入黨的？

回答：一九六〇年！

戚本禹：在公安廳搞什麼工作？

回答：公安公社奪權後，我是勤務員。

戚本禹：（生氣地指著十大總部講）你們都是保守組織。公安公社幹盡了壞事，抓了多少人！逮捕了多少革命群眾！你們違反了毛主席親手批准的八條命令。抓了多少人啊！

一個財貿總部的人說：我們抓的是打人兇手，是壞人。

戚本禹：抓了一萬多人都是壞人嗎？

公安公社（放肆地反問道）：到底抓了多少人？

戚本禹：（非常生氣地講）你們親手抓的，還來問我！

老保反問：就有一萬多人？

戚本禹：軍區都承認了，你們還不承認？

財貿總部：請首長派人調查？

戚本禹（非常生氣地說）：我說的話都沒有調查嗎？我們已經派了好多人去調查了。我不是首長，我不是首長，我不是首長！

財貿總部：首長！你不知道我們在河南的情況，根本抬不起頭來！

戚本禹：你們不是抬不起頭來，是壓倒一切！

十大總部：我要向首長彙報。

戚本禹（生氣地講）：我不聽！你要講，給我們聯絡員去講。聯絡員領導你們學習，希望你們檢查錯誤，起來造反。

十大總部（插嘴說）：我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根本沒有錯誤。

戚本禹：我給二七公社提的缺點，他們都聽進去了，你們根本聽不進去。

鐵軍代表：我是鐵軍的。

戚本禹（生氣地說）：鐵軍不要講了，你們的戰績我都知道。

鐵軍代表（插嘴說）：首長，聽我給你彙報！……

戚本禹（打斷他的話說）：我不是首長，我是個小組成員。不聽你的彙報，（生氣地站起來說）我說的不對，你們可以貼我一百張大字報，可以炮轟我，我還是要堅持。你們貼「十大總部必勝！」我說「不勝！」

十大總部：首長，那不是我們貼的。

戚本禹：怎麼不是你們貼的！

鐵路老保站起來說：我是鐵路工人……

戚本禹（打斷他的話說）：你不是鐵路工人，你是代表！

鐵路代表：二七公社是內保、外保！

戚本禹：看保的是什麼人？看誰保的對！

工交公社石油公司的人說：我們是起來造反最早的一個單位，給李先念寫過報告。李先念親自批了我們的報告！

戚本禹（發脾氣了）：李先念批准你們的報告，我不知道。你們先起來

造反，可能；但是還可以變壞！

工交代表：（發脾氣，質問戚本禹同志）你有什麼根據說我們是保守組織？

戚本禹：（一拍沙發站起來，非常生氣地說）：我看，你們就是保守組織。你的這個態度就是保守組織。不講了！我今天來，就是宣布聯絡員領導你們學習，認真檢查錯誤。下一次聽你們彙報。

十大總部：我們歡迎，我們就是要向中央彙報的。

十大總部（又站起來說）：我們要彙報。

戚本禹：（很生氣地說）我不聽！我要回去了，有什麼事向我們聯絡員彙報，群眾大部分是好的，總部的頭頭，比如公安公社到底是什麼人，我懷疑！

市委代表：（站起來說）我們是最早起來造市委反的。

戚本禹：我看不見得。

（戚本禹同志站起來，離開了會場。）

（十大總部代表們個個垂頭喪氣）

1967年6月28日晚首都動態組²⁹

版本二

【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接見河南十大總部代表講話（摘要）】

戚本禹：「公安公社」來沒有？

公安公社：來了，我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戚本禹：（生氣）始終是錯誤的！你們幫助軍區抓人，違反主席親自批的軍委八條，幹盡壞事，沒辦一點好事！

公安公社：我們抓人都是軍區批准的。

²⁹ 河南二七公社赴京彙報代表團編，《中央首長關於河南問題的指示及赴京彙報紀要彙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戚本禹：你們把責任都推給軍區，你們的責任跑不了，我就不想接見你們，你們既然來了，希望你們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澈底檢查錯誤，起來造反。

公安公社：我帶來有材料，聽我們彙報。

戚本禹：我不聽你們彙報！！我的態度就是粗暴，對你們就是不客氣。

石油公司：我們開始就打倒劉建勳，打倒紀登奎。

戚本禹：你們打倒劉建勳就是方向錯誤！！紀登奎也打不倒！！

石油公司：我們是群眾，劉建勳在河南五年犯了滔天罪行，我們喊打倒劉建勳，你們中央批准不批准在你們，我們為什麼不能喊打倒呢？打倒劉建勳就是大方向錯誤！？

戚本禹：喊打倒劉建勳就是在大方向錯誤！！！！你們喊打倒是你們喊的，喊打倒就是錯誤的！其他你們喊打倒沒有？！

戚本禹：你們都是保守組織！「公安公社」幹盡了壞事！！抓了好多人，逮捕了好多革命群眾！！你們違反了毛主席親自批准的軍委八條，抓了那麼多人！！

有一女的：我們抓的打人兇手是壞的。

戚本禹：抓了一萬多都是壞的？！軍區都承認了，你們還不承認？

有一女的：首長派人調查！

戚本禹：我們不是首長，我說的沒有調查嗎？我們已經派好多人調查了！

鐵軍代表：首長聽我彙報。

戚本禹：我不是首長！！我不聽你們彙報，我說的不對，你們可以貼一百張大字報，可以炮轟我，我還要堅持，你們要貼大字報「十大總部必勝」，你們不勝。

有人在嘟囔：「二七公社」內保，外保。

戚本禹：看保的什麼人，看誰保的對。

石油公司：你有啥根據（指戚）宣布我們為保守組織！！（大聲吵）

戚本禹：（站起來）我看你就是保守組織，我看你就是保守組織（大聲），看你的態度就是保守組織，不講了，我今天宣布，聯絡員領導你們學習，認真檢查錯誤。下次聽你們的彙報。

戚本禹與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的談話 (1967.6.28.)

【時間：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九點三十分—十點三十分，地點：西苑旅社，二號樓二樓會議室。】

戚本禹：都來了吧！

戚的秘書：都是二七公社的吧！

戚本禹：黨言川來了嗎？

黨言川：來了！

戚本禹：你給他們寫了個什麼東西？在監獄裡面？（當黨言川說到不要給軍區幹時）不要給軍區幹，不要公開幹，這還是對的。河造總人數比你們多嗎？

「二七」：多！

戚本禹：十大總部和河造總一樣不一樣？

「二七」：一樣！

戚本禹：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十大總部和河造總是有區別的。我今天來是來得罪你們的，不準備給你們講什麼好聽的。準備讓你們把我趕走（眾笑）。我在清華的講話你們抄出來了嗎？

「二七」：抄了，抄了幾句……

戚本禹：我不想給你們說一句好話，好話你們自己已經都說了，你們研究一下，怎麼樣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搞大聯合，你們要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和「河造總」搞大聯合，否則，河南的問題不好解決，我今天講的不做紀錄，不要外傳，對河造總這個組織，我們瞭解一下，大部分還是殺出來的，他們的錯誤是打劉建勳、保軍區的錯誤路線，你們怎麼看？

「二七」：他們還鎮壓造反派，炮打謝富治……。

戚本禹：大部分還是好的，河造總整個不能說成是保守組織，十大總部

可以說是「保守派」，你們那個看法我是不同意的，公、檢、法我從來就是反對的。

「二七」：他們同樣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

戚本禹：我今天說出來是個人意見，但也不是個人意見。怎麼辦？距離這麼大？沒有調和的餘地吧？

「二七」：我說一個情況，十三所造總，糧院（鄭州糧食學院）八·八團，豫農造司等……

戚本禹：我不要具體的，我說大部分是造反殺出來的。有百分之六十，總超過百分之五十，你們要承認這一點，才好搞大聯合。

「二七」：（解釋……）

戚本禹：你們要承認，你們是有錯誤的，彙報了幾次，沒有一點姿態，我是不贊成的，我們都是不太贊成的，你們有沒有錯誤呵？

「二七」：有！對待軍區，報紙問題……（陳新民講）

戚本禹：你這個人好心幫倒忙，說話太尖銳了，我幾次都不讓你講麼！（對「二七」）你們至少有三個缺點，第一，你們那個組織有不純成份，也有不好的，個別組織有壞人，這不能全怪你們，抓的人放出來，全進了「二七」，有壞人是不好的。你們要研究。第二，有小團體主義，不大善於團結不同意見的群眾，甚至統一戰線也不講。我們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還搞統一戰線，你們老子天下第一，唯我革命，什麼都正確，說你們這，你們一定不承認，或者口頭上承認，心裡不承認，還是私字作怪，所謂小團體主義那就多了，什麼風頭主義呀，山頭呀……，第三，方法不對，所謂方法不對，無非是打、砸、搶，你們說有沒有？（「二七」：有。）對，你們要說沒有，我是不相信的，概括起來三個缺點，你們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這是我的認識，（又重複一遍）不是說你們方法都不對，也有對的，不過今天我不講，只講不好聽的，三個缺點，其他還有缺點，這裡千萬要注意，如果不注意，會向反面方向發展，會向對立面轉化，你們不知從哪裡聽到消息，說中央支援你們，你們有些組織就非常驕傲。將來要站

不住腳的。我看現在就有點站不住腳，我今天來是不講你們一句好話的，這是我的領導交待我的，要是講了是我自己的，都不算的，要你們和河造總聯合，看起來，你們抵觸情緒很大。何運洪有錯誤，你們反他我們支持你們，保劉建勳我們也支持你們，但是你們不注意，就要走向反面，要犯錯誤，最後被人家打倒，這是個預言吧！可能實現，也可能不實現。第一：你們的組織有些不純，又不注意情況，大發展，當然是要浩浩蕩蕩的了，但你們不注意讓壞人鑽進來了，還有小團體主義，老子天下第一，再搞點打砸搶，你們會不垮臺！？不垮臺才怪呢！以我看，你們面臨著垮臺危險，你們有沒有辦法不垮臺呀！（「二七」：有！）你們勝利了，中央會很高興的。

「二七」：我們學習毛著。

戚本禹：你們要很好學習毛著，到中央來會談事情不多，不過你們學習抓的不緊，聽說你們不好好學習，我派了聯絡員給你們指導，今天造總一個人，領我到這裡來，你們也不歡迎，來了客人嘛！（「二七」：不認識。）河造總也有缺點，我去他們那裡，他們正在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今天也沒有通知嘛！你們在幹什麼？

「二七」：我們剛剛開了一個會，（另一人）我們去歡迎你。

戚本禹：我到他們那裡去，在學毛選，到你們這裡來，在乘涼。

《紅旗》雜誌記者：「二七」也不錯。

戚本禹：你也站在「二七」立場上了，成了「二七」公社的通訊員了。

你們還有別的缺點沒有？方向恐怕還有點問題，你們對文敏生怎樣？我又揭你們短了。

「二七」：我們元月份就起來提出打倒文敏生！

戚本禹：你們對文敏生就那麼正確？！恐怕是認識不夠吧！你們認識的那麼清楚嗎？那麼說你們就沒有錯誤了。

「二七」：認識不夠，十二月份以前我們搞劉建勳，沒有注意文敏生，他要兩面派，沒有澈底搞，元月份我們提出要打倒！

戚本禹：對的，是認識不夠！

紀登奎：這個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把蓋子揭開，表現出來的，我們還認識不夠！

戚本禹：你這個說法也不對，完全是「二七」立場，怪不得「二七」保你哩！你所說的那個所謂表現出來的認識不夠，這可說不通，就是認識不夠，相當時期的認識不夠！

耿其昌：我到北京才認識到（笑）。

戚本禹：對！這才是個老實人！

紀其昌：我有個心理，想他剛當了三個月的第一書記，就拆他的台。

戚本禹：不！以前就是第一書記，劉建勳算什麼，他聽劉建勳的嗎？他的後臺硬，陶鑄的人嘛！你們為什麼不造反呢？你也認識不清嗎？下不了決心，就沒有揭開。

紀其昌：就是認識不清。

戚本禹：你這才是老實話，河造總對這個問題認識怎樣？比你們早，比你們晚？

「二七」：他們喊打倒文敏生是假的，打倒劉、紀是真的。

戚本禹：打倒劉建勳不對，打倒文敏生對了。

「二七」：假的！

戚本禹：我不管真的假的，哪怕是亂搞也搞對了，你們不要認為你們對了，他們不對，你們不對的，他們也不對，河造總他們是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劉鄧司令部的人合到一起打倒了。

「二七」：他們的口號喊對了，實際不是真心打，沒打倒。

戚本禹：口號上只對三分之一，劉、紀是打不倒的，文是要打倒的，口號只對三分之一，你們要承認他們對的一面，他們自己檢查他們打倒沒有打倒，你們怎麼樣他們心裡有數，你們學毛著開始整風好不好？

「二七」：好！好！我們不能集中，一集中他們就圍攻。

戚本禹：問題不在於集中不集中，你們現在不就集中了嗎？你們發表一個整風公告，不好好整風一定要失敗的，造反到底就是勝利，這

個「底」在哪裡？「底」就在自己，（用手指指自己）不革自己的命，失敗無疑，上海不是有個「反到底」嗎？反自己才能反到底，不反自己必定失敗，我們去了鄭州好多記者，他們回來都非常同情你們，他們生怕你們搞不好，但是，也不得不向我們彙報，有些事情也的確作得不好，小團體主義，組織不純，打砸搶，對參加保守組織的群眾也不對，你們說是不是？

「二七」：我們已經給家裡寫了意見，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紀律、整頓作風，學習五篇文件：《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確對待受蒙蔽的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保守組織》等，康老六點指示，總結前段鬥爭經驗，加強革命性、科學性、紀律性……

戚本禹：你們這樣作，好！這才有希望，首先要制止打砸搶，河造總他們有錯誤，你們說怎麼辦呢？你們也消滅不了他，他也消滅不了你們，怎麼辦呢？能不能聯合呢？有沒有聯合基礎呢？如果一個保守組織，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你們能不能團結？

「二七」：能！只要他回到毛主席路線上來。

戚本禹：你們能不能用自己的行動促進這種聯合呢？

「二七」：能！

戚本禹：河南問題恐怕要兩派群眾之間怎樣解決的問題，何運洪好辦，關鍵在群眾，對軍隊你們有些組織，一部分組織，就是沒有頭腦，一見了軍隊就反，這是錯誤的，河南軍隊很多，你們都反，都搞成對立面了，軍隊裡的戰士也是群眾嘛！軍隊的大多數是執行毛主席路線的，有一部分是受何影響的，這個你們要負責，戰士對你們看不慣，關鍵在群眾嘛！表態以後要敲鑼打鼓的歡迎他們，青海八·一八風格很高，他們作出了榜樣，他們作的很好，主動和軍隊聯歡，戰士們都很感動，青海八·一八的特點是以工人為主，你們二七公社以誰為主？有多少工人？

「二七」：現在站起來能幹的至少有一兩萬人，……

戚本禹：真正有希望的是工人同志們起來，學生有小資產階級風味，工人是不同的，在這裡，我不隱晦，我是學生出身，我到工人中生活了一段，很有體會，學到了許多東西，在青海，在趙永夫開槍的時候，工人挺著胸膛搶上前去掩護學生，表現了英雄氣概，高尚風格，我們要向工人學習，學生不要指揮工人，……你這個人（指紅代會大慶公社陳××）我就喜歡刺激你，你在這裡起了一些作用我是知道的。

「二七」：我們跟河造總的大方向不一致，他們仍然死保何運洪，堅決打倒劉建勳。

戚本禹：剛才我跟他們說了一下麼！他們也不想保何運洪了，劉建勳也不打倒了，今天晚上就掛電話回來，你們對何運洪也不要提打倒，可提炮轟，改成重炮猛轟，萬炮齊轟好不好呢？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出去不要講。

「二七」：他們現在的《中州烈火》上還喊打倒劉建勳。……

戚本禹：事情在變化，地球在轉，變化這麼快，你怎能知道呢？劉建勳問題他們接受了，他們有他們的錯誤，你們也有錯誤，你們要不承認，我就不承認你們是造反。

「二七」：我們承認。

戚本禹：河南問題主要是反對文敏生，文敏生的問題你們要自覺點，不要那麼傻，你們還不快點承認錯誤，重新提出口號，發出傳單，把材料全部公布不就行了嗎？

「二七」：河造總是省委總部操縱的。

戚：河造總要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聯合，就是對於保守組織的群眾，只要他們回到毛主席路線上來，我們就要團結麼！

「二七」：讓他們內部造反，必須改變他們的大方向。

戚本禹：你們剛才不是說了嗎？你們說話還算數不算數。

「二七」：算數！

戚本禹：你們越是這樣，人家越不內部造反，對個別頭頭你們可以提出撤換，但這要由人家內部來辦，十大總部和河造總是有原則區

別的。

「二七」：他們一起鎮壓了我們。

戚本禹：你聽我們的好不好！

「二七」：好！

戚本禹：鐵路看一段是直的，但從鄭州到北京整個看是曲曲彎彎的，你們這裡有沒有鐵路上的？

「二七」：有，他就是，還是個司機！

戚本禹：（笑著說）對不對？

「二七」：對！

戚本禹：你們說河造總和十大總部一致不一致？

「二七」：完全一致。

戚本禹：完全一致？世界上沒有那麼完全一致的東西。

陳（紅代會石油大慶公社）：基本上一致！

戚本禹：基本上一致嗎？那麼不一致的有沒有？

「二七」：有！

戚本禹：你們現在應該坐下來仔細研究研究河造總和十大總部不一致的地方，從而製造一種使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的條件。你們怎麼來研究這個東西，我今天來講個人東西的，你們跟那麼多工人對立，你們能站得住腳嗎？

「二七」：河造總和十大總部是一回事……

戚本禹：那些東西我都知道，你們交出來那麼多材料我都看過，這不是我個人意見，一般來講，我是不願表態的。

「二七」：河造總中大部分是老保：比如說，糧院八八和聯委怎麼合呢……

戚本禹：具體問題具體處理，我在這裡就不說了，你們應該研究研究，怎麼能使二七公社站得住，這裡幹部來了幾位呀？

「二七」：紀登奎，那是王庭棟，耿其昌……

戚本禹：你們這五位同志不要作群眾的尾巴，你們的造反精神比小將差遠了，要向小將們學習，但理解黨的政策還強些，要幫助小將，

（對「二七」）你們贊成不贊成？（「二七」：贊成。）今天就到這裡，下面你們回去好好研究研究，我十一點還有個會，下面也要見見十大總部，讓他們到這裡來，我不到他們那裡去，十大總部我不見，只見九大總部（對秘書說）公檢法抓人的我不見，對開封一軍的態度要比何運洪好，對一軍的態度要更好些，特別要注意區別對待。

「八·二四」：他們現在還不老實，還欺騙中央！

戚本禹：你們要看到他們是有進步的，你們八·二四的問題，錯誤厲害些，回來我再說。

「二七」：各廠確實有老保加入河造總怎麼辦？

戚本禹：不要緊，一個一個都能解決，我沒有叫你們現在就聯合，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慢慢地聯合嘛！

「二七」：我們只有一個擔心的問題，怕何運洪耍兩面派，表面上改正了錯誤，我們歡迎了他，他又掌了權，暗地裡害我們。

戚本禹：我不叫歡迎何運洪，叫你歡迎軍區。

「二七」：軍區裡有沒有何運洪派？

戚本禹：這叫我怎麼回答呢？我不回答你這個問題。公安總部的不要叫他，公、檢、法抓人的我不見。（對秘書）「二七」的你們走吧！十大總部的你們歡迎嗎？來了你們還要吵！

剛開始上樓時，問：十大總部來了多少人？（「二七」：一兩萬人。）來了那麼多！

二七公社赴京彙報代表團整理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³⁰

³⁰ 開封八·二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關於河南問題的文件彙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河南二七公社赴京彙報代表團編，《中央首長關於河南問題的指示及赴京彙報紀要彙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戚本禹研究文獻

1. 戚本禹、翟耀，《為革命而研究歷史》[J]歷史教學，1966，（1）。
2. 李洪林，翦伯贊同志十年祭——駁戚本禹對翦伯贊同志的誣陷[J]歷史研究，1978，（9）。
3. 李學昆，扼殺歷史科學的惡霸行徑——再駁戚本禹對翦伯贊同志的誣陷[J]歷史研究，1978，（10）。
4. 曹光瓊，關於李秀成及其自述——和戚本禹先生商榷[J]社會科學戰線，1979，（2）。
5. 左步青、章鳴九，評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J]歷史研究，1979，（12）。
6. 陶劍平，評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J]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1）。
7. 霞飛，「王、關、戚事件」始末[J]黨史博采（紀實），2005，（1）。
8. 勞章，隱居上海的戚本禹[J]文史博覽，2005，（7）。
9. 霞飛，戚本禹沉浮錄[J]黨史博覽，2005，（7）。
10. 徐思彥，從戚本禹批李秀成說起[J]雲夢學刊，2006，（4）。
11.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戚本禹[J]讀書文摘，2008，（4）。
12. 楊永興，「王、關、戚」與《紅旗》雜誌[J]文史精華，2009，（11）。
13. 楊永興，「王、關、戚」被打倒之謎[J]文史天地，2010，（1）。
14. 霞飛，王力、關鋒、戚本禹的人生結局[J]讀書文摘，2010，（6）。
15. 朱瑞熙，黎澍看戚本禹[J]炎黃春秋，2013，（6）。

「文革」研究文獻

1. 丁望，《文化大革命評論集》，當代中國研究所，香港：南天書業公司，1967年。
2. 王恩編，《紅衛兵造反記》（上、下），香港：宇宙出版社，1967年。
3. 鍾華敏，《江青正傳》，香港友聯研究所，1967年。
4. 丁望，《江青簡傳》，香港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社，1967年。
5. [日]桑原壽二，《毛澤東和中國思想》，時事問題研究所，1969年。
6. 張巖萍，《江青的醜史與豔聞》，香港宇宙出版社，1969年。
7. Grieder, Jatnes.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int o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8. 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發行，1970年。
9. 趙聰，《文革運動歷程述》，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0. 海楓，《廣州地區文革歷程述略》，香港：友聯研究所，1971年。
11. Hinton, William.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2. Whitson, William W.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Elite*. Part 11,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Elit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8)." Washington, D. C.: The Offic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72.
13. [日]高橋勇次、米秀夫編著，《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日中出版社，1973年。
14. 玄默，《中共文化大革命與大陸知識份子》，中央研究雜誌社，1974年。
15. 司馬長風，《文革始末》，香港：百葉出版社1976年。
16. Chen, Jack. *Insid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Sheldon, 1976.

17. *China's Countryside: A Vast School for Her Youth*.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18. [美]安德魯，《張春橋和上海的一月革命》，美國密西根大學出版社，1978年。
19. 齊辛，《四人幫事件探索》，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年。
20. Lee, Hong Yo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1. [日]佐藤慎一郎，《毛澤東「萬歲」和「萬碎」》，大湊書店，1979年。
22. 楊絳，《幹校六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81年。
23. 《歷史的審判》編輯組編，《歷史的審判》，群眾出版社，1981年。
24. 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時代出版社，1981年。
25. 王際真，《兩作家與文化革命：老舍和陳若曦》，中央大學，1981。
26. Dittner, Lowell. "Ethics and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Studies in Chinese Terminology*, No.19.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7. Rosen, Stanley.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1.
28. 陳若曦，《中國文化革命倫理和語言》，加大柏克萊，1982。
29.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Westview Replica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0.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2*.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Chan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1.Chan, Ann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32.Domes, Jurgen. *P'eng Te-huai: The Man and the Im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3.[日]加加美光行編，《現代中國的去向——文化大革命的省察》，亞洲經濟研究所，1986年。
- 34.嚴家其，《中共文革實錄》，大公報，1986年。
- 35.嚴家琪、高皋，《中國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6.鄭念，《生與死》，敦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
- 37.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8.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9.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三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 40.[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
- 41.珠珊（朱仲麗），《江青祕傳》，香港星辰出版社，1987年。
- 42.魏紹昌，《江青外史》，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
- 43.胡月偉，《四一二上海灘：「炮打張春橋」事件揭秘》，香港·新秀出版社，1987年。
- 44.譚宗級、鄭謙，《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 45.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46.Liu, Guokai; Chan, Anita.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NY:M.E. Sharpe, 1987.
- 47.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1st 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87.
- 48.Wedeman, Andrew Hall. *The East Wind Subside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c1987.

- 49.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內部編印，1988年。
- 50.鄭念，《上海生死劫》，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
- 51.黃崢等，《在歷史的檔案裡——「文革」十年風雲錄》，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
- 52.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The Ordeal of Intellectuals in China's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53.Kwong, Julia.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s Schools: May 1966 - April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Hoover Press Publication, 364.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 54.Meaney, Constance Squires. "Stability and the Industrial Elite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 No. 34.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8.
- 55.崔萬秋，《江青前傳》，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8年。
- 56.葉永烈，《江青在上海灘》，香港明星出版社，1988年。
- 57.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8.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9.金春明等編著，《「文革」時期怪事怪語》，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0.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
- 61.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2.泥土，《趙丹與江青》，臺聲出版社，1989年。
- 63.[美]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華夏出版社，1989年。
- 64.李天民，《劉少奇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 65.[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第一卷），魏海生、艾平等譯，求實出版社，1989年。
- 66.Yang, Chiang. *Lost in the Crowd: a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ir*.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c1989.
- 67.汪學文，《中共文化大革命史論》，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1990年。
- 68.Yan Jiaqi.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69.Forster, Keith.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70.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三卷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 73.王西彥，《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憶錄》，香港：香港昆侖製作公司，1991年。
- 74.Lin, Jing. *The Red Guards' Path to Violence: Politica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New York: Praeger, 1991.
- 75.Feng, Jicai.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int of: *One Hundred People's Ten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0)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 76.《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 77.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編輯小組編，《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一、二、三）》，1992年。
- 78.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79.[美]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

- 史》（1966——1982），金光耀等譯，王建朗等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80.Hansen, Joseph. *Maoism vs. Bolshevism: The 1965 Catastrophe in Indonesia,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 the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8.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1.He, Yuhuai.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 Bochum: N. Brockmeyer, 1992.
- 82.楊健，《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1993年。
- 83.葉永烈，《姚文元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4.葉永烈，《王洪文傳》，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
- 85.葉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
- 86.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三聯書店（香港），1993年。
- 87.巢峰主編，《文化大革命詞典》，港龍出版社，1993年。
- 88.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89.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 90.[美]湯瑪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李楓等譯，夏潮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1.燕帆，《大串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旅遊》，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 92.文聿，《中國「左」禍》，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3.劉興華、華章，《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朝華出版社，1993年。
- 94.司任主編，《文化大革命風雲人物訪談錄》，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5.李永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6.張鳴、樂群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中央民族學院出版

- 社，1993年。
- 97.溫樂群、郝瑞庭主編，《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年。
- 98.陽木編，《文革闖將封神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99.韓尚于編，《文革洗冤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
- 100.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1.韋玉莉，《意識形態的迷失者：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因之研究》，臺北：蒲公英出版社，1993年。
- 10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103.Barnouin, Barbara.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cation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London: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 1993.
- 104.楊曦光，《牛鬼蛇神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 105.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6.江沛，《紅衛兵狂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7.孫春山，《中國的個人崇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08.王知明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實——內亂驟起》（1965——1969），紅旗出版社，1994年。
- 109.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
- 110.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11.戴家枋，《走向毀滅——「文革」文化部長于會泳沉浮錄》，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
- 112.Ross, Jatnes R. (James Rodtman). *Caught in a Tornado: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Surviv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c1994.
- 113.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14.徐友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 115.戴家枋，《樣板戲的風風雨雨——樣板戲、江青及內幕》，知識出版社1995年。
- 116.安建設，《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117.汪東林，《十年風暴乍起時的政協知名人士》，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 118.于光遠，《文革中的我》，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
- 119.定宜莊，劉小萌、史衛民、何嵐，《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120.Wang, Shaogu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21.Wen, Chihua. *The Red Mirror: Children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122.Wang, Norman.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Incorporated, 1995.
- 123.Niu-Niu. *No Tears for Mao: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95.
- 124.黃崢編，《劉少奇的最後歲月：1966—196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 125.趙無眠，《文革大年表、淵源、革命、餘波》，明鏡出版社，1996年。
- 12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7.葉永烈，《張春橋傳》，作家出版社，1996年。
- 128.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
- 129.李遜，《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
- 13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中央出版社，1996年。

131. 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East Gate Read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132. Teiwes, Frederick C.; Sun, Warre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3. Yan, Jiaqi.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PS Library of Translations.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4. Feng, Chi-tsai. *Ten Years of Madness: Oral Histories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CA: China Books, 1996.
135. Huang, Shaorong. *To Rebel is Justified: A Rhetorical Study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Movement 1966-1969*. Lanhat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6.
136. Powell, Patricia; Huo, Shitao. *Mao's Graphic Voice: Pictorial Poster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dison: Elvehjem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137. Zheng L; Sym, T. P. *Scarlet Memorial: Tales of Cannibalism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138. Jiaqi, Yan;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139. 張志揚，《缺席的權利——閱讀講演與交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40. 張志揚，《瀆神的節日——一個思想放逐者的心路歷程》，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
14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142. 顧准，《顧准日記》，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
143. 權延赤，《龍困：賀龍與薛明》，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
144. 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田園書屋，1997年。

145. 裴宜理（美）、李遜，〈無產階級的力量——上海在文革中〉，美國WESTVIEW出版社，1997年（英文）。
146. 蕭延中主編，〈從奠基者到「紅太陽」〉，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
147. 杜易，〈大雪壓青松——「革命」中的陳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
148. 金春明，〈「四人幫」浮沉記〉，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
149.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編寫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
150. 〈浩劫之外：再論文化大革命〉，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1997年。
151. 宋永毅、孫大進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152. 王海光，〈折戟沉沙溫都爾汗〉，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九州出版社，2012年。
153. 陳佩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朱曉陽、陳淳譯，桂冠出版社，1997年。
154.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3.* Oxford;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5. Yang, Xiguang.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6. Barnouin, Barbara;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57. 賀黎、楊健采寫，〈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
158.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5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下卷（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160.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1. 季羨林，《牛棚雜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
162.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63. 李輝編著，《殘缺的窗欄板——歷史中的紅衛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
164. 徐彬編著，《風雨福祿居：劉少奇在「文革」中的抗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65. 曾繁正，《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紅旗出版社，1998年。
166. 黃崢，《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
167. 劉冰，《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8.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169. Chakrabarti,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170. Dittmer, Lowell. *Liu Shao 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orporated, 1998.
171. Yang, L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2. Yongyi Song and Dajin Sun; edited by Eugene W.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Cambridge, Mass.: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c1998.
173. 任知初，《「紅衛兵」與「嬉皮士」》，明鏡出版社，1998年。
17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5. 范達人，《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176.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選登》，烏魯木齊，新疆少年出版社，1999年。
177. 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

- 社，1999年。
- 178.丁東，《反思歷史不宜遲》，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79.張志揚，《創傷記憶——中國現代哲學的門檻》，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
- 180.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181.鄭謙，《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
- 182.周全華，《「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 183.丁龍嘉，《康生與「趙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84.司馬東去，《浩劫上海灘：一個中央工作組成員的耳聞目睹》，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5.韓泰華，《旋渦：1966——1976》，北京出版社，1999年。
- 186.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187.馬識途，《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
- 188.Zang, Xiaowei.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Lif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Mao'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 189.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0.Bartne,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91.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19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3.張志明，《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國政體變革的歷程》，江

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194.李太成、姚瑜主編，《掠奪與迫害：揭露「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市文化系統的罪行》，上海市文化局史志辦公室，2000年。
- 195.楊明偉，《走出困境——周恩來在1960-196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196.張志忠，《中國1966——風乍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
- 197.張化、蘇采青主編，《回首「文革」——中國十年「文革」分析與反思》，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198.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麥田出版社，2000年。
- 199.武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
- 200.[英]迪克·威爾遜，《周恩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1.[英]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202.毛毛，《我的感情流水帳：父親鄧小平「文革」十年記》，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 203.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 204.Cleverley, John. *In the Lap of Tigers: The Communist Labor University of Jiangxi Provinc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 205.Petty, Elizabeth;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ransitions: Asia & Asian America Se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0.
- 206.Yongyi Song.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 A special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in Beijing area*.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1.
- 207.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中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
- 208.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
- 209.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0.羅平漢，《牆上春秋——大字報的興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21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 212.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開放雜誌社，2002年。
- 213.顧准，《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4.顧准，《顧准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5.顧准，《顧准筆記》，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
- 216.巫寧坤，《一滴淚——從肅反到文革的回憶》，臺北：遠景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 217.王申酉，《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
- 218.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
- 219.金春明，《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 220.雷民耀，《紅衛兵懺悔錄》，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
- 221.產經新聞「毛澤東秘錄」編輯採訪小組，《毛澤東帝國》，書泉出版社，2002年。
- 222.李連慶，《大外交家周恩來》（第六部「文革」旋渦中的折衝樽俎），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2年。
- 223.韋政通，《一陣風雷驚世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立緒文化出版，2002年。
- 224.中嶼嶺雄，《北京烈烈：文化大革命とは何であつたか》，東京：講談社，2002年。
- 225.笠井孝之，《毛沢東と林彪:文革の謎林彪事件に迫る》，東京：日中出版，2002年。
- 226.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 227.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28.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時代

- 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29.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祕書：毛夫人祕聞大披露》，共和（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
- 231.唐少傑，《一九六八：一葉知秋—從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談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232.徐步洵，《劫智：文革時期上海市民的故事及其他》，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233.鄭謙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
- 234.魏宏運主編，劉景泉等撰，《國史紀事本末：1949～1999》（第五卷「文化大革命」時期），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35.李魁彩編著，《「文革」秘檔1975-1976》，香港中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
- 236.武田雅哉，《よいこの文化大革命：紅小兵の世界》，東京：廣濟堂出版，2003年。
- 237.楊麗君，《文化大革命と中國の社會構造：公民權の配分と集團的暴力行為》，東京：禦茶の水書房，2003年。
- 238.國分良成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再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3年。
- 239.張志揚，《一個偶在論者的覓蹤——在絕對與虛無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
- 240.張志揚，《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41.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 242.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社，2004年。
- 243.Chen Ruox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diana, 2004.
- 244.郭德宏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十年風雨》，四川人民

- 出版社，2004年。
- 245.葉青，《「文革」時期福建群眾組織研究》，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46.馬達，《辦報生涯六十年》，文匯出版社，2004年。
- 247.劉文忠，《風雨人生路：一個殘疾苦囚新生記》，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4年。
- 248.馮驥才編，《一百個人的十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
- 249.丁凱文，《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年。
- 250.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一個紅衛兵領袖的自述》，香港：時代藝術出版社，2004年。
- 25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 252.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歌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
- 253.Song, Yongyi, *Xin bian Hong wei bing zi liao = 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Part III, A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abloids in the provinces*,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2005.
- 254.米鶴都，《聚焦紅衛兵》，三聯書店（香港），2005
- 255.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香港銀河出版社，2005年。
- 256.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57.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 258.周純麟，《周純麟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
- 259.王軍勝，《「文革」沉思錄》，自印書，2005年。
- 260.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262.魯禮安著、王紹光校，《仰天長嘯：一個單監十一年的紅衛兵獄中

- 籲天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
- 263.馮驥才，《文革紀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 264.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265.陳煥仁，《紅衛兵日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年。
- 266.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67.Guo Jian, Yongyi Song, Yuan Zhou.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ublished: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06.
- 268.吳法憲，《艱難歲月——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
- 269.周泉纓：《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試錯——對毛澤東主席公開點名批判我的回應》，香港：銀河出版社，2006年。
- 270.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長篇報告文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6年。
- 271.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2.宋柏林，《紅衛兵興衰錄——清華附中老紅衛兵手記》，香港德寶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273.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2006.
- 274.Schoenhals Michael.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M. E. Sharpe, 2006.
- 275.Escherich Joseph, Paul Pickowicz, and Andrew Walder e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 Stanford, 2006.
- 276.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 277.王毅，《中國皇權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 278.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79.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2007年。

- 280.舒雲，《林彪畫傳》（長篇圖文傳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
- 281.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8年。
- 282.鄭謙，《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83.Clark Paul.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History*. Cambridge, 2008.
- 284.卜偉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5.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286.王文正口述，沈國凡采寫，《以共和國名義判決：審判「四人幫」上海餘黨前後》，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 287.孫維藩，《清華文革親歷——孫維藩日記》，香港新世紀，2008年。
- 288.陳冀德，《生逢其時》，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289.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290.丁盛口述、金光訪問記錄、餘汝信整理編注，《落難英雄——丁盛將軍回憶錄》，由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 291.朱通華，《較量：1976-1980年的上海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
- 292.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 293.李德、舒雲編，《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2009年。
- 294.麥克法誇爾、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臺灣左岸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
- 295.葉永烈，《「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
- 296.邱心偉、原育蜀編：《清華文革親歷——史料實錄大事日誌》，香港，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年。
- 297.唐金鶴：《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

298.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
299. 司馬清揚、歐陽龍門，《新發現的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9年。
300. 王紹光，《超凡領袖的失敗：文化大革命在武漢》，王紅續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9年。
301. 吳焱金口述、鐘逸整理，《四十三年望中猶記》，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09年。
302. 張民，《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個工作組成員的親身經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
303. 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0年。
304. 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305. 黃正，《軍人永勝——原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將軍前傳》，新世紀出版社，2010年。
306. [法國]夏爾·貝特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7. 李承弘，《百年尋夢》，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8. 楊道遠，《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09. 曹承義初稿、鐘逸整理，《悲欣交集話文革》，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0. 武彩霞，《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1. 歐陽健，《敢死隊》，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312. 鐘雪，《聯動娃娃》，香港聯合出版社，2010年。
313. 李冰封，《歷史的軌跡——一個大陸蒙難作家的反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314. 啟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1949-1966年），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5.張石山，《拷問經典——未來世紀的文革考古索引》，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6.方子奮，《慧園里6號——文革血淚親歷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7.張景蘭，《行走的歷史——新時期以來「文革」題材小說研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8.宋如珊，《從傷痕文學到尋根文學——文革後十年的大陸文學流派》，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0年。
- 319.沈福祥，《崢嶸歲月：首部工人造反派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
- 320.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到「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321.鄭重，《毛澤東與文匯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
- 322.徐海亮，《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
- 32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
- 324.金大陸，《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
- 325.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26.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
- 327.程光，《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出版，2011年。
- 328.許愛晶，《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 329.蔡文彬主編，《趙紫陽在四川（1975-1980）》，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 330.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
- 331.魏繩武，《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

社，2011年。

- 332.王海峰，《鋼鐵是這樣煉成的——一個老三屆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3.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4.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注釋，《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5.聶樹人，《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
- 336.林彪，《林彪文集》，中港傳媒出版社，2011年。
- 337.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年。
- 338.高安華，《天邊》，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39.李玲，《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鄧拓傳》，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0.子蘊，《跨越文革的人生歲月》，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1年。
- 341.李冰封，《一位大陸作家的文革記憶——訣別斯大林模式及其他》，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1年。
- 342.舒雲，《百問九一三》，明鏡出版社，2011年。
- 343.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前篇·1963-196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344.李松編著，《「樣板戲」編年史後篇·1967-1976》，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345.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鏡出版社，2012年。
- 346.趙久安，《遺民——文革烙印了我的階級》，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7.孔令平，《血紀—從平反到改革開放》，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48.孔令平，《血紀—從文革到平反》，新銳文創（秀威資訊），

- 2012年。
- 349.孔令平，《血紀—從反右到文革》，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0.劉峻，《臥龍山下》（上下），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1.韓三洲，《說實話的日子不多了：書邊人物瑣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2.翁衍慶，《林彪的忠與逆——九一三事件重探》，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3.李蟠，《麓山學人軼事》，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4.啟之、何蜀編，《溫都爾汗的幽靈：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後的回憶與思考》，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5.周孜仁，《一個紅衛兵小報主編的文革記憶》，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6.李德複，《九死不悔——一個黑五類的回憶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7.任希儒，《獄裡獄外事——走過文革的人生實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2年。
- 358.自由兄弟，《熱島知青潮（上中下）——海南生產建設兵團的血淚見證》，釀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59.陳尚健，《走出大涼山的女人——一個經歷文革的黑五類女兒之血淚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0.昌言，《家族記憶——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2年。
- 361.史雲，《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 362.孔丹，《難得本色任天然》，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年。
- 363.李松編，《「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364.朱正，《反右派鬥爭全史》（上下冊），秀威出版（秀威資訊），

2013年。

- 365.趙旭，《風雪夾邊溝》，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6.房文齋，《天吟——丁酉引蛇記》，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7.趙旭，《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100位知識份子的厄難》，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68.張先癡，《格拉古軼事——勞改回憶錄之一》，秀威資訊，2013年。
- 369.林鵬，《過往雲煙：林鵬先生回憶錄》，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0.嚴永西，《多味人生——記我六十年的中國風雨》，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1.潘永修、鄭玉琢，《情書208——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2.趙旭，《血戀——文革愛情故事》，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3.南懷沙，《「麻色文革」二部曲：文革之火》，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4.南懷沙，《「麻色文革」最終曲：挖山洞的大兵》，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5.曾國一，《末代貴族浮沉錄——黑五類的苦難、掙扎和抗爭》，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6.散木，《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77.朱正，《歲在丁酉——關於中共反右派鬥爭》，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78.啟之，《錯亂狂飆的毛時代》，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79.周孜仁，《歲月回望錄：紅衛兵小報主編的家族追憶》，要有光（秀威資訊），2013年。
- 380.吳迪，《揭秘中國電影，讀解文革影片》，新銳文創（秀威資訊），2013年。
- 381.胡金兆，《文人落難記——田漢、孟超、陶君起、張君秋、郭小川

- 的文革遭遇》，秀威出版（秀威資訊），2013年。
- 382.啟之，《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獨立作家（秀威資訊），2014年。
- 383.齊家貞，《黑牆裡的倖存者——父女囚徒鎮反文革記事》（上、下），新銳文創（秀威信息），2014年。
- 384.子蘊，《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釀出版（秀威資訊），2014年。
- 385.白承旭，《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延光錫翻譯，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

重要的「文革」研究期刊：

- 1.《中共黨史研究》
- 2.《炎黃春秋》
- 3.《當代中國史研究》
- 4.《黨史縱橫》
- 5.《黨史博覽》
- 6.《黨史博采》
- 7.《往事》（2004年9月創刊）
- 8.《記憶》（2008年9月創刊）

後記

今天，一段特殊的歷史之所以能夠復現在讀者面前，應該由衷地感謝臺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領導與編輯，他們放眼歷史時空，立意文化積累，獨具真知灼見，勇擔人間道義，支持叢書的出版。

任何時代的學術研究總是包含著或隱或顯的當下關懷，但是這種指向不應該成為現實政治需要的工具，以至直接成為政治服務的附庸。中國近現代史學者楊奎松認為：「學術研究依據的是理性和科學，追求的是真實和真理，它是服從於或服務於人類歷史進步的大目標和大理想的，因而也是超越於現實政治和眼前目標的。一方面，歷史本身沒有正面或負面的問題，歷史有的只是史實；另一方面，相對於社會進步而言，歷史研究的重要功能是揭示歷史發展的複雜性，特別是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³¹楊奎松在這裡談到「要將那些嚴重阻礙了歷史進步的情況真實地還原出來，以警示後人」這句話對於揭示「文革」研究的歷史意義來說，不啻為洪鐘之轟鳴。

中共黨史專家蕭冬連認為，中國當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著的難題是，很難尋求到共識。面對如此情形，如果反思中國當代史研究的狀況則發現：「一百個人有一百個中國當代史，兩極化的看法俯拾即是。要麼一味地歌功頌德，回避問題，遮蔽真相；要麼一概罵倒，不屑於瞭解歷史的複雜性。」無疑，這兩種態度都有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第一位的任務是追尋歷史真相，揭示以往由政治宣傳所遮蔽的事實；但追尋真相不等於一切都『反著看』、『倒著看』，最後的判斷只能是依據事實。我想要取得起碼的共識，最好的辦法是對歷史有起碼的同情理解，首先弄清『是什麼』和『為什麼』的問題，著重於發掘歷史本身的邏輯，不作過度解讀，也不急於作簡單的道德價值評判。」³²他

³¹ 楊奎松，〈歷史研究是對人的研究〉，《中華讀書報》，2013年7月10日，第13版。

³² 蕭冬連，袁訓會、徐書鳴採訪，《中共歷史上的五次轉軌—共識網專訪蕭冬連》，2013年8

在寫作《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的時候，就是秉持這樣的學術態度。近三年時間裡，蕭冬連先後看了幾千份文件資料，力求每一判斷都立於堅實的材料之上。對於中共黨史研究，只有堅持這樣嚴謹的研究態度和方法，才有獲得信史的可能，也才能擺脫黨史研究說教式、歌德式、傳奇式的刻板印象。

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有很多原因：有的涉及學風問題，不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理論先行，不強調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有的囿於個人情感和利益偏見，跳不出自身侷限看問題；有的則是沒有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基本史料，浮於空乏的印象與道聽塗說。歷史學家姜義華認為：「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其實是不懂得自己的歷史，不敢正視自己的歷史。不懂得中國今天的發展都是從歷史發展而來的，我們今天創造歷史，也不可能脫離過去主客觀的各種條件，因為人都生活在歷史聯繫中。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怎麼樣，這取決於我們能利用多少歷史遺產，取決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進行新的創造，這要求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有深刻的瞭解。不懂得尊重歷史，不知道我們真正的歷史，這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³³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的諸位先生勇擔道義，相信其令名美譽將隨這些史料傳頌於學界，並獲得有識者的認可。

約翰·西西弗斯

2014年3月13日

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3081089531.html

³³ 姜義華，〈研究歷史要懷有敬畏之心〉，邵思思採訪，2013年11月12日。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11295155.html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戚本禹與「文革」 / 約翰·西西弗斯編撰 -- 一版 -- 臺北市：西西弗斯文化, 2016.09
冊；公分 -- (文革風雲叢書；25-27)
BOD版
ISBN 978-986-93152-4-1(第1冊：平裝) --
ISBN 978-986-93152-5-8(第2冊：平裝) --
ISBN 978-986-93152-6-5(第3冊：平裝)

1. 戚本禹 2. 傳記 3. 文化大革命 4. 史料

782.887

105015723

文革風雲叢書26 PC0471

中央文革小組的幹將： 戚本禹與「文革」（II）

編 撰 / 約翰·西西弗斯
叢書策劃 / 約翰·西西弗斯、李佳

出版發行 / 西西弗斯文化出版
總 經 銷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F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2016年9月 BOD一版
定價：38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Copyright©2016 by Sisyphus Publishing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93152-5-8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人物

在光輝燦爛的毛澤東思想的寶庫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一部光彩奪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著作，它是無產階級革命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最完整、最系統、最正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它是人類文化史上劃時代的光輝文獻。

——戚本禹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1967.5.23·節錄)

完整原始史料編撰與整理，本書分為三冊，詳細收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一、毛澤東秘書戚本禹的現場講話五十餘萬字，時間跨度為1966至1968年，內容包括現場講話、大會發言、座談會講話、政治報告。通過一手史料全面深入展示了戚本禹在文革中扮演推手的重要角色。